

隔壁人家的細竹，根子伸展到这边院子里，过道上長出了細小的竹筍。伸子順着竹籬拐了个弯，看見經常关着的前面汽車間的門敞着，似乎正在拾掇汽車，可是四下里却又不見人影，只有洋鉄皮牆上的一盞光禿禿的电灯發着黯淡的光。

伸子一臉詫异，順着通向二門的石板走去。这时，江田突然从里院山黃树枝叉出牆外的牆角处走了出来。江田头上戴了一頂主人用旧了的小方格鴨舌帽，脚上穿了双長統膠靴，襯衫袖子卷得高高的，手里捏了一塊油亮油亮的擦汽車的大皮布。他一見伸子，就脫下鴨舌帽來鞠了一躬，說：“您來了。”

“你好。……在拾掇車子么？”伸子問。

“是。趁老翁不在家，想把它好好拾掇一番……”

“爸爸今天不上公司去么？”

“昨天晚上搭快車去山形县了。”

“噯呀！去山形县了么？”伸子的声音很懊喪。“今天是爸爸的生日，我才趕回家的呀。”

“这个可一点兒都不知道。”江田忠心耿耿地望着伸子的沮喪的臉，接着說：“太太在家的。……不过，好像在会客。”

“客人是誰？”

“哦……大概是越智先生吧。”

伸子覺得老远从駒澤跑到这兒，真不值得。她拿着厚紙包

好的花束，在那里站了一会儿，茫然地看着江田拾掇那輛小型的豆牌汽車。过了半晌，江田說：“伸子小姐，您还是請到屋子里坐吧，客人不久就要走的。”

“和一郎他們在不在家？”

“保先生在家。”

伸子从二門走进屋里，觉得自己煞費心机繞了远路买来的这束玫瑰花是白买了。左边的房門紧紧地关着，那里就是客厅。平常日子媽媽招待客人，总听到她有說有笑，可是今天却声息全無。伸子一肚子不自在，向着走廊对面的餐室走去，只有那兒的門开着。

屋子里一只精致的火盆上放着一把鉄水壺，这火盆的外面用暗紅色的漆漆着一个柿子，旁边还用鉄和白錫巧妙地做出枯槁的柿叶。火盆里炭火都成了灰燼，还是生火时堆的那个样子，看来这个餐室已經很久沒有人呆了。

一个女佣走了出来，像接待外客那样地說声“您来啦，”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然后沏上了茶。

“听說我爸爸到山形县去了。”

“这……”

这个伸子連名字都叫不出的女佣，扭动了一下身体，仿佛表示主人去哪兒，和自己無关。

“是昨晚动身的么？”

“哪……”

“好吧，謝謝你。”

餐室的鋪席上鋪着地毯，正中放着一張矮矮的日本式的大圓桌，屋子的另一部分則是欧化的，角落里有个深紅瓷磚砌成的壁爐。壁爐兩边放着佐佐所爱好的英国式長椅子。椅子上放着

一件折疊得整整齐齐的棉袍，那是伸子父亲的棉袍。

伸子拿了花束，走进浴室。在瓷臉盆里放了水，把花束連同裹在外面的厚紙一起浸在水里。然后对着牆上的鏡子，理了一下头髮。

做完这个簡單的动作以后，她立刻觉得再也無事可做，心里十分惶惑不宁。那間正在接待越智的客厅，自己是怎么也不能进去的。这个越智圭一，是請来輔導保准备考高等学校^①的家庭教师，他是一个年輕的教育工作者。初来的时候，全家的人对他都不分彼此。除了学习時間而外，他經常在餐室里和大家一塊兒談天，或者在客厅里翻看画冊。保和年紀最小的艳子，經常和他在一起。

前年春天，保考进了东京高等学校了。就在那年夏天，年輕的越智夫妇在佐佐家的乡間別墅里过夏。后来伸子看到他們那时所拍的一張相片，相片里，越智的妻純子，穿了一件大花样的便服，光滑的头髮从正中間分向兩边，身材瘦瘦的，臉部表情憂郁而激动。越智穿了一套白学生裝，很神气地站在她旁边。無論是純子那个激动的表情，或者越智的一絲不苟的样子，都不合伸子的性情脾胃。还有，越智所戴的那架無边眼鏡，照說是和他的外表十分相称的；可是循規蹈矩地挂在他那呆板而沒有表情的臉上，就使得伸子自然而然地想到自己一向所觉察的他那冷酷而冥頑的人品。

一天，多計代和伸子熱心地看着這張自攝的相片，多計代問道：“阿伸，你觉得純子这个人怎样？”

对于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問題，伸子一下子沒法回答。

① 日本的高等学校，性質相当于大学的預科，年限三年。

“我从来没有和她见过面，怎能……”

“这话不错，我只是问你看了对这张相片你觉得怎样？”

对于多计代的这种寻根究底，伸子觉得非常不舒服。伸子有过恋爱的经验，对于夫妇生活的明暗两面，也颇有所体会，虽则现在已经离了婚，和女朋友住在一起，可是像妈妈这样地问问题，赤裸裸地暴露出女性的嫉妒感情，这在一个已经成长的女儿来说，确实是很难堪的。

“她似乎很爱她的丈夫，在某种意义上说，也算得上美丽，我看没有什么问题吧。”

“倒并不是有什么问题……”多计代一面说，一面仍然侧起她那梳着又高又大、具有旧式美的大髻的头，看着那张相片。“听说纯子这人很古怪，歇斯底里发作的时候，可了不得。比如越智先生要上街，她不让他走，赤着脚跑到门口把大门锁了起来，简直就像疯了一样。”

究竟是誰、而且是用什么方式把这些事情说给多计代听的？一想到这里，伸子对于夫妇问这类事情以及越智和多计代两人谈论到这类事情时的情景，就觉得恶心。

“把自己妻子的事情这样说给别人听，真是！……妈妈，你爱听那种话么？”伸子说这话的时候，差不多等于直指到多计代的脸上。多计代不吱声了，把手里的相片藏进圆桌下面的小盒子里。

大约一个月以前，伸子回到娘家来的时候，多计代那乌黑的眼珠发出兴奋、快活的光，对她说：“越智先生是个很天真的人。”

“是么？……为什么呢？”

虽然伸子怀疑地反问着，可是多计代仍然毫不在乎地说：“他对我说：‘如果自己不是已经和纯子结了婚的话，一定会向你

求婚的。”

多計代說的時候那種得意神氣，使伸子十分惊奇。

“可是……”伸子心里引起了強烈的質問。那爸爸怎麼辦？
“怎麼使得呢……這種事情！”

多計代瞥了一眼女兒那副瞠目直視的神情，解釋道：“所以說呀，那也不過是一句假設罷啦。”

可是，從此以後，伸子心里就深深印下了越智的厚顏無恥的面影。多計代說不定沒有覺察出來，越智那種話，表面上仿佛是恭維母親，實際上是父母兩人都讓他侮辱了。伸子對越智的這種惡感，越智也看出來了。每當母女之間發生齟齬，多計代就仿佛得了印証一般，恨恨地說：“難怪越智先生有一次說過，‘伸子這個人是為破壞而破壞的！’”

聽到這句話，伸子心頭涌起對越智的極端厭惡，自己都覺得臉色刷的一下變白了。

現在，客廳的門緊緊地關着。不讓伸子進去，不讓她指摘。伸子覺得，她連客廳那扇門的把手都不敢碰一下。

伸子茫茫然地往樓上保的書房那里走去。

充滿太陽光的二樓走廊里，幼小的艷子蓋了床紅絨被，正在讓志保阿姨給她念書。志保阿姨彎了背，膀子撐在膝上，手里拿着書在給她念。當艷子看見伸子從志保阿姨身後走上樓的時候，就叫了起來。“啊，姐姐來了。”艷子顯然很高興這個波瀾。

伸子沒想到艷子在生病。“怎麼了？哮喘又發作了麼？”

艷子是家中最小的女兒，哮喘是她的老毛病。

“前兩三天不是下雨了麼？放學回家的時候淋了雨，所以又發作了。”

“在念什麼呢？”

“念‘一千零一夜’哩。”艳子摆动一下她那两条短短的小辮子，仰起头来，望着伸子說：“来这里坐吧，这里很暖和。”

伸子坐了下来，讓艳子半靠在自己腿上。艳子穿的是和被面同样質料的紅絨睡衣。

“阿艳，你是不是因为沒有穿‘紅辣椒’，所以哮喘又發作起来了？”

身体孱弱的艳子，冬春兩季，經常穿紅毛綫編織的內衣。艳子的“紅辣椒”，在佐佐家很出名。已經升入小学三年級的艳子，老觉得不好意思穿那件衣裳。

“咱不穿‘紅辣椒’也不要紧了，許久沒有穿它了。”艳子从小和两个哥哥在一塊兒長大，所以說起話来，老是“咱，咱”的。棉被的周圍，乱放著五顏六色的紙張和盛玻璃珠子的小盒兒。太陽光下，被这些五色繽紛的东西一襯托，艳子的稚气的臉，显得蒼白而瘦小。

“大哥呢？不在家嗎？”

“不在家。”

“等会兒就要回来。剛才我已打电話去飯倉了。”志保阿姨說到飯倉兩字，特別加重了語气。伸子的姑父家就在飯倉，那里有兩個表妹，一个叫冬子，一个叫小枝。和一郎經常到那里去玩，一呆就是几天。

“阿保呢？在做功課？”

艳子因为自己沒有上学，只輕輕地答应一声“嗯”，使勁地点了点头，仿佛要把头縮下去似的。

“我去看看阿保再来和你玩吧。”

楼上北面一个長方形四鋪席的屋子，就是保的書房。伸子走到門口，剛想开門的时候，猛一抬头，看到門框上貼着一張紙

条。裁得和門框一样寬的那張白紙条上，用法国式的纖細字体写着 Meditation 这样一个字。伸子心里起了一阵漠然的惊惧，她把那个字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念了一遍：Meditation（冥想）。保把这样一个字贴在門上，自己躲在房里埋头学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她觉得好像有些别扭。在她看来高等学校学生們的生活和思想，以及他們的团体活动，应该和保那張紙条上的字不一样。高等学校里的学生应该有精力充沛的生活，有抑压不住的青年人的气魄和意志。那时，正是参加社会科学研究会的三十几名京都帝大的学生被逮捕的时候。伸子不了解那个事件的意义，那个事件和伸子的生活以及她所从事的文学活动离得太远了。可是，正因为不了解那事件的意义以及它那磅礴的气势，才使伸子为之震惊不安。可是保的生活和当前学生运动的潮流完全不同。对于这类事情，伸子还分辨不出它的是非好坏。可是，門上贴的那个字，却使伸子本能地起了反感，而且为之忐忑不安。

“保弟，在不在呀？可以进来么？”伸子一面准备拉門，一面这样問。

“是姐姐么？請进来吧。”保伏在写字台上，攤开了練習簿，正在抄写一篇法文的东西。北面的窗子打开着，可以俯瞰隔壁人家树木蒼翠的里院。在那里，一株高大的銀杏树树梢的嫩叶和楓叶的柔軟的嫩芽交相輝映。

“什么时候来的？我一点都不知道。”保的眼皮生得厚厚的，鬚边和鼻孔下面長着細軟的汗毛。

“剛来。”沉默了一会兒，伸子問道：“客人来了，你知道么？”

“我知道。”

“为什么不下去呢？”

“……前几天我刚去他家里看过他，再没有什么东西可谈的啦。”

保的語气很平靜，他身上穿着帶白点子的棉布夾衣，摆动着兩条腿，低头看着隔壁人家的院子。

“姐姐，你今天不回去了吧？”

“我本来不打算回去，可是……”

回去也罢，不回去也罢，总之，这时伸子的心情，空空蕩蕩的，完全失去了依靠。

“那么，讓我搞完这点兒，好么？”保的桌子上，除了学校里的功課表之外，还有他自己詳細訂出的每周作業時間表。

“好吧，……回头再談吧。”伸子走出保的書房，順手帶上了房門。她深深地感觉到，佐佐的这个宅子虽然寬广，竟然沒有自己安身之地。

二

东飄西蕩，身心都無处安放的伸子，最后就像浮萍那样飄进那間古色古香的客堂里。种滿了野杉、楓树和車輪梅的院子，也荒蕪了，环境十分幽靜，不像是在鬧市里。只听到竹籬外边，江田在用橡皮管放水冲刷汽車的声音。

石台阶下面，是苔痕斑斑的踏脚石^①。踏脚石和踏脚石之間，長滿了羊齿的嫩叶。廊簷下的地板的边兒是湘妃竹做的。前面摆着一个笨重的洗手石鉢。南五味子的藤盤繞左右，新綠葱

① 日本庭園里半埋在地里的石塊，行路时作踏脚用的。

蘿。一棵黃櫨樹長得差不多有屋脊那樣高了。長斜形的廡檐，是仿照亭台的規格建造的。

伸子坐在廡檐下，把穿了白分趾襪子的雙腳并排地放在木屐上，閑望着這個稍稍有點兒荒蕪的院子。

獨自一人，對着院子出神的時候，她深深地覺得這幾年來，佐佐家也起了莫大的變化。

這變化也反映在眼前這個院子里。伸子小時候，佐佐家這所住宅，完全是仿照亭台規格蓋的。從大門入口處一直到通向廚房的小徑，都簡朴而饒有風趣。可是自從家裡最近買了汽車，大門進來的曲徑鋪了石板，通向廚房的小路，也由於汽車間的方位而展寬了，因而，客堂的院子就不得不縮短幾尺。以前這院子造得十分講究，牆角放石燈籠的地方，栽滿了楓樹和松柏，後面還留下一條可容單身走過的碎石鋪成的幽徑。這樣一個講究的格局，現在全給破壞了。為了那條汽車路，花匠把石燈籠往前搬了一下。失去了松蔭和楓葉陪襯的石燈籠，光禿禿的不像個樣子，於是又在它前後左右胡亂種上一些樹木。石燈籠不調和地矗立在院子的中央，仿佛在那里自悲其境遇。

伸子的父親是個建築設計家，懂得一個庭園應該是怎樣的，可是為什麼把它搞成這個樣子，大家毫不在乎，置之不問呢？從這件事情上，伸子覺得這就是說，這個朴素的八鋪席帶廡檐的客堂，以及這個院子，在佐佐夫婦近來的生活里已失去它的重要性和寵愛了。

當伸子還只二十歲光景，在家做大姑娘的時候，這個古老的客堂已逐漸用來作一家人的起居室。壁上糊着青底白條紋的花紙，英國式的凸窗下面配制了長凳。這就是明治四十年^①代初期，

^① 明治四十年是1907年。

伸子的父亲，一个明治元年生的日本建筑家，利用自己有限的一点兒財力，按照自己的理想所盖造的。所以虽說是西式客厅，其实却朴素得很，所用的木料也很粗陋。尽管这样，每到春天，透过淺藍色的玻璃，望到窗外的新綠，仿佛置身于水晶宮里一般，伸子那顆少女的心，不禁为之沉醉。

客厅的陈設也在不知不觉中間發生了变化。先前东一个西一个地摆滿了木棉座墊的客厅，現在里面摆了瓷器集錦櫥和鑲嵌着麦第奇^①徽号的雕刻精美的椅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經濟發展得十分迅速，因而在全国盖造了各式各样的大建筑。丸之內广场的兩边，东京最初出現的鋼骨水泥的高楼大廈，就是佐佐和今津博士合营的建筑公司設計建造的。

伸子滿二十岁那年，跟随着父亲到了紐約。这件事情，主要是由于当时日本經濟的發展以及建筑家的父亲的活动範圍扩大了。不过，二十岁的伸子，不了解那次旅行的复杂背景。她所念念不忘的，只是摆脱父母的安排和干与，独立生活。她在紐約和一个姓佃的專門研究东方語言的青年結了婚。她的突然結婚，也是从她那独立生活的一貫願望出發的。主要是因为她真心害怕母亲所策划的那一套“門当戶对”的买卖婚姻。她所真正希望的文学工作，不可能从那样的婚姻中获得。作为一个女性的伸子，本能地懂得这个道理。要是不結婚的話，“大姑娘”生活的难为情和痛苦的滋味，不知道要繼續到什么时候才結束；那个滋味，伸子在十八岁到二十岁的兩年中間，可以說是尝够了。

伸子从前年起，就和一个名叫吉見素子的女朋友在一塊兒

^① 麦第奇是意大利佛罗梭薩世家，十三世紀末叶由佛罗梭薩北部的摩盖洛迁入市內，經商致富，家業鼎盛，族中出了許多政治家、詩人以及文艺爱好者。

过活。她和佃离婚了。她们现在住在駒澤区。结婚后的五年中间，在那可怕的不斷掙扎的岁月中，她經常从男家出走，东住几天，西住几个月，不一定住在娘家。离婚以后，她就开始了写作生活，最初住在老松町的一个巷子里一家成衣鋪的楼上。那兒的院子很小，院子里有一株結了白子的南天竹，根下經常丢散着一些細小的紙屑。从那里可以看到远处寺院里的松树树梢。每天清早，就可以听到人們在公用自来水龙头上取水的声音。半夜归家的人，木屐踏着陰溝板，清晰可聞，伸子常在楼下那个起居室里，吃着裁縫的老婆給她燒的土佐魚干。隔壁那間八鋪席的屋子里，五六个做針綫活的姑娘一边在做活，一边低声地聊天。伸子就在楼上自己的房里，抱着一种新生活从此开始的心情，不停地写作。写倦了，身上盖了一条薄棉被，在火盆旁边一歪。垫在身底下的漂亮的絨綫布大垫褥，是素子送給她的。原来放在佃家的自己的書籍，都搬运到这个寓所的楼上来了。她们两个人，一个靠写小說的稿費，一个靠做編輯——某个团体所办的杂志的編輯——的薪水，开始了共同生活。

这两三年来伸子的生活的变化，从外表上也很容易看出来。一幕幕的情景，逐幕地在变更。而那时的佐佐家，無形中也变化得很厉害。可是它那变化，就像个大店鋪，無形中这兒变一点，那兒变一点，等到你开始注意到的时候，已經整个兒变了样了。

佐佐是个健康而精力充沛、爱工作而性情淡泊的人。比如說，对那只鑲着麦第奇家徽的椅子，他是珍惜的，可是从来不做出撫摩鑒賞、爱不忍釋的样子。伸子有时回到娘家，遇着大家都在那間客厅里談天，父亲也往往在那把十五六世紀时代的椅子上坐一下，說：“这样不舒服的椅子，真亏从前的人有那样好的耐性坐它。由此可見，进步是非常重要的啊。”他一面說，一面撥弄

着把手处不知用什么方法造成的小巧玲瓏的木輪子，使它發出輕微的聲音。

碰上他兴致好的时候，就說：“我表演个‘哈姆雷特’給你們看看吧。这是欧文先生^①的嫡傳衣鉢哩。”說完，他就脫下棉袍，斜搭在肩头，坐在那只雕刻精美的椅子上，一手托住前額，裝做沉痛的样子。然后說出那句膾炙人口的台詞：“To be or not to be.”^②这个心广体胖、腦肥头秃的哈姆雷特，架起他那穿了藏青羊毛袜子的短腿，側轉着剛刮过鬚子的紅潤的东北^③人的臉，煩悶地說出那句台詞的情景，实在教人笑痛肚子。伸子拍手笑着說：“我菲丽霞什么时候出場呢？爸爸，讓我菲丽霞出場吧，我来扮演。”

“很对不起，我剛剛学到这个地方，恰巧有人来拜訪欧文先生，我菲丽霞出場那一段，就沒赶上学。”

“爸爸这个人呀！尽扯淡！”坐在那边長椅子里的多計代，起初覺得好笑，后来变成气惱，点动着她那穿了白分趾袜子的脚尖，数說起来。“爸爸这个人呀，干什么都是小丑收場。”

多計代爱的是悲壯深沉的热情，因此对于丈夫那样扮演哈姆雷特，以及伸子的凑趣的心情，就大不以为然，覺得都是对人生的真情的一种叛逆。

关东大地震^④以后，为了刺激經濟复兴，政府暂时廢止了汽車的进口稅。

“要买汽車的話，現在是个好机会。”

回娘家玩的伸子，也常常夾在父母弟妹中間，看到汽車公司

① 欧文（1838—1905）是英国名演員。

② 意思是：“活下去还是不活，”見“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一場。

③ 日本的福島、宮城、山形、岩手、秋田、青森六县称为东北。

④ 指1923年9月日本东京附近地方的大地震。

發行的各式各样的广告目录。

“單單多計代雇出租汽車的錢，就可以省下不少，我也方便得多。……可是，太貴的車子是不行的。首先，大門就進不來。”

經過全家(伸子不在內)商量了几个晚上，最后买了一輛英國制造的豆牌小汽車。又雇了一个机器工人出身的名叫江田的司机。江田生得五短身材，为人老实，和那輛小型的朴素的黑色豆牌汽車，很配得上。江田的脾气頗有点兒古怪，剛来的第一天，就声明絕對不穿制服，講好只穿佐佐穿旧了的东西。从此以后，每天早晨八點鐘，他就戴着佐佐用旧了的鴨舌帽，悠然自得地从他的家到这里來上工。

現在，隔着一道竹籬笆，江田正拿着橡皮水管在冲刷汽車，伸子想起江田的样子，不禁独自笑起来。她笑的倒不是江田，而是想起了父亲。生長在米澤的佐佐，辨不清江和井的發音^①，老是把它們念顛倒了。写起字來，一點兒也錯不了，可是說話的時候，江就變了井，井就變了江。江田初來的時候，佐佐對伸子說：“这个司机很不錯，他叫井田。”

从此以后，伸子就一直叫他井田。可是有一次，佐佐封了一点賞錢，遞給伸子，說：“拿去給井田吧。”

伸子接在手里一看，上面明明写着“江田殿^②”三个字。

“爸爸，这不是江田么？”

“是呀，是井田呀。”

“……………”

① 日語“江”的發音，和漢語“哀”相近，“井”的發音，等于漢語的“衣”，米澤地方的人，往往分辨不清這兩個音。

② 日本人不分尊卑上下，一般對人的敬稱。

伸子笑得几乎跌倒，她把喜封从肩头上遞到佐佐面前，說：“爸爸，这字你怎样念？”

“是井田嘛。”

这件事情有一时期曾成为佐佐家的笑柄。每当發生了什么牛头不对馬嘴的事情，就搬出“嗨，又是个井田啦”来取笑。

一家人家，置备了一輛汽車，对于那家人家的历史來說，确实不簡單，整个生活都受到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并不是每个普通家庭都能为了方便就置备一輛福特^①的国家，所以尽管是一輛非常朴素的豆牌車子，却由于是私人自备，这件事情的本身，就無异向社会宣告某种超出方便的东西。

佐佐依旧称江田为井田，在那車水馬龙的場所，为了使江田更容易辨别出主人的呼喚，特地吹一个發出鳴鳴的汽笛声的哨子，佐佐就这样地从早到晚越發扩大他的活动范围。

江田每天早晨把佐佐送到公司，折回来送多計代上街。等到把多計代送回家，又得去公司接佐佐。那时汽車还比較稀罕，多計代每天总要坐車出去。像今天这样的時候，能讓司机从容不迫地拾掇汽車，对江田來說，确是个不可多得的悠閑的下午。

伸子独自一人对着院子里那个不成样子的石灯籠出神的时候，她深深地体会到这个家庭的生活情調的变化。江田是个忠心誠实的人，还有些旧式的虛荣脾气。有一次，他在伸子面前提到佐佐的大兒子和一郎的时候，称他为大少爷。伸子那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这个家庭里，竟然会有大少爷这种人物么？倒是伸子用悬請的口气，痛心地对江田說：“請你以后不要再叫大少爷，叫和一郎先生好了，大少爷这个称呼，太不成話

① 美国的一种比較廉价的汽車。

了。”她还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多計代。

“啊呀……有这样的事情嗎？……”多計代有些尷尬，眨了眨她那長着美丽的睫毛的眼睛。可是过后也就算了。江田照样少爷長少爷短，这事伸子是知道的。

在日常生活上反而开始流出一股自發的刻薄無情的暗流来。

就在这些家庭生活的变化中，多計代把她的感情全部傾注到越智的身上。

当伸子凝視着蒼苔上的落日余暉的时候，一輛自行車，上面坐着兜生意的跑街，在已經关上了門的汽車間那兒拐了一个弯。来到女佣住的那間屋子的窗下时，年輕小伙子就下了車，低声地不知在講些什么。突然引起女人們的一陣打情罵俏的嬌嘆声。年輕的伙計發出粗獷的笑声，又講了一些引逗女人們發笑的話。那些笑声是旁若無人的笑声，是不把主婦放在眼里的笑声，是不經呼喚就不理睬的那种放肆的笑声。伸子的視綫，越發执拗地凝固在蒼苔上了。

三

过了一会兒，卖豆腐的小喇叭响了，厨房里显得忙碌起来。無精打采的伸子，把特地为庆祝父亲生日而买来的黃白玫瑰花束，插在刻花的玻璃花瓶里，花瓶放在壁爐旁边的小桌子上，那兒还放着她父亲的棉袍。

阿保从楼上走了下来。他走进那間只有伸子孤零零一个人坐在里面的屋子，站着向四下里看了一遍。

“怎么样？肚子饿了么？”伸子問道。

“并不怎么餓。”

保望着对面客厅的門，隔着玻璃窗可以看到客厅里輝煌的灯光，可是客厅的門整个下午都是紧紧关闭着的。伸子懂得保的心思，她觉得十分难受。

“……就快完了吧。”

保不声不响地把眼光轉到壁爐前的玫瑰花上来。要是平日，他准会立即跑上前去，品評起它的品种啦、花开得怎样怎样啦；可是今天却远远地站在那里望了望，只問了一声：“是姐姐帶來的？”

“今天是爸爸的生日呢，你知道么？”

“嗯。”

他在屋子里站了一会兒，又上楼去了。

准备开飯了。伸子看到飯桌上的摆设，不禁脫口問道：“为什么只摆兩副碗筷？媽媽呢？”

“太太說和客人一起在那边吃。”

“……………”

听到这話，伸子好容易才抑制住自己的感情，吩咐女佣說：“你去对太太講，今天我为了爸爸的生日才从駒澤赶来的，一定要等着和太太在一起吃飯。”

女佣穿过狹窄的穿廊，敲了敲客厅的門，走了进去，隨即鞠了一躬，又退了出來。“太太說不用等她了。”

伸子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对不起，請你再去一次，說我在等太太吃飯。”

高高兴兴跑下楼来的保，在餐厅門口站住了。他看到大桌子上冷清清地只摆着兩副碗筷，就懶洋洋地走进來坐下。

伸子恳求似地对弟弟说：“保弟，我們等着媽媽一塊兒吃吧。这样好一些。”

“我怎么都行。”

保生来就是这个脾气。

女佣把媽媽的飯和菜放在托盤里端了进来。

“太太說到这里来吃么？”

“是的。”

湯慢慢地凉了，客厅的門好不容易才打开，同时听到多計代自言自語地說：“哎呀，这边冷得很哪……”

身穿細碎花紋大褂的多計代，双手攏在胸前，走了进来。伸子看到媽媽那副神情意态，簡直自慚形穢了。多計代髮髻梳得高高的，滑膩的臉兒，光艳照人。比平时更生动活潑的睫毛，显得格外纖細优美。她那整个高大的身体，甚至于仿佛在發散着热騰騰的香气。她容光煥發地，衣服也不加整理就一直走向兒女們守候着的餐桌边来坐下。

“等得很久了吧。”

她只說了这么一句，就开始吃起飯来。匆匆忙忙地吃着，也不知道是什么味道。在伸子看来，媽媽仿佛像一朵大花，不自觉地尽情怒放。她右手指头戴了父亲送給她的宝贵的鑽石戒指，閃閃發光。这和她混身上下都很相配。餐室里灯火輝煌，随着她手腕的輕微动作，鑽石放射出火焰一般的青里帶紫的閃光。

屋子里的三个人，几乎沒有交談一句話，默默地吃完了那頓飯。越智在客厅里吃剩的飯菜，經過走廊搬到厨房里去了。

多計代心目中，似乎既沒有保，也沒有伸子，只是出神地望着正面的房門。她拿起茶杯正想喝茶，忽然又放下茶杯，起身走到盥洗室去了。她走后，空气里还留下一股热气和幽香。聞够

了这股香气的保，轉过他那長滿汗毛的年輕的臉，对伸子說：“不知道为什么，只要越智先生一米，媽媽就要到盥洗室去塗脂抹粉。”

他的問話本來是小孩子全不懂事样的詫异口吻，却弄得伸子一下子不知怎样回答才好。媽媽知道不知道呢？知道不知道她所鍾爱的保这样地怀疑着她呢？

“我們到你屋子里去吧，好不好？”

伸子由于可憐母亲和保，为他們难受；由于憎恨越智，因而混身就像發燒前那样瑟縮發冷。

保坐在書桌正面，伸子打开一張小帆布折椅，坐在橫头。从电灯的位置，足以看出刻意安排的保的作風。他为了不让光綫直接射到眼睛上，还用小小的紙片圍着灯緣。桌上除了給自己所排定的作息時間表而外，背后書架上面的橫楣上，还貼着一張長紙条——日課的进度表。上面有紅藍鉛笔画的長長短短的橫綫条。

“保弟，你为什么耍搞得这样緊張呀？”伸子呆呆地看着那張进度表。“誰都不会像你这样搞吧？上次我回来的时候，还没有看見这个呢。”

保一边細細削着鉛笔，一边答道：“近来我深深觉得浪費時間真要不得。”

“这个固然是对的……”

1

在家庭生活中，保日日夜夜不可避免地感受到的复杂心情，以及一个青年对于这类东西的严厉責备，伸子觉得是可以理解的。看来，保仿佛想用自己的生活給这个家庭做出一个榜样。因此，保房屋的門框上那个“冥想”，在伸子心里产生另外一个新的意义了。尽是一些教科書和园艺書籍的書架子上，原来还有一本

戏剧“和尚和他的徒弟”^①插在那里。伸子越发对“冥想”这个标语提高了警惕。

“那个剧本是哪里来的？它是很早以前的书了，我从前曾经读过的。”

那个剧本曾经轰动一时，但作为一部感伤情调的作品也是很有名的。

“你觉得有趣么？”

“怎么说呢……我似乎很理解那部作品。正如书中所说的一样，对什么事情都宽大为怀，我觉得这心情是很可贵的。”

“保弟，听我说！”伸子不由得按住保的衣袖说：“你应该多和朋友来往来往。像你这种人心里一定有許多解决不了的问题。这个家庭本来就是一个很成问题的家庭。……没有关系，你应该多和朋友们谈谈，讨论讨论，使问题获得解决。你应该这样做才对。”

“嗯……不过我讨厌那些夸夸其谈的家伙。”

伸子的眼睛露出内疚的神色，像受到了谴责似的。伸子和佃结婚的时候保大约还在进麹町那个法国人办的中学的前后。后来，一直到和佃离婚，那几年中间，佐佐家庭里，围绕着“伸子的问题”不断发生争论。有一次，母女两个不顾旁边有个年轻的保，流着眼泪争吵起来。穿了领口上用金线滚边、绣着橄榄叶领袖的浅灰制服的保，那时候曾叹息着说：“姐姐，你为什么要结婚？”

在他看来，结婚几乎和旅行、生病这类事情没有什么两样。也许因为多计代和伸子各执己见，争吵得太多了，使得保变成了

^① 倉田百三(1891—1943)所作六幕剧。

一个討厭一切爭論的青年吧。从此以后，伸子也把保并不是对姐姐的生活态度全盤肯定的問題重新加以考虑了。伸子出走后，佃生病住过医院。那时，保曾經独自帶了他亲手栽培的鮮花，几次去医院里慰問佃。这事直到很久以后，伸子才从多計代嘴里听到了。

“保弟，我們兩個人性情不一样，又分居在兩地，即使我为你操心，对你也不一定有用处。不过……保弟，你总有些無話不談的朋友吧？”

“比如冲本吧，到現在还常常見面，什么都談。”

“我說的不是那种朋友！”伸子着急地望着身材高大可是溜肩膀、筋肉松弛的保的温和的臉。冲本是保中学时代的同学，他的父亲在外县当医院院長，每次来东京的时候，总把保邀去，和自己的兒子上帝国飯店去吃西餐。有时院長夫妇也邀請了佐佐夫妇，帶着兩家孩子一起聚餐。保和冲本的交情，就是这种性質的交情。

“也許是我主觀的看法，我覺得特別在高等學校時代，應該是交到終生不渝的知己朋友的時代。”

“……”

保只管搖動他那披着粗布和服的腿，鬢邊一顆顆的粉刺，給電燈光照射得特別清楚。

“我周圍的那些傢伙，整天總是毫無原則地爭論着，真不懂他們為的是什麼。”保感慨系之地說。

“可是，這不是當然的麼。因為一個問題還沒解決得了，別的問題又跟着發生了呀……”

“不是的，”保反對說，他的口氣怪稚氣的，“他們只是為了炫耀自己博學，為了夸示自己讀過很多書而爭論的；大家專門講些

深奧莫測的話，目的就在吓唬別人。”

“是吧……那樣的人自然也有，可是……”

伸子靠在椅子背上，斜着眼睛睨視着保。她回想起下面的一件事情。那還是保戴着紅絨綫鬚的帽子，開始上小學念書，大概是二年級時候的事情。一天，多計代五體投地地驚嘆說：“阿保這孩子，可真了不起。”

原來保進的那個學校，是師範學校的附小，要走过春日街通向大塚的一大段上坡路，下了本鄉岡又往上走，因而電車上坡時開得非常慢。一天早晨，保坐了那輛軋軋軋軋慢慢爬上坡去的電車上學，有些同班的孩子看到了他，就興致勃勃地和電車賽起跑來，而且幾乎和坐電車的保同時到達學校。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男孩子們，高嚷着：“老師，老師，我們和電車賽跑來了。”老師就誇獎他們說：“跑得好，跑得好。”小小年紀的保回到家里，對多計代說：“媽媽，我覺得老師的誇獎不大對頭，你說呢？發明電車，就是因為它比人跑得快呀，要是人和電車賽跑，只能造成心臟病，不是么？”

和保說着話的伸子，又清清楚楚記起他小時候的這件事情來。保對於同學和電車賽跑這件事的判斷，在一個小孩子來說確乎難得。可是，現在安坐在桌子前面的這個青年，却在批評他的同班同學，這批評也和那次的一樣，有其正確的一面，但不知怎樣，却把一個更重要的核心離開了。

伸子的思路，自然而然地落到越智這個人和保的關係上。難道保不覺得越智是個賣弄才學的人么？難道他不覺得越智是個空談家么？伸子和越智並無師生關係，只是從一個年輕女子的印象中，認為越智不僅賣弄才學，而且非常討厭。

有一次多計代這樣問伸子：“阿伸，你知道舒丹茵夫人^①這

个人么？”

“哪个舒丹茵夫人呀？”伸子显然猜不透她母亲的用意。“你是说骑士妻子的那个舒丹茵夫人？”

那时正是哥德和艾格尔曼的谈话的译本^②刚出版不久的时候，有些人正在大谈其哥德。多计代又和那位跟哥德搞过恋爱的宫廷骑士的妻子有什么相干呢？

多计代天真烂漫地说：“据说舒丹茵夫人很美哩。”

伸子发笑说：“把哥德看做阿波罗^③的人们，说不定以为哥德周围的女子个个都是天仙吧。”

“太刻薄啦！”

“……难道我说错了么？您提起舒丹茵夫人做什么？”

“没什么，只是因为越智先生称赞哥德和舒丹茵夫人的那种交情是最理想的交情。”

伸子听到多计代这话很伤心。爸爸和妈妈难道是宫廷骑士夫妇，越智是哥德么？

越智的卖弄才学和夸夸其谈，对于性情激昂而又耽于文学趣味的多计代来说，虽则似懂非懂，可是却变成肉感的魅力。但是对于保这样一个青年，他那种作风将会起什么影响呢？细细地挖一挖这个问题，伸子就像坐在针氈上那样痛苦。她觉得挑上越智那种人当家庭教师，是个错误。越智用经院学派的外衣所掩盖的那种故作高深的姿态，不但没有使保从青春期的烦恼

① 十八世纪德国魏玛宫廷的一个骑士的妻子，据说哥德曾和她发生过恋爱。

② 艾格尔曼(1792—1854)是德国诗人和评论家，晚年所著“和哥德的谈话”是他的成名之作，同时也是研究哥德的人所必读的文献。译本系指日本龟尾英四郎的译本(岩波小丛书)。

③ 太阳、音乐、诗、医疗、预言等之神。

中解放出来，反而起了相反的作用，使他誤認年輕人中間的旺盛的論战——其中交織着青年人的驕傲、豪迈以及生命力——都是空議論，十分可厭，結果把保引上唯心主义的歧途。

伸子热爱着保，但又無能为力，一想到这里，不禁掉下泪来。那时候，伸子为了自己，正不得不尽量地生活，尽量地自己教育自己，因此对于保需要什么样的家庭教师，沒有余裕来考虑。当时她和佃的夫妇关系，搞不下去，天天过着煎熬苦斗的生活，沒有空給中学四年級的保考虑究竟該找怎样的家庭教师。越智圭一是大学里的助教，在佐佐的同乡某博士的研究室里工作，是由某博士推荐給佐佐的。

伸子仿佛想借自己的精神力量来推动保似地說：“保弟，和一郎跟你的性格完全兩样，我跟你也很不相像。光呆在家里，我們是不能很好地成長的。不跳出这个圈子不成。你需要新的土壤，所以你必須交朋友。越智先生和你来往了这些年，也沒有向你这种性格的人提起这事，真太那个了！”

“越智先生也还是給我說了一些有益的話的。”

“可是……”伸子厉声正待往下說，就听到女佣在門外叫道：“太太請。”

“……………”

“請誰呀？”保反問說。

“請伸子小姐……”

“你說我馬上就来……”

伸子慢慢立起身子，保跟着也站了起来。“我和你一起去，成么？”

“当然可以。”

兩人一前一后走出四鋪席的長方形屋子，走在背后的保，俯

身在比他矮的伸子耳边輕輕說：“不知什麼道理，每當我們兩人說過話以後，媽媽准定要探問談的是什麼。”

四

第二天早晨，伸子垂頭喪氣地回到郊外的寓所。剛走進門，就聽到賣魚的小伙計在廚房門口說：

“這個價錢實在太少了，太太！您瞧，這樣活蹦亂跳的鮮魚，就是魚攤子上，也不一定有這種貨色吧。”

看樣子，素子一面又在捉弄那個伙計，一面在買他的魚。她就愛親自挑挑揀揀，買她中意的活魚。

伸子從大門進去，穿過起居室，走進廚房，說了聲：“我回來了。”

“啊，你回來了。”

素子手里夾着半段烟卷兒，一縷青烟冉冉上升，隨着微風飄向陽光里。

伸子走到二門旁邊那間六鋪席的屋子里，開始換衣服。素子跟了進來，問道：

“勁坂那邊怎麼樣？”

佐佐的家在勁坂街，伸子她們就用街名代替佐佐家。伸子一面把解下的腰帶掛在衣架上，一面含糊地說：

“這個么。”

“還是老樣子——吧？”素子輕輕一笑，話里帶點兒刺。

多計代和素子兩個人的性格簡直是水火。勁坂佐佐家的家風也根本和伸子她們的生活氣氛不同。伸子每次去勁坂娘家住

了一夜回来，总给自己心里留下许多沉重的感触和疑虑不安。不过，不能一件件都讲给素子听。尤其是关于多计代的感情生活以及自己的感想，更是只字不提。素子是专门研究外国文学的，她对于现实生活中的错综复杂的男女关系，老是抱着一种现实的讽刺态度。素子这种冷嘲热讽的态度，曾帮助伸子跳出夫妇生活的泥坑。可是，关于自己的母亲多计代的感情生活，伸子就不愿意素子用冷嘲热讽的态度来插嘴。伸子虽则不赞成多计代的热情冲动，而且还感觉痛苦，但是，如果让素子知道了，她准定会冷笑的。在伸子看来，母亲的感情的波动，毕竟不是单单可以拿来嘲笑的问题。

“阿申，”素子坐在窗口，一边用亲昵的简称叫她，一边在仔细端详她。“去一趟劲坂，回来之后老是那样垂头丧气的。”

“是么？”

“……所谓娘家，哪儿都是这样的吧。”

素子在关西的古老都市里念完女子中学，就来东京女子大学读书，从此以后就一直单身住在东京。素子的父亲吉见是大鱼商，资产雄厚，自从死了老婆，就续娶了小姨。前妻生了素子和她的哥哥妹妹，素子一直不肯改口称后母为妈妈，永远称她阿泽姑娘。有时候甚至只叫阿泽。素子并不歧视后母所生的弟弟妹妹，提起她父亲的事的时候，往往含着一泡眼泪。但是，她却始终一个人住在东京，以表示她对父亲的新家庭的坚决反对。

“你爸爸看到那束玫瑰花，很高兴吧？”

“真倒楣，他出差去了。”

“什么？”素子眼睛里马上露出一副怀疑的神色，可是看到伸子心事重重的样子，也就什么都不说了。但是伸子马上猜到素子所想说的话。那就是：“人在东京市内，也可以叫做‘出差’。”

她們兩人已經一塊兒生活了三年，素子這種疑心病，在伸子看來，反正是老一套了。

素子走進正對院子的上房，叫道：“丰媽，丰媽，昨天人家送來的年糕，給切一塊來，再沏壺茶。”

伸子像好不容易才回到自己的家裏，不必再拘拘束束的小孩子那樣，歡歡喜喜地吃她所愛吃的年糕。

“偏愛吃那種怪東西。”素子重新點起一枝烟卷兒，給烟熏得眯縫着眼睛。“哦，阿端有信來啦。”素子從屋角里的西式大圓桌上拿來一個漂亮的宣紙信封，說：“你瞧。”

伸子沒有拿起來看，只問了一聲：“信上說了些什麼？”

“她說不久要來東京，這次想多呆些日子，那時候一定要來咱們這裡玩。”

“要住在咱們這裡麼？”

問這句話的伸子，顯然不大願意。阿端是祇園^①某妓院的女掌櫃，許久以前，就和素子有相當深的交情。前年初春，伸子和素子悠閑地去關西旅行的時候，就是由這位女掌櫃介紹，住在高台寺的一座時髦的房子里。每天，素子的表哥——某綢緞批發商的小開，還有一些名妓，像里菜、桃龍等等，一批好熱鬧的人都到她們的寓所里來。伸子依然照女學生打扮，圍着一條白領，獨自一人說着東京話，羞澀地坐在花團錦簇的那一批人中間，很不自在。原來素子平常總笑伸子什麼都不懂，怎樣寫小說，這次就把這個連攤上的醋魚飯糰都沒有嘗過的人，領到這樣一個交際場中來。伸子並不口口聲聲地肯定自己所受的道德教育，也本能地反抗婦女在社會里的生活圈；雖是這樣，像素子那樣毫無顧

^① 日本京都市內八坂神社舊名，并指該神社附近一帶地區。

忌地習以为常地和阿端那班人嘻嘻哈哈嘮嘮叨叨地交往，她也随和不了，一下子就厭倦了。

“不請阿端住在这里，不会失礼嗎？”伸子心里放不下，再三問着。

“她那样的人，不会住在这里吧。也不会單身一人来东京呀……不过要是来的話，咱們倒也不能冷淡她。”

阿端会不会把京都那套作風帶到这屋子里来呢：还記得在高台寺的时候，一天晚上，素子喝醉了酒，桃龙她們就七手八脚給素子穿上里菜的时式的竹青条紋衣裳，系了一条泥金竹叶大紅猩猩帶。素子那張不施脂粉的微黑的棗形臉蛋兒，由于有了酒意，露出黑里透紫的油光。她脖子上圍的是桃龙的衣領，那条衣領在藍底子上用白絲綫綉滿了一朵朵細碎的菊花，鮮艳無匹。素子那張傻里傻气的臉，配着这样一条衣領，格外显得难看。素子一面說：这是做什么呢，求你們別拿我献丑了；一面提着那件竹青条紋衣裳的衣裾，歪歪斜斜地走下楼梯，在狹窄的屋子里搖搖晃晃地走来走去。

伸子孤零零一个人坐在楼上大房間的壁龕的檻上，房里搞得乱七八糟，听着楼下桃龙她們在嚷嚷：“黑新娘来了，黑新娘来了。”誰都觉得十分丑陋难看的素子，她們却拿来寻开心，嘻嘻哈哈，笑痛了肚子。誰要是不喜欢她們这种玩笑作乐，那就是愚蠢，她們那个社会的規矩就是这样的。伸子坐在黑漆漆的屋子里，深深厭惡这样的气氛。

“阿端要是来了，我們就托聰太郎先生，在外面找个地方招待她吧。不要在家里……”

素子的表弟聰太郎，那时已經来到东京，掌管着日本桥附近的一个分店。

“她特意說上我們这里來玩，咱們是不好拒絕的。”

“光是來玩倒無所謂。”

“哦！”素子對伸子看了一會兒，然後說：“我明白了……來到東京，當然由阿聰出面招待啦。”說完這句話，她就拿了阿端的信走到自己的書桌那里去了。

五

素子的大書桌上，有一本厚厚的西書，大半本敞開着放在那里。書上隨處都是鉛筆畫的橫綫，還有一些注解，書角已經稍稍揉爛了。桌子上還擱着寫了字的松屋百貨公司印制的小型稿紙。

隔壁六鋪席的那間屋子里，伸子席地坐在西式桌子傍邊看報。綠草如茵的院子中央，有一塊光禿禿的圓形空地，那是先前房客的孩子們搞的摔跤場。大門和二門中間，沒有籬笆，只有几棵欖樹和石榴樹把它們分隔着，這是地地道道的郊外出租住宅的格式。從伸子坐着看報的地方，可以看到那些石榴樹和院子那頭的茂密的荻蘆。這個寓所的院落，比起動坡那個一望而知是荒蕪並且歷盡滄桑的院子來，反而不假雕琢，春草滿庭，更合伸子的胃口。去年她們從京都乘夜車回到東京，伸子從樓梯頭上一跤摔到樓下，連地板都幾乎砸斷。那時她們的寓所既不在老松町，也不在裁縫鋪的樓上，而是在久已聞名的美國牧師們所住的西洋住宅附近。伸子那時穿了拖鞋，正走下狹窄的樓梯，腳跟一滑，人已從樓上滾到樓下。摔了那一跤以後，伸子左邊那只耳朵就開始嗡嗡地叫，里面就像有個小發動機在開動。素子提議

找个更清靜些的平房居住，于是就搬到这个大門旁边長着栗子树的地方来了。

那天早晨的“朝日新聞”，以整版的篇幅登載岡本一平所作的漫画广告，題目是“福助牌分趾袜子的生平”。福助的头画得就像分趾袜子那样，袜子經過种种工序，终于和顧客見面了。南軒下射进来的陽光的热气，使报纸的墨油气味格外濃重。伸子正俯伏在攤开着的报纸上，素子从外面三步兩步走了进来，把木屐匆匆地脫在洋灰地上，开口說：“……真正豈有此理！”說完把自己裝錢的皮夾甩在伸子的桌上。

“电话沒打么？”

附近沒个地方可以借电话。素子是跑到电車站旁边，給聰太郎打电话的。

“电话打是打了，据說阿端不来啦。”

“……………”

伸子沒有随声表示惋惜之意。“也許因事分不开身吧……”

“誰知道呢。也許和姘头鬧翻了，不想来啦。”素子把手縮进胸怀，靠身在廊檐柱子上，“真是豈有此理！”說完，怒容滿面地閉紧了嘴。

“不来就算了，我本来想写点东西，你的翻譯，不是也只差那么一点兒了么。”

“阿申，你对那些人有成見，所以不在乎。可是，那不是开我的玩笑嗎？既然来信說要到我們这里来玩，难道能置之不理么，阿端明明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現在她給阿聰打电报取消原議，那么当然也应该給这里打个电报来才对呀。”

“她給聰太郎先生打电报来了嗎？”

“可不是嗎。据說是昨天打来的哩。……連阿端这样的人

都做出这种事来，真气死人。”

那样长久的老朋友阿端，并不珍惜素子对她的实心实意的友情，就在这种事情上对待男性的聪太郎和女性的素子之间，自然而然也分出差别，难怪素子要动火了。素子这个人，在人情关系上非常敏感，容易多心，她曾经对伸子说过：“像动坂你那位母亲那样，一味讲热情，我才不稀罕哩。做一个人，要是不能体贴入微，还有什么可取的？”

尽管她们两人一起生活了那么些日子，伸子还是没有摸透日常生活中素子的细腻感情。

素子把背靠在柱子上一会儿，就走进隔壁那间屋子里，坐在桌子前面，取出她那个漂亮的透明的深红色烟斗，装上烟丝，慢慢地吸着。听去似乎在翻阅订在一起的原稿。

“阿伸……你在么？”

“在这兒哩。”

“你瞧，每封信的最后，总有那样一句话，直译起来，只能是：‘某某人处请代致敬礼’，可是实在别扭得很。”

契诃夫的晚年，因为生了病，几乎一直没有离开过雅尔塔。他的年轻的妻子奥利格是艺术剧院的主要演员，每当剧院上演的季节，得在莫斯科住下。契诃夫常写信给他妻子，非常亲切地指点她一个演员所应该努力的方向，并且常常给她鼓励。这些信里，充满着契诃夫所独有的毫不夸大的幽默和父亲般的慈爱，以及艺术家的风格。素子爱不释手地从事这书的翻译，也将近有一年工夫了。

“照日本的习惯，大致就等于‘向某某人致意’吧……”

“可是日本人的致意，仿佛只是口头上说说，像敬礼那种俄国人的饶有趣味的动作，就表达不出来了。”

伸子記起正月里在筑地小劇場^①第一次看到果戈理的“欽差大臣”演出時，有趣極了。那個劇本寫得多么善惡分明，多么新鮮，給人的印象又是多么深刻啊。

“真難了！……”

這邊屋子里，伸子也坐在桌前，開始閱讀她新近脫稿的一部長篇小說。自從和佃離婚，寄寓在人家樓上，就開始動筆，直到搬來駒澤區這個寓所的第二年冬天，她一直都在寫這部小說。這個作品，追述她去紐約時，還沒有脫盡一顆少女的心，開始了自己的生活，後來和佃結婚以及最後終於破裂的一段經過。這五年中間，雖則苦痛，但卻追求了自己認為有意義的生活。她只有這樣地反省一遍過去所走過的道路，才能向前邁進一步。還有，伸子對於娘家完全站在外人的立場來看，也和這部小說有關係。多計代曾經字逐句看過這部小說，每當她把自己和小說里女主人公的母親對照，感覺不滿意的時候，就把伸子叫回去。伸子每次被叫回動坂，只好有苦說不出地聽她母親申斥。多計代有時罵她“你真是冷酷無情”，有時罵她“利己主義者只顧滿足私欲，其他什么都不管了。”尤其是在多計代和越智的關係越搞越深以後，多計代聽信了越智批評伸子的壞話，心情更加複雜，成見也更深。生來是折衷派的父親佐佐，看着母女兩個爭吵得實在不耐煩了，就開口說：“伸子，就用你的五花彩筆寫些更空想更美麗的小說吧，你不是能寫那種小說嗎？”

經他這樣一說，伸子總是汪着一眶眼淚，把自己火燙的手掌按在父親的每節手指都長着汗毛的又肥又熱的慈愛的手上。

^① 日本最早的新劇劇團，1924年6月由小山內薫、土方與志等人創立，1930年10月解散。

佐佐天真地贊美的那篇色彩絢爛的文章，是伸子十五六歲的時候，給小學校的同學會會刊寫的一篇富於幻想的作文。現在伸子已經二十九歲了，怎麼能夠再回到十五歲的少女的心情呢？伸子還是堅決把小說寫到底，就好比走進了隧道，給煤煙熏得快要窒息的人，決心鑽出隧道時那樣的心情。小說寫到她偶然在一位前輩女作家的家裡，認識了素子，就結束了，最後部分里描寫到她和佃決裂的情景。

伸子左手撐在桌上，托着腮幫子，右手翻着從期刊上剪下來、訂在一起的小說，她臉上逐漸露出一副掩蓋不住的深思神色。

寫完那篇小說，她認識到一個重要事實。那就是，無論是佃；無論是女主人公的母親或女主人公本身，從他們中間的關係來看，沒有一個是壞人。就拿佃來說，如果換了個地點和時間，毋寧說是個善良正直的人。他根本不知道怎樣博得多計代的歡心，不理會岳母的性情脾氣；也不能粉飾自己對伸子的感情，來討好多計代。和越智這個人以及他那左右多計代的本領一比較，伸子現在覺得佃是個魯鈍的忠厚長者。她又從女人的角度，更細微地發現佃的忠厚老實。當初年紀才過二十歲的伸子，決心和年紀幾乎比自己大一倍的佃結婚時，本能地怕生孩子，怕做母親。為了伸子的恐懼，佃會許下諾言，這諾言直到他們共同生活的最後一刻為止，他始終信守不渝。特別是當他們夫婦之間的關係，快要破裂而又言歸于好的那些感情沖動的時候，如果佃居心不良的話，確實有許多機會可以利用。但是，就像撲燈之蛾那樣戀着伸子的佃，始終沒有背約。沒有想讓伸子成為媽媽，從而把她拴在自己身邊。

伸子離婚半年後，佃的那些對伸子十分不滿意的朋友們，給佃介紹了一個他們認為最能使佃幸福的女性，佃就和那個女子

結了婚。后来伸子不知从哪里听到这样的風声，說佃这次無論如何要生个兒子了。

每当提起这件事情，素子就笑着短短地說一句：“那也滿好。”仿佛在笑这种办法正适合于佃的庸俗趣味。

伸子默默地瞅着院子里的竹叶迎風搖摆。

佃所向往的要把伸子保护着的那种家庭幸福，和年輕的伸子所急切追求的那种充滿朝气的的生活，毫無共同之点。而多計代所盼望的佐佐家和伸子的兴隆及名声，既不符合佃的生活目标，更远离伸子的志向。对人生的这样三种不同的願望，就好比三股激流攪在一起，洶湧着，激蕩着。

和佃分手后，在这部長篇小說的写作过程中，她又回味了一遍过去的生活；再也不可能从現在和素子兩人的生活圈里，挑出一个人来結第二次婚，或組織家庭生活了。这是完全不可想像的。伸子不知道潜伏在她身心里、推动着她、不讓她停滯下来的力量，是一种什么力量。也不知道究竟應該怎样安排它才好。当社会上一般人都把結婚和家庭生活当作人生的归宿而賦以形式和內容的时候，一个不滿这种归宿的女子，又怎样会重蹈复轍，挑第二个男人，再来嘗試一次家庭生活呢。

伸子生来就愛亲近人，天真地信任人，不拘小节，这就表现在今天她們兩个的生活中，日常的家事，一切交給素子去管。素子呢，說起話来虽則活像男人，实际上却是个連鷄毛蒜皮都非亲自过問不可的地地道道的女性，靠着这样一个朋友，伸子就埋头写起小說来了。

“我真不懂你这个人是怎样一个性格。”当她們兩人迁居老松町的时候，多計代曾来过，事后她皱着眉头对伸子說，“那个吉見小姐不簡直成了你的丈夫了？事無大小，你一一都得听她指

揮，看樣子，金錢出入，也一定是由吉見小姐掌管了。只要你相信一個人，什麼就都是盲從。”

伸子听了只有苦笑，事實上，她們的家政完全由素子掌管，伸子個人的收入，也都交給了她。“讓比我能干而且願意管的人來管，不是很好么。”

在翻看着訂在一起的小說的時候，伸子臉上逐漸顯出一層陰影，因為對於這樣寧靜的她們兩人的郊居生活，不知不覺間開始懷疑起來了。

“阿申，你在么？”大概是覺得屋子里許久沒有一點動靜，忽然不放心起來，素子就在隔壁叫了一聲。

“……在呀。”

“去通知齋藤來剪竹筍吧，要是不通知，過後他的老婆又要說閑話的。”

這所房子，原來是一個叫齋藤的軍人的房產。

“……是呀。”

“明天寫個條子叫丰媽拿去吧。”

“那樣辦也好。”

隔着紙隔扇，伸子三言兩語心平氣和地回答着，並不隱瞞自己對素子的感情。這好比地平綫上涌現出一朵烏雲。比起整個蔚藍的天空來，這朵烏雲小得很，而且也沒有推動它的風。在這樣的時候，對於這朵烏雲的陰影，伸子又能說些什麼呢？纖塵不染的郊外的陽光，照着石榴樹枝和它的細葉子，也照射在如茵的綠草上。陽光照耀得眼睛都睜不開，伸子依舊托着她的腮幫子，凝視着自己心里的、地平綫那端所出現的一朵小烏雲。

六

那是星期六下午的事情。

她們正在寓所后面一間四鋪半席的屋子里學習俄文。

伸子在老松町袜店旁边的小胡同里，租到了那家裁縫鋪的二樓的時候，東西兩面都是玻璃窗，屋子里又冷又太亮，呆不住，所以她就買了一匹顏色熱鬧、質地厚實、染有釣鐘草的印花洋布，用來做成窗簾。搬到駒澤以後，這窗簾布就做了小坐墊的套子，現在鋪在洋漆的長椅子上，倒成了很別致的座墊。現在，伸子和淺原蓆子就像學校里的女學生那樣，規規矩矩地並排着坐在長椅子上。素子獨自坐在旁邊一只藤椅子上，前面放一張小圓桌。三個人面前都有一本白爾律茨著的綠封面教科書，和一本練習簿。教科書的封面上，注明是專門給外國人學習的俄語。翻開課本的头几頁，素子帶着點兒沙啞的嗓音，一句句地念出俄語的簡單會話：“那是什麼？那是鉛筆。那是什麼樣的鉛筆呢？”然後用老師的口吻說：“淺原小姐，你念一遍。”

蓆子拿起膝上的課本，由於還沒有習慣這種發音，使勁鼓着她那白淨飽滿的高傲嘴巴，鄭重、熱心、正確地發着一個個的字音。當她緊張地發音的時候，她的少女的小小嘴唇，微微顫動着。

“這下輪到你念了。”

伸子也認真念了那簡單的句子。可是她不會發卷舌音 P，即使搖頭擺腦使勁地念，也只能發出近乎 P 的柔軟的音。

“怎麼搞的，是這樣的呀。”素子把她的鬢髮濃重的頭轉向北

窗亮光里，讓伸子看到她的口腔，然后拖長了尾音發出“P”音。

伸子几次三番总学不会，就辯解說：

“我的舌头太短了，連英語里的R音也念不准哩。不是我的耳朵不灵，是我的舌头長得不好。”

露子身上穿了一件顏色淺淡、花样大方的衣裳，是她家乡的媽媽做好了寄来的，她扭动着高大丰满的身体笑道：“……別的都念得那样好，哪有不会發P音的道理呢？”

三个人又花了一个多鐘头的工夫，用鉛笔練習了各种各样的語法变化。

“今天就学到这里吧？”露子稍稍翻起衣袖，看了看手表說，“剛才提起的我那个朋友，大概就要来了。……我可以再呆一会儿么？”

“那还用說……当然可以。”

伸子起身去沏茶。这个俄文補習，主要是为了淺原露子，伸子只是奉陪而已。素子的朋友把母校的后輩同学淺原介紹給素子的时候，素子和伸子都不懂这个身材高大、稳重寡言的女孩子，为什么要学俄文。在那个专科学校里，露子是国文系的高班生。露子第一次到来的时候，素子曾半开玩笑地笑着問她：“你学俄文并不是沒有原因吧？能不能对我们說說呢？”

露子稍稍有点难以为情，臉上泛起一層紅暈，笑而不答。她这样，并不使人感觉她頑固倔强，反而給人留下一个大方的印象。当时决定每星期六下午来補習一个半鐘头，伸子也順便托她代买了課本。

素子自从搞起翻譯工作以后，就交了一个俄国朋友，名叫菲列波夫，以便随时請教。当她們寄寓在老松町的时候，有一次伸子也跟随着去訪問过菲列波夫。那个身材高得碰到門框的、二十

八九岁的青年，一九一七年大革命时，据说全家住在远东一个小城市里，动乱中父母都死了，自己单身逃到日本。头上留了长长的往后梳的棕色头髮，眼睛绿得像水一样的菲列波夫，租了神田区一家人家的二楼，家里有一个身材高大、穿着俄国式百褶裙的年轻妻子，和一个刚生下不久的娃娃。楼下住着一位老太太，太阳穴里贴着像在市井里常常可以看到的那种头风膏药。走上楼，因为一眼就可以看到内部，所以纸门外边就用大布幔遮了起来。布幔又脏又破，和书场里的旧布幕没有两样。菲列波夫把房间里的纸隔扇卸去，把两小间屋子打通成为一间，一切日用必需品像椅子、桌子、大书橱、摇篮、缝纫机、娃娃洗澡用的大白铁盆、碗橱等等，全都放在这间屋子里。昏暗的电灯光，照出屋子里东西摆得满满的——按日本人的习惯来说简直是不可想像——然而井井有条。墙上悬挂着红黑丝线刺绣的美丽的俄罗斯饰巾，房间里一切东西，都散发出油腻的气味。

见到菲列波夫，伸子才第一次感觉俄国人嘴里说出来的俄国话非常好听。同时也感到科布林小说里那种漫无目的，然而十分浓重的生活气息，却存在在东京的这一个角落里。

但是菲列波夫所受的教育，不够应付素子的要求。他说俄国话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一旦碰到文学上精微的字义，这个身穿黑西服、个儿高得出奇的菲列波夫那绿得像水一般的眼睛里，就露出近乎绝望的神情，只能举起他那有他的脸孔长的大手，掠一下棕色头髮。

正好在这个时候，有个日本的理学家的妻子也是俄国人。她是个音乐家，她的母亲和姐姐也跟着她在东京过活。素子不久就认识了那个名叫瓦尔瓦拉·杜蜜特里叶芙娜的姐姐，并且上她家里去了。如果菲列波夫的一切，可以称为小市民式的生活

的話，那么瓦丽亞^①这个人的生活，就使伸子联想到当俄国的首都还被称做彼得堡的那个时代的知識分子的風气。座落在小石川区幽靜环境里的她家的客厅，也是把狹窄的日本式屋子当作西式客厅来用的。电灯上挂着綢灯罩，紙隔扇旁边摆着沉重的并不太新的沙發。这个客厅由她們的老母亲占据着，这位老太太全身黑衣裳，气派十足。她殷勤款待来訪問瓦丽亞的素子和伸子，用英語和伸子談話。

瓦丽亞本人是个画家。一头濃密而柔軟的深棕色头髮，剪得短短的，刘海几乎下垂到眉梢。一双棕色的眼睛，神采奕奕。她身材虽則矮小，可是肌膚丰盈，一臉温厚的表情。和她談話时，一点都不觉得她是外国人。据說她已故的丈夫是德国人，过去的的生活也挺幸福。瓦丽亞和素子到樓上書房里去找参考材料的时候，伸子和老太太留在客厅里。話題一涉及俄国的音乐和歌剧，老太太的庄严的臉上顿时眉飞色舞起来，宛然昨夜还置身在富丽堂皇的包厢里看歌剧一般。几年前，安娜·巴甫洛娃曾經来过日本，伸子深深为她所演出的“天鵝湖”的美妙所感动。“我这一輩子恐怕再也不会回到俄国去了，可是俄国的冬天，俄国的音乐和舞蹈，却永世也忘不了。”老太太一面拿俄国風味的果醬招待客人，一面無限感慨地对伸子說。

在菲列波夫夫妇的生活和瓦丽亞一家的生活里，伸子似乎看到了新旧过渡时期俄国社会的一个側面。亡命异乡，被人称为白俄的这一批人，不約而同地只字不提一九一七年前后的事情。对于一九一七年以后俄国社会和艺术的变化，也抱着特殊的态度，比如在老太太的談話里，决不会出现像盧那察尔斯基或

^① 瓦尔瓦拉的爱称。

梅耶荷德等当时在日本都已聞名的名字。她們的生活气氛和習慣，就好像契訶夫戏剧里的人物，原封不动地搬上了舞台，因而使伸子感觉到过去她在文学作品里所熟悉的俄国，近在她的身边，同时却又使她好奇地想知道，今天的新俄国又有哪些不同。当落子要来学习俄語的时候，素子劝她趁便也学习一下，于是伸子就托落子給她也买了教科書，实在是因为她心里已經向往着俄国的緣故。

伸子提了茶具，走进剛才在学习俄語的那間屋子时，素子嘴里衔着她那透明的紅烟斗，愉快地笑着說：“一点不錯，給这么一說，我也这样想。”

“什么事呀？”

“浅原小姐說，她觉得瓦丽亞的眼睛跟其他外国人不一样，尽管你一个勁兒地看它，也不会莫名其妙。”

伸子摸不着头腦，問道：“会莫名其妙……这是什么意思？”

落子鼓起她那小小的嘴巴，帶笑說：“对着那种深藍的眼睛，越看越不明白对方在想些什么，就像要溶化掉一般。可是，前些日子初次和瓦丽亞見面，看到她那双眼睛，就觉得和我們的沒有多大区别，能够理解。”

“真的！就拿密斯杜丽思來說，要是你久久注視着她那双眼睛，你就会迷糊起来。”

密斯杜丽思是落子那个專科學校的英語教师，很有些名气。她長着一头淡黄色的头髮，和一双浅藍里泛紫的眼珠子。

“菲列波夫的眼睛也是那样。”

“那可不是顏色的关系。”

因为素子說得斬釘截鉄，惹得落子和伸子都笑了。

“他那个人的人生观也就是那样的。”

說到这里，听到門口有男人在叫門：“勞駕！”

伸子跑到外面一看，門口洋灰地上站着一男一女兩位來客。“呀！……”男客竹村英三脫下網球帽，向伸子打了一個招呼。伸子問道：“兩位是一道來的嗎？”

那位女客連忙說：“不是，我是露子小姐的朋友。露子小姐已經來了吧。”表示她不是和竹村英三一路來的。屋里露子一聽見她的聲音，就跑出來說：“等你等得好久了。”

“好極了，這真是不約而同啦。我們是在這門口碰到的……”竹村嘴里這樣說着，又重新看了看那位年輕的女客，素子老遠地從屋子里叫道：“竹村先生，請你在八鋪席的那間屋子里坐一會兒吧。”

露子的朋友是來商量職業問題的。這位瘦削的姑娘姓吉川，在露子進的專科學校里念英文，去年就已經畢業了。

“我當然可以給你留心找……”素子邊說邊稍稍皺起眉頭，凝視着吉川胸前潔白的衣襟，“府上的境況也一定很寬裕的？”

“……生活固然是不成問題……”

“眼前嘛，是這樣一個時勢，老婆兒女一大堆的男子，還有很多失業的。家境寬裕的小姐，我看大可不必搶他們的飯碗吧。”

伸子原來坐在長椅子上，客人進來以後，就讓給客人坐了。這時并排坐在長椅里的露子和吉川，互相遞了一個眼色，意思是說：果然不出所料呀。露子於是搭訕着說：“我也是這麼想……”

在年號剛剛改為昭和的那些日子裡，即使是專科學校畢業的青年，要是能找一個職業，就算是天大的幸運了。而另一方面呢，像藝術書店和第一書房那些出版商，卻爭相計劃出版成套的書，大規模地徵求預訂戶，在報紙上刊登着整版整版的廣告。由於出版商們競爭激烈，鬧得不可開交，以至菊池寬、山本有三

等那样的作家，也像煞有介事地联名在报上提出抗議。伸子自己虽然也在写小說，可是对于这类事情，却抱着隔岸观火的态度。

恬靜寡言、心地純良的蓓子，在自己这一批青年伙伴們的就業問題上操着种种的心。对于这样一个年紀剛过二十岁的少女，伸子觉得自己正在产生爱慕和亲近她的感情。素子最后仿佛下結論那样地說：“我想，應該趁这大好时光努力学习，多看点新的俄国的小說才好。大概你們那个專科学学校里，一定尽叫人念些陈腐的东西吧。”

“那么……”蓓子和她那位朋友互相点了点头，就告辞回去了。

那边八鋪席的屋子里，竹村把座垫搬到廊檐的柱下坐着，独自在抽烟。

“待慢待慢……”身穿条紋綢夾衫的素子，边打招呼，边去紫檀方桌子旁坐下，兩肘支在桌上。

“……近来年輕的女子完全变了样了。”素子在大学里讀俄文科时，竹村是高班生，現在他就用对男朋友的口气和她說話。“畢竟現在的女子，都懂得找个工作，在經濟上争取独立，这是个大进步呀。”

当时每种妇女杂志，都抓住妇女在經濟上應該独立这个題目来做文章。可是这个題目，并没有联系实际来討論，因为当时的现实生活中，失業現象是十分严重的。因此，妇女在經濟上独立这个问题的討論，倒造成这样一种傾向：仿佛給与厨川白村所一再主張的恋爱論一个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論据。

素子和竹村，一个坐在廊檐下，一个坐在桌子旁边。各人手里都点着一枝烟卷兒，飄起兩縷青烟；他們兩個人离得远远的，在安閑地談着。伸子坐在旁边听他們談話，眼望着院子一角的竹

叢。一只公鷄帶了母鷄跑到竹圃里閑蕩。公鷄抖動着倒垂的厚厚的紫紅鷄冠，咯咯咯咯地叫着，在扒一堆落葉。五月底的閑散的午后，斜陽影里，几只白鷄游息在綠竹之間，相映成趣。

素子和竹村的談話中間，有一種特別的腔調。平時素子和任何男朋友說話，都是這個腔調。但這種腔調，不知怎的却和素子跟別的女朋友或瓦麗亞交談時，那種充滿真情實意的態度不一樣。素子為人坦率，所以有許多男朋友。可是當她和許多男朋友周旋的時候，由於避免人家把自己當女人看待或欣賞，她就過分地裝出男人家的派頭，甚至有些矯揉造作。不僅說話方面是這樣；當她和男朋友來往時，她往往不顧他們表面上那套假斯文，主動地深入到他們狎昵的或普通不讓女朋友知道的那一方面去。

素子有一個朋友叫加茂，是信州某禪寺的住持，年紀很輕。這人就在離她們的寓居不遠的一個宗教大學的研究院里學習。伸子在雜誌上讀到過道元^①的傳記，覺得很有趣，曾經和加茂談起過。素子聽了一會兒之後，因為加茂提起雪國信州的被爐^②，她就把手話轉到爐邊的艷聞逸事，甚至玩藝妓的事情。而且談得很具體，連一夜多少錢都談到了。身穿禪僧所常穿的粗布衣褲的加茂，仍用剛才談道元的故事時的那種腔調也來談藝妓的事情。

現在，竹村一再贊揚年輕女子近來的積極性，素子却用也不過如此的口氣回答着。但是其中有些論點是伸子想不通的。比如

① 道元（1200—1253）是日本高僧。

② 原文作炬籠，日本屋子里的一種特殊火盆，安裝在屋子中央，盆上有一個木架，復蓋着棉被，冬天人們就把腳藏進被里取暖。

說，剛才露子和吉川为了職業問題來和她商量時，她說：“拖兒帶女的男子還有很多都失業的今天，不愁衣食的姑娘們，又何必一定要找碗飯吃呢。”這種論調，露子也表示同意，二話沒說就回去了。當時伸子也這樣想，可是，再細細地想了一下，就覺得這個結論有些問題。所謂不愁衣食，在這些姑娘們來說，也就是靠爹娘過活，既然要靠爹娘過活，像伸子過去所受到的那種“大姑娘”的痛苦，她們也可能在不同的情況下忍受着吧。伸子和佃結婚的時候，她母親就說：“婚姻大事，既然敢自作主張，那麼一切家庭經濟，也自己負擔起來好了。”所以，伸子是連棉被都沒有新做一床，就和佃離開娘家，住進陋巷里的一個夕陽直照到屋角的房子里去了。衣襟整潔的吉川姑娘，既然是想各方面都脫離爹娘的掣肘而獨立營生，所以才想找个職業。那麼，如果說因為失業的男人太多，連追求進步的女子也不用去找職業，這就太慘了。不過很可能有這種情形，就是吉川如果找到了職業，總有另外一個人失業，無論那人是男是女，說不定比起吉川來，更需要有個職業來維持生計。……對於現實社會里的這種複雜的矛盾，究竟應該從何處着手來解決，這就是伸子所不知道的。

談了一陣婦女經濟獨立的問題以後，竹村的話題又移到女性文化方面。大意是說：日本的社会一向過分重男輕女，今後應該充分發揮婦女的力量。

“……可是，听了這些話，我還是不明白。如果婦女僅僅希望自己能賺錢，然後自由自在地生活……假如僅僅是這樣，我覺得還不夠。我認為首先必須弄清楚，婦女希望自由自在地生活，它的目的是什麼。”

當然，這句話是針對她們自己的生活態度而發的感想。這時候，素子烟斗里的烟早已灭了，烟斗却仍然銜在嘴里，她用一

种只有伸子才分辨得出的几分异样的声调说：“哎呀，这话倒是第一次听到，你从来没见过哩。”

大家沉默了一会，伸子又说：“就拿办杂志来说吧，假如没有弄清楚那个杂志的目的，那就不能单单因为它是由妇女办的，说它真有价值吧？……”伸子嘴里托称办杂志，其实话里有话，心里却是指着自己现在写小说，以及将来写小说而讲的。

“问题不简单哪，”过了一会，竹村像是为了缓和紧张空气那样，挺了挺胸脯，伸个懒腰说：“任凭你怎样想，也没个完呀，可是像我以前的老婆那样的女人，根本就不把这类问题放在心上，跟她也是谈不来。”竹村站起身来又说：“今天本来是想拉你们出去玩的。……不去么？”说着看了伸子一眼。

“到哪兒去呀？”

“邀你们去看看我的花房。”

去年离了婚的竹村，就在这驹泽区里，比伸子她们的寓居更落乡的地点，独自搞了一个花园。

“目前康乃馨花正盛开着哩，怎么样……去看看吧。”

“这个时候去……”素子脸上露出迟疑的神色，眼望着院子里，仿佛在计算来回的路程。

“我送你们回来，傍晚时候，反正闲着没事干。这时节，天气又不冷，只要夜里烧一下热水汀就成了。”

“……阿申，究竟怎样？”

“去也可以……”

“那么就去吧。我们带点鹹鱼干去下饭，好吃得很哩。”

“还是来看看吧！真美，准能让你们吓一跳。”

七

走出大門，爬上右邊一段緩坡子，就來到一條馬路，路兩旁種滿櫻花樹。從玉川火車站到伸子她們的寓所，另外還有一條筆直的兩旁種着櫻花樹的路，平常去她們那里，總走那條路。那條林蔭路，靠車站一頭起，就是小魚攤子啦、賣雜貨的啦、蔬菜鋪啦以及木匠頭兒的住宅。一家家的這些店鋪，都是附近一帶人煙逐漸稠密以後才有的。走過那些店鋪房子，就漸漸可以看到圍在常青樹的籬笆或石牆里的洋樓。同是一條櫻花樹林蔭路，那兒却充滿薪水階層的气息，住戶們為了買日用品，每天總得在這條路上來往三五趟。

坡上這條林蔭路，不僅兩旁的櫻花樹都是繁枝密葉的老樹，就連那些庭院幽深的住宅，無論是西洋式的或日本式的，都十分講究。內中還有西班牙式的洋房，窗外是亞字鐵柵欄。路上靜悄悄的一個人也沒有。下雨天氣走過那里，樹梢上掉落下來的雨滴，淅淅瀝瀝地響徹整條馬路。一個過路的人也沒有的、猶如隧道一般的樹蔭中，時而飄出一陣陣的鋼琴聲。

竹村走在前頭，素子和伸子依次跟在他後面，出了那條林蔭路，走上空曠的通向農村里去的小路。遠遠看去，在草徑和青翠的灌木叢里，疏疏落落地有幾家農舍。田隴緩緩地往下傾斜。開着小白花的灌木叢和木柵欄中間，十來只鵝聚在那兒，聽到人們腳步的聲音，伸長了脖子大叫起來。

“這倒不錯，我們也養它幾只來代替狗看門，”素子笑着說。

路上的景致又變了一個樣，已經走到駒澤區的落鄉地方來

了。竹林一片接一片，农舍的茅屋頂已經破旧。在一大片竹林里，走在听不出脚步声的潮湿而陰暗的小路上，剛一轉弯，迎面站着一尊猷髯的石刻地藏王菩薩，小小的头上披着紅布。在幽暗的竹林里突然碰到这尊石像，伸子連忙拉住素子的手，輕輕地說：“真吓了我一跳。”

加緊几步，走出那个竹林，眼前又豁然开朗。这片高地的边缘，有一条路，路旁是水势湍急的河。河岸的柳树下面，几只白鵝正在找寻食物。坡地的那边，有一座高高的西式小木房子，看去几乎有些像風車。

“那是什么？”

“我也不清楚。”由于伸子这一問，竹村特地重新向那边看了一眼。

“您府上就在那兒么？”

“不是那个方向，还得偏这边一些。”說着他就指向田隴草徑旁边停放了一輛大車的地方。

“應該是到的时候了。”

“那边不是有一棵栗子树么？走到那里，再拐个弯就到了。”

一大片耕地中間，突然出現了一塊四方形地皮，周圍沒有籬笆，只有一栋相当大的玻璃花房，稍稍隔开一点兒，是幢住宅。竹村一路走来，先跑近住宅，从悬挂着白色窗帘的窗外向屋子里張探了一下，然后走到花房門口等候落在后边的素子和伸子。

“請你們先看看花房吧。”他从褲袋里取出鑰匙，打开花房的門。素子走在头里，伸子随后也走了进去。剛一进門，伸子就“呀！”地叫了一声。

玻璃花房这东西，連最后的一絲太陽光也能吸收，这时从西边射来的太陽正照滿一屋子。由于玻璃的耀眼的反射，在房子

外面什么都看不见，可是一走进去，花房里却盛开着红的、白的、粉色的和淡黄色的康乃馨。花香弥漫在润湿温暖的空气中，近看每朵花的碧绿的茎，又细又坚韧，舒卷着的叶子，柔软而富有弹力，呈现出嫩绿的颜色。不受外界风雨吹打，只管五色缤纷地盛开着康乃馨，花瓣非常美丽，甚至使伸子觉得看花人穿的衣服都太粗糙了，和美丽的花儿太不相称。

“整个花房只栽这一种花，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哩，真的有些眼花缭乱了。”

花房虽则并不十分大，可是由于只栽种康乃馨，放眼一看，就觉得一片汪洋，既深且广。伸子简直被花香陶醉得快要掉眼泪。

和竹村在对面走在一起看花的素子，边走边问道：“没有栽别的花么？”

“今年才开始搞这个……事情是急躁不得的呀。”

“倒没想到你有这么一手。”

竹村这时已走到伸子站立的一边，全神灌注地用栽花人独有的神情察看着花畦，一面答道：“怎么样，没有想到吧。”

“这里面，马上能剪摘的有多少呢？”素子的问话，始终不离她那一套。

“那个……”竹村四下里看了一遍，估计出数目，“大概有四五十棵吧。”

这些已经盛开的康乃馨，一清早就得全都剪下来供应涩谷的市场。

伸子临走出花房的时候，问道：“趁花儿没有卖掉以前，我想领我弟弟来看看，可以么？”

伸子心里想，要是让爱花的保来看看，他将多么高兴呀。保曾经说过，用温床栽种花儿，就是那么回事，已经玩腻了。前些

时回到动坂家里，曾看到他用水栽培的漂亮的紫色風信子。

“当然可以，欢迎欢迎。”

“那么我就叫他赶快来吧。”

“这样才好，因为过了时候就不能应市了。”

竹村取出另外一把鑰匙，打开住宅的門。土間^①里放着圓桌、椅子以及各式各样的园艺工具，右边兩個房間，一个六鋪席，一个四鋪半席。六鋪席那間屋子里放着書櫥、矮桌子和吃飯桌子，鄰室似乎是寢室。里面可以看到安放着一个鉄箍的旧衣櫃。接連着洋灰地的那間屋子，就是廚房和放澡桶的地方，像一般农村一样，那里堆着許多柴和炭。爐灶旁边放着剛从地里拔来的芥菜和蘿卜。看到这种明朗而朴素的生活，伸子倒有点兒意外。她剛和素子一起过活的时候，曾經初次訪問过竹村。那次是便路去訪問，將近黄昏时候，才到他的住处。那时竹村夫妇，似乎住在人家的一所深院里，从柴門进去，踏着庭院里的踏脚石，可以直达上房。因为靠近房子的树木太茂盛，再加屋檐又深，屋子里格外陰沉沉的，眉毛很濃的竹村板着面孔、盤着腿坐在屋里。他面前有一張矮桌，桌子上有一本翻开的書。那張精致的朱漆長方桌子，是二月堂^②时代的古董。正因为这样，屋子里的空气就格外使人觉得沉悶。他的太太和素子寒暄过后，正談得起勁，他吩咐說：“喂，快沏茶去！”

說話的声音干巴巴的，濃眉底下的一双眼睛，閃着凶惡的光芒。他們夫妇之間的不相容，就在客人面前都不能掩飾隱忍，弄得伸子坐立不安，埋怨素子为什么要把自己帶到这样的地方来。

① 日本式房子，進門地上鋪土或磚的地方，叫做土間。

② 日本奈良东大寺的佛堂名，修建于752年。

那次竹村身上穿的是日本服，質料很别致，在伸子眼里，和他的爱好二月堂書桌的趣味是一脉相通的，他还把一只陶土做的烟斗放在書本旁边，紧紧地皺着眉头。

現在，他身上穿着一件胳膊肘的地方快磨破的深灰色毛絨衣，脚上穿了網球鞋，在这个明朗而尙未完工的、有点兒画室風味的土間里，背对着她們，蹲在那里生火爐。眉心里兩条豎立的深深的皺紋，虽然还和以前一样，可是想起那盤着腿坐在陰森的屋子里的竹村来，前后已判若兩人，生活上的这种变化，真令人大吃一惊。是不是当初不和他那位太太离婚，竹村生活上的这种巨大变化就不可能發生呢？在伸子的猜想里，当初他們住在树木蒼郁、犹如洞窟一般的深院里的夫妇生活，与其說是他太太安排下的，倒不如說是竹村本人一开始就按照他自己的兴趣，选中那样一座房子，造成那样一个朴素的气氛的。

那么，盖个花房，种点花卖卖，翻譯点兒俄国文学作品，过着繆夫生活，这难道不也是竹村自己的志趣么？

屋外安裝了一架水泵，还可以看到起伏的耕地和远处的森林。夕陽照在玻璃花房上，反射出万道金光，襯着澄澈的碧空的背景，那远处的森林就显得格外黝黑。

“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發楞？”素子走出来说。

“大概跑路跑累了吧。馬上就沏茶啦，請里面歇一会儿吧。”

伸子在六鋪席的那間屋子的門口坐下来，看着在土間里忙碌着的竹村。

“不管怎样，一个人过着这种生活，太过于風雅了吧？”素子笑着对竹村說。

“別小看了这种生活，其中乐趣無穷哩……”

“……照你那双手的模样，願意嫁給你的人我看不会多。

的。”

竹村那双手经常挖土，什么粗活都干；这时他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拿着火钳的手，说：“哼……如果对我的手嫌好嫌坏，谁还和那样的女子结婚！”然后又回头对他背后摇动着双足的伸子补上一句：“是不是？”

伸子默不作声，一下子停住她那摇晃着的双足。竹村的话虽然满有道理，可是自己的感情深处，不知怎的总觉得不能立刻附和他。

竹村烧灶，素子在土间里的火爐上煎鱼干，伸子从竹筐里拿出碗筷安放在饭桌上，三个人就在光秃秃的电灯底下吃了晚饭。

晚饭过后，竹村提议开留声机，伸子却不想听，这时土间的角落里突然发出一阵响动。

“什么，是黄鼠狼么？”

“那是鸽子，”竹村往土间看了看说，“本来是成双的，雌的跑掉了，只剩下一只。夜里常让它自由走动。很有趣，那边有一面镜子，它看到镜子里自己的影子，大概就认为是自己的老伙伴，总是一再啄着那影子。”

浅浅的壁龛柱上，悬挂着一面旧式的大镜子，镜子里这时朦朦胧胧地反映出电灯的光芒。一只白鸽，夜间在鳧夫的屋里振翅而飞，把镜子里自己的影子当作老伴，拚命想去亲近它，一想到这样一幅情景，伸子不觉有些惘然。

那天的事情，与其说康乃馨的美丽感动了伸子，倒不如说那只啄着镜子里自己的影子的雄白鸽，更使她深深感动。可是伸子并没有把自己的这种心情对素子或竹村说。竹村拿了电棒，陪同她们穿过黑暗的竹林，初更时分，把她们送到家里。

八

第二天，伸子就打電話給阿保，告訴他竹村那個花房的情形。第三天是星期日，約好那天上午十點鐘左右，保先到伸子那裏，然後一道去看花。

“先到這裏再去……那麼誰帶他去呀？”素子坐在椅子上，抬頭望着剛打電話回來、站在她身邊的伸子的臉，忿忿地說，“我可不願意奉陪。”

站在那裏的伸子，窘得只能變換了一下雙腳的位置。

“……並沒有想要你帶他去。”

“那麼難道阿申你自己特地領他去一次？”

伸子心里也並沒有肯定由自己帶保去，只是想讓他看看開得那樣美麗的康乃馨就是了。至於由誰帶他去的問題，仿佛自然而然會解決的，或者不如說根本就沒有當作一件事情來加以考慮。

“那樣一個花房，有什麼了不起呢！”素子說完這句話，就把臉掉過去，表示她不滿意伸子的那種大驚小怪的做法。這無疑是素子的感情用事。所以伸子就一本正經地說：“並不是我想怎樣怎樣。前次不是曾經對你講過，保在他房門上貼的那個紙條子么？我擔憂他一定在干着什麼事，所以才想叫他來看花的。”

“……總之，我是不奉陪的。”

到了星期天，保穿了東京高等學校的黑制服，非常準時地在

約定的時間到來了。他拿出一包虎屋的羊羹，說是多計代帶給伸子的。

“保弟，你還是第一次到這裡來吧？”

“是呀。”保好奇地觀看着院子裡的竹叢。

“今天玩到晚上再回去吧。”

“我已經對媽媽說好了，晚飯前回家。……來得及么？”

“當然來得及……那麼我們就走吧。”

伸子走進二門旁邊的六鋪席那間屋子去換腰帶，素子隨後跟了進來，雙手插在懷裡說：“不是終於得送他去么？”

伸子一面理着腰帶，一面說：“一道去吧，不要因為我們兩個鬧別扭而使保難堪了。”

她說這句話，心情很激動。當初還沒和佃離婚，住在赤坂的時候，有一次，快要吃晚飯了，和一郎忽然來到他們家裡。那時候剛在關東大地震之後不久，佃拿着紙正在糊那開裂的牆壁，和一郎叫了一聲：“姐姐，在家嗎？”就翩然地跑了進來。因為伸子對糊牆壁不起勁，佃正一肚子沒好氣，就把埋怨伸子的心情，發泄到和一郎的身上，故意大聲地說：“你是專門來吃飯的，全然不中用，”讓和一郎聽見。停了一會兒，和一郎說了一聲：“姐姐，我回去了，”不等伸子送他，頭也不回地走了。從此以後，和一郎再也沒有來過佃家。

伸子想讓保去參觀花房，決不是對花房主人竹村抱有什麼好感。素子嘴裡雖然不說，其實她對伸子的不滿，完全是在這方面誤解了她。而伸子呢，却認為這種事情，毫無辯解的必要。只覺得自己的一番心意，完全是為了憐愛保。……所以就不顧素子，只管自己打扮好，臨了再說一聲：“你也一道去吧，”就走到保坐候着的那間屋子里。

紫子迟疑不決地跟着他們走到二門口，終于沒有去。

伸子想讓保看看那群白鵝，所以完全按照前天所走的路徑，沿着開滿小白花的灌木叢走去。

當她又看到那群見了人亂叫的白鵝時，高興得叫道：“在啦！在啦！你瞧，那不是鵝么？”

“我在櫻山雖然看見過火鷄，白鵝倒是難得看到的。”

櫻山是個村庄的名兒，暑假里保曾去避過暑，他說出了這個地名，就停下來和伸子並排站在路上看鵝群。他在木柵欄外邊拍着手走了一陣，鵝兒也跟着他跑了一陣。

“你沒有出去，好極了。”

看到竹村在玻璃房外干活，伸子替特地來看花的保非常高興。保在康乃馨花叢里慢慢地踱着，一面以研究的態度和竹村談論着各種土壤的配合比例以及溫度等問題。竹村的外貌，比他的年齡更為蒼老枯槁，兩眉之間豎起深深的皺紋，作為一個花匠來說，倒是非常相稱的。而保呢，厚厚的眼皮，並不怎樣煥發的臉色，無形中却露出鋒芒，在美麗而冷冰冰的康乃馨花叢中，他那副容貌，使伸子意識到有血有肉的人的無可爭辯的存在。前天，這個花房里彷彿充滿了氤氳馥郁，今天只是個栽種了花卉的溫室，這樣一個現實而無情的意識，強烈地支配着伸子。

“您沒有栽仙客來嗎？”

“今年沒有搞那個，因為那是用鉢栽的。”

“噢，是啦。”

一問一答的內容，伸子完全不懂。

雖然伸子幾乎完全聽不懂他們的談話，可是她反而高興地傾听着，跟他們一起在花房里呆了很久。過後，保謝絕到竹村家裏去，出了花房就踏上歸途。

一路上，从保的平静的表情中，伸子估摸不透他看了花房后，究竟是高兴呢，还是并不觉得怎样。

“保弟，你觉得怎样？没有什么了不得么？”沿着河边走的伸子，这样地问。

“我觉得那个花房很不错。……不过，搞成那个程度，还比较容易。”

接着，保告诉她，前些日子，自己曾跟着父亲去大磯看过某富豪的花房。那个花房里，主要栽种甜瓜和兰花。

“姐姐，种甜瓜才有趣哩，可就是很费事。不过要让我干，我就种甜瓜。”他生动地描绘了那个穹窿屋顶的大型玻璃花房，里面用网满挂着大大小小的甜瓜，瓜儿成长得翠绿可爱，还按成熟的次序编了号码。“多出色，多美呀。特别是肯达罗勃种的甜瓜，它那网纹多么细致呀。我真想自己来干它一下。”

嘴边长满汗毛的保，有说有笑，显得那么天真。

总之，保的心情是愉快的，伸子因而感到很满足。但是，她另外又有个想法：她原是竭尽心力，想在自己的交游范围内，使保散散心，他也果然应邀来了。约他去看竹村的花房，但是没料到在这以前，他已经跟随着父亲去大磯兜风，顺路参观了日本数一数二的豪华的花房。

一想到这里，触动了她给母亲送节礼或生日礼物时候的心情，觉得两者间颇为相似。多计代素常所收到的，总是些豪华名贵的礼物，因此伸子送去的那点东西，几乎不能引起多计代的注意。当爸爸妈妈举行银婚纪念时，伸子竭尽心力，买了一个小小的银花瓶送去。当时多计代倒也很欢喜，放在匣子上面看了又看。十天后再去动坂时，那个银花瓶已影迹全无了。

“那个花瓶呢？”

伸子一問，坐在那里的多計代就說：“不在那里么？”于是掉过臉朝那乱堆着点心匣兒啦，洋鉄罐啦什么的屋角扫視了一下。“不見啦，怎么搞的。还是你特地送的东西呢……”

她說這句話，使人听起来，与其說抱歉女兒送来的东西不該隨便丢失，不如說是：这样东西虽然無足輕重，但总是女兒送的人情。每当送手提包或荷包給她的时候，她嘴里吐出来的那声“謝謝”，也使人覺得是同样一个腔調，弄得伸子很伤心。

伸子小时候，佐佐的家庭还很朴素，但是保就在經濟情况和交际范围完全兩样的环境里長大的了。多計代这几年来逐漸养成的那种無动于中的奢侈作風，也攪和到保还没有辨別力的少年到青年期的日常生活中。伸子不知哪次曾經半开玩笑地說：“以我現在的力量，怎么样也买不起媽媽中意的东西，無法孝敬您。没办法，只好挖空心思說点买不起东西的空論吧。”

保的生活是天真潔白的，比起他大姐的离开了家庭而独自建立的單純生活完全不同，中間有着很大的距离。伸子逐一檢查了这些具体情况，再想起保在門框上所貼的那个“冥想”，就很难过。他有条件，坐汽車兜風，順路參觀那样大的花房，可是在門框上貼了“冥想”的他那年輕幼稚的心里，隱藏着多少矛盾呢？在他的周圍，根本就缺少真心关怀他并注意他的思想情况的人。

前些日子，伸子在劲坂家中过夜，第二天早上她和多計代兩人很晚才一起吃早点的时候，談起保貼的那个紙条。多計代只一味強調保那样純潔，那样認真，錯不到哪里去。还說保的心情，她理解得很清楚。

“是嗎？……”

心情沉重的伸子，想到前天晚上保对她說的那一句話。

“不知道为什么，只要越智先生一来，媽媽就要上盥洗室去

塗脂抹粉。”在姐姐面前像小孩子那樣問着，可是却決不當面去問：“媽媽，你為什麼那樣？”由此可見二十歲的保的青春期的複雜心理，已不是母親所能完全理解的。為什麼多計代還那樣簡單地自以為保的一切，她都清清楚楚呢？

不過，姐弟兩人的性情脾氣並不相同，雖然是同胞兄弟，保往往自己見外，疏遠伸子。

出乎素子意料之外，看到他們姐弟兩個這樣早就回來，她迎出來，問道：“怎麼啦，難道竹村不在嗎？”

“不，我們看了花房，沒有到他家去。”

素子在伸子和保動身以前的那種别扭心情現在已經緩和了，她忙着替他們準備午飯。

飯後，素子提議玩當時流行的跳棋，保推托說：“我從來沒有玩過……”

“什麼，從來沒玩過！”素子睜大了眼睛說，一面從盒子里取出紅黃藍三色的棋子。

“這種哄孩子的東西，哪有不會的道理。”

“可是，我確實沒有玩過……”

保終於沒有玩跳棋就回去了。

把他送出犬門，回到走廊下，素子很不高興地說：“你那位弟弟是怎麼回事！脾氣古怪極啦。哪里有像他那種高等學校學生呢？……像他那樣的人，我看不見得能成器。”

伸子同意素子這種看法。可是她也覺得似乎另外有一個素子本人也許沒有覺察出的原因，在左右着保的心境。那就是一個已經開始意識到少女的特征的人，看到素子那種言語動作，比如嘴里銜着烟斗側着臉給他盛飯，或把手臂伸進袖筒里交叉着，一定會覺得不愉快，在這裡待不下去。

九

大約过了三天光景，竹村突然来到她們家里。那是一个陰雨綿綿的下午，素子坐在書桌前正在搞翻譯，厭煩地向廊簷下瞧了一眼，說道：“怎么回事呀，有什么貴干嗎，怎么突然光臨了？”

竹村沒走大門，从石榴树下穿进院子里来。

“到澀谷去了一趟……这样的天气，赶回去也做不了什么事情。”

这边屋子里，伸子也正在工作。她同样沒有立起身来，只說道：“那天打扰了，多謝多謝。”

这句话是謝他那天接待保到他花房里去看花的。

“別客气啦。”

素子沒有請他进屋子来，伸子也不做声。

“……讓我歇一会兒吧。”竹村不等主人的邀請，折回二門，自願自地走进素子那間屋子，拿出座墊，靠近門口坐了下來。素子不理他，仍然做自己的工作。伸子叫丰媽給沏了茶。竹村隨手翻閱着杂志。

三个人就这样默默不响地坐了一会兒，伸子覺得很有些不自然。論交情吧，她們和竹村还不是那样亲密，可以听他枯坐在那兒而不去理睬他。在素子的言談举止中間，可以看出她对于这个不速之客是不欢迎的。而竹村呢，显然准备硬着头皮挺下去。反正精神已被分散的伸子，就站起身来，走进素子那間屋里。

“怎么样了？那些康乃馨全部卖掉了嗎？”

“还没有，大概还剩下三分之一吧。……他叫什么名字呀？”

你那位弟弟。”

“他叫保。”

“对了，保君，想不到他精于此道，真是行家。各种土壤的配合比例，一下子就让他猜中了。”

“他念小学的时候就爱搞这个的。”

仍然坐在书桌前的素子说：“讨厌死了，什么都不能做。”

“是呀，最好还是一起来谈谈吧。”

起居室和伸子隔壁安放着长椅子的那间套房都空在那里，伸子却没有让竹村去。虽则骚扰，可是三个人坐在一间屋子里，至少不至于引起素子的多心。

“真没有办法。”

素子终于也跑了过来，坐在桌子旁边。有一位俄文教授是他们的老前辈，出版了一本论最近苏联文学的书。竹村和素子谈了一会那本书，又变换了几次谈话的内容，可是始终谈得不起劲，伸子离开座位好几次。

伸子去找碎布给丰妈打补丁，当她回到房里，只见竹村盘腿坐着，面前放了一个对折好的棋盘；说道：“这是什么呀，这个b—ong, b—ong?”

随随便便挽着一头乌黑头发的素子，听凭竹村把子音和母音拆开读着，自己却交叉着双臂，板起脸孔坐在那里。

伸子看到那幅情景，失笑说：“又拿出这个玩意儿来了么？”

“b—ong, b—ong, 究竟是什么东西呀？”

“把它连在一起念就行了。”伸子说。

“bong——蹦，是么？”

“对了。”

竹村掀开棋盘，望着素子的脸说道：“猜了半天，原来是跳

棋。”

“是嘛。”

“什么是嘛。算了算了，到底是怎么玩法？”

素子說明了走法，于是，伸子拿紅的，素子拿黃的，竹村拿藍的，三个人按規則一步一跳地玩了起来。竹村的棋子，排在前面的几个特别走得快，已逼近素子的陣地。

“你瞧，勢如破竹，对不起，下次要攻进城了。”

“怎么能攻进来呢。自己的陣地上还剩下那許多棋子，怎能进攻呢。必須等全部棋子走出自己的陣地以后，才可以进攻对方的陣地。”

“什么！这样的規則你为什么不早說，是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

“我还是不信，是那样走么？”竹村問伸子。

“平常大家都这样走。”

“好吧，我就这样走吧。”

結局，初次玩的竹村輸了，藍子的陣地上留下几个棋子沒走淨。第二次开始的时候，他就主張第一排的棋子可以单独进入对方的陣地。

“不行，只能走到河界边上为止。”

“这不是跳棋么？”

“是呀。”

“既然是跳棋，就应当这样走。”

“跳棋也不能那样走，只能走到河界为止。”

竹林和素子互相窺伺着对方的陣势，全神貫注地竞争着。

“喂，阿申，你还可以多走一步哩。”

“什么呀，真气人。我就这样走，蹦蹦、蹦蹦。”

后来渐渐改变普通的一次跳一棋为跳两棋，还规定既可向前又可向后跳。弄到临了，越走越纠缠不清。

“既然可以跳两棋，这样走也可以吧。”

“那不成，只能跳直线，你这是拐弯了。”

“可是，是这样的呀，你也太顽固了。”竹村终于不客气地说。

“我向来就是这样，你自己呢，不是非常不近人情么。”

“你说什么！”竹村边说边使劲移动那小小的棋子，仿佛要把棋子压进棋盘里去一样。

“你命宫大概是属土星^①的？”

“属土星又怎样呢？”

“怪不得。我以前那个老婆也是属土星的。命宫属土星的人，是死硬派，实在要不得。”

“真不害臊，究竟是你不要人家呢，还是人家把你扔掉的呢……”

轮到伸子的时候，她不声不响地走着棋子，她那有几分和保相像的圆脸上，露出疲倦和憂郁的神色。总的说来，伸子的性情对于下棋是不热心的。起初也许一时高兴，但是不能像素子那样始终如一。像竹村和素子那样，不是在玩棋，而是你一句我一句地互相在斗口，那就格外使得伸子厌倦了。

“不玩了，不玩了。”总是赢不了的竹村，边说边把棋盘收了起来。两眼现出无聊神色的伸子说：“不玩也好，还是看看画册吧。”

^① 原文此处为“五黄”，五黄为九星之一，属土星，日本人迷信凡命宫属土星的人，命硬得很。

素子听到这句话，使劲地擦了一支火柴，点上一支烟卷儿，说：“别那么神气了！死爱面子！”

竹村走后，伸子在收拾桌子，素子瞅着她，挑衅似的嘲笑说：“你真是个死爱面子的人！竹村那种人，他爱怎样想就怎样想，躲他哩！”

“我根本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

“那么你为什么来和事老呢？我心里不痛快，由我去好了。”

“难道竹村做过什么对不起我们的事情么？”

“即使你没有觉得什么，但在我很不高兴他的时候，为什么你不站在我这边呢。……你又何必一定要独自装好人呢？没情没义的。”

丰妈在厨房里切萝卜，伸子一手撑在桌子上，托着下巴，边听着急促而细碎的菜刀声音，边望着细雨霏霏、黄昏将近的宽广的院子。雨中的杂草和蓬蒿，以及远处的活篱笆，通过伸子的泪眼，越发显得湿淋淋的了。

素子过去也曾经责备过伸子两三次，骂她死爱面子。伸子也能够理解，自己的性格中，可能比素子带有更多的庸俗气息。素子平常所采取的生活态度，的确是完全不顾别人怎样看待自己。而伸子呢，其实也不是那种专门计较别人对自己怎么看法的人。不过，有些事情，伸子倒并非怕招物议，实在是自己不愿意干。所以不管人家怎样看待，自己还是有所取舍的。

她们两人共同生活不久，一个曾经当过新闻记者的素子的男朋友来看她们，谈起当时一位初露头角的女作家和她的女朋友的同居生活。

“我们男人对这种事很有兴趣，不知道那种生活究竟怎样搞

法……”

“什么怎样搞法？……”伸子望着那个人的長滿鬚鬢的瓜子臉說。“近来，女人們开始这样共同生活，不就表明过去的妇女生活是有問題的么？此外，妇女在經濟上能够独立，也是一个原因。”

“这个我明白。”

“那么，什么东西你不明白呢？”

“讓你这样一本正經地一問，倒叫我說不出口了……”他說的东京話里，帶有秋田县的口音，“总之，我弄不明白。”

末尾那几个字，彷彿自言自語地含糊其詞。这个將近中年的男子，說話的時候又像認真又像开玩笑的那副神情意态，伸子覺得其中显然有些不干不淨的东西。兩個女的很要好，可不知道究竟怎样生活？这种好奇心似乎集中在性生活这一点上。說出這話的人的几經滄桑的生活历史，伸子也約略知道一点。把这个人的經歷和他說話时那种气氛联系在一起来看，他所提出的那个問題，似乎就影射着一种不可捉摸的奇形怪狀的东西。伸子發覺他用这种眼光来看自己，就感到十分厭惡。伸子所追求的，是女人們不受世俗束縛的自由生活，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才开始和素子共同生活。由于伸子生来的柔順性格，以及爱和衷共济而不耐孤独，所以她就依靠和亲近素子，生活細節上也受她的領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順从着素子那个异乎寻常的情感。她根本不相信旁人对她会認為不自然。

兩人都是女子，都具有女子固有的自尊心，她們中間的感情的表露自然就不能超越一定的界限。这种感情的表露，伸子覺得就像風刮动树枝或是小鳥相依一样的自然。她們間决不会有这些男人夸張和想像的那种丑惡生活；这是素子也罢，自己也罢，都沒有份兒的。

“你們男人真奇怪，也真討厭，”伸子氣紅了臉說，“為什麼對丑惡的生活發生興趣呢？為什麼喜歡畸形的生活呢？”

“不，決不是的，我說的決不是那種意思……”

“女朋友們就從來沒有對我們說過這樣的話。”伸子厲聲地說。

這時，素子以她平常那個沙啞的聲調泰然地譏諷他說：“這又何必勞你費心。我這個人，也就像你們愛女人那樣地愛着同性哩……”

“壞了壞了……想不到開罪了兩位……”

那番話就此結束。

就是那個時候，素子第一次罵伸子死愛面子。

“阿申，為什麼不說‘我們兩個就是過着夫婦生活，用不着旁人操心’呢，死愛面子！”

“可是……”伸子抬頭望着素子，她眼睛里帶着疑問甚至申訴的神色，因為她弄不明白那個男的含糊其辭地沒有說出來的究竟是什麼東西，“我們並沒有那樣生活呀。”

“正因為這樣，對那種人最好就是罵他個狗血噴頭。我們兩人既然共同生活，人家要怎樣講就怎樣講好了，如果沒有這點心胸怎麼行？”

三年前，伸子在文壇老前輩檜崎佐保子^①家里，和吉見素子偶然碰頭，經介紹相識了。素子皮膚細膩，有着小麥色的細長的臉蛋，一雙大大的眼睛。那天她身上穿的條紋衣裳和披的外衣，所系的腰帶和帶扣，都顯出她的愛好不同於流俗，這些都使得交游不廣的伸子感到一種吸引力。那時候伸子和佃的關係，正瀕臨

^① 影射日本女作家野上彌生子（生于1885年）。

决裂的邊緣，所以一听到佐保子說素子过着單身的生活，就觉得那是独立自主的女子的生活，印象很深，而且非常羡慕。于是伸子就把家庭生活中所不能安定下来的一颗心，單純地、急切地傾注到素子身上。伸子从来很少出去散步或作短期旅行，可是由于素子的邀請，曾去过日比谷公園^①，在園里噴水池的旁边，談着实朝^②的詩歌。那次談話后，兩人又到鎌倉去游玩。每次出游，素子总發揮出女子罕有的主动，对伙伴关怀备至，因而使伸子心情舒暢。在談論实朝的作品时，伸子偶不經意，把实朝錯說成为朝^③，說了兩三遍，自己才發覺，因此紅着臉不好意思地說：“哎呀，我不是說成为朝了么？”

“还不是一样，我知道你是無心說錯的，……只不过是一时弄錯了。”素子兩句話解救了伸子的窘态。

伸子后来下决心不再回佃家，而到东北乡下祖母居住的地方去了。随即得到檜崎佐保子一个明信片。明信片的大意是：吉見小姐和您在一起么？要是她还没有去，你等候着吧。不久她一定会来的。当时伸子已十分傾心于素子，可沒想到要檢查自己的感情是怎样一种性質，所以对于檜崎来信的意义，也就不大了解。为什么佐保子要特地給她寄这样一个明信片，預測素子一定会到乡下来呢？这种預言又包藏什么意义呢？伸子只觉得这样一封信而出之于佐保子之手，是很奇怪的。檜崎佐保子和素子認識得較早，素子在專科学学校讀書的时候，檜崎就和她熟識了。

① 日本最早的西洋式公園，在東京麴町區。

② 源实朝（1192—1219）是日本鎌倉幕府第三代將軍，詩人，著有“金槐和歌集”。

③ 源为朝（1139—1170）是日本平安朝末期的武將，精騎射。

果然不出佐保子所料，沒多久素子就到乡下来了。她和伸子一塊兒呆了四五天，那时正当梧桐花开的五月，知更雀一夜啼到天亮。二十六岁的伸子，由于和佃的苦痛糾纏而透不过气来，渴望能享受生活的乐趣；素子的来到，大慰所望。尽管是乡村里的單調生活，素子安排得連吃点心都花样翻新，这种时候，伸子反而变成客人来享受。对这样的生活方式，她感到很稀奇。

素子回东京后，不久伸子也回到劲坂，她們間就开始商量在一塊兒生活的办法。

当时素子住在牛込区一家小戶人家的楼上，她說：“我知道阿申不过是要利用我罢了。”

“也許吧……我倒並沒有这种意思。”

“尽管你沒有这种意思，但結果終于是利用。为了要和佃离婚，暂时就需要我这样一个人。所以我說，这种暂时的利用，我并不稀罕。”

“……我已經不想再和誰結婚，难道还能說是利用么？”

“……阿申哪能了解我的心呢，决不会了解我的。”

素子一再強調不能理解她，倒使得伸子产生非了解她不可的心情。

她們兩個人决定共同生活以后，伸子又回到佃家住了兩三天。像逃走一样的离婚，伸子觉得很别扭。她打算当面和佃說清楚以后，再开始和素子过新生活。可是，一回到佃那里，伸子的心又軟了下来。她不忍一下子拒絕流着眼泪劝她重新組織新生活的佃。那时，佃为了改变环境，正从原来住的地方搬到隔了一条小胡同的新建的楼房去。伸子并不打算从此就在那个地方住下，但是为了尽自己最后的一分情意，就帮助他搬了家。搬完家那天的黄昏时候，伸子就到素子家里，一面坐下一面說：

“哎呀，折腾了一天！搬了家了。”

“搬家？誰搬家呀？”

“我們呀。”

素子移动了一下坐位，盯着伸子，就像要用自己的兩条視綫鞭打伸子的臉那樣地說：“是吧，那天我不是說过么？你是不能理解我的心情的。真不值得！”滿眶热泪的素子，話声里充滿着悔蘆和痛苦，“女人真沒出息！”

素子的苦痛，使伸子害怕。可是伸子的心，依然坦蕩蕩的，不能一下子緊縮起来，和素子那个激烈的心情相应和。由于自己發覺到这一点，所以伸子格外感到內疚。

“你是不管好歹都能处之泰然的一个人，因此遭殃的总是我。”素子不看伸子，繼續說道：“不是有一次我曾經說过么？我这个人性格，是以男子爱女人的心情来爱同性的。……那时候，你表面上就像懂得了那样地附和着，实际上，到今天你还没有懂得。这就是佐佐伸子。”說着說着，一滴滴的泪珠沿了她那小麦色的面頰滾滾地落下来。“我懂得你那种随随便便的脾气，算倒了大楣了。”

素子哭得很伤心。伸子也哭了，她哭是因为看到素子那么伤心，又因为这都是她自己造成的，所以心里感到痛苦。她一面把素子的手拉到自己的臉頰上哭着，一面觉得尽管兩個人同时在哭泣，兩人所伤心的并不是同一的东西。伸子对素子竭尽忠誠，決不虛偽，这点自己是知道的。同时也知道素子理解她这种态度。可是素子却那样地痛心“女人真沒出息”。素子那种对女性的絕望，伸子在自己的感情中間怎么也体会不出来。素子披散着一头黑髮，小麦色的臉上板得鉄青，在生伸子的气。而伸子呢，只觉得万分对不起素子。

素子和伸子之間的感情是很別致的。一方面是伸子對素子的十分忠誠，另一方面是素子對伸子的熱烈欽佩。還有，由於伸子理解到這點而互相敬愛，凡事總順從素子，避免使素子傷心。伸子不明白，兩個女性同居的矛盾和扑朔迷離，在別人眼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儘管自己不明白，她還是排斥旁人想從她們的共同生活中窺探出什麼東西來的那種卑鄙的興趣。

伸子對於竹村這個人沒有什麼特殊的感情。縱使竹村會對伸子表示過某些好意，她却未為所動。前次去竹村家裡參觀花房的時候，竹村一面燒晚飯，一面和素子說到自己的手時所流露的微妙的感情，伸子坐在那裡也毫無所動。吃完晚飯，竹村問伸子平常織不織毛線。

“你問它干什么？”素子反問說。

“沒有什麼，因為我以前的那個老婆從來不織毛線……女人家普通誰都織毛線的吧？”竹村這樣回答的口氣，表示他很希望自己身邊有那樣一個賢良的妻子。

“我也不中用，”伸子毫不客氣地回答了。她目不轉睛地看著前面，心想：原來對於女人打毛衣，竹村的想法也和佃一樣！當她的家庭生活日益不和，什麼都懶得幹的時候，佃的父親從鄉下到東京來了。伸子覺得讓快要七十歲的白鬍老人知道他們夫婦不和是于心不忍的。但每天晚上跟佃和老父三人，一燈相照，無話可談也是無聊。於是她想出一個消磨時間的辦法，就是織毛線。說起織毛線，她還是少女時代織過一只粉紅毛線的圓荷包，以後一直沒織過。她只能用兩枝竹針編織最簡單的東西。儘管這樣，她還是買了各種顏色的毛線，在老公公呆在東京的那些日子裡，每天晚上就織東西。她織的針腳很稀疏，馬上就松散得不成樣子，可是她仍然為小內侄女和九歲的侄子織了

紅圍脖和茶褐色圍脖，又用灰白色粗毛線給老公公織了一個腰兜。每天夜里，圓滑的竹針尖子在燈光下一閃一閃的，挑線時兩針相碰，發出輕微的聲音來，她的手指迅速地輕輕地做出單調的動作。就這樣，她好像把心里的憂郁和無聊，都編織進去了。佃看到她不再說憤激的話，坐在書架下面滾動着紅毛線球織東西的樣子，非常高興。一再稱贊那才是家庭生活，主婦式的伸子是美麗的。他那些贊詞却變成了毛線衣物上伸子的熱淚。

伸子把這事講給素子听了。

“所以，在我來說問題不在於人與人之間各有來歷不同，而是……儘管某甲和某乙外表上是兩個人，可是男人們的思想還是有其共同之處。我認為問題就在這裡。”

“那我明白。你這個人的確就是這樣。可是我的不滿意男人，和你所說的又不一樣。我是女的，過着獨身生活，而男人們却自夸自贊地自以為有權利抹煞獨身女子的那種真誠精神，這就無可饒恕了。”

“何必一定要和男人們斤斤計較呢。”

“我沒有那樣廉價的愛，讓你愛利用就利用，要我幫忙就幫忙，甚至滿足你的虛榮心。”

自從發生了上次那件事情之後，竹村不再到她們家裏來玩了。對於竹村來她們家裏玩，伸子本來並不特別有興趣；不過，只因他是怕素子不痛快而不來的，伸子的頭腦里，反而暫時留下了他的印象。

自從同居以後，伸子開始寫小說，素子為了紀念自己新生活的開始，也着手從事翻譯大部的著作。伸子只希望素子的易受委屈的脆弱感情，從此堅強起來。在她們的共同生活中，如果都各自能獲得發展，獲得充實豐富的生活經驗，素子又哪里用得着

再那样固执并且夸张自己的感情是特殊的，永远抱着对抗异性的紧张心情呢？在伸子看来，这实在是小气。伸子深深厌恶这种小气渗入她们的生活。这难道是虚荣心么？这难道可以一口咬定伸子是爱面子么？……

伸子有一个认真思考的问题，一有机会就思索它。就是现在两个人的生活，果真是具有革新意义的生活么？说起写小说，伸子诚然也有些写熟了，因此总有发表的地方，经济上也保持着小规模安定。这部长篇小说写完之后，使伸子在人生上更进一步。可是，如果想从写完这部长篇以后所达到的境地，再向前迈进一步的话，她们目前的生活，就缺少那种动力了。这是伸子隐隐约约地开始感觉到的。这种不安逐渐越来越不易掩饰起来。素子虽则天天想出新鲜花样来过日子，但是变来变去，终究还是在同一平面上。看到素子花样翻新的计划，始终离不开同一平面，反而使伸子有苦说不出。

比如说，到了夏季，就准备在鎌倉租一栋简陋的房子，去那里从事写作；又如决不放过娜琪莫娃演的“茶花女”，看完了就在日本桥买可口的糟鱼，碟子里盛了江瑶柱和山葵菜大吃一顿等等。素子对这些地方注意得很周到，而且非常讲究，乐此不倦，仿佛从此可以看出生活的真义来。素子每天斤斤计较着这些琐碎事情的时候，伸子被动地也随和着，可是心里却耽心着，素子是不是认为有了这些东西，生活就充实了？有时她觉得每天的生活虽则在变化，可是这变来变去，实在还是很无聊的重复。伸子一方面觉得生活单调的时候，正好也是她开始自觉到她所写的小说也不过是同一基础上的一些繁琐事故的时候，因此当她笑的时候，或者吃素子安排的关西式饭食的时候，上面所说的这个感觉，仿佛平地生波，在她内心深处，不声不响地泛滥

着，强有力地洶涌起来。

現在她們兩人的共同生活，比起离婚前佃所要求的那种平凡的日常生活来，究竟高明多少呢？这对伸子来说，是一个自己对自己提出的很刺心的问题。佃是男子，又是丈夫，和他一起生活，当然时时都要求生气勃勃，热情洋溢；现在的生活既是自己的生活，所以尽管一样平凡，难道自己不觉得有意义得多么？前次落子为了给她朋友斡旋职业来过以后，伸子就提出：妇女要求经济独立有什么目的？当时她的这个感觉老早已种下了根子，并不是一朝一夕的怀疑。

不但如此，在伸子看来，素子的生活似乎是以女性的偏爱为中心的。但是，这一点也有疑问。日常生活中的素子，远比伸子富于常识。平常按照普通人家过日子的是她，从两人的收入里抽出一部分存进银行的也是她。她很讲义气，对人很忠实，把朋友之间的真情看得很重。但是这些都是人情之常。她对女性那点特殊的感情，从分量上讲实在并不怎样重，可是由于她不甘示弱于男性，就过分夸大了这一面，自己深入其中。素子的为人是不是这样呢？

素子的年龄，只比伸子大两三岁。当她二十岁左右那个时代，正是“女学者”^①的末期。女子大学的学生以及爱好文学的年轻妇女们，流行着穿一口镜和斜纹呢料的裙子。那时还有一种风气，她们大都吸烟喝酒，以表示女性的解放。正当少女期的伸子，年龄虽则只比她们小两三岁，张大了惊异的眼睛，看着一位笔名带“吉”字——这字普通只有男人才用来作名字——的

^① 1911年以平塚明子为中心而组织的文作家的一派，出版机关刊物“女学者”，发表文艺作品及评论，介绍新思想，提倡妇女解放。

“女学者”同人，穿着呢裙子和一口鐘，站在小石川区某路电車的終点。

即使当她們兩人互吐衷腸的时候，素子的說話，以女子的眼光衡量起来实在和普通心眼兒狹窄的男子所說的話沒有多大分別。那种时候，不由得伸子不可憐兩人中間的那个假夫妻生活的矛盾。由于不願向男性示弱，素子表面上裝得不像一个女子，可是另一方面却又因襲着平凡男子对女性的旧观念。这样一对女性的生活，新意义又在哪里呢？

这些复杂的心情，伸子沒有坦率地对素子講。一則因为伸子自己还没有完全弄清楚这复杂心情的內容。再則鑒于往常的生活習慣，深怕素子大發雷霆。怕从她那座火山的噴火口里，再爆發出“女人真沒出息”的火焰；虽然伸子觉得她那句話是不对的。

十

以最早开辟妇女專欄而独树一帜的某报館，为了招待从中国来日本參觀的女学生团体，召开了一个茶話会。伸子也被邀請出席，充当日本方面的陪客。

向来不大参加集会的伸子，听說来的是中国女学生团体，就动了心。她还是住在美国大学宿舍里的时候，看到中国女学生的集体行动，以及她們热心宣傳国事，心里很佩服。同住在一个宿舍里的几位中国女学生，曾經举办一次附有余兴的“中国晚会”，她們的行动，显出中国女子的坚强和政治力量，給伸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中国女学生，为了观察日本，帶着她們的銳

利明敏的眼光和頭腦來到東京，會發現些什麼東西呢？當伸子女子中學畢業後，在女子大學預科念了半年英文的時候，班上就有一位姓崔的中國女同學。那位崔女士，一張浮腫的臉，頭上梳着老式髮髻，身上穿了銘仙綢和服，系了一條醬黃色裙子。纏過的小腳走起路來很不方便。她坐在教室里最後一個座位上。伸子每次見到她，總想去安慰她一番。為什麼伸子會抱着那樣的心情呢，似乎在崔女士的陰沉的臉上，以及說話和走路的不方便上，都漠然地漂着一股缺乏什麼東西的神情，使得伸子很感動。對於中國留學生來說，當時日本的生活決不會是愉快的，伸子雖則年輕不懂事，可是這她也懂得了。那麼，這一次中國的女學生們來到這樣一個使中國留學生過得不愉快的國家，她們作何感想？這是伸子很想知道的東西。

下午一點鐘，伸子準時去到報館里。茶話會在會議室里舉行。屋子四壁，擺滿了長椅子和沙發，上面復着挑花飾巾。中央放一張開會用的長桌子，伸子進去的時候，桌子周圍已經坐着十六七個女學生和三個穿西裝的男的領隊。還來了兩個中年的日本婦女，看上去是教育家的樣子，伸子都不認識。伸子被領到她們的身邊坐下。

本來，像這樣一個茶話會，總以為主客雙方介紹以後，可以通過翻譯，隨意談談。伸子抱了這樣一個期望，高高兴兴而來。及至看到安排定了的席次——也不知憑什麼標準排定的，以及屋子里那種空氣，覺得很意外。作客的女學生們，一頭烏黑的頭髮都齊肩剪得短短的，身上穿着中國衣服，彬彬有禮地並排着坐在椅子上。她們沒有一個人塗脂抹粉，膚色都黑黑的，地地道道是師範學校女學生的朴素氣派。在她們端正的儀態和表情中間，只有那雙銳利的眼睛，無例外地流露出的一種好奇心，注視着

伸子等几个日本妇人。在这个集会上，不仅有日本式的拘束，还有古代中国那种长幼有序的礼仪束缚。会议桌子的正中央，摆有一盆粉红色的唐水仙，香气袭人。

大家闹得发慌的时刻终于结束了，日本方面邀请的一位主要客人某评论家进来了。他身上穿了常礼服，个子高高的，一张在相片上看惯了的颧骨高张的长方脸，灰白头髮从正中央分开梳着。“对不起得很，来迟了……因为有点事儿，到别处兜了一转才来……”

“好说好说，请这儿坐吧。”

那位评论家坐到给他留下的首席上。

当主席的报馆妇女栏记者，致了开会词，说明召开这个小小的茶话会，目的是给献身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女性们的光明前途祝福。一位穿黑西装的矮个子领队，给女学生们译成中国话，她们都点动着头髮剪得短短的头，稍稍向前伸出身子来。

于是当主席的那个记者，向首席那边行了一个礼说：“现在，就请早川先生给我们讲话吧。”

早川闲次郎站了起来。右手指放进上衣袋里，用惯于讲演的态度，带着微笑，开始讲起话来。伸子也侧转了头倾听着。心里猜测这位有名的爱养猫的独身者、经常给综合杂志写些讽刺的带点进步性的论文和杂文的评论家，将送些什么思想礼物给这些中国女学生呢。那时的中国社会，正当激变之中，女性的政治觉悟很引人注目。对于从这样一个时代背景来到日本参观的中国青年女子的思想礼物，应该说，必然也是给座上的同时代的日本妇女的礼物。

“贵国出了一位哲学家孔子，他鼓吹儒教道德，这种道德非常优秀，过去的几百年中，日本一直沾了儒教道德的光。”

充当翻譯的那位黑西裝矮个子，一句句地記錄着。伸子想，不愧为早川閑次郎的笔法，他在做反面文章的開場白哩。

“这种优秀的孔子道德，对于女子的生活方向，历来就指点得非常明确。比如‘男女七岁不同席’啦，‘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啦，此外还有很多有益的教导。”

記着筆記的矮个子，帶几分詫异的神色瞥了早川閑次郎一眼。叉着手低下了头的主席，也开始抬头注視着說話的人。

“哪里知道近来中国的年輕人，特别是年輕妇女，反对起这样高明的儒教道德来，極力主張男女平等。依我个人看，反对儒教的人是錯的，最后將招致女性的不幸。所謂女子和小人——就是說女子和一般不懂事的人——都應該仰仗正人君子吃飯，这个理論对于女子說来，实在是很幸福的。諸位来到日本，看到日本的情形，总該知道，現在日本的失業現象很普遍，男人們都垂头丧气。可是女子呢，却可以靠男人养活，不用像男子那样操心。所以我認為男尊女卑，确实是女子的乐园、天堂。諸位既然都受过教育，今后还要献身于教育事業，那么就請在这种地方多考虑考虑，放弃無聊的革新，我認為这才是很賢明的。”

早川閑次郎的話，在不知不觉間講完了。座上懂日本話的人，臉上都現出不知道應該怎样来理解他这番話的神色，大家都覺得事出意外，仿佛讓人捉弄了似的。

伸子最初只覺得言有未尽，听着听着漸漸地不愉快起来。还记得这位評論家曾經写过下面那样一段話：猫不像狗那样諂媚主人，它冷冷地吃着主人的飯，不和人亲昵也不懂事，它的这种利己主义，反而令人覺得很有意思。今天他这番話，似乎也是諷刺的反面文章，本意在教人騎到男子的头上去，来它一个女尊男卑。但是，像他那种籠統的講法，一般人听起来就沒法理解。更

何況對於要求進步、想大大觀察日本社會而出席這個茶話會的中國女學生們，他這種反話，怎能讓她們聽進心裏去呢？伸子意外地、不痛快地發現，無論什麼題目，一到這位評論家手裏，除了把現成的資料原封不動地翻個身以外，再也沒有別的本領了。中國女學生探求着女性的人生的道路，決心獻身於祖國的獨立事業，對於這樣偉大的心胸，這種風馬牛的名流玩藝兒，又何補於事呢。伸子詫異這種不親切的態度，出於這樣一位上了年紀的人，更輕蔑他那個名聲——滿足於自己的機智的名聲。本來應該開得歡歡喜喜的一個誠懇坦率的茶話會，請來這樣一位大客人，弄得掃興之至，伸子不由得抱着既詫異又輕蔑的心情，緊緊睄了那位評論家几眼。

穿黑西裝的矮个子站了起來，一面看着筆記，一面周到地翻譯着早川閑次郎的講話。就從他那細大無遺的翻譯腔調里，伸子聽出內中潛藏着某種感情。翻譯講述到半中間，女學生們里顯然露出動搖之色。一位穿褐色衣服的女學生，舉起手來，叫了一聲“先生”。

那位翻譯，一面看着筆記本，抑揚頓挫地繼續說下去，一面擺動左手，溫和地制止住那個叫“先生”的女學生，他把早川閑次郎的講話完全譯了出來。

“先生！”

“先生！”

“先生！”

一連串的叫喚，使得伸子心都跳蕩起來。從這些呼聲里，她体会到中國女學生的壓制着的感情。請說吧！痛痛快快地說吧！伸子閃亮着自己的眼睛，望着舉起手來的中國女學生們。

其中有一位站起來發言，就是那位穿着褐色衣服、身材瘦瘦

的女学生，也就是等不及譯述完就尖声叫“先生”的那位女学生。她站起身来，使劲摆动一下脑袋，想把披散在面颊上的短髮甩到腦后去。她先招呼了一声“早川先生”——只有早川二字，發的是日本音；然后撥轉身对着講師，以怒不可遏的口气用中国話滔滔不絕地講着。中間还叫了兩次“早川先生”。

穿黑西裝的矮个子，把女学生的發言內容譯成日本話。可是，在亲自听到那番激昂談話的人來說，就觉得譯得太簡單，沒有把原来那番話的全貌表达出来。譯出来的中国話，大意是这样的：“我們中国的年輕教育者，真正希望祖国成为文明的国家，希望中国人民都幸福。早川先生对于孔子的見解，和我們中国青年对于孔子的看法正相反。孔子和儒教，使中国女子不幸，使年輕人处在長輩的压迫之下。我們猜想日本的女性，大概也是有着同样的命运。我們反对先生的意見。”伸子觉得这番話是对的。

当許多年輕女子的“先生！先生！”的呼声同时迸發的时候，早川閑次郎望着大家，在他那顴骨高張的長方臉上，蕩漾着一抹优越的微笑。等到女学生們的反駁譯出后，他臉部那个表情就格外显著了，看去几乎是非常高兴的样子。他第二次站起身来开了腔。

“諸位为祖国人民謀幸福而努力是再好也沒有的。我非常欽佩諸位的热誠。但是，所謂文明和人类智慧的開發，实則就是要求我們对事物具有高度理解力。我希望諸位在热誠而外，再具备一种理解諷刺的力量。”

这番話仍然由那个穿黑西裝的矮个子翻譯了。因为内容和爭論的中心無关，女学生們靜默了片刻。过了一会兒，一个身穿淡灰綢衣、年紀稍許大一点的女学生站了起来，抑制着自己的感

情，說：“我們想使祖國成為獨立自主的文明國家的心願，我們想使國家民族向前進步的心願，決不是什麼懂不懂諷刺的問題。”可惜，那位女學生未能進一步發揮她的論點，就此坐了下來。

座上其餘的人，都弄得異常窘，一肚子不服氣。

中國女學生們最初還只和自己身旁的同學竊竊私議着，後來說話的聲音漸漸響起來，最後甚至伸出頭髮剪得短短的腦袋，隔着一個人，互相開始討論起來，彷彿在說：“要是說日本話，這句話應該怎樣講？”

主席方面，也似乎根本沒有料到這樣一個結果，慌忙低聲計議着，然後通知那個穿黑西裝的矮個子，隨即讓日本方面的女賓起來致詞。

和伸子第一次會面的一位女學校校長，像背書般地說了一段中日友誼和文化協助的話。另外一位搞婦女運動的婦人，也講了話，大意是每個國家，必須在其新生活中，用新的方式方法，充分利用本國的貴重傳統。

對於早川閑次郎那種講話方式，伸子大不以為然，心裡藏着激烈的反感，正在耽心萬一主席指定自己講話的時候，自己這種心情不知該怎樣表達。

三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聞名全歐的亨利·巴比塞^①的小說“光明”被譯成日文出版，伸子应邀出席出版紀念會。當天晚會上，研究法國文學的松江喬吉即席講演，大意是翻譯這個工作，特別適宜於女子來做，希望日本今後能出幾個優秀的女翻譯

① 亨利·巴比塞（1873—1935）是法國小說家，“地獄”是他的成名的作品。當他寫“火綫”的時候，他的思想已經傾向於社會主義，及至“光明”問世，則已站穩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

家。他还提到了伸子。主席請伸子即席作答。当时她胸前正鋪展着雪白的餐巾，坦然坐在那里听松江乔吉演說，一下子弄得狼狽不堪。因为当她在听的时候，心里就想，自己不能翻譯，而且决不願意干。有生以来，第一次即席講演的伸子，热血上冲，連同座的面貌都分辨不清了，只觉得席面上一片明晃晃的，眼前全是深紅和粉色的花兒。她好不容易才輕輕地說道：“翻譯这份工作，說它宜于讓女性干，固然可以；但是，如果認定女子只能把人家的作品，譯成另一种語言，除此以外，就沒有更合适的工作，这是我所伤心的。我認為翻譯方面固然需要出些高手，但是應該有更多的人来搞創作。”因为說話声音低了，人家要求响点兒說。想起那次脹紅了臉，勉勉强强說出那几句话的窘态，到現在都汗流浹背。

幸而这次主席沒有請伸子發言。当日本方面的兩位女客說話的时候，中国女学生很有礼貌地靜听着。不过，同席的人始終未能醞釀出和睦的气氛。也像伸子怀着一肚子不平那样，中国女学生的臉上，个个露出憤憤不平的表情；不知道干么开这样一个会！

兩位日本來賓的話一結束，中国女学生之間，立刻又議論起来，根据她們說話的腔調以及臉部的表情，連伸子都看出她們的議論是批判性的。当时正是一九二七年，那年二月底，上海發生了大罢工。罢工的結果，产生出一个临时革命委員會，上海的市政由工人担当了起来。伸子那时圓睜着兩眼，讀着这些消息。北伐軍在南京和日本軍隊冲突了，在汉口也發生同样的事情。不久蔣介石开始了鎮压，上海、广东以及其他各地的革命領袖和群眾，大批被屠杀。遭到屠杀的群眾，其中也有革命的女学生，这些都是她在報紙上看到的。今天茶話会上的中国女学生，是师

范学校的官費生；她們对于祖国大革命的風暴，抱着怎样的态度，不得而知。可是，年輕女学生对于祖国时局的这种激变，在精神上一定很敏感，这是可以肯定的。她們对孔子的憤懣，伸子也能理解。

散会的时候，这些中国女学生，誰都沒有回头看早川閑次郎一眼，互相談論着离开坐位，自願自地都聚集到可以望見街心的窗口边去。

十一

伸子都都不乐地独自走下报館正門的石台阶。稍稍走过一段兩旁种着法国梧桐的馬路，就乘上了开往上野去的电車。她原来打算来到市中心区，就順便到动坂去过夜。

伸子的坐位正当西晒。耀眼的陽光，只在車子經過高大建筑物的时候才被擋住一会儿，馬上又穿过街上房屋的空隙处，越过低矮瓦房的屋頂，灼灼地照在伸子臉上。伸子坐在車里，被陽光照得定不下心来，只能側轉着头。她想起許多年前，自己还只有十六七岁的时候，也是在这样令人生厭的西晒中，和女佣人步行在牛込区某条街上的情景。

是初夏傍晚的时分。牛込区的狹窄馬路和酒店門口都洒了清水。伸子身上穿件底子印有秋草花紋的真岡布^①單衫，腰里系着一条大紅織錦綢帶，脚上穿着白分趾袜子，在那条路上走着。伸子的爸爸有个年紀比自己小的朋友，名叫稻田信一，是个

^① 日本歷木县真岡市以产布著名，謂之真岡布。

建筑家。那位先生，由于是地地道道的东京人（江户子），自以为很了不起。他有一张凛凛然的四方脸，狠巴巴的眼睛，牙齿露着点儿，狭小的额上留着新鲜别致的分髮。他家就住在牛込区，伸子是被他爸爸差遣去的。

妈妈给系的那条腰带，系得特别大，再加上那件硬绷绷的翼网布单衫，和后跟太紧的白分趾袜子，这样一身打扮，伸子本能地不喜欢，觉得十分土气。这心理使她变得神经过敏，循规蹈矩、呆呆板板地被领进稻田家的客厅。头上梳着守寡髻的老太太出来了，对于她的三言两语的应酬，伸子只是唯唯否否地答对着。

稻田写完一封答复泰造的信，拿出一本名贵的画册给伸子看。那是一本专门收罗世界名画中女画家作品的画册，当伸子看到“马市”这幅画，她欢喜得不禁叫道：“哎呀，这不是罗沙利·蓬奴儿^①吗！”原来，在她父亲所收藏的彩色名画集里，她曾经见过这幅名画。现在这册画集里，除了蓬奴儿以外，还有玛丽·巴希基尔采夫和英国的女肖像画家以及许许多多伸子所不知道的女画家的杰作。

“有趣么？”

“有趣得很，想不到有这么多的女画家。”

稻田一屁股坐在那里，吸着烟卷儿，望着伸子一页一页地翻看那本画册。过了一会儿，说：“伸子小姐，这本画册送给你好么？”

“当真？”

“送给你吧。我要它没有用处……至多不过是女画家的

^① 罗沙利·蓬奴儿（1822—1899）是法国女画家，以画兽闻名，“马市”是她的杰作之一。

画，没有什么了不得，哈！哈！哈！”

这几句话深深刺伤了伸子，几乎要掉下眼泪来。觉得自己热心看画的那股兴致，被嘲弄了。自己这个土气的姑娘因获得这画册而产生的惊喜给取笑了。当下伸子心里就想：谁要你这样瞧不起的画集！可是嘴里却说不出来。结果还是让女佣拿着那厚厚的画册，带回家去。但自己却暗暗地决定再也不到稻田家去。这位建筑家，后来娶了赤坂的名妓女做了太太。

今天，在已经是大人的伸子的眼里看来，当年那件事，不过是稻田的一种谩骂，恰恰表现了久已闻名于知交中间的他的为人，同时也可以看作是他那都会人的爱卖弄和脆弱的表现。可是，堂堂一个汉子，为什么必得对十六七岁的小姑娘采取那样一种态度呢。被目为大名家的自由主义评论家早川闲次郎，今天在招待中国女学生的茶话会上所讲的那番话，也使人发生同样的感觉。

近来，伸子才懂得，像稻田信一和早川闲次郎这些人对于女子的谩骂和挖苦，只是反面文章的女性解放论的一种。但是这种态度，还是引起伸子等年轻女子的反感。这些人的女性解放论的所以成为反面文章，一定有其社会的、个人的种种复杂深刻的原因的。正如素子的貌似男性是原子父母的婚姻生活中的悲剧一样。要是在这种地方深深地追究一番，就会知道有些东西决不是机智和谩骂所能解决的，这些东西正表现人情的各种方面。可是有类男子，没有勇气彻底翻它们的底，就向女子搬弄些貌似高超的反话，这种人伸子很讨厌。这类人所高兴的，正是青年女子由于听了他们的谩骂和反话而发出来的苦痛的声音和态度。尽管伸子懂得了这些，可是该恨的还是要恨，该恼的还是要恼。

伸子慢慢地爬上土坡子，从那儿可以看到上野五重塔的塔

頂，聳立在樹梢頭；她以同樣緩慢的步伐走在靜悄悄的馬路上，走進動坂的家門。她在大門到二門之間那條窄窄的幽深的石子路上走着，無意之間低頭看到腳下一朵用石子砌成的大花，離門口只有几步路，她停下脚步，細細看着自己的第一次的發現。那朵小石子鋪砌的花兒，五片圓圓的花瓣，活像波斯菊。伸子心里很奇怪，這條石子路，幾年以前就鋪好了，自己也記不清在這條路上走過幾百次。……可見平常出出進進，是怎樣地匆忙呀，一想起來，自己都不禁有點心酸。伸子在那兒站了一會兒，呆看着腳下的花朵。石子鑲嵌的花，自然很朴素，但同時卻可以看出在這種地點設計鋪砌上花朵的人，是多麼有意思呀。在這個家里住了這些年，到今天才第一次發現這朵石子砌成的花，真有些自覺慚愧，她站在那兒看了一會兒，特地輕輕踩着那朵石花，向屋子走去。

汽車間的門开着，里面停放着汽車。二門里上了燈。伸子急急走了几步，推開沉甸甸的玻璃門。這些光景，都表示出父親泰造已經回家了。二門里的鞋墊上，擱着一雙皮鞋。似乎家里來了客人，伸子一面這樣想，一面興沖沖地走到餐室的門口。房門打開着，窗口的白挑花帘子，看去涼颯颯的。果然不出所料，泰造身上穿件家常穿的斜紋呢料子便服，腰里松松地束了一條腰帶，背對着壁爐，坐在桌子旁邊，左手拿着一卷信紙，正在寫信哩。

伸子滿腔高興地叫了一聲“爸爸！”故意在走廊里頓了一下腳。泰造吃了一驚，回過他那鬍鬚半白的圓臉，說道：“你來啦，很好。到這里來坐吧。”

伸子一坐就坐在父親的坐墊旁邊。“爸爸，您好么？那天您生日，我還特地送了花來啦……您可是連出差都不講一聲。”

說是那天，其實也已經過了二十天了。

“嗯，那次出差，事出突然，所以沒有對你講。”

“您回家的时候，还看到那束玫瑰花没有？”

泰造一边拿了一把蜥蜴形的牛角裁纸刀裁着信纸，一边说道：“好像还看到的。”

话是这样说，其实那样忙的人，怎能记住这类事情呢，所以含含糊糊地这样回答了一声。由于提起了花儿，伸子想起刚才进门时那朵石子花儿来。

“大门口石子路上的花样，是爸爸设计的吧？”

“是呀。”

“那朵石子花儿，也是您出的主意么？”

外面雕刻着柿子的火盆旁边有一个同样花样的小抽斗，泰造一面伸手到小抽斗里取信封，一面说：“……不错吧？你中意么？走进大门，就是花儿……很不坏吧？”

从这个门里进来的人，有几个能想到地上还有这样一朵石花呢。伸子是家里的人，她自己直到今天才知道，教她怎样讲得出口。

“今天为什么这样早就回家了？真是难得。”

“啊！闹肚子啦，所以回绝了晚上的应酬，回家来了。”

“真好极了！”伸子从心底里说出这句话。泰造平常每月难得在家里吃顿把饭，让伸子碰上的时候就更少。“妈妈呢？不在家么？”

“客人来啦。”

粗声粗气地说了一句，泰造就接电铃叫人来发信。

六月的傍晚，花盆里的绿叶上，还剩有一些穿过窗帘射进来的微弱的阳光。餐室墙上糊着沉着的深红色亚字图案的花纸，屋子里已经上了灯，照得碗橱上的雕花格外清晰，屋角里还有五光十色的瓶瓶罐罐高高地堆在那里，这是这个餐室的莫名其妙的

特征。

走廊里客厅的门突然打开了，多計代走了出来。

“您好。”伸子給媽媽請了安。

“噢，”多計代只看了伸子一眼，隨即走到泰造的身边說道：“您見見他吧，不是已經請过您一遍了么。”

泰造不理睬，只管用剪子剪开新寄来的信。他的鼻孔張得很大，伸子知道爸爸在生气了。

“見見他有什么关系呢，只要花費您几分鐘呀。保不是还多亏人家指导么……”

伸子掉过头去。对着白窗帘的窗子，心里苦悶得很。原来又是越智来了。

身穿湖綠色縐綢單褂子的多計代，焦躁地站在那兒。

“您对自己的朋友一向都是另眼相待的……这恐怕不是紳士待客之道吧。”

泰造的臉一下子紅了起来。他把剪子向桌上一扔，从来沒有那样气愤地說：“我不用人家承認我是紳士。我不見他。見他干么。这种破坏別人家庭的人，絕對沒有見他的必要！”

多計代一臉尷尬。“說这样沒道理的話，不是叫我一个人为难么？人家特意来拜訪你，問你好的。”

“問什么好！瞧他前些日子那个派头。不是糟蹋人是什么。天下有这样交朋友的么。最好希望他因为我不肯接見而不滿意我。馬上就請他給我回去。”

这一喝把多計代喝得不作声了。待了一会兒，她慢慢地向客厅走去，推門进去，当她那穿着湖綠色單褂的身影剛剛消失，泰造从餐室里高声叫道：“以后決不見他。給我快快回去！”

泰造一眼都不看兀坐在他身边的伸子，他那髭鬚斑白的臉

面，气得紅紅的，頑固地对着桌上的文件。他的耳珠上長着黑茸茸的毛。伸子眼睛里含着一泡眼泪。她同情爸爸的日积月累的不愉快和憤怒的爆發，一点也不覺得他那方式方法欠妥。爸爸的为人，就是不能搬大道理，和人家当面打交道，也面嫩得很，可是真正逼得他轉身不得的时候，那就会弄出这种大爆發来。他这个性情，伸子知道得很清楚。

伸子輕輕地立起身来，走进盥洗室，取出手絹拭去了眼泪，在牆上鏡子里照了照自己的臉。心想爸爸是連門口石子路上都鋪砌了花朵兒，希望大家心情愉快的人呀。

水槽前方，有一只木凳子擱在那里，倒翻过来可以当脚踏使。伸子小时候，凳子就一直放在那个地方的。这时候她坐到這張油漆快要脫光的凳子上。过去多計代往往坐在那上面，伸子站在她身边。比如半夜里父母兩人關了別扭，多計代淌着眼泪，从楼上跑下来，坐在那張凳子上。又如，当伸子年紀更小的时候，錦輝电影院上映一部西洋的名片，自己想去看，可又不知道媽媽肯不肯帶自己去，她就先換好了衣裳，站到那張凳子的旁边，耐心等待着坐在上面的多計代打定主意。忽然她又想起一件事情来。

記不清是几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位老朋友的太太，名叫日野小夜子的，刚从美国回来，常常到佐佐家里来走动。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位太太不是同她的丈夫一道去，而是單身去美国学烹飪，学成归国的。人長得嬌小玲瓏，帶几分風騷。她来动坂走动，为的是傳授做西菜。伸子那时已和佃結了婚，住在赤坂。有一天回娘家来探望探望，媽媽却只管在自己女兒面前譏諷爸爸。“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那爸爸，才洗完澡，又馬上跳进浴池去再洗一通。”

“跟你說，沒有这么回事。”

“不用瞞了，瞞也不中用。”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爸爸回到家里，先洗好一个澡，后来听到日野小夜子来了，他只說了一声“是么，”又跳进浴池去洗第二次澡。伸子觉得这事很不近情理，所以將信將疑。尽管媽媽有声有色地取笑个不停，她却并不觉得有那样可笑。

伸子甚至联想到当时媽媽那个勉强装出来的狂笑声。而今天呢，爸爸却对越智大声地罵开了。……伸子撇开了父母关系，反省到夫妻生活，反省到男女关系。男女关系中有些沒头沒尾的奇妙东西，在暗中蠢动，很难切实把握住它而加以徹底解决。自己和佃那几年的夫妇生活，也充滿了或明或暗的感情的波瀾，終于不得不各奔东西。一塊兒生活了三十年的爸媽兩人的夫妇生活中，也有着同样的情况。不仅夫妇之間如此，甚至伸子和素子之間的生活感情里，也潜伏着形虽异而質相同的东西。伸子十六岁的时候，真正想不通为什么爭吵得这样凶的父母，仍然一个又一个地生孩子，而且必須照顧孩子。她觉得大人的生活是可耻的。十六岁的少女的心現在固然消失了，可是伸子一想到今天下午茶話会上早川閑次郎那个談話方式，以及生活各方面所遇到的那种不自然的結合与接触，就觉得气都透不过来。她重新想起門口的石子路上鋪砌的花朵兒。然后又想到上面雕刻着East, west, home's best (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穷窩)的真珠色玻璃窗。那个玻璃就鑲嵌在剛才爸爸在那里吼叫的餐室壁爐旁边的气窗上。

走廊里傳來噠噠的拖鞋声和縷縷縷縷的衣裾声。伸子从凳上站起来，拧开水龙头，洗着手。多計代走了进来。“噢，你在这里。”多計代向映着伸子半个肩膀的鏡子里探看一下，随即在賽璐珞盤子里拿起一把梳子，掠掠她那并不怎样散乱的云鬢。“你

爸爸那个脾气，真叫人没办法，一下子就翻了臉……”从多計代的話声里，可以听出越智已經走了。“那副神气，簡直叫人誤会不知出了什么大事哩。”

“……………”

伸子默默不語。多計代来到盥洗室，大概也和伸子先前来擦眼泪一样，是来鎮靜自己的感情的。

多計代对着鏡子，一边梳整額上的头髮，一边帶着点兒辯解的味道說：“爸爸責怪人家糟蹋人啦什么的……为什么說話老是这样趋于極端呢。……前些日子和越智先生一塊兒吃晚飯，飯后海闊天空地談着，爸爸嘛，本来吐子里沒有多少書，遇着越智先生，又是那样一位書呆子，兩下話不投机，弄得爸爸扫兴之至，事情不过是这样……”

“是不是又搬出舒丹茵夫人那番話来了？”

“……………”

多計代沒答理，她知道这是在罵她。伸子愕然地看了一眼媽媽的臉。她低下白白胖胖的美丽的臉頰，輕輕地用手指彈去領口上沾着的白粉。伸子好容易控制住自己，沒有爆發出已經到了嘴边的对越智的严厉斥責。她这时清楚地感觉到父母甚至自己所受到的污辱。她那圓圓的像父亲的臉上，露出悲傷的神色。她默默地站在那里。多計代問道：“到餐室去吧？”

“好。”

多計代領着伸子一道走进餐室，她觉得这样冠冕一些。

保沒有回家吃晚飯，这是很难得的，原因是他和几个朋友想搞傳聞杂志，今天晚上一塊兒商量計劃。晚餐桌子上有一盆爸爸愛吃的挂芡豆腐，伸子也很愛吃这个菜。多計代料想保会回来得晚，吩咐女佣說：“保先生回来之后，重新燒熱了給他吃吧。”

最小的女兒菀子离开餐室后，泰造、多計代和伸子之間的原來那個不自然的氣氛又開始了。伸子在大桌子的邊上翻看着當天的晚報。泰造把坐墊當作枕頭，躺在壁爐旁邊的長椅子上。多計代坐在她慣常坐的當門的位置上，仰着給淡紫色花衣領襯托得很好看的臉，稍稍挺着胸膛。她那穿着白分趾襪子的腳尖頻頻動着，同時還一個勁兒地眨着眼睛。

待了一會兒，多計代再也耐不住沉默，叫了一聲“爸爸”，尾音提得特別高。

“干么？”

“寺島那片地基，給辦了么？”

“沒辦哩。”

“……那不是糟了么。”

伸子覺得媽媽在看她，她仍然只管看她的晚報。想不到父母兩個心里的疙瘩會借這樣一個題目來發揮，而且還是由媽媽挑起來的。

“明天就到期了。”

媽媽的娘家在寺島。自從外婆死后，多計代的娘家敗落得干干淨淨，連住宅地基都快要讓銀行扣押下來。多計代為了想留下那片宅地，紀念紀念明治初期一代學者的外公，計劃着由佐佐家買下那片地，不讓別人拿去。

“您听听倒是個建築家，庶務上却一點也不利落……公司里的事兒，倒虧你辦妥了。”

“既然那樣着急，就自己去辦好啦。”

“一提到寺島的事情，你就那麼冷淡。要是我自己干得了的話，我早就辦了，還用求你干么。”多計代含着一眶眼淚，她施了粉的胖胖的臉上擺出一副哭相。

仰躺在長椅子上的泰造，蹣起他的雙腳說：“哼，寺島方面的事情，為了叫你滿意，哪件不是按照你的意思辦的。”

伸子坐的地方，看不見她父親的臉。可是仰面望着懸掛在天花板上的燈，從容地說出這幾句話來的泰造的複雜心境，她却完全懂得。

“世上有多少這樣的丈夫，和人家比一比，就該知道了。”

“擺出恩人的面孔……多卑鄙呀。”

“究竟誰卑鄙，問問伸子去。”

“你看！終於又搬出你的‘問問伸子去’來了。”这下多計代勝利了，她透過眼睛里還含着的淚水，尖酸地笑了笑。“我說你這個人呀，在人家面前，永遠是這樣。……愛抖抖威風……”

“廢話！”泰造坐起身來，“把自己的女兒稱做‘人家’，天下有你這樣的人么。……丰衣足食的，有人養活着，憑什麼還不平不滿，說出這種話來。……平素不是隨你要怎樣就怎樣嗎？”

多計代的眼淚從頰上落了下來。

“你那樣不樂意我丰衣足食，那麼，我也有我的辦法。……照說嘛，這個家也的確是你白手創起來的。”

多計代取出手紙，擦去了淚痕。中指上的金剛鑽戒指，由於她的手微微顫動，發出耀眼的閃光。壁爐欄板上那只盛在玻璃罩子裡的時鐘，搖蕩着它那金黃的鐘擺，的嗒的嗒地響遍整個屋子，顯出屋子裡特別寂靜，時間在暗暗地過去。伸子覺得再也呆不下去了。遇事衝動的多計代，愛刺激人家的感情，非等到對方說出最難堪的話不止。伸子往往被牽進這種是非之場。可是，今天晚上的伸子沒有被卷進這個漩渦，這個家庭的整個面貌，異常清晰地映在她的心裡。

十二

第二天早晨，伸子打点齐整，走到楼下衣帽间，纸门开着，泰造独自一人在衣橱前穿西装。

“爸爸早，现在就换衣服么？”

“是呀。昨晚睡得好么。”

泰造站在西服橱前，对着橱门里的镜子仰起了剃得光光的脸，在打领结。雪白的襯衫鼓出在灰色呢吊带的夹缝中间。大概由于上了年纪吧，颧皮已经有几分松垂了。自从伸子搬出去以后，许多年来，泰造每天早晨总是一个人在衣橱前穿好衣服，然后上公司去，这在他已经习以为常。多计代早晨起得很迟，丈夫和孩子们吃早点的时候，她大抵还躺着没有起床。丈夫早晨上公司穿西装，晚上下班回家换衣服等等，多计代都很少过问。这几年来，泰造总是不用人家照料，独自穿好衣服出门，回到家里，冷天就换上火炉前面那件棉袍，像现在这种天气，就换上竹衣架上那件和服。多计代经常取笑他们夫妇之间的这个习惯，说因为初嫁来的时候，婆婆吃醋吃得厉害，管教得太严了。

可是，看到一对老夫妻，隔夜吵了嘴，今天早晨爸爸照样独自在衣橱前穿衣服，虽则毫不足怪，伸子却感到很难受。她从衣橱小抽屉里找出一条手绢，放在父亲的上衣袋里。

“爸爸，你昨夜睡得好么？”

“睡得满好，照例一躺下就睡熟了。”

父亲的脸色，证明昨夜和往常一样，躺到枕上就打鼾。他不仅脸色好，就连一举手一跺脚，都证明昨夜闹的那场纠纷，丝毫

沒有影响他的身心。他已打点起精神来应付今天一天的工作；从他的言語举动里，找不出半点破綻讓伸子觉得可憐。他那只剩后边一堆头髮的光秃秃的圓头，雪白的硬領，以及肥軟多毛的手指，無一不明朗大方，充滿了新鮮活力。父亲本人，就好像是微微透着点兒洋漆气味的，干淨整潔的办事处。

“今天晚上您几点鐘回家吃飯？”

“今天晚上在日本俱樂部吃啦。”說完這句話，他已一脚踏上汽車，头戴鴨舌帽的江田司機正打開着車門在等候着。

当伸子說“早去早回”的时候，他照歐洲的習慣翹起右手的食指，和伸子作別。那輛豆牌小黑車子，尾部反射着早晨的陽光，轉眼已开出狹窄的家門。

父亲臨走前沒有問一聲“呆几天走”，伸子覺得有些美中不足。其实正由于不問，才表示出天倫之間，融融泄泄，自己家里，要呆多久就呆多久。但是，家庭里的这种空气，伸子一方面感到自由，一方面也觉得缺少点什么東西似的。

送主人出門的女傭們，老早進屋子去了。伸子緩緩地从那按亭台規格建造的二門走向西式客廳。客廳里剛剛打掃過，窗都开着，靠牆地方，放着一架鋼琴，琴上擱着一把古色古香的銀制燭台。伸子許久不彈琴了，她打開琴蓋，在米黃色的鍵盤上撫出几个音階。這架半新半舊的德國鋼琴，還是自己少女時代爸爸給買的。教伸子練琴的女琴師，已在維也納自殺了。自從和佃結了婚，離開娘家以後，伸子手邊，就沒有了一件自己的樂器。雖則曾經有過一把夏威夷四弦琴，又因為是佃在紐約給買的，所以離婚的時候，連結婚戒指等，統統都還給了佃。

丁丁东东地亂彈了一陣之後，伸子逐漸彈出記憶中的前奏曲的片斷。忽然餐室那面的門砰的一下子開了。

“我就知道是你。”說這話的是多計代，口气不愉快，多少帶点責怪的腔調。伸子还坐在琴凳上，轉過身望着媽媽說：“你嫌吵么？”

“……好在已經起床了，沒什麼。”

伸子关上琴盖，走到披着短襖的媽媽身边来，仿佛推着她肩头似地，朝着向洗臉間的走廊走。“還沒洗臉？”

“沒有……爸爸这个人，怎么那样呀。”

“那样什么呀？”

“無論人家心里怎样不痛快，他絲毫不在乎。……他怎么能睡得那样香呀。”

多計代的洗臉盆是特制的，全家人都在白瓷盆里洗臉，她却在旁边的水龙头上另外安裝了一个珧瑯瓷盆子，独自一个人用。她坐在木凳上，等候着煤气热水管里的水，注入洗臉盆。

“阿申反正是物質主义者，自然沒有什麼。我委实受不了爸爸那句話——丰衣足食地有人养活着。”

媽媽的心情，和爸爸完全兩样，一夜沒有睡好，还惦记着昨天晚上的事情。出乎伸子意外的，是自己在不知不覺中間，已被看做是物質主义者了。泰造平素不会头头是道地表現复杂的思想感情，昨晚夫妻倆爭吵，逼得他沒办法的时候，就說出那样一句話。伸子昨夜是以怎样的心情看待这事的呢？壁爐擱板上摆着希臘花瓶，媽媽手指上亮着鑽石戒指。在这样一个背景里說出的那句話，很刺了伸子的心。她痛感到什么趣味啦什么品位都是靠不住的，她覺得妇女沒有办法的依賴性都赤裸裸地給暴露出来了。

保和艳子都上学去了，和一郎照例独自一人睡到九十点鐘起来吃早飯。伸子怎么也不願意呆在家里来安慰媽媽，开始打

点着回去。

“怎么！就回去了么？”多計代好像出乎意外似的愕然地問。伸子站在壁爐前，正打算收拾桌子上自己的一些零星東西。

“这样急干么？”

由下仰望的媽媽的視線，仿佛一把拉牢了伸子的袖管。

“有什么事嗎？”

“事情倒没有什么……”多計代心里似乎有什么亟待解決的問題，躊躇了一会，說道：“歇一會兒再走吧，好歹吃了夾魚飯糰子再回去。”

無形中仿佛有一只手压住自己的肩膀，伸子重新又坐到原来的坐墊上。

不自然地扯了一陣，多計代談起親戚中的某夫人，正在热恋着澤田正二郎^①，这种事情她認為很不对。“我真不懂怎么会對演員發生興趣……”

伸子馬上覺得，媽媽想講的不是这个。多計代眯动着睫毛，她左手無意識地撥弄着指环，單刀直入地說道：“阿申，我打算和越智先生結婚啦，你觉得怎样？”

伸子猛然吃了一惊，好比黑暗里突然碰到一个东西，究竟碰到的是什麼，剎那間却分辨不出。

“結婚？……結婚？……”

結婚这个字眼以及它的意义，怎么說也和眼前穿着短襖的媽媽連系不上，伸子皺紧了眉头。她懂得結婚這句話的意义，可是……媽媽和越智結婚……

“我不知道。”她無可奈何地瞅着多計代，搖了搖頭。媽媽今

^① 澤田正二郎(1892—1929)是日本名演員。

年五十二岁了，越智圭一呢，虽则不清楚他究竟多大年纪，看去总不过三十二三岁。这样两个人的结婚，不能想像是自然的。伸子畏畏缩缩地问道：“你说结婚，要离开这个家？”

“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多计代兴奋地尽眨巴着眼睛，可是仍然沉着地回答。“阿申，你的看法怎样？”

“事情太突然了，我也说不上……不过，我们兄弟姐妹都大了，如果妈妈决意要走，谁也留不住你……可是，怪得很！”伸子仿佛突然清醒过来了一样，坐正了身体，问道：“真打算结婚么？”

“……除了那样，似乎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伸子慢慢地恢复了平静。她开始觉察出，妈妈的这番突如其来的重大谈话，本人的难以压制的熾烈情焰还在其次，另外似乎还有一些别的动机。伸子目不转睛地望着多计代，仿佛连那隐隐约约感觉到的另外动机都想搜索出来。

“要是那样的话，妈妈自己有经济准备么？”

“这反正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一个人总可以对付得了。”

“可是……”

一个在大学里当助教的三十二三岁的小伙子，有什么力量能支持得了多计代那种铺张浪费的生活呢。当前的多计代，好比一朵开残的花，放出它最后的一点色和香。就说最后的这份娇艳和芬芳吧，也都靠着佐佐家那个逸乐的客观条件——尽管多计代十分不满意——才得以维持的。退一步说，即使越智真的觉得多计代可爱，那也只有因为她还是佐佐夫人。一个大学助教的简陋家屋，而且用钱看去并不愉快的越智，假如妈妈一旦真的和他结了婚，生活上会比较舒适愉快吗？伸子眼前立刻浮现出精疲力尽、苍老可憐的妈妈的面影……结婚……伸子望着

桌子上多計代那雙光滑纖細的白手，越發覺得不可想像。

“……是誰提出要結婚的？是對方提出的么？”

“也不能那樣說……”

“那麼，是媽媽提出的？您已經說出口了么？”

“就因為還沒有提，才征求你的意見呢。”

“……媽媽提出這個問題，太……莫名其妙了。”伸子心裡越發覺得不安，她握住多計代的柔軟雪白的手，“不是簡直莫名其妙么？目的是什麼？原因又在哪儿呢？這個問題，不是根本談不到么？”

“上次去大學研究室的時候，他可能是年紀輕吧……”說到這兒，多計代很狼狽。去大學研究室看越智，連保都瞞住了，一直不讓知道，伸子更不用說了。……這些事現在也不去管它，伸子握着媽媽的手催問下去：“後來怎樣呢？”

，問題的核心似乎就在這兒，儘管不容易在口頭上表達出來。

“……總之，我當時覺得，除了結婚而外，已沒有別的法子了。”多計代眼睛里含了一泡眼淚。伸子目不轉睛地望着她，想像着一切可能發生的情景，在混沌的想像中，終於獲得一個比較有幾分現實性的答案。多計代已透出了話風來，“他可能是年紀輕吧”，這是一句富於暗示的話。越智可能向媽媽做出了某種肉體要求。多計代曾經告訴過伸子，越智以前對她說過“要是自己還沒結婚的話，一定會向你求婚的”。伸子漸漸地領會了一些。

“哎，媽媽，越智先生向你做了什麼特別的要求？”

“……”

多計代既不承認，也不否認，只管淌眼淚。她臉頰上——年紀雖則不輕，皮膚却異常細膩光滑——帶着泪痕，戴指環那隻手被伸子握牢，死死地瞅着女兒的眼睛，臉上露出無法擺脫的苦

惱。这苦惱也反映到伸子的年輕的臉上。越智对多計代作了要求，这是事实，多計代当下不能应允他，这样一种心情，同是女性的伸子自然是理解的。

伸子很伤心。她对于媽媽的醉心越智，一向都非常反感。这反感讓越智分析起来，就把它穿鑿成为女兒嫉妒媽媽，并且大約也对多計代說了。其实呢，女兒的那种感情和嫉妒有些不一样。她覺得多計代身边那种从容不迫地起伏着的波瀾，实在太平淡無奇了，这是伸子反对的最根本之点。現在看到多計代臉上那种緊張神色，伸子反倒失去了以前那种反感。至少她覺得多計代在她的感情生活中，沒有撒謊的習慣，这个發現，使伸子越發同情她媽媽。

“媽媽……幸好你給說了出來。”伸子溫柔地把媽媽的香噴噴的手背拉近自己的臉頰。

在她心里，又想起一件事情。还是自己少女的时代，多計代教导她說：要是和男人家接了吻，那就和訂了婚約沒有兩样。伸子当时只漠然地知道結婚是終身大事，讓多計代那樣認真严肃地一說，在她少女的感情里，留下了一個不可磨滅的可怕的印象。說不定这次輪到多計代自己身上，是不是她也有同樣的感覺呢？她是个有夫之婦，比起受警告的少女的伸子來，責任就重得多了。假如事情是這樣的話，不會撒謊的多計代，當然就很苦惱的了。她身材又大，孩子也生得多，衣服什物都比較愛庸俗趣味的奢華，內心里却保存着這種舊式的矛盾的純潔。

伸子又想起一封信的事情。日久年深、變了色的西式大型白信封上，疏疏朗朗地寫着 Mr. Sasa Taizo (佐佐泰造先生) 以及泰造在倫敦的地址。封口的地方不是火漆，而是橢圓形的紅紙小封緘。信封已整整齐齐地剪開，里面是用小楷狼毫筆密

密麻麻地写在日本桑皮紙上的厚厚的信。字体是草書，有些地方，伸子甚至辨認不清楚。最后那張信箋上，像写詩箋那样地分三行写着以下的字句：英京倫敦的亲爱的哥哥惠鑒。最后是多計代的具名，具名前和本文最后一行之間的空白处，密麻麻地又滿了許多×。

这封里面記着明治四十年某月某日的媽媽的信，是伸子清理一只撥給自己应用的旧衣櫃的时候，偶然發現的。当时才三十出头的多計代，照相的时候穿着时兴的衣服，拿着玫瑰花，这封信和当时多計代的相片給人的印象是完全相同的。伸子好奇地、怀念地、然而又不好意思地細細看了那封信。当时，她心里奇怪信尾为什么画上那許多××。后来她才想起，那叉叉的用意，原来是接吻的意思。那么多的××，最后甚至有些連笔迹都磨灭了的××。足足五年，媽媽写信給她爸爸的时候都称呼哥哥，媽媽当时的那种心情，伸子是了解的，同时，也特別觉得那些××可爱。当时媽媽相片里照的那种肥軟可愛的手和小孩子似的天真的神气，伸子在信里都感到了。

泰造在倫敦收到了这样的信，总是先往口袋里一塞，然后心神不宁地呆上一会兒，找个借口，离开大伙兒呆的那間屋子。泰造的老朋友，經常拿这事当作笑料，伸子也曾听到过。

后来，家庭的經濟条件渐渐变化，越来越富有了。爸爸和媽媽的生活也有了許許多多变化。不过，伸子觉得，做女兒的希望父母能保持下去的那种真情，还不能說是完全泯灭了。

“媽媽呀，这件事情对你來說，比你自己所想像的，說不定要危險百倍哩。”伸子誠懇地謹慎地說。“我想不出什么根据来贊成这件事，你明白吧？我不相信越智这个人。……所以，請您一定要好好考虑考虑，求求您！”伸子撫摸着多計代的手，仿佛在鼓

励她。“媽媽这种想法的动机，我多少懂得一点。媽媽心里准是那样想，一旦要是真的做了出来，穷也不在乎，世俗的声名更算不得什么。目的是为了追求更有价值的生活，只要有那种自信就成了。……不是么？”

“要沒有这个自信，那还鬧什么再婚呢。”

“不过，这可非常复杂，不是嗎？做姑娘的时候，您沒有过一天苦日子，出嫁以后，在社会上也从来沒丧失过一次自尊心。要知道穷人和不是那么有錢之間，是有区别的。”

講到后来，伸子想起多計代的性情脾气。她的自尊心是最强的，实际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

“媽媽的自尊心是建立在佐佐泰造夫人这个基础上的。要是失去了这个基础，自尊心被剝得光光的，并且被刺伤了，又将怎样呢……”

伸子心里害怕了。从小看慣了的媽媽的碩大身体，和一副無框眼鏡冷冷地架在鼻子上的越智，把这样两个形象合起来一想，伸子从結婚这个字眼里感触到的是莫名其妙的不自然，简直是形同污辱的不自然。

“这件事情急躁不得，你說呢？”

“我也这样想。”

“千万別感情用事，媽媽。我和佃結婚的时候，死心眼兒地認為佃和我自己一样，对人生抱着許許多多希望，只是不便对我講罢了。因此就格外同情他。可是，哪里知道是我想錯了。……”

多計代深深嘆了一口气。她臉上露出慎重的神情，沉着地說：“真的，我也得好好想一想……謝謝你。”

說完，輕輕地把她的手从伸子手里抽了出来。

十三

多奇怪的心情呀。

一清早，素子就到牛込区的書店去了。靜悄悄的駒澤寓所的院子里，滿院輝耀着初夏的太陽光。石榴树的茂盛的細叶子，綠得就像嶄新的画油画的深綠油彩一样。籬笆那边，白楊树苗的树梢呈着柔軟的灰綠色，三角形的叶子在上面搖曳摆动。放眼望去，处处都是自己最爱的嫩枝柔条，交相掩映。使人深深地感到这时候的大自然比百花时节还要美丽。伸子坐在書桌前面，眺望着院子里这一片景色。这是个使人眼花繚乱的初夏的院子，草色苔痕，逐日变化。伸子出神地看着这一片耀眼的綠色，光綫強烈得使瞳孔都收縮起来。但是，这样一幅外界的景色，映入伸子心里的时候，却黑得古怪。她并不是真的把綠叶誤看成黑色，鮮艳夺目的新綠的美，依然清晰地映入眼帘；可是当它反映进伸子的內心的时候，仿佛照相机的快門一下子关上了，感觉到一种执拗的黑暗。

伸子想起了“居丧”这个字来。居丧时的心境，恐怕就是这样的黑暗吧？不过伸子并不悲伤，一点兒都不悲伤。只感觉到脑子里充滿了奇怪的、不自然的、沒法相信的混乱。幸好今天伸子一个人呆在家里，沒有誰来和她說話，她自己的脑子里也沒有半点好奇心。

昨天在动坂家中听到多計代說她想和越智結婚的时候，伸子竭尽全力，想了解这件不可解的事情。她一方面拚命想了解这事，另一方面要求多計代万分慎重。她在本能上不得不这样

做，因为她無論怎样也不能接受越智和母亲結婚这个观念。

想起来也的确奇怪。那样長時間專心一志地和媽媽討論这件事情，她却始終沒有为父亲想一想。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因为母亲改嫁这个想法太离奇了，决不可能有那样的事情，所以在实际生活中面临着無可挽救的局面的兩夫妇，其中虽然有一个是她的父亲，但她始終沒有为父亲想一想。十年以前，爸爸和媽媽曾很难得地一塊兒从关西去九州旅行了。那一次，泰造是順便去九州出差的，平常連梳一次头都得費老大工夫的多計代也一道去，就很难得了。二十天的旅行結束之后，兩個人帶着几籃子九州的甘美的蜜橘和日向的蜜柑回到东京。他們津津有味地談起只在日向的小小的綠島上茂盛地生長的。南洋方面的植物过了几天，当母女兩個單獨在一起的时候，多計代說：“旅行固然不坏，可是在名古屋的时候，我真打算独自一走了事啦。”

“为什么？”

“因为真太气人了。”

“就是要問为什么生气呀。”

“你那爸爸，以为旁边沒有人，就調戏起旅館里的女佣来了。……”

十七八岁的大姑娘的伸子，漲紅着臉說：“調戏？……”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有一次，有人請吃飯，媽媽因为整理衣飾落了后，爸爸先走出来。当他正在二門口穿皮鞋的时候，媽媽跟着也从楼上走下来。泰造不知道多計代跟在背后，他一面穿皮鞋，一面把一只手扶在女佣的肩膀上。站在樓梯半中間的多計代看到了这一幕，轉身就回到屋里，推說身体不舒服，躺着不起来。泰造觉得那样太使主人方面为难，立誓以后决不再做出这种举动，好不容易才把多計代劝去赴宴。

“受到这样的侮辱，要我耐着性子一声不响，是万万办不到的。男人们为什么总是那样呢？日本女人都太無見識了，男人们沒有怕的，就为所欲为。”

多計代以着女性的尊严，沉痛地發出这番議論。当时，伸子听見多計代把爸爸那个举动坦然地說成是調戏旅館里的女佣，感到很奇怪。平常最恨醉汉的伸子，以为在这种場合所說的調戏，指的該是醉汉的行为，可是这种行为又和爸爸的性格不相符合。另一方面，覺得把旅館里的女佣看成和自己处在敌对地位的媽媽的見識，也很成問題。抱着这种心情的媽媽，每到一家旅館投宿，大概不会太痛快的，对于同道的爸爸來說也够噲吧。

伸子一件件地印証着的时候，心里有些兒好笑，嘴角張开来了。佐佐的家庭里，艺妓和小老婆这类話是不許說的，要是旁边有孩子，更是决不出口。在無可迴避的某些場合，就用英語的 *singing girl* 来代替艺妓，*concubine* 来代替小老婆。虽然这样諱避而說着外国話，听的人后来畢竟也逐漸明白起来了。

对男子要求純潔，这在多計代是無妥协余地的。無論泰造也罢，和一郎或保也罢，都受到多計代腦子里的純潔的标准所監督，被她那种性情所誘导。伸子越到近年来，越为了媽媽的这种趣味和見識，而替男孩子們抱委屈，甚至开始覺得是危險了。对于由童年进入青年的弟弟們的肉体和精神的花花色色的变动，对于这种細微的感情上的差异，媽媽懂得些什么呢？伸子老是为保耽心，就是为了这一点。从伸子眼里看来，媽媽对于这方面要么就是太天真，要么是知道几乎不是伸子所能懂的一些下流行为，因而極端加以禁阻。在佐佐的家庭的气氛中，純潔被認為是最高理想。但是，如果追究起来，它的實質却是非常曖昧的。

面对着那样一个心曠神怡的新綠正濃的庭院，伸子心里却像打不开快門的照相机那样黑暗，其原因也就在这里。

做妻子的在丈夫不在跟前的时候，和亲生女兒談論起自己想改嫁的問題。在她的結婚生活中，竟然夾雜着这样一种感情——不得不和女兒說出那样的話。这难道就是多計代所說的純潔嗎？对于一般男性，包括自己的丈夫和兒子，那样地要求純潔的母亲，本人却对有妇之夫發生了兴趣，进而有了使她考虑到非改嫁不可的那样一种关系，这件事情，难道和多計代的純潔感不抵触嗎？

昨天，面对着媽媽的惶惑的臉容，伸子忘其所以地护衛着媽媽，觉得媽媽真的像少女一样純潔。可是今天这个时候，坐在自己的書桌前面，比較冷靜地考虑过一番，就觉得事情并不那样簡單，其中隐藏着許許多多的矛盾。隐藏着自高自大和自命不凡。多計代过高地估計了作为一个女性的自己，永远自处于例外的地位，总觉得自己不是輕佻浮薄，而是真心爱上了一个男的，这不是自高自大，是什么呢？作为一个有夫之妇的自己，即使在感情上和一個有妇之夫發生了越出軌道的地方，却因为事情出在自己身上，就認為是一种高貴的煩惱，这种想法，不是自命不凡，是什么呢？

这样按道理追究起来，伸子终于發現了一个矛盾的缺口。那就是男女之間的純潔，在多計代心里，重点仅在有沒有肉体关系这一点上。正因为是这样，多計代尽管那样爱好純潔，竟然和越智搞出極端矛盾的感情关系来。这种感情，在要求肉体的滿足的时候，多計代的純潔感才觉醒过来，女性的警惕心才觉醒过来。想到这里，伸子的对着耀眼的庭院而眯縫着的眼睛，泛出一抹痛心的、惊恐的神色。昨天从多計代嘴里說出結婚的字眼，为

什么半絲光輝也沒有的道理，她也明白過來了。在多計代看來，男女之間的肉體關係，要是不經過結婚手續就不合法。她這個頑強的觀念，反過來正可以證明：像她年輕的時候，不經過戀愛而結婚，這對於一個年輕姑娘來說，是多麼和她的洋溢的熱情不相協調，多麼不自然呀。從這一點上看，多計代所苛求的純潔，是不是骨子裡正說明她自己有過夜夜屏住呼吸、睜大着眼睛睡不着覺的經驗？

記不起是什麼時候了，曾看到爸爸和媽媽的結婚紀念相片。剛過三十歲的白面書生泰造，留着髭鬚，穿着常禮服站立在那裡，旁邊的一張飾有流蘇的天鵝絨圓椅子上，坐着多計代。她頭上梳着島田髻，身上重疊穿着兩件華貴的長袍^①，從相片上看去，像是月白色的，外面罩着一件黑緞綢大褂，兩隻手放在膝上，右手藏在左邊的衣袖裡。新娘的眉梢，以及看着鏡頭的眼神，塗了口紅的閉緊的嘴巴，哪兒都看不出一點嬌羞和歡喜的神情，倒反有些陰森可怕。伸子仔仔細細地端詳了一會，說道：“這張相片裡的媽媽，為什麼趕不上後來拍的那些相片兒美呢？”

一點都不假，比起這張結婚相片來，多計代在幾個月以後拍的另外一張半身相片，身穿便服，梳着雙螺髻，就雍容艷麗得多了。

“這張相片么，”多計代細細地對着自己的結婚相片，看了好一會，說：“可憐我當時哪裏有心情拍什麼紀念相片兒呢。什麼都不懂的我，剛踏進佐佐家的門，就看到家屬證明書上並沒有列名的四歲左右的男孩子，在那裡跑來跑去，婆婆‘俊一，俊一’地叫着，疼愛得很。我那時心裡想，這下可真掉進火坑裡來了。

① 日本女子在盛裝的時候，才重疊穿兩件長袍。

于是我就抱定宗旨，不弄清楚这个孩子究竟是誰的，决不和你爸爸同房，把陪房的老保姆叫到隔壁屋子里……你說，难道不应该那样做嗎？”

“那孩子不就是阿俊叔叔嗎？”

阿俊是泰造的伯父的兒子，她們談這話的時候，他已經是個小伙子，在三菱公司做事。

“可不是嗎，后来总算弄明白了，我才安下心来。……你爸爸也可憐，”多計代笑了一笑說，“他見我盡望着月亮哭泣，就問我是不是另外有相愛的人……其实倒并不是这个原因。……不过，我还是感謝你爸爸的。”她坦率地說，“他依了我的話，新婚后有一兩個月沒有和我同房哩。……他反倒原諒我說，多計代也真可憐，驀地嫁到这样一个乱糟糟的人家里來，她的懷疑是應該的。”

伸子自从有了知識以后，常常覺得自己的媽媽多計代对待亲生女兒，不知怎的，和人家家里的母親們有些不同。伸子平时对待自己的媽媽，也經驗到一种异乎尋常的感情，不是愛慕，而是一个少女面向掌权的長輩婦人挺身对抗的心情。

过去一直沒有好好理解的媽媽的矛盾，这回想起了媽媽新婚當時的情況，伸子才恍然大悟了。碩大美丽的多計代，她身上所賦有的种种热情，未及奔放而潜伏了下来，孩子一个个地出世了，自己做了母親，可是她內心里的某个地方，却經常埋藏着对另外一种生活的幻想和憧憬。现实生活和她的幻想永远碰不到一塊去，这就是多計代过去的經歷。

一个当时才十六岁的大姑娘，伸子又怎么会懂得女人的那种复杂心理呢。多計代的感情里，沒有母性爱的温和的开展：从恋爱以至于結婚，然后成为母親的那种惊嘆和欢喜。多計代本

人，恐怕从来没有自觉到这一点吧。至于多計代式地爱护她的兒女，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想起来，她对男孩子們严格要求的純潔，也可能是她本人心里对于理想化的男性的憧憬的一种反映。

伸子每次想起保的房屋門框上所貼的“冥想”那个紙条，心里就黯淡起来，不能不想到自己在家庭里处于大姐地位，恰恰和保是正相反的。把多計代的內心的陰影这样追溯着看起来，又不能不承認自己这个女兒，和母亲也处于相反的境地。四十多岁的多計代，虽然具有强烈的生命力，但由于环境的关系，作了母亲，当了太太，已經是动也不能动了。可是在她身边長大的一个年輕姑娘伸子，所經歷的是怎样一番生活呢？伸子至少會全心全意想做一个真正的女子，至少总算那样地主張了，而且和佃恋爱了，結婚了，离婚了。

伸子不知不觉地在籐椅子上搖撼了一下身体。当下明白了許多东西。多計代的內心里，一定自觉到一种决不是母亲这个名分所能抹煞得了的春心。可是，这个春心，由于年齡和境遇的參商，实际上已成了燦爛的夕陽，不能再賦与新內容了。猛然間伸子明白了平常老愛責备自己是利己主义者的多計代的感情的隱微处。多計代生着气，怒目看着伸子，罵她是利己主义者的时候，那頂帽子并不是專給伸子扣的。原来多計代一肚子不滿意那些想憑自己的希望、意志和責任而自由行动，事实上也的确那样做的所有年輕一代的女孩子們，她把她的難言之隱，概括为年輕女孩子的利己主义一語，給伸子扣在头上。

伸子又想起四年前自己在赤坂佃家的老宅子廊檐下哭泣的情景。伸子受不了無意义的家庭生活——天天老是反复着的瑣屑的家事的苦痛，和佃爭吵。佃完全不理解那种折磨着伸子身心

的空虛生活，他抱着哭腫了眼睛的伸子的肩膀，一再柔和地說：“別那樣哭了吧，再過十年，就不會吃這個苦頭了。我很了解你……”佃的這幾句彷彿安慰人的話，伸子聽去，是多麼可怕呀。“再過十年”……十年！這樣的日子，即使熬一年都可怕得很，所以才那樣地苦痛不堪哩……給佃那樣一講，更覺絕望，伸子又復高聲痛哭起來。

伸子現在覺得，從自己四年前在古老的連木紋都磨滅了的佃家廊檐下的哭聲中，彷彿可以聽到千千萬萬女子的哭聲。

十四

接電話的女人的聲音，細微得聽都聽不清，伸子使勁地問：“喂，喂，是佐佐家嗎？”

應了一聲“是”。

“是我呀，伸子呀，有人在家嗎？”

又回答了一聲“是”。

“媽媽在家嗎？要是在家的話，請她接電話……”

“是”。

伸子側着耳朵等候着。佐佐家里，除了公用的電話機外，多計代夫婦倆還有一架專用的桌上電話，轉接的時候，絕緣器總發出噁噁的音響。伸子側着耳朵等候那個音響。可是，對方那個聽筒里，電流仍然在嗡嗡響着，毫無變化，還可以聽出什麼地方在通電話的聲音。為了試試接上沒有，伸子“喂，喂”地又招呼了兩聲。

還是同樣的聲音答應了一個“是”。

伸子吃了一驚，就問道：“喂，喂，你是誰呀？”

“……”

“要是聽不清我的話，請換個人來接吧。”

對方似乎跑開了，過了一會兒，電話里可以聽到“噢，喂，喂，”的男人的聲音，想不到這次是和一郎來接。

“哎呀！久違了……”

“哦，原來是姐姐，你好嗎？”

“媽媽呢？”

“到前崎去了。”

佐佐家在小田原附近有一所幽靜舒適的別墅。別墅很少的那一帶海邊的漁村，據說極有利于健康，長壽的人很多。那個別墅是泰造為祖母蓋的，他對祖母說：“要讓您老人家住一所完全西洋式的房子，”說了就開始修蓋那個歐化的別墅。沒等到房子蓋好，八十二歲的祖母就死了。

“什麼時候去的？”

在勁坂聽到要和越智結婚的那番話，還是前天的事。

“今天早晨……”

“今天早晨？今天是星期幾呀？……不是星期四嗎？”

多計代急急忙忙到前崎去，使伸子覺得有些不安。

“和誰同去的呢？”

“啊！大家都去了……只剩下我和保看家，你來吧。”

“……艷子也去了嗎？”

“是呀。爸爸因為神經痛暫時休了假，大家頓時亂成一團，匆匆忙忙地都走掉了。”

“是么？”

是這樣就好了。多計代這個人，要她老老實實單身乘火車

来回，是办不到的。……

“哪一次都要埋三怨四的媽媽，想不到这次却一話沒說就去了，爸爸都觉得稀奇哩。”

伸子推想得出毅然帶了小女兒跟着丈夫离开东京的多計代的心境。

“坐什么車去的？”

“我送他們到东京火車站，他們就乘上了火車。”

“……行李多得了不得吧。”

伸子不禁笑了起来。每逢多計代出門，除了大大小小的皮箱和包裹而外，水桶提籃等等，几乎缺一不可。每逢这种場合，媽媽那个大手提包，一定是艳子給拿着。头上打了緞帶大髮結，裝飾入时的艳子，手里不得不拎着一个松散的怪模怪样的大袋子，臊得她只能厭惡地低下了头，咬紧嘴唇。伸子仿佛亲眼看見这一家数口陆陆续續走进东京火車站的情景。

“他們打算在前崎呆多久呢？”

“那可沒有准兒。爸爸大概暂时要从前崎直接上公司。……”

“艳子的上学問題呢？”

“大概下星期一要同爸爸一道来吧。”

身体孱弱的艳子，进了一个天主教会办的女子中学的附屬小学，只因为那个学校离家近些。同样是天主教会办的学校，也分貴族出身的修女所办的学院，和中等修女所办的女学校，以及比中等又差一些的学校。屬於第三类的艳子那个学校里的修女們，对于学校里的女学生，往往露骨地表示出爱憎。艳子呢，她不是那种斯斯文文討人喜欢的孩子，由于生来是神經質，性情倔强，所以在学校里，她是这样一类的学生：即使成績相同，也很难

得到校長嬾嬾的獎品。近來素子漸漸地懶得上那個學校。伸子在電話里答應這個星期日去勁坂，就把它掛斷了。

走在兩旁種着櫻花樹的路上回寓時，素子迎面踱了過來。

“……出去嗎？”

“打得太久了，所以來瞧瞧的。……怎麼說？”

伸子跑到酒店里來打電話時，只推說是要問多計代的身體。

“說是今天早晨全家都到前崎去了……”

“還能去前崎的話，不是很好嗎？”接着素子又挖苦說，“其實也不妨偶爾招待咱們去作一兩次客呀！”

“……………”

“阿申，你也許偶然去過那兒吧？……”

“大概去過兩三次……”

還是房子剛剛落成，大門也沒有，籬笆也沒有的時候，伸子到過那兒。到那兒去，得爬上一條小路，那條路沿着從前的東海道^①，在山崖下面，路旁還遺留着成排的松樹。爬上了那條路，就是一片草深沒脛的平地。佐佐家用石片瓦蓋頂的瀟灑的別墅，就孤零零地建造在那塊平地上。爸媽和伸子以及傭人，一個挨一個地撥開草往前走着，從充當地界的竹籬笆的空隙走過去，那兒連個木門都沒有。泰造從口袋裏取出一把鑰匙，從中揀出大門鑰匙，打開了堅牢的大門。那個時候，抽水機的發動機電力不足，呆在那兒的三天中間，伸子和女傭兩人，每天要走过那片草地，去到街上漁戶人家的井里打水。

多計代在可以看到箱根的連山的平台上坐在椅子上，一直大發脾氣，埋怨安裝了那種毫無用處的發動機。泰造火了，親自

^① 古代日本的交通孔道，从京都通向东方沿海各地。

去發动机室去調查。發动机室是鋼骨水泥蓋的頂，它上面又蓋了一個舒暢的涼亭。進門地方安了一個刨鞋泥的腳踏。那腳踏是鐵鑄的，外形是一只蘇格蘭梗犬，很有趣。半露在地上的地下室牆外裝有噴泉。處處地方都發揮着泰造的匠心。伸子很高興可是由于發动机不靈，那幾天里媽媽盡發脾氣，她覺得實在沒意思。有那樣好的風景，又有外表上看去是那樣舒適的別墅，拿來和多計代的那種不痛快相比，簡直像是契訶夫或果戈理的小說中所諷刺的女太太，真難以為情。她每次提着水桶走下坡去到街上漁戶人家的時候，光了半个身體的男女孩子們總要赤着腳跟了來。每個孩子的頭髮都給海邊的風日吹晒得又紅又亂。他們默默圍牢、瞧着打水的“東京的公館”里的女人，并且还跟隨着穿過街道，走到山崖下的小路口。到了那里，他們就不再跟進來了。伸子把崖上才落成的那所西洋式別墅以及在這所房子里出出進進的自己，和漁戶人家那些孩子們一一招呼他們，他們不答理，對他們笑，他們也不表示什麼一一一比，總覺得有些別扭。可是泰造和多計代，從火車站雇了出租汽車开到崖下，讓赤髮的孩子們包圍着，鬧轟轟地出出進進，似乎一點兒也不覺得難過。每當這種場合，伸子就露出一副愧恨交集的表情。多計代大不以為然地說：“哪里用得着心里不安，靠自己的能力蓋自己愛好的房子，有什麼不應該呢，你真傻。”然后又補充說：“真是笑話。近來東也是無產者，西也是無產者，可是如果雇主沒有了，窮人干什么活呢？不是正因為有雇主，窮人才有飯吃嗎？真不知天多高地多厚哩……”

每遇到這類談話，泰造總不参加，坐在平台上假裝打瞌睡。

當伸子和佃離了婚決心獨立生活的时候，曾經向多計代探過口气，問她可否讓自己住到前崎的別墅里去。

“喂，这一次你又不怕难为情了！你倒真会图方便！”她说完这话，稍稍想了一会儿，干脆拒绝说：“这可不能从命。因为那里是为你爸爸和我两人盖的，连床都没有第二张呀。”

经过她这么一说，才记起前崎的别墅里确实连盥洗处都只有一个，家里的人只能挤在一块儿使用。这对于多计代来说，当然是个顾虑。所以伸子马上就收回了自己的希望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决不是硬要住到那里去……”

这件事还是伸子没有认识素子以前发生的。自从和素子住到一起以后，几年中间，多计代从来没有邀请她们去前崎玩过。有一次泰造偶然提起，伸子也不妨偶尔同素子来玩玩，多计代当场就一本正经地说：“算了吧。谁知道她们两个会干出什么好事来呢，多不愉快呀。”

从那次以后，一晃眼又过了几年。

伸子和素子相偕着走过两旁都是樱花树的马路，一面拐到通向寓所的小路，一面说：“不招待我们去玩，反而倒好。如果我是掌中之珠的话，我就一天都不能和你在一起啦……”

“那倒是真的。”

如果多计代这次能把前崎的别墅当作躲避风浪的港湾，免得她那艘激情的船翻掉，那所房子也就算没白盖了。在伸子的想像里，决没想到多计代会拿前崎的别墅来作相反的用途。

伸子想起父母在田地房产方面的一桩桩的事情，心里不觉好笑起来。泰造为了小试他自己的建筑趣味，盖了前崎的别墅，趁不用纳税的时机，买了一辆用油很省的英国制造的豆牌小汽车。可是佐佐家没有盖半栋出租的房子，也没有半亩收租的田产。他们家里没有置下靠它就自然而然地可以发财的房地产。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泰造的生活态度，是个并不贪财而对事业

具有自信的技术人員。反而是多計代这个人，对于买田买地是十分精明而且積極的。話虽这样說，十几年以前，多計代赶着下雪的天气，很起勁地亲自去看了一趟，在北多摩买下了一塊地——那地方只有一点好处，一年四季都可以欣賞富士山的風光，因此地价到今天还没有上漲，地上仍然种着麦子。

这一天因为是素子的母亲的死忌，素子为爱吃甜东西的人，做起豆沙飯糰子来。可是飯煮得太爛了一些，捏不攏。家里三个女的正在厨房里忙乱着的时候，听到外面似乎有人在叫門。丰媽洗干净了手，跑了出去。回来的时候，一張臉就像失神落魄那样。

“来了几个这样的人……”她那沾了水而没有擦干的淡紅手指里，夾着一張从方格小拍紙簿上撕下来的紙片，她把它遞了过来。紙片上用秃头鉛笔乱塗着“黑色联盟，山田”几个字。

“……………”

素子和伸子都不認識这个人。

“怎么回事？”

丰媽怯生生地低声說：“三个人一道，头髮乱蓬蓬地披散着……臉相都很凶……”

素子在她那一臉怒容上，稍稍露出点兒提心吊胆的神情，說道：“怎么！”

伸子心里却多少有了一些底。那时社会上流行一句話，叫做“anar-Bol”^①，提起黑色，她知道那是和布尔什維克的赤色

① “Anar”是anarchism的縮音，“Bol”是Bolshevism的縮音，把無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維主义并在一起，是日本資產階級故意污蔑共产主义的話。

相对的無政府主义的标志。她也知道無政府主义者那一伙人，那时常去丸之内的大公司里，找闊佬們捐款。她还記得讀过一位新近开始写小說的年輕女作家描写那一伙人的生活的作品。

“讓我去看看。”

伸子到二門口去一看，洋灰地的二門里，兀立着三个正如丰媽所說的青年。他們的头髮都乱蓬蓬地披散着，就和那些以囚首垢臉为光荣的高等学校学生一样骯髒。每人身上都穿着俄国式的襯衫，有的是褐色，有的是黑色；又髒又旧的西裝褲子；脚上有的穿皮鞋，有的穿木屐。站在前面的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枝粗手杖。

“我是佐佐伸子……貴干？”伸子开口就問。

三个青年的六只眼睛，注視着身穿紫圍裙站在他們面前的伸子。那三个人的骯髒样子，看去总有几天沒洗澡，早晨出門以前也許連臉都沒有好好洗一下。誰都不点头招呼，显出又粗暴又蛮橫的样子。可是他們的眼睛里和嘴角上却帶着掩盖不了的稚气和好奇心。像这种年輕人的骯髒和粗魯，伸子并不是不知道的。伸子那在美專學習的二十三岁的弟弟和一郎，有时候就有跟这三个人共同的表情，那就是表面上非常傲慢，其实心里是很羞怯。伸子一面引起了好奇心，一面問一句：“究竟有什么貴干？”

“不是已經遞上一个条子了嗎……”

“条子是看到了……不过，和你們見面，这是第一次啊。”

“……”

“你們几位是無政府主义者嗎？”

拿着手杖穿着黑衫子的那个青年，直捷有力地回答說：“是的。”

“这方面的人还是第一次光临呢。……”伸子記起了在什么

地方讀到过的这个名詞，就問道：“目的是來‘掠’嗎？”

伸子想起了在無政府主義者中間，也不知道是否由於掠奪的意義，把募捐稱為“掠”。

那三個把骯髒當作自己的青春的示威和裝飾的青年，聽到伸子這句話，有些動搖了。

“你不是早就知道我們的目的了嗎？”

拿手杖的那個青年，挑戰似地昂起了頭說。

“看是看出來了……可是，我總覺得有些莫名其妙，”伸子原來站在門口的木板上，這時她就端端正正地坐到席沿上，“為什麼諸位一下子就闖到陌生人家來捐款呢？”

“這個我認為你知道得很清楚。今天這個社會，不是我們能夠生存的地方。”

不錯，這個社會固然不合理，但是，伸子自己又生存在怎樣一個社會里呢？伸子過的是作家生活。在這樣一個對女子的生存不覺得有絲毫義務和責任的社會里，伸子難道不是一貫地靠自己的勞動來养活自己的嗎？

“難道諸位認為正由於今天日本的社會是這樣，所以青年們除了走這樣一條道路而外，就無法活下去了嗎？”

“是這樣的。”

“……我似乎懂了，其實還是不懂。”

伸子認真深思着，定睛望着三張骯髒的年輕的臉。

“我們的一生是相當長的吧。社會的不公平，在我看起來，也是長期的。既然這樣，那麼即使天天這樣地向人家捐了錢來過活……歸根到底，不是什麼問題都沒有解決嗎？”

拿手杖的那個青年，默默地怒視着伸子。這時，一個上衣和褲子穿得不一樣的人，暴躁地搔了搔他的長頭髮，搖晃着身體

說：“真討厭，既然知道，還羅嗦些什麼，拿出錢來不就完了嗎？”

伸子的臉孔當下就變成緋紅。“難道你們願意自處于勒索者的地位嗎？家里要是來個要飯的，自然一句話都不用說，只要給幾個錢就完了。你們到底和那些人不一樣吧？你們至少是抱有一種主義的，那就大家好好地來談一談，這是尊重你們呀。如果你們是勒索者，那就請回去好了。遇到勒索或威脅，就不得不拿出來的這種不義之財，我這兒一文都沒有。……”

“好了，不用生那樣大的氣啊。”拿手杖的那個人說，嘴角上挂着一絲笑容。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兩下好一會兒工夫都不說話。伸子仔仔細細地端詳了一會兒之後，逐漸覺得這幾個披頭散髮愛穿俄國式襯衫的青年，都不像真的徹底抱有某種主義那樣生活着的。至少現在站在伸子跟前的三個青年的臉上，看不出有什麼特殊的苦惱的痕迹。在他們的每張臉上，只看到逐日靠捐款營生的那種生活習慣，以及由於這種習慣而養成的臨機應變的本領。社會上却像看待街頭飛散的垃圾那樣看待這一類人，不耐煩的時候就摸出幾個錢把他們打發走。對於這種情況，這些人似乎也已經習以為常了。伸子覺得這種地方，正是表現出社會的苛刻。她的心情平靜下來，稍稍帶點兒幽默的味道說：

“你們幾位大概是跑錯了人家了，真對不起。我是靠筆墨生活的，沒有多餘的錢。再說，還不願意用對待要飯的那種心情來對待你們幾位。”

這會，剛才像勒索似地說話的青年，就嘲笑說：“哼，倒真能詭辯！”

伸子又沉默下來。她自問並沒有玩弄什麼唇槍舌劍。只是內心里的驚懼和疑念在開始擴大着。她想這幾個人如果連這樣可恥的境遇都能忍受，那麼為什麼不能給自己找一個謀生的職

業呢？伸子默默地端詳着三個人的臉。想起了讀克魯泡特金所著的“革命家的回忆”的時候，自己的感動。難道克魯泡特金不是無政府主義者嗎？克魯泡特金的“俄國文學的理想和現實”，伸子曾三番兩次地讀過。其中充滿着對更美好的人生的熱烈願望。充滿着真實和美，把人生和文學喻為人類至上的精神的花朵。克魯泡特金是無政府主義者。回頭再看眼前的三張臉。這三張年輕的臉面，雖則由於出生地的不同而各自具有獨特的鄉土的面貌，却帶着共同的、習以為常的吓唬人的樣子，怒目直視着伸子。但是，在伸子看來，這些人不過自稱為無政府主義者罷了。

伸子對着這三個人，客客氣氣地說：“請你們好好帶句話給你們的朋友，就說即使去到佐佐伸子家，也弄不到錢的……”說完她就走了進去，一會兒手里拿着幾個零錢又跑了出來。

“抱歉得很，這幾個乘電車的錢請收下吧，不過是剛剛够乘電車的。”

她把剛剛够三個人乘市外電車和市内電車來回一次的錢拿了出來。拿着手杖的那個青年不聲不響地接受了。然後說：“喂，回去吧。”他催促兩個同伴先走，最後自己才走出去，反手關上了格子門。

這個青年先讓同伴離開，以及不是粗暴地而是尋尋常常地關好了大門的舉動，給伸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自己的歲數差不多的這三個青年，就像剛從地下掘出來的礦砂那樣，金砂攙雜在一起。什麼都一知半解似懂非懂，難道僅僅他們三個人是這樣嗎？要說糊塗的話，伸子也很糊塗。可是她對於這三個青年的無政府主義的作風，實在沒法贊同。那麼他們究竟應該怎樣辦才好？“認真地工作吧，”這樣一句話，對於從今天這個社會產生出

来的他們那种心理來說，伸子認為还不够算作是最人道的解答。

伸子連帶想起今天早晨打到家里去的電話，以及多計代和自己在前崎那所別墅上所产生的感情上的疏隔。对于社会上的貧富的悬殊，伸子也不像多計代那样認為是当然的。不过，像刚才那几个自命为無政府主义者那样，以为只要憑掠夺的手段，把錢从富人的手里移到穷人的手里，社会就能好起来，伸子也不那样想。因为今天这个社会的組織，尽管你損有余而补不足，馬上又会無止境地产生出貧富的差別。伸子覺得她自己哪一方面都不能参加。她这个哪一方面都不能参加的心情，实在也就是这样一种心情：难道就沒有比上面所說的那两种方法更美好更有前途的方法了嗎？抱着这样一种心情的人的头上，竟然也挨到了“掠”，这就使伸子感到牛头不对馬嘴，感到漠然的苦痛和莫名其妙。

伸子想起自己一向遭人指摘的一句話来。那就是她从来没有挨餓，不知道穷的滋味。那三个青年，說不定也經常在背地里这样議論着伸子，因此邀好了到她这兒来“募捐”的。

平常，伸子并不大計較这个对她似乎是形影不离的詆毀。伸子深信，丰衣足食地長大这样一个偶然的事实，不應該像某些人那样，把它当作对于生活毫不了解的同义語。同时她也不相信，不愁沒飯吃这件事，除了降低人的价值而外，更無其他的意义。假如是这样，那么为什么从远古以来，人类的良心就那样热烈地和因貧困而产生的不幸以及黑暗不断地进行斗争呢？那些抱着烏托邦思想的人，沒有一个不首先想像沒有貧困的社会。

無产階級、普罗列塔利亞的名称，在文学方面也漸漸地出現了，伸子經常在报章杂志上看到这类字眼。数年前，吉野作造在帝大举办的講演会上曾講过聖西門和傅立叶。那时还在学校里

讀書的伸子，非常有興趣地聽了那個講演，還做了筆記。歲月如流，曾幾何時，無產階級、普羅列塔利亞的呼聲開始響亮了。伸子也懂得，今天的社会上的窮人和工人，就叫做無產階級，普羅列塔利亞。可是她却想不通，為什麼像剛才出去的那幾個人，要把一個并非富有而靠筆墨生活的自己这样的人，當作是和無產階級相對立的呢。伸子覺得，自己决不因為不是工人的女兒，不愁飢寒，就應該在這些人的面前，抹煞或看輕自己的意志——作為一個人而爭取更有意義的生活的意志。

伸子緊了緊紫圍裙，坐在席沿上深思着，一點兒都不知道背後的紙隔扇拉開了一點。那紙隔扇一下子全都拉開，素子就心地叫了一聲“阿申！”反而把她吓了一跳，惊醒過來。

“干麼一個人坐在这儿？”

伸子只抬起頭回答說：“沒有什麼。”

“那幾個人走了吧？”

“走了。”

“阿申，真的你給了他們好一頓咆哮。”

這句話完全出乎伸子的意外。

“……我說的話聽起來像咆哮嗎？”

“并不是這個意思……那些人太蠻橫了，來到人家家里，竟然使出威脅的口吻來……”

“因為在他們那方面說，根本不是來求助的呀……”

兩人回到廊檐下籐椅子那里。

“那樣對付很好，委實好得很。要是讓這些人來慣了，那還了得。”

在她們兩人的共同生活中，伸子像小孩子那樣胆小。走夜路啦、奇怪的菌子啦、蝶蛹啦、負傷和死人的故事啦以及鬼怪的

故事等等，她都害怕。可是，半夜里如果有什么古怪的声音，或者像今天来的那几个人，素子就激动得飞红了脸，一动都不能动，倒是胆小的伸子去察看动静。

素子的口气里，似乎那三个人已经被撞走了。可是，对于目击那三张肮脏的面貌，想到那三件俄国式襖衫底下的三副胃脏，甚至嗅到那三个年轻男子的体臭的伸子来说，这几个人并没有走，他们给伸子留下了东西。留下来的东西是她們生活中历来所缺少的一种刺激。

“……想不到来了这么个插曲。豆沙饭糰子已经做得了，在哪里吃？”素子仿佛慰劳伸子似地说。

“就在这里吃怎么样？”

伸子慢慢地用筷子夹着盛在碟子里的豆沙饭糰子，说：“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奇异感觉，难道大家都会有这种心情吗？”

“……什么呀？……你是说刚才那几个人来捐钱吗？”

“嗯。”

“……只当是纳了税吧。”

“是这样么？……”

关东大地震那年的初夏，著名文学家武岛裕吉^①带了他的情妇在轻井泽自缢了。武岛是个人道主义的作家，工人运动发生以后，他把北海道的自己的农场无偿地分给了佃户。

那位作家的作品，伸子几乎全部都读过。内容是丰富的，但是作者那种感伤的笔触，不合伸子的口味。尤其是后来读到作者死后所发表的给他的女朋友的书信，那个浓艳的味道，简直使伸子吃了一惊。武岛的自杀，正当伸子和佃的夫妇关系开始发生破绽的时候，所以给伸子的冲击极大。那时伸子对于理解武

^① 影射日本小说家有岛武郎(1878—1923)

島裕吉的死，認為只是由于本人的性格和戀愛和他貴族的环境發生矛盾的結果。現在，伸子想起武島的作品中的某些地方，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过他对那些向他要錢的人的立場的感想。原文已經記不起来了，可是，确实有这件事。

伸子想着想着，把碟子里的豆沙飯糰一个个地細細夾开，却忘掉吃它，把旁边的素子都看呆了。对于武島裕吉的生活方式，也就是他那种死法，伸子是不贊成的；她不願意自己在这个时候連想到武島裕吉来。

十五

“阿申……你不是約定去动坂嗎？”星期天的早晨，素子問了。

“也說不上約定不約定……”

“还是去吧。”

“唉……可是，去了也……”

“去彈彈鋼琴也好。”素子这样劝她是有理由的。星期六那天，淺原露子来補習俄語的时候，素子把前天来的三个蓬头青年的事情当作最近的新聞講給露子听了。露子以她始終一貫的雍容沉着的表情問：“你們兩位哪个接見他們来的？”說完还把兩個人打量了一番。

“当然是阿申罗，我是个無名小卒呀。”

“給錢了嗎？”

“給錢还成？究竟不愧是我們的阿申，堂堂正正地拒絕了。”

露子含笑看了看伸子。伸子回看着露子的臉說：“問題怕不在給不給錢这一点上吧？”

“自然罗。”

“何况，更不是在夸耀阿中的英勇。”

“.....”

关于那件事，伸子腻烦得简直不知怎样讲才好。

伸子的这种心理状态，素子认为是伤脑筋的结果，所以劝她去动坂娘家走走，变换变换空气。

到了星期一那天，伸子打了一个电话到八重洲町泰造的公司里；将近正午，她才离开寓所。电话里泰造说要带她去一家新开张的精美的西菜馆吃午饭，那家菜馆是一些爱吃英国式西菜的朋友出钱帮助搞起来的。

到那里一看，泰造的工作还放不开手，伸子跑进办公室。成堆的各式各样的大理石和铰链的样品旁边，有个高高的文件柜。泰造在桌子上摊开一张蓝图，正在那里审查。那天他穿的是常礼服，左手扶着眼镜，好像要摘下来的姿势，仔细地察看着蓝图。他身边一个穿白罩衫的青年，两肘撑在桌子上，正在解释什么。伸子一进去，那个身穿罩衫的青年就端端正正地给她行了一个礼。可是伸子却连那个人的姓名都不知道。她刚才进来，在宽阔的门口遇着那些正要出去吃午饭的职员的时候，他们都和她打了招呼，然后走出去。其中伸子认识的人只有两三个。自从公司从胡同里搬到这儿，范围扩大以后，伸子就很少来。由于自己是泰造的女儿，而让一些完全不相识的人鞠躬，就使伸子觉得到这儿来很别扭。

泰造看完蓝图，说了一句“我们走吧，”又对下巴上生着黑痣的一个事务员交代清楚有哪些人要来，就匆匆走出屋子，来到电梯跟前。泰造的这些举动非常敏捷，和他那肥矮的身材不相称。伸子急急忙忙跟在他背后，一边走一边问：“妈妈好吗？”其

实，她是为了急于想知道媽媽的情况才出来的。

“啊，近来她夜里睡得着觉啦，謝天謝地。”

“爸爸还要一直住下去嗎？”

“安心住了一陣，覺得那里真不錯。一下火車站，空气就完全兩样了。首先，清早起来，心曠神怡。近来每天早晨我在陽台上还裸体做日光浴哩。”

“沒有客人去嗎？”

“客人概不招待。不然的話，就失去住到那种地方的意义了。由于住在前崎，乘火車有一定的時間，下班時間反而有了准繩。大約傍晚七点多鐘，就可以到达前崎了。”

吃飯的時候，伸子半开玩笑地問：“真的，爸爸，前崎那个發动机怎样了？已經修好了嗎？不再那样惹是生非了吧？”

“嗯，已經修好啦。”泰造一本正經地回答，看上去确乎是吃足那發动机的苦头了。“是那家抽水机銷子計算錯了，后来改为兩匹馬力，总算好使了。老早我就指出非用兩匹馬力不成的……”

回公司以前，泰造弯到丸大廈，买了一瓶刮鬍子后用的香水。

“前崎短少什么应用的东西嗎？……現在我要到动坂家里去，如果少什么东西，我給你帶來吧。”

“什么东西都不短少。”

泰造还是以他素常那个走起路来鞋跟踏得呱呱响的步調，跑进橫濱記鮮花店巡視了一遍，似乎沒有看到他所想买的東西。

“沒有嗎？”

“今天沒摆出来。本来打算买棵玫瑰，种在前崎二門口的花壇上……”

提起玫瑰，伸子就想起前次爸爸生日，买了送到动坂去的那

束美丽的白玫瑰和黄玫瑰，接着又想起了越智。“媽媽打算哪天回来呢？”

“这次出奇地定心哩，由她多住些日子也好。”

“准是因为两个人都在前崎，媽媽才那样定心的。她往常总埋怨爸爸忙得沒一点空闲，尽呆在东京，不能去前崎。”

父女两个在公司的大楼前分了手，伸子就弯到动坂去。

一进大門，就听到鋼琴的声音。伸子从側門走过女佣住的那間屋子，只听到窗子里說声：“哎呀！伸子小姐回来了，”接着是一陣急速的把什么东西包起来的紙張的繚繞声音，其中有一个人把房門砰然关上了。伸子走到里面，推开琴声悠揚的客厅的門。她一心以为和一郎独自在彈鋼琴，誰知推进門一看，小枝表妹坐在窗前長椅子上，和一郎的朋友松浦身穿制服，站在鋼琴旁边翻曲譜。紅茶茶杯和空的点心盆子杂乱地摆在茶几上。

“噯呀，伸子表姊！”

小枝明年就要在女子中学畢業了，身材苗条的小枝，一見伸子，立刻站起来和她招呼。“好久不見你了！”

“呀，姐姐来啦！”和一郎身上穿的也是制服。松浦照着一向的性格，一絲不苟地行了一礼。

这就是星期一下午动坂客厅里的一幅出乎伸子意料之外的情景。窗外的楓树枝非常茂盛，仿佛要从洞开着的窗口，伸展到屋子里陈飾的大理石像旁边来，被这片楓树的嫩叶襯托着，小枝那紅潤的臉和雪白的罩衫显得十分美丽。因为小枝是个充滿了活力的少女，所以小伙子中間也产生出一种生气勃勃的气氛。伸子無意中闖进到这中間来，自己也觉得成了一个不知趣的大姐。

“冬子表妹近来怎样……”

冬子是小枝的姐姐，兩姐妹自从失去了母亲——泰造的妹

妹——以后，冬子就替代了母亲的地位掌管家务。同样两个表妹，伸子却与年龄和自己相仿的冬子特别亲近。以前她受不了夫妇之间的纠纷时，曾经托在鎌倉家里过着疗养生计的冬子，就近给自己租了一栋小屋，住过一些日子。

“她很好。”小枝彬彬有礼地回答，因为无心碰上了伸子，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就看了和一郎一眼。和一郎和松浦星期一不上学，呆在家里玩，到底哪天上学，旁人都弄不清楚，大概是由于他们念的是美术学校，和旁的学校不同，这种不规则的现象，也就不稀奇了。

和一郎的态度非常自然，过了一会，他奏起一支舒伯特^①的抒情曲。松浦最初随口哼哼，后来当真唱了起来。声量虽然不大，却是正确而苍劲的次低音。和一郎中学一毕业，就到设在一桥的上野音専分校去学钢琴。和一郎的听觉非常敏锐，可是他却没有遵照分校教师所指定的那样按部就班地练习。多计代去看那位教师的时候，教师曾指出和一郎听觉虽则敏锐，如果不好好经过一番正规练习，是不会成材的。她回到家里后，和大家说起这事，反而指责起教师来。说什么：光凭按部就班的练习，才能并不见得就能发展，担任分校钢琴教师的人所说的话究竟是不高明的。和一郎的钢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懒懒散散地停顿了下来，终于成了没有师承的外行人的玩艺儿。

当时正在苦痛的夫妇生活中挣扎着的伸子，零零星星地从多计代嘴里听到这些话，心里很不以为然。多计代对于艺术的才能或天赋这类东西，抱着非常不现实的想法。她自己初学日本画的时候，过不几天，就说老师太平凡，中途停止了学习。实

① 舒伯特(1797—1828)是奥国作曲家。

际上，她不过刚刚能在絹本上画出一朵牡丹花罢了。……多計代似乎認為她自己以及她的孩子，都是毫無例外地蘊蓄着某种特殊的力量，她一心以为只有她才知道怎样發展这种力量的方法，其余的人都不知道。事实上，就拿伸子來說，对于媽媽这种从主观判断所产生的一切，她都拚命抵抗着，好容易才走上自己願意走的那条生活道路。

松浦唱了好几只抒情曲。伸子听了一会，口渴起来，就到餐室里去沏茶。在这一个人都沒有的餐室里，正对着过道的北面那些半人高的窗子，全都是敞开着的。这是疏忽大意。不仅窗子开着沒有关，收拾窗戶时揭在一边的挑花窗幃，仍然揭起着沒放下。从屋子里零乱不堪的样子看来，显而易见这个家里只有男主人。餐室中央的一張大桌子上摆滿了碟子和飯碗，以及內側漆着紅漆的盛醋魚飯团的大木盆，飯团吃光了，盆里只剩下几張竹叶，这些东西攤滿一桌子，还没收拾。桌子边上，斜放着两个从三越百貨公司送来的狭長匣子，匣子上还系着送貨卡片，似乎是随随便便扔在那里的。

伸子站在那里，目不轉睛地瞧着屋子里的光景。她感到和平时大不相同。不仅是由于主人們不在家而觉得屋子里空空洞洞的那樣一种心情。屋子里固然空虛，但在这种空虛感之外，显而易见还有一种無形之中开展着的浪費現象。伸子心里产生了异样的感觉。

这种生活是誰的生活？是誰造成的？这个家庭的主人是父亲，剛和自己在丸之内一塊兒消磨了一个多鐘头的父亲；但是要說这是父亲的生活，那么他那个人和这种生活中間的距离也就太远了。父亲有他自己的明确的生活方式。伸子一再觉得这光景实在令人詫异。她觉得在这样的一种生活气氛里，人与人之

間的相互結合，似乎失去了某種目的，而是莫名其妙地缺乏人性地生存活動着。這種缺乏人性的感覺，轉瞬之間，竟如無底深淵那樣的空虛。

空虛必須填滿，伸子的空虛感被無端涌上心來的悲哀所代替了。上高等學校的保在自己房間的門框上貼了寫着“冥想”兩個字的紙條，形成他那種心情的原因，在這個家庭的日常生活里似乎可不少哩。伸子按了一下電鈴，前幾天在電話里只管答應“是，是”的那個新來的女傭走了進來。

“把這兒收拾一下，……有開水么？想喝點兒茶。”

“是。”

“給保先生留下醋魚飯團沒有？”

“……那。”

“就只有桌子上那一盆嗎？”

“是的。”

“好吧，把屋子收拾收拾吧。……時媽在么？”

“在。”

時媽是專管做飯的，她在佐佐家已經呆了兩年了。

“那就請你對她說，今天我吃了晚飯才走。……”

“是。”

剛過四點鐘，保回來了。

“啊，姐姐也在家！”保高興地張開他那汗毛濃重的嘴唇，露出一列整齊潔白的牙齒笑了。他半個身體留在門外把房門開得大大的，然後走進客廳。

“上次我來家裡，偏偏你回家晚了，沒遇見。你們那個雜誌，辦得怎樣了？”

“正在商量着啦。……我們倒并不着急。”

“这是对的，要是办成功了，請給我看看。”

“成，一定要請你指教。”

伸子去厨房給保找点心，等她回到客厅的时候，發覺那里的空气和剛才完全兩样了。穿着沒有安上襯領的制服的松浦和制服上安着雪白的淺襯領的保，正在談論木偶戏。保打算在明年校庆紀念会上出一个木偶戏的节目。在考进高等学校法文班后的第一个校庆紀念会上，保也出了节目。节目的名称已經記不得了，他扮了个和尚念經，念的是法文動詞的变化，曾博得滿堂喝采。他的身材比哥哥和松浦都高大，此刻穿了一条稍嫌紧小的褲子，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談着上面那番話。

“你念的經是Je suis sale,tu es sale^①吧？”伸子模仿艷子背誦課文时那种小女孩子的朗朗然的口音，开玩笑地說。

“小枝表妹，你不用学 Je suis sale么？”

“不用学，因为法文是选修的。”

循規蹈矩地上学回家的保加入以后，三个青年的談話題材也起了变化。

保平常难得彈鋼琴，歌是从来不唱的。

“到外面去扔一会球怎样？……陽光已經不耀眼了。”

这种游戏保也参加的。伸子又朝小枝笑笑說：“要是看中哪棵樹，也不妨爬爬呀。”

因为小枝爱爬樹，是有名的爬樹能手。小枝看了看手表，又偷偷地瞧瞧和一郎，立起身來說道：“我要告辞了。”

她低声地不知跟和一郎講了些什么，和一郎也要一道出去

① 法文：“我髒，你髒”之意。

的樣子。

“我也奉陪您走一程……”松浦就像怕掉隊那樣，彎了腰急急忙忙穿皮鞋。伸子叫住和一郎說：“和弟，晚上早點回家。我一吃完晚飯就要走的。”

“噢。”

“爸爸媽媽都不在家的時候，還是早點回來吧。”

“沒關係，姐姐，你放心吧。”和一郎說了一句，也不知是說一定早回來呢，還是家里根本不要緊。個兒高高地挺得筆直，穿了百褶短裙和黑絲襪的小枝，走在中間，和一郎和松浦一左一右，三人踏着石子路，就此出去了。伸子目送着他們的背影，想起上次來到駒澤寓所的那三個青年。和一郎和松浦都剃成平頭，制服和制帽都旧得油光發亮，身上也沒帶幾個零錢。現在，這三個青年和那三個青年的生活內容又多么懸殊呀。彎過圍牆已經看不見了的前面的三個人的生活，使伸子感到空虛。可是來到駒澤的那三個蓬頭垢臉的青年的生活，難道又能使人感到一種新的充沛的生活嗎？不，他們那種生活里，仍然發出一種紙老虎那樣的撲撲的空洞的聲音。

過道那邊有一口挂西服的衣櫥，保整整齐齐地換了一件藍地白點子的窄袖和服，洗完臉和手，回到還在客廳里呆着的伸子身邊來了。

“保弟，今天你忙不忙？”

“不怎么忙。”

“那麼，吃晚飯以前我們談談好不好？我今天要早點回去哩。”

“正好。我晚上也要干點兒事……”

伸子非常關心保和他的同伴們將要辦的那個雜誌。“和一郎在中學四年級的時候，也曾經搞過一個雜誌，不過很快就停刊

了。……你那个杂志，是哪些朋友办的？”

“只有三四个人……打算由意气相投的几个朋友来搞的。”

“是哪些人呢？”

“……跟姐姐说，姐姐也不知道呀。”保想了一会儿说，“你知道东大路吧。外交官的儿子，也在一起搞哩。”

提起人道主义作家东大路篤治，确实是个特殊的人物。他新近在九州乡下搞了一个理想村，前些日子，杂志上还刊登出他的相片。面貌活像罗汉的东大路，靠在理想村的河心一块岩石上，那块石头他称之为罗丹^①岩。

“那个人也是姐夫的学生吗？”

伸子怀疑东大路的完全空想的理想村的计划，也怀疑为什么他要自己的周围聚集起一批人。

“我想未必一定有什么特殊原因……大体说来，我们这次搞杂志，并不是为了宣传什么主义。”

这从保平常的性情也可以推测得出的。

“自然不是，可是……怎么讲呢？一定有个具体方针呀。”

“我们这个杂志目的不在炫才或者傲物，我们只想登载一些说良心话，挖出自己的真心的作品。”

“……杂志名称决定了么？”

“还没决定哩，”保摇了摇头说。

“写文章的就只你们三四个人么？”

“预定是这样。”

“不收外稿吗？”

“外稿自然也可以发表……”

^① 罗丹(1840—1917)是法国雕刻家。

保一边习惯地搖动着他的肥大的双膝，翻起柔和厚重的眼皮，几乎只見眼白不見眼珠子。“可是大家馬上会激烈地爭論起来的，彼此都想拚命說服对方……”

“……………”

“上次大家都罵我飯桶来着。”从他說話的声音中可以听出，保不是在憎恨罵他的那些朋友，而是有一种說不出的悲哀。伸子不由得抱了詫异的心情，热心地問道：“为什么呢？”

“他們說我是折衷派。……說佐佐生来是个折衷派……”

“因此就得出佐佐是飯桶的結論嗎？”

“大概是这样。”保不帶半点譏諷的口气肯定地回答了。

“說你‘折衷派’……”伸子不了解社会运动史，不懂得高等學校学生那句話的意义。只是望文生义，大体上明白折衷派是什么。“难道你就那么折衷嗎？”伸子微笑着問。

“自己心里一点也不想折衷，可是結果还是折衷了，”保困惑地說，“無論哪方面的爭論，細細听来，只要你不想出奇制胜，那么总是双方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

“也許是这样……”

伸子臉上露出一副特別的神色，保那个奇怪的执拗的“公平”观念又搬出来了。

“但是……發生爭論，其中一定存在着問題；爭論的目的就是要在辯明這個問題的吧？既然是这样，那么决不可能每种爭論都能言之成理了。那个中心問題，必然会有正确的解決方法和說明吧，不是么？”

“嗯。”

“所以在沒有得出正确結論以前，自然不免有錯誤的看法，不是么？錯誤是應該抛弃的。要說任何方面都能持之有故，言

之成理，是講不通的。……难道你不这样想嗎？”

“……………”

“当双方爭論的时候，如果你認為兩方都有道理，都是正确的，那么不管人家說你折衷派也好，什么派也好，总之，是很可笑而且錯誤的。”

保的双膝搖动得更厉害了，在厚厚的眼皮底下，仿佛生了气那般的收敛的眼光，射在伸子身上。

“是大家在爭論暴力論的时候，我被說成飯桶的。”

“……………”

出乎伸子意料之外，話題竟会轉到这方面。伸子心里，革命、赤俄、社会主义等名詞，一个接一个地涌現了出来。

“如果是为人类創造更幸福的社会的話，那么为什么非用暴力不可呢？……無論如何，我覺得暴力是不对的，”保恳切地接着說下去，“为了幸福而干坏事，簡直自相矛盾。無論它的目的是什么，坏事畢竟是坏事。”

果然是这样，保和他那班朋友所談的，以及他个人所想的，比伸子所知道的多得多。不仅罢課的第二高等学校的学生們，所有的高等学校学生都在談論着这些事情哩。伸子羡慕这些青年們。那个爭論似乎現在仍然在进行中，保又重复地說：“我真弄不明白。我認為既然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就应该采取絕對妥善的方法。”

妥善的方法。……妥善的方法。……自从和佴的夫妇生活發生破綻以来，直到最后离婚的那几年中間，伸子不是千方百計地找寻那“妥善的方法”来着嗎？由于生性忠厚軟弱，伸子总想使破裂的夫妇生活获得一个和平解决。她想尽量地讓兩下都不受损伤，尽管現在是失敗了，但畢竟是以爱情开始的生活，到了終局，

尽管悲哀，还是希望有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可是，现实终于做不到。结果是佃恨伸子，伸子厭惡佃。不鬧到那种程度，生活的破綻就不可能解救的。兩人中間的生活破綻，如果不弄到互相抽筋剝皮的地步，就能解決的話，那么兩人中間最初也就不至于产生那样深刻的决裂了。伸子怕得閉紧了眼睛，莽莽撞撞地拚命掙脫了和佃的夫妇生活。事情結束了多年的今天，伸子才深深懂得，即使是夫妇之間的冲突，如果原因出在本質問題上，那就决不可能漂漂亮亮干干净净地解决。要是能漂漂亮亮干干净净地解决的話，那么兩下早就心照不宣，根本不至于發生那样的冲突了。伸子觉得，像离婚这类事情，說起来也可以算是一种暴力。这样說来，难道自己就不該訴之于暴力嗎？伸子認為那是不可避免的手段，只有通过这条道路，生活才能进展，所以她否定自己的行为，她不觉得于心不安。

伸子把親身的體驗印証到保的那個問題上。“許多事情虽則我都不知道，可是，保弟，你說的妥善的方法，究竟是指的什么？”

“絕對正确的方法。”

听到这句话，伸子又感觉到新的不安。为什么保对任何事情总是愛說絕對的呢？

“絕對正确的妥善方法……”伸子眼望着別处，困惑地沒有自信地咕嚕着，“永远地而且对任何事情都絕對妥善，有那样的方法嗎？”

“又不是卖藥的广告……”她帶点滑稽的心情說，“保弟，你先前說兩方面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現在又說絕對妥善的方法，看起来似乎互相矛盾，但思想方法其实是前后一致的……我真不明白。”

保总是脫离具体問題，什么都抽象地思考，他的这种思想方

法越是非常执拗，伸子越是不放心。

“保弟，你这种看法和越智先生谈过吗？”

“曾谈过一些。”

“他怎样讲？”

“……他说我的想法很纯真。”

“……”

纯真！多么随口敷衍的话呀！伸子再一次感到自己对越智的愤懑。越智这种人是沒有能力理解青年們对于本身的生存問題热烈爭辯的真情的。他那点能力，頂多是注意到现在的青年們喜欢爭論这种問題。伸子恨恨地说：“算了，保弟，越智先生那里，赶快不要再去請教他了。”

她不能原諒越智給多計代造成那样一个偏見：說伸子專愛以破坏为目的。越智对多計代采取的是什麼态度呢？像他那种行为，能說不損害保的纯真，不扰乱这个家庭所有成員之間的关系的纯真嗎？他仿佛要抓住保的肩膀那样地说：“把他那种人所說的，当成話来听，那才倒楣哩。他那种……”

已經到了嘴边的“伪善者”三个字沒有說出来，伸子只是死死地瞅着保的眼睛。对于伸子的那样憤激的口气，保既不表示明显的反对，也不表示奇怪，只呆呆地平靜地听着。他这种态度，对于伸子的性情脾气來說，真急得她受不了。保經常老老实实地听人講話。可是他自己却决不讓人知道他的真心。他以他那种不可思議的韌性，一句句經過一番過濾作用，听着伸子的話。他这种态度，毋宁說是在警戒着自己，免得被伸子說服。对于这样一个弟弟，每当伸子洋溢着友愛之情的時候，就覺得如同一滴一滴地把油灌进小頸油瓶那样气悶得很。

“保弟呀，”伸子几乎把手放到他那穿了藍底白點子和服的

大腿上，“即使說是幸福，难道有永劫不变的绝对幸福嗎？生活是在不断地变化的……新的条件將層出不窮。即使說是幸福，这幸福难道不是从否定坏事，为消灭坏事而斗争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么？实际上，所謂幸福，永远是这样产生的呀。”

自己嘴里說出了这样的話，伸子自身对客观现实更格外清楚了。真的！幸福永远是和坏事作斗争的过程中創造出来的。

“要不是必須消灭惡势力才能获得幸福的話，那么你又拿什么来保衛正确的呢？右頰吃了耳光，連左頰也送出去么？这个我可不干，保弟，你呢？”

“要是这种情况，我也不会那样做的。”

“是吧？應該是这样的……”

可是伸子很清楚，保內心里却頑固地在想，也不能一概而論，遇到什么問題，越辯論越碰上保那个莫名其妙的抽象思考的怪癖，伸子就越發不安心。伸子虽則否定了保的思想方法，可是她自己的議論，却同样是抽象的。她寻求着有力的现实的証据，足以使保开誠布公地徹底地傾出他的真实感情，而且非傾出不可。对于保來說，只有那种能抓住他的本性，一下子把包在他外面的那層曖昧的表皮給剝开的现实生活的証据，才是少不得的。

这种証据有沒有呢？伸子只能从周圍的生活环境中去找。越智和母亲那段不同寻常的关系，她沒勇气和保乱說。譬如說，今天哥哥和一郎对美丽的小枝所表露的那种神情意态，沒有女朋友的保，心里又是怎样一番滋味呢？保的微妙的心情，伸子当然觉察得出来。近来和一郎开始强烈地表現出的那种飄然自在，完全是和保正相反的，他不大願意呆在家里，原因就在受不了弟弟的精神上的压力；如果保知道了他將怎样？……

客厅里暗下来了。只有紫檀方桌子的角上和白瓷烟灰碟的边上，还反射出一缕从树叶丛中漏进来的微光。伸子已经分辨不出深深地坐在里边椅子上的保的面貌。她坐在窗口，背朝着外面，只显出一个黑影子。姐弟俩就这样地坐在没有点灯的屋子里。伸子感到自己竟然没有使保把心思和盘托出的力量，但又不愿意承认……

十六

多计代在前崎的别墅里逗留了二十天光景。再过两三天，就是七月了，这时伸子接到多计代寄来的快信。字体是草书，认都认不清。信里说，在大家爱吃的东西还没有吃尽以前，希望她回去一趟。原来每当多计代去前崎避暑，回东京时，总要在国府津买了鱼糕带回来。

伸子在起居室里看着那个明信片说：“去不去拿鱼糕呢？”

“国府津的鱼糕，好吃虽然好吃，但是拿戏剧来比的话，倒有点像腻得化不开的花衫。”接着，素子就像指摘这种嗜好似地说，“一点没错，真是动坂家里的口味。”

的确，在动坂那个家庭的空气里，是嗅不出一点恬淡优雅的味道来的。多计代所喜欢的衣服和腰带，也都是大红大绿的东西。母女两人对于条纹料子的爱好，也显然不一样，多计代爱穿大花条纹，伸子爱穿碎花细条纹。

伸子回到动坂家里，走进侧门就吃了一惊。她觉得妈妈回家后，家里的生活毕竟不同了。她也说不上究竟是哪些地方，但各处都呈现出井井有条的气象；前些日子里妈妈不在家时那种乱七八糟的光景已完全消失。家里显出一种近来长久没有

的安靜。這反映出从前崎回家后，多計代比較安心地守在家里的心境。伸子高高兴兴地走进餐室一看，大飯桌正面多計代坐的地方空在那里，只有一个紫色絨綢座墊。

“我來啦！”伸子从过道向里走，一面大声叫：“媽媽，您在哪里？”

“你來了么？我在这兒呢。”多計代的声音从樓梯脚下那間小屋子里傳了出來。在三尺寬的亭台式紙門后面，有一間四鋪半席的小屋子，很像一個密室。屋子里擺着多計代的衣櫥和梳妝台，全家唯一的一個被爐也擺在那里。

“可以進來么？”

“進來吧。”

伸子拉開紙隔扇，只見多計代坐在梳妝台前，剛梳好頭髮，背上還披着一塊白綢子，正在那里擦梳子。一團團做大鬘用的假髮，攤在身邊的舊報紙上。滿屋子籠罩着一個女人獨自从容不迫地梳頭的气氛。這是伸子很難遇見的。

“可以坐下么？”

“坐吧。”

多計代把攤在身邊的報紙疊起來，在梳妝台旁邊騰出一個地方，讓伸子坐下。

“謝謝你的明信片。魚糕還有么？”

“你的一份給你留下來了。”

“是么？多謝多謝。”

多計代頭上已經開始有幾根很白的頭髮，她用青黛把它塗黑了。因為剛梳好頭，手指上還沾着許多青黛，連耳朵上也有一抹黑痕。伸子拿起旁邊的手紙，拭去媽媽耳朵上沾着的青黛。

“前崎那里很有趣吧？前幾天去公司里看爸爸的時候，他在

我面前贊不絕口哩。”

“前些日子，每天晚上海里一片漁火，也不知道在捉什麼，那景致真美極了。”

伸子意味深長地問道：“去了很好吧？”

多計代只當作普通的問訊，答道：“照例有三四天睡不好覺……現在那個地方確實很不錯。啊，想起來了，你還記得‘嘉義半’后面的那條胡同里，有一家木材廠么？……”

面對着古老的東海道，在一個可以看海的高阜上的“嘉義半”是前崎的一家雜貨店，店里出售木炭、黃醬和醬油。

“記得的，不是在橘林旁邊的那一家么？”

“那家木材廠失火了。”

“哎呀，那倒稀奇……用海水撲滅了吧？”

“村子里出動了手搖抽水機，我們都給吓壞了。”

多計代擦干淨梳子，藏進抽斗里，拔下頭上經常插戴的鑲嵌着石榴寶石的玳瑁簪，用揉過的紙細細地拂拭着。寶石照在小屋子剛過正午的明亮陽光里，發出暗紅色的光輝，亮晶晶地非常好看。伸子看到多計代這樣靜悄悄地梳着頭，收拾着玳瑁簪的樣子，立刻感到她在感情上已經度過一重關口，才從前崎回到自己家裏來的。她對伸子說話的態度也溫和了。前些日子，多計代那種野火燎原般的動蕩激昂的感情，現在已經沉靜下來，滑膩的面頰顯出幾分蒼白。伸子坐在旁邊，瞅着媽媽落在簪子上的視線和低俯着的濃密的睫毛。

“那件事後來怎樣了？”伸子突如其來地問出這樣一句，就仿佛一片秋葉從樹上驀地掉了下來一樣。“我還是放心不下。”

多計代右手拿着才拂拭過的簪子，舉起左手，按住髮髻，把它插在髮髻的正中。她挺起胸脯，端坐在梳妝台面前，慢慢地、

紧紧地插好簪子，也不回头看伸子，眼对着镜子，仿佛在重新检查梳好的髮髻。

“男人們……”她拿起耙形梳子掠一掠額前的頭髮，翻着兩眼，盯着鏡子說，“为什么那样卑鄙！”

伸子一声不响，屏息注視着媽媽的这些举动。

“說了那样的話，事到临头，却又不認賬了……”

“那样的話，”是指越智說的話，越智究竟說了些什么，伸子可沒有听见，但是也推想得出来。越智当时說的話，至少是使多計代認為非和他結婚不可的。

“您从前崎回来过一趟么？”

伸子問，心里想：她是在什么时候和越智决裂的呢。

“不，沒有回来过。”

“……………”

这样說来，多計代的行动，比伸子所想像的还要激烈得多了。最初伸子以为多計代大概是避开了越智到前崎去，在那里打定了主意才回来的。哪里知道多計代的熾烈的情感，远远超过了伸子的估計。她大概就在对伸子說了要和越智結婚的第二天，就去找越智了。可能是在下午空無一人的研究室里和他談的。在那滿是灰塵，枯燥乏味的房間里，华妝的多計代放散着滿身的香气，满腔的热情，向戴着沒框眼鏡、畏縮不前的越智步步进逼。伸子一想到这幅情景，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越智的畏縮胆怯的样子，活現在伸子的眼前。越智一方面耽心着这件事情影响他个人的顏面太大，同时也一定認為多計代这种天真可欺。他的那副表情，伸子就好像亲眼看見一样。越智理想中的舒丹茵夫人，其实只是个卑微不足道的宮女，她是十八世紀魏瑪小公园一个宮廷騎师的妻子，一旦被文豪兼首相哥德爱上，夫妇兩人都以为是莫

大的榮譽。世上的某些掌故，有時簡直是一女不值的。

多計代以她那種不顧一切的率真，毫不放鬆地逼着越智結婚，伸子認為這作得很對。在越智看來，這可能是粗野，是全無策略，太不顧自己的年齡了。多計代這樣的做法，確是表現了女性的尊嚴。她不惜用整個生命孤注一擲，以證明越智確實沒有擔負這副重担的勇氣，這樣做是對的。可是一想起媽媽聚集了周身烈火般的热情，向對方逼去，女的從這邊進攻，男的就躲到那邊，女的從那邊進攻，男的就逃到這邊，最後終於幻滅——伸子一想到這全部過程，混身都發起抖來，恨不得狠狠地打越智幾個耳光。就在這樣迫切的情況下，越智也決不會因為招架不了多計代的瀑布般傾注下來的熱情而討饒的。他一定和往常一樣，搬出他那套學究式的繁瑣知識和道理，毫不示弱地擊退多計代的進攻吧。可能是多計代的自尊心再也忍受不了，只好退下陣來……伸子的一腔熱淚，只能往肚子里咽，她心里只想着：“我不是早就對你講過那人靠不住嗎？”

多計代再也沒有開口，她放下挑花鏡衣，把鏡子蓋好。在高聳的鬢髮下，她的臉容看去很雍容沉着，可是里面却藏着無限的輕蔑。

這天下午，多計代難得地坐在大櫥前面，挑揀着兒子們的襯衫，尋覓可以做抹巾的布料。伸子坐在她身邊看着。在這樣處理着家政的多計代的臉上，可以看出如下的表情：似乎被荒廢了几个月之久的家庭里的一樁樁一件件的小事，全都逃不過她的眼睛。她仔細地認真地不聲不響地疊着襯衫，挑選着布料。媽媽的這種舉動，深深地感動了伸子。對於越智所燃起的一片熱戀，也許是多計代這個女性的春心所發出的最後的熱情的波瀾。這種動蕩不安的、激烈的生命之火，由於越智的卑鄙冷酷而悲慘地

熄灭了。可是看到媽媽臉上那副泰然自若的高傲輕蔑的表情，伸子仍然不胜悲痛。多計代的感情虽則是那样强烈真挚，使她激动，但追究起根底来，也决不是把整个身心全都貫注上去的。說得刻薄一点，难道不是一个在物質上和肉体上都得到滿足的中年有閑夫人，为了追求自己生活中缺少的某种东西，而遭受到的挫折嗎？要是这种猜測不正确，那么伸子就不懂得为什么媽媽对越智仅仅表露强烈的輕蔑。在多計代的眼神里找不出一點苦痛和悲哀，伸子覺得非常难受。一个和年龄境遇都有了矛盾的女子的春心竟突然之間最后燃起来了，可是她对自己的这个感情竟然似乎不怎样感觉到深刻的悲痛，这使伸子很伤心。越智的卑鄙齷齪固然是事实，这在第三者老早就看到的。但多計代呢，直到自己的真情受到侮辱以后，才看出越智的本質来。对于一个不值得爱的人，竟然那样地傾心相爱，多計代心里到底作何感想？伸子一想到媽媽是依靠着对越智的輕視来減輕自己內心深处的失望和悲哀，就不寒而慄起来。更何况，多計代以她那种独特的邏輯，把本来是对越智个人的輕蔑；推而及于全体“男人”的时候，伸子不由得更感到一种說不出的恐怖。固然，伸子和自己的丈夫离了婚，而且也無意再結婚；可是她却不像多計代那样，把普天下的男人一概抹煞。縱使伸子对于男子們还不能完全忘，但是她对于結婚后妇女所处的地位，以及家庭中的男女关系，都已没有什么留恋了。今天，多計代重新安下心来作主妇和母亲，却把普天下的男人一笔抹煞，这和她的亟亟想脫离家庭的时候比較起来，伸子覺得又是另外一种不对勁。

多計代把那些不能再穿的衣衫包捆在一个大包袱里，連同整理出来的旧衣服和布料，都寄到乡下一个熟識的农妇龟大娘那里去。龟大娘补补綴綴，把好穿的給兒子孙子們穿，不能穿的

就拆开来，編織成厚厚的百衲毯子，每隔一年就送到佐佐家里来，鋪在浴室里或走廊上。

伸子看着媽媽手戴晶光閃閃的鑽石戒指在选破布，几次想說話，可是話到嘴边又咽住了。多計代已經用自己的方式清算了对越智的思慕，借輕蔑来減輕自己所受到的創痛，伸子覺得在这种地方可以看出由于年齡和身分关系，在不知不覺中間造成了多計代的古怪的厚顏。不过，保今后將怎样呢？这是伸子所想知道的問題。今后他是不是还照常和越智来往呢？伸子覺得真正受越智影响的，倒是近朱者赤的保。为保設想，多計代應該怎样安排她那剛剛轉变的苦痛心情呢？

在多計代坚决而美丽的臉上，伸子一点也看不出她所希望的那种意态。多計代只是一味輕視越智，借此自感高尚，自命不凡。伸子想到，有一次爸爸的朋友当着多計代的面，曾經夸贊保說，令郎是您的热情的結晶品呀。多計代听到这話非常高兴。这也反映出多計代的心目中，宁可讓保永远成为自己的热情的結晶，而不顧孩子將來怎样生活下去。保的前途，不由伸子不为他耽心。因为从多計代的自以为能和越智一刀兩段而自命不凡的神气上看，保的問題几乎完全被她拋在腦后，这就未免太殘酷了。

十七

那时，素子的翻譯工作差不多完成了。她还是去年初夏时候开始动手的，譯了一整年才譯好。对素子來說，这是她生平第一件大事，譯的作品是一部書簡集；其中反映俄国近代經典作家的生活，詳述了莫斯科剧院草創期的情况，作为文学史来

看，尤其是作为莫斯科剧院初期的文献来看，都是一部十分有价值而且有趣的書。

譯稿由哪个書店出版，还没决定。但是，完成了这样一件工作的素子，容光煥發，嘴里衔着那个透明的紅烟斗，在堆着一大落訂成厚本子的原稿的書桌跟前踱来踱去。有时想起了什么，就翻开原稿，坐下身来修改一兩個字，有时站在廊檐下，翻檢着桌上的字典。看她那副样子，簡直得意非凡。

伸子故意鎮定地坐在自己的書桌前，对着得意非凡的素子問道：“胃病怎样了？我看你的臉色很不好哩。”

“別开玩笑，阿申。”素子吐出舌尖，聳聳肩膀，撇了撇眉梢，低声說道：“我的胃病真的好了。”

“这下相信了吧？吃葯是不管用的呀。”

“一点兒都不假。”

伸子初認識素子的时候，素子說她害失眠症，在吃安眠葯片，又說她胃不好，每天吃胃病葯粉，大白天也尽打呵欠。小麦色的皮膚一点光澤都沒有。伸子从来不懂得安眠葯的功效，对于一个独身女子經常要吃安眠葯片，总觉得別扭。不管素子失眠得多厉害，伸子也不讓她吃安眠葯，而代之以談天或讀書。素子在吃完胃病葯粉以后，也乘机就不再吃了。过不多久，素子开始了这次的翻譯工作，从此以后，素子在白天，連呵欠也不打了。

素子穿了关西式的短袖銘仙綢襖，腦后挽着一个大圓髻，坐在書桌前面，从伸子坐的这面可以看見她的半边臉。她那不久以前的大白天打呵欠的習慣，算得上是她畢生难忘的一件事。素子在私立大学讀俄文系的时候，有一年暑假里，俄文教授領着班上的几个積極分子，去伊豆半島海边一个偏僻的温泉避

暑。大家寄宿在費用很省的旅館里，學生們一面利用假期溫習功課，一面幫助教授翻譯點東西。當假期快要結束的時候，由教授發起，大家到大島的三原山去作野餐旅行。素子當然也一起去了。

海里的風浪很大。上了岸，正要開始爬山的時候，旅伴中間的唯一的年輕姑娘素子，給風濤顛簸得疲憊不堪，跟不上隊伍，半路上停了下來，坐在山邊的岩石上休息。伙伴們都先走了，只剩下一個青年陪着她。這個青年是同一個私立大學的畢業生，不過學的不是俄文，而是政治。他正在準備着應高等文官考試。偶然同住了一個旅館里，接觸到利用暑假用功，然而無拘無束的團體生活，自然也就參加了那次旅行。素子坐在岩石上，那青年躺在她腳下。素子頭上戴着木片編的寬邊海水浴遮陽帽，遮住殘暑的烈日，身上穿着白麻布和服，肥肥的手，臉上帶着酒窩。青年穿着運動衫躺在她的腳下，有一句，沒一句地嚶嚶嚶嚶地談着。素子心里漸漸寧靜下來了。她無意之間打了一個呵欠。接着又打了一個，隨即又打了第三個，素子也隱隱約約地覺得有些狼狽，連她自己都不明白為什麼那樣地打呵欠。她想忍住不打。在一般情況之下，打呵欠總是在厭倦的時候打的。這樣使得躺在她腳下的青年認為他自己那樣令人厭倦，一定會生氣的；而素子本人呢，卻對他又抱着好感。素子心里越使勁想不打呵欠，呵欠越打個不停。青年忽然抬起頭來望着素子的臉，正想說什麼，素子的呵欠，反而無法控制地接二連三打了出來。青年露出驚奇的神色，掉過頭去，不再看素子那個淌着眼淚、開不得口、打着呵欠的臉。素子那時清楚地意識到：某種機會已從他們兩人中間一去而不復返了。恨得素子痛心疾首地暗暗咒罵：“該死的！為什麼打個不完呢！”呵欠還是打個不停，那個青年平靜地安慰她道：

“您疲倦了。——太疲倦了。”

可是，某种机会就此一去不复返了。

由于呵欠接二连三地打个不停，弄得素子四肢無力，一直等到旅伴們回到她坐的地方，大家攙扶着她回到住处。

“接連打二十四個鐘頭的噎，據說能打死人的，打呵欠大概不至于吧。”

生長在奄美大島的那位鬚鬚濃重的教授，回頭看着素子，擔憂地說。因為素子是個年輕的姑娘，所以格外使他耽心。而且那時她還時而張開嘴來，不勝其苦地打着呵欠。

“我倒聽說過年輕女子笑個不停，……可是……呵欠也能打個不停么。”

也沒法找醫生，素子的呵欠总算逐漸停止了。過了幾年，素子和那個青年重新在仙台會了面。那時男的已經是仙台的地方官，素子特地親自去看了他。素子在當地的一家酒樓里等着他從辦公室來，席上叫了藝妓，是素子要叫的。

為什麼素子這樣裝出若無其事的样子老遠地趕到仙台去，其中有個原因：因為幾年前伊豆半島避暑和三原山那幕情景，還耿耿在心。前次是由于打呵欠而錯過了機會，今番她還想去碰碰機緣。可是就在那晚的筵席上，素子弄巧成拙，自己糟蹋了一個機會。當酒闌席散，男的送她回旅館，走在半途他提起三原山的往事，笑着說：“說實在的，那天我可下了大決心，要向你求婚，不料你接二連三地打起呵欠來，……簡直把我弄得手足無措。”他一面說，一面爽朗地高声笑起來。兩個人都把往事當作一場笑話來看，一笑了之。素子再一次而且永遠地感覺到那個機會一去而不復返了。男的在仙台的時候還是個獨身漢。可是他怎能想到娶一個約他在酒樓里會面，吃飯時還要叫藝妓的女朋

友做自己的太太呢？这事不能责怪他呀。这一切，等到最后，男的拿起帽子告辞说：“再会吧，如果下次你再去北海道，路过仙台的时候，请通知我。今晚可真愉快。”素子这才明白过来。

过后她也把以上的一些事情亲口告诉了伸子。

“去北海道……是怎么一回事呀？你真的去了吗？”

“那是哄他的，我也不能老老实实说自己是专程到仙台来的呀！”素子一本正经地说。

“后来怎样了？那个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大概去九州上任去了，来过一个明信片。”

“为什么你不去九州看看他呢？”

衔着那个红烟斗的素子，似乎完全与己无涉地答道：“他已经结婚了。”

素子的高班同学小川丰助，也是伊豆半岛避暑时的集团生活的一员，为了庆祝素子翻译工作的完成，邀请素子上他家里去吃饭。

“阿申，哪天去好呢？”

“我不想去，又不大熟识……你一个人去怎样？”

小川丰助曾经译过“奥勃洛摩夫”^①，伸子也读过这本小说。小川丰助和汤岛神社社址内小酒楼里的女招待搞出花样的时候，是素子出面去给他调解的，所以论起交情来，素子和小川不单是前后同学的关系。

伸子的确懒得去。一则因为她是写小说的，交往大抵都是男主人，要她再分心和主妇打交道，在她是双重的负担。二则，她觉得越是和男主人谈得投机，越不能冷淡女主人。可是和主

① 俄国小说家冈察洛夫（1812—1891）所作的长篇小说。

妇谈话的内容，却不同于男主人。素子是出名的“女丈夫”，人家对她不作苛求，伸子没有这样的名声，所以就觉得格外窘。事实上，关于吃的和穿的方面的知识，素子反而比伸子丰富得多。

素子一边用明信片写复信，一边说道：

“回信说十号那天我们两人一道去，成吧。你躲在家里不出去，这不是谦逊，是傲慢。以后我偏不放过你，到东到西都要拉你一起去。”

到了十号那天的下午，素子和伸子两个先在新宿站下了车，打算买点礼物带去送给小川丰助。

“买烟卷吧。”素子走在新宿站的月台上，就打定了主意。“要是自己抽的话，无论如何也舍不得买这种烟。”

爱吸烟的素子，就在车站零售店里买了六听威斯敏斯特高级烟卷，五听送礼，一听留着自已吸。

素子买好了要买的东西，还在那里让店员拿出各种外国烟卷，一听一听地加以把玩欣赏，伸子就在这个时候翻看着店里摆出的各种新书。那天的晨报还没有卖完，旁边堆着一落“无产者新闻”。这个报纸的名儿早已听说过，到今天才第一次看到实物。别的报纸都整版刊登着胃病药片“若素”的广告，唯独这份“无产者新闻”，却整版登载着反对田中义一军阀内阁侵略满蒙的政策和东方会议的消息。还登载着“蒋介石攻击奉军”和張作霖没落的消息。这张报纸很中伸子的意，因为它编排谨严，不像别的报纸那样整版刊登广告。伸子就把手里的那份“无产者新闻”折成四叠，藏在綢包袱里，给卖报的一个五分铜币。

伸子她们乘上那辆从新宿站横穿过铁桥的电车。小川丰助

的家，在鍋屋橫町下了車后还得稍稍再走一些路。

走到儼然是郊外住宅区的常青树籬笆的地方，走着走着，到快要拐弯的地方，側面有个簡陋的大門，从那兒可以看到里面的樓房。走进大門，右边觀面就是一口井。大門进去馬上就是一口井的房子，倒是很別致的，譯过“奥勃洛摩夫”的小川丰助，住在这样一所房子里，給伸子留下一个易于亲近的印象。

“有人么？”素子站在大門外叫門，可是不見回音。

“不在家嗎？”素子一面說，一面拉門，門随手就开了。“太大意啦——小川先生！是我呀。不在家嗎？”

这时，一个高个兒的二十四五岁的女子快步从樓上走下来，到門口恭恭敬敬地向客人行了一个礼，說道：“欢迎欢迎，請进来吧。”

随后小川丰助也从樓上走了下来，一手撑在樓梯口的門框上，先伸出头来張望了一下，說道：“好極了，真的光临了，請进，請进。”又向初次見面的伸子特地行了一个礼。小川丰助身上穿了一件細条子的縐紗單衣，敞开着衣襟，寬寬地系了一条腰帶。年紀不算大，头髮早已秃了。一張生过粉刺的多脂肪的臉上，戴着小型的銀边眼鏡，給予人們一个好好先生的印象。

客人被領到樓上的客厅兼書房里，伸子对屋子里所有的陈設都發生兴趣。屋角摆着一張茶褐色的大写字台。那張桌子就像伸子在旧的銅版插圖里所看到的普希金書齋里的写字台一个模样，四只脚都安裝着輪子，还有許多小抽屜，是一張地道的俄国旧書桌。牆上悬挂着一張影印的“暴風雨夜的海”，是以画海景聞名的艾巴左夫斯基画的。光綫更加幽暗的对面牆上，挂着一幅彩色人物画，是前些日子現代俄国美术展覽会上出售的一幅穿着紅衣裙的年輕胖女人。書箱上放着一个蛋形玩具，紅漆

漆得很精致，上面画着画，据说是模仿俄国复活节的一种装饰品彩繪蛋制成的。

“我可以拿起来看看嗎？”伸子輕輕拿在手里玩賞着。和日本漆器的做法完全不同，紅蛋肚子里还有一个橢圓形的灰色夾層，上面用工笔画画着冬天湖上滑雪橇的風景。

“还是来了好吧，阿申，”素子立在書架前，对着小川丰助取笑伸子，“她死心眼賴在家里不肯出来，今天最初还叫我一个人来哩。”

“您来了可真是賞光。这里都是些不堪入目的东西，不过在國內看来，也还值得留恋，这些东西都是我在哈尔滨时候的紀念品……”

先前那位年輕姑娘送茶来了。她原来是主人的小姨。一会儿，穿着素淨單布衫的太太，买了东西从外面进来，向客人說：“实在待慢了，准备得很不周到……”

伸子把姐妹两个打量了一番，觉得恰恰是个鮮明的对照。姐姐是矮个兒，身材伶俐，皮膚微黑，小小的臉盤上，長着一对和她那矮小身材很不相称的炯炯逼人的眼睛，她很討人喜欢，每当她放声發笑的时候，她那双炯炯逼人的眼睛却没有笑。伸子很注意她那双不露笑容的眼睛。妹妹呢，身上穿了一件淡紫色的綢單衫，腰帶虽則是人造絲的，上面却綉着华丽的賽番紅花。个子長得高高的，婀娜丰腴，一举一动，都似乎很自得其乐的样子。她那从容不迫的周旋，和她姐姐那种謹慎殷勤而且自覺的主妇性格，又多么不同呀。同在一个家庭里，以小川丰助为中心，性格这样悬殊的兩姐妹，居然能生活在一塊兒，这和素子关西的家庭的情况，倒有些人同小异。素子的生母，是个膚色微黑，朴实的商家的主妇。而生她的弟弟妹妹的后母，就是素子的姨母，却

和素子的生母相反，是个白白胖胖的、曲子唱得很好的人。

素子早就打开了一听刚买来的烟卷，一面吸着烟，一面用老朋友的气息和小川丰助夹七夹八地谈着翻译工作方面的问题。

“你这次倒搞了一个新花样。”

“啊，你是指列宁那篇文章？”小川丰助脸上微微泛出红晕，抚摸着秃了的头。“人家一定要我译，这种工作从来没搞过，只好译着试试看。哪里知道非常有趣，比起不三不四的文学作品来有意义多了。”

“不过那篇文章的题目，不是很有些文学气息吗？”

素子这句话引起了伸子的同感，她微笑了。两三天以前，报纸的广告栏里，登载着小川丰助翻译的列宁论文的广告，那题目是“进一步，退两步”。伸子忍俊不禁地说道：“到底上哪儿去？简直弄不明白了。”

素子也笑着说：“这简直是奥勃洛摩夫哩。”也是指那个题目而说的。

吃晚饭的时候，桌上摆的原来装伏特加的雕花玻璃酒瓶，现在装着葡萄酒，据说也是主人在哈尔滨时的纪念品。雪白的桌布上摆着小酒杯。太太忙着奔走于厨房和餐室之间，她的妹妹坐在小川和素子中间，专门周旋应对。

葡萄酒喝得脸上红红的素子，半开玩笑地说：“尽偏劳你姐姐一个人，行吗？”

说了后，就听到纸门那边仿佛在低着头安排什么的太太的答话声。“哪里，哪里。一个人尽够对付了……请甯客气。”

“我呀，我什么也不会做……”席上的妹妹说完这句话，默默一笑，然后抬起头来瞥了小川丰助一眼。小川丰助点燃起一支素子送给他的烟卷儿，夹在右手手指里，似乎并不为当场那种错

綜复杂的情緒特別感覺到尷尬，一面啜着葡萄酒。

吃完飯回到樓上，小川和素子到廊檐下的藤椅那里坐下。

“要是这个地方变为一个露台，够多好呀……”

“就連哈尔滨这种地方，暑天的別墅生活，也很理想，夜里大家围着茶炊在露台上乘凉的时候，远远地可以听到六弦琴的声音……”小川丰助追怀起往事，好像忽然想起来似地說道：“說起来，出国參觀的国宾似乎也已决定了。”

“嘿？”素子吃了一惊，反問道：“什么时候决定的？……我一点兒都不知道！”

“护照也快要發下来了。”

从今年春天起，就傳說苏联革命十周年紀念时，將招待各国的文化界代表，作为国宾，去參觀一个月。

“日本的国宾是哪些人？”素子說到国宾兩字的时候，特別帶了一种譏諷的口气。

“大体上总不外乎傳聞着的那些人吧。”

“不就是佐內滿、秋山宇一、瀨川成夫这些人嗎？”

“似乎还加上一个尾田君哩。”

“尾田君？……当国宾？”素子用那只夾着烟卷兒的手使勁托住下巴，仰头大笑起来。“真是聞所未聞……是誰决定的？”

“大概是和苏联派来的文化聯絡代表商量以后，才决定的吧。”

“問題就是去商量的人呀！”

小川丰助給素子銳不可当的气势压倒丁，沉默了一会兒，温和地說：“事情大概也很复杂……”

他懂得世事的艰难，同时，在这种出風头的場合，自己总是給放在圈子外的，已經無动于衷了，所以回答的口气很温和。“如

果想完全不受联络者的牵掣而决定人选，恐怕也办不到吧。”

“可是那样就要讲私情了。既然称为国宾，那就应该是日本文化界的代表……真怪了！”素子还是执拗地追问下去，“为什么把登坂先生排除在外呢？在俄国文学方面，他虽然没有什么创见，可是他的功绩也不在搞戏曲的佐内之下……这是很不公平的。”

前次带素子他们去伊豆半岛避暑的，就是登坂教授。“对于这种不公平的事情，做后辈的为什么一声都不响呢？也太无情了呀。”

伸子从旁听着，觉得在哪儿都可能发生的事情，又一次出现在这个场合了。在外国人中间，抢着介绍自己，推荐自己，让人家把自己当成代表人物，这种人并不一定真能博得本国全体人民的推崇。少女时代的伸子，在纽约的大学宿舍里过着学生生活的时候，对于某些爱在外国人面前表演茶道、花道^①以及日本服装的女同学们，常常起反感。伸子觉得一个真正的日本人的精神修养，他们的和其他民族同样高贵的心灵，决不是那样浅薄，而是深奥得多的。伸子抱着这种见解，因而很不愿出席日本领事馆举行的社交集会，在这种集会里，因为她是日本的年轻姑娘，就叫她穿了日本服装做招待工作。国际友好这种东西，并非单纯是为了熟悉外国的风俗习惯。在伸子的脑子里，隐约地觉得国际友好的内容，应该达到以外国人的新鲜的感觉来互相体会，达到相互之间不再存偏见或成见；把好奇心化为相互的友情和谅解。

① 日本室町时代(1392—1578)的禅僧村田珠光为茶道之始祖，他标榜“和、敬、清、寂”作为茶道的宗旨，由此可以悟道，故称茶道。花道又名生花，是专门研究怎样安插瓶花的一种艺术。

此刻，在夏天的夜里，一面乘凉，一面听着关于去苏联的日本国宾的种种議論，使她想到俄国的新旧錯綜的国情以及俄国四周各国对那新国家抱有好感的人們，就連他們的思想也有落后和进步，甚至掺杂着利害冲突，想到这里伸子的心情也感到十分复杂。实际上，除了俄国改称为苏联，聖彼得堡改称为列宁格勒等一般人都知道的东西以外，对于这个新国家，伸子决不比別人知道得更多些。不过，由托尔斯泰所描写的俄国生活，契訶夫所叙述的那种俄国感情以及由柴柯夫斯基的“悲愴交响曲”和“胡桃夾子”舞曲那种和諧的音乐，——这些全都深深刻在全世界人的心坎上，那样使人感动。这个俄国現在变成了新世界了，这对于伸子来說，确实万分稀奇而且富有吸引力。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日本將派国宾去，这件事当然会招致人們的注目和嫉妒，爭着想参加到有限的几名国宾中去。这种心理，如果說成純粹出于景仰或者好学，那么这种天真的想法，反而要被人家当作笑話的。在日本国内，那些被选作代表去苏联參觀的旧人物——事实上，这个东洋学者的年紀并不輕，而且似乎也不是历史阶段上的新人物——代表着落后的日本的新面貌而充当国宾的人們，是落后的。以他們那种徹头徹尾的落后和淺薄，居然要去苏联充当国宾，真可以說是一千古奇事。參觀一語，从此要另作体会了。

正当素子和伸子要告辞回家的时候，忽然下起雨来。

“还好，这样的雨馬上会停的。”素子一面这样說，一面不时側耳听着雨声。風漸漸大起来，二楼关闭着的玻璃窗上，沙沙地吹打着的雨点漸漸密了。

“今晚住在这里吧。”太太一再留客。“仅仅兩位，又是夏天……蚊帳是現成的。”

正在躊躇不决的当兒，突然远处一声霹靂，吓得伸子尖起了

嘴，慌忙从电灯底下移坐到牆角去。

“您怕打雷嗎？”

臉上抹着粉的妹妹，回轉头来笑嘻嘻地問伸子，看她的样子，一点兒都不害怕。

“我怕……”

“那可太对不起了。”說这話的小川丰助，拍了拍他的額头，显示出一种惶恐不安，仿佛打雷都是做主人的責任那副神气，弄得連長縮着的伸子都笑出声来。那天晚上，伸子和素子就在小川家里过夜，盖的淡黄色的長毛皮毯，据說也是哈尔滨的貨色。

十八

素子为了解决譯稿的出版問題，接連几天在外面奔走。她把在車站上买的晚报叠好了，用来遮住暑天的西晒，一回到家里，換上浴衣，就生气地說：“真正豈有此理！你知道他們說些什么，他們說如果是現代小說的話，無論多少都願意出版。……这样还能出什么高明的翻譯家呢，尽是搶着譯一些投机的东西……”

当时正是出版業利用預訂办法，大規模竞争的时候，甚至在文艺批評中也出現这样一句話：“出版界的战国时代。”

“現代小說中也有十分無聊的东西，比如像那本‘太陽的根’。”

“就是嘛！”

俄国的新作家坡利涅克，前年来到日本。秋山宇一和另外一些所謂無产派艺术家以及俄国文学的介紹者們，陪着他游历。后来他写了一部見聞录。那本書譯成日文出版，書名叫做“太陽

的根”。从这本书里虽可以看得出作者是怎样一个观察者，但在日本现实情况的报告方面，不仅日本的读者一无所得，对于俄国的读者就更没有用处了。这种著作，简直是改头换面的名胜指南。

素子到各处接洽出版她的译稿时，似乎听到了许多关于国宴赴苏的消息，以及关于这事的内幕情况。她回到家里一一转告伸子。那些消息，没有一件不使伸子产生那天晚上在小川丰助家里所感到的同样的悲哀。

“……不谈这个吧！”伸子侧身摇了摇手，“尽管你满腹牢骚，不见得因此就会改变国宴的人选——让他们去吧！去到那里，本人才会知道，欺世盗名是没有用处的……”她坐正了身体对素子说，“你学的是俄语，所以更加别再提这事了，好吧。”

在素子那方面，大概因为她是站在正义的立场上愤慨地提出批评的，所以格外执拗。

她们那个郊区的房子，附近有不少的竹林。所以到了七月里，大白天蚊子都在乱飞着。一股蚊香的袅袅轻烟，从桌子下面飘到草深没胫、没个男人的院子里。伸子在还用不着开电灯的書桌上，摊开了前几天从新宿车站买回的那份“无产者新闻”。这天下午素子出门后，伸子先把这份报纸里里外外约略看了一遍，然后仔仔细细地从头读着其中的每个消息，连报头上的简体题签“无产者新闻”，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日创刊，每星期六发行，以及题签下面画的长长的芒刺的麦穗、齿轮、镰刀和裂断的铁链等，她都细细地看了。她对这份报纸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她把同一天（七月二日）的其他各种大报拿来作了一个比较。它们中间的区别，不仅由于“无产者新闻”是周刊，别的都是日报，因而在处理消息的方法上有所不同；实在是两者处理消息的态

度有着本質的區別。打个比喻說，一个好比从观众席上看舞台面，另一个好比从后台观察前台。別的大报，关于出兵和川崎造船厂的事情，只交代一个表面現象，独有“無产者新聞”才交代出产生这些事的原因。社会上每天所發生的事情，必須要拿这两种新聞表里对照，才能成为真正的现实，这一点發現，伸子今天才真正体会到了。写小說也同样是这个道理。因为沒有里面的本質和表面的現象相对照，那就不成其为小說的。

“無产者新聞”只有四版，可是伸子却感觉到其中充滿了和現政权的压迫作斗争的人們的气息。这种政权，日夜紧紧地直接地压迫着他們，而伸子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却一点兒都沒有感觉到这种压迫。她想起了前些日子来到她家門口的三个蓬头垢臉的青年，又想起了上次在动坂家里沒有点灯的客厅中，和保的談話內容，以及作为那次談話背景的学生們的心境。按理說，这些都應該在伸子的生活里發生的，可是今天的伸子，却平平稳稳地坐在她的藤椅上，面前的院子里籠罩着一股在盛夏午后滿院蔓草的气息。到了晚上，还像前天晚上那样，还要坐在悬挂着帘子的起居室里吃京都式的凉酸梅湯。

但对于这种平穩的生活，伸子自己也并不是那么澄淨釋然的。她看到报上登載着第二高等学校和松山高等学校联盟罢課的消息，文部大臣水野毅然說要严加处分，这样一来，不仅两个学校的校長强硬起来，学校里甚至出現了破坏学生运动的打手。这消息在其他各大报纸上也都登載了。就在这样的世态之中，伸子不得不怀疑她自己的平穩的生活。

属于政友会①的政治家水野的老婆，名叫万龟子。她和多

① 代表日本大资产階級和地主階級的政党，成立于1900年。

計代是明治初年創办的貴族女子学校的同班生，說起来还是挺知己的。万龟子夫人因为是个天理教^①徒，所以多計代和她也常常發生意見分歧。不过事情一过兩下仍然过从十分亲密，比如买戏票啦，校友会啦……有时在電話里一談就談上半天。伸子她們从小就称呼水野夫妇伯伯和伯母。

前些日子，保对伸子說，他学校里的同学都罵他是天生的折衷派。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甚至連保讀書的那个七年制的公子哥兒式的高等学校里，也有非中間派的学生。假如保不是这种性格，不是天生的折衷派，那么他也要受到多計代叫他称为伯伯的文部大臣的坚决处分的。谁会受到处分，因为他是文部大臣，一边是受他管轄的学生。

今年春天，万龟子夫人从大磯的別墅到前崎的佐佐家来玩，当时多計代动員了正在家里的自己的丈夫泰造和大兒子和一郎，坐了汽車去箱根兜風，尽心竭力地招待了一番。事后和一郎对伸子說，給客人拿着手提包真受不了。留着平头穿着学生裝的和一郎，那天派定給客人提了一整天手提包。想到多計代这种單方面的热情和献殷勤，不由得伸子不感觉到这种事情的卑劣小气。对那样一个受尽阿諛奉承的大臣夫人，連多計代这种老朋友也不免人仰馬翻地用世俗的老一套接待她，也太可笑了。

伸子一想起这位瘦削的、穿着翻領襯衫、稍稍有点兒拘謹的官僚政治家的面貌，就联想到那位伯母夫人，她一双机敏伶俐的回眼睛，薄施脂粉的臉，塗着紫紅色口紅的嘴唇，說起話来，尖酸刻薄，又快又輕。这对夫妇，在他們夫妻之間的会話中，关于报上所登載的惩处学生的消息，將怎样談論呀？伸子突然想起

^① 1838年日本中山美伎子所創的神道教派。

他們的孩子似乎不會在那兩個學校里讀書。因而更覺氣憤。“堅決懲處！”是的，伸子一面折起報紙，一面想着：他們家里即使有男孩子，年紀大約也還小，說不定是最小的孩子呢。

素子所翻譯的書簡集，終於由一家專門出版文藝書籍的出版社承印了。

“好了好了……恭喜你。”

素子興沖沖地紅着臉耍貧嘴說：“本來應該出版的嘛。真的，那是多好的書呀。……要是不出版，那是人家不識貨呀。”

“話是不錯……”

在伸子這方面說來，自己這兩三年中所寫的一部長篇小說，不久也要完成了。那時候，素子的翻譯工作，也將作為她首次的成績而獲得出版，伸子自然替她歡喜。

“不寫點東西作為獻詞，要不得吧？”

“就那樣算了。”

“外國的作家不是常寫獻詞嗎？”

“可是……”

伸子縮了一下頭。

“這樣說來，我也要寫？獻什麼呢？”

兩人都笑了。素子銜着紅煙斗翻弄着，眯着眼睛，望着白楊樹枝中間隔壁人家晾在那里的雪白衣衫，似乎一下子想起了什麼，回過頭來，特地朝着伸子叫道：

“阿申。”

“做什麼？”

“……其實前些日子我就想過了，咱們索興去俄國走一趟，你看怎樣？”

“.....”

伸子一下子被問得答不出話來。……打算到俄國去。她聯想到素子始終不釋然的赴蘇國賓問題，以及素子是專攻俄語的。從前去俄國的人很少，今後打算去的人也不多。至於私人去的女子更是一個也沒有。素子打算去俄國的動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馬上就去么？”對於這件事情的全貌還沒有明確體會的伸子，呆呆地含糊地說，“你是專門搞俄語的，能去自然很好……”

前年初秋，蘇聯的東洋語學者孔蘭德帶着他的美麗的太太來到日本，伸子和素子都出席了那時為他開的歡迎會。那位教授正把“源氏物語”節譯成俄文。據他說，日俄兩國有交換教授的可能。但是素子當時並沒有特別感到興趣。

不過，素子平常的為人，很喜歡把她所想到的計劃不厭其煩地從頭講給伸子聽，為什麼偏偏在這個問題上，她却一下子先把結論端了出來？伸子馬上涌上許多疑問，可是首先抓住一個最簡單的問題問道：“錢已經籌妥了么？”

素子一面揣測着伸子問這句話的用意，一面顯出緊張的臉容答道：“總有法子想吧。”

她說話的神氣，似乎很有把握的樣子。

“要不回家去看一下，確實不會知道的。不過大概總有辦法想。——我名分下的錢，這一次都要了來就算了。”

她這句話，意思就是說向她的父親索取她分里應得的全部財產，拿了這筆錢去俄國留學。伸子一方面對素子父女之間關於財產採取那種有計劃的方法感到奇怪，另一方面很為難地說：“我就不成，說什麼也不能叫動坂拿錢出來。”

七八年前，伸子隨着她爸爸去紐約，在那里呆了一年多。后

来和佃結了婚，回到日本。其間的一切費用都是由伸子的爸爸拿出來的。由于這層關係，伸子後來受盡了窩囊氣。連累着佃也受到不應遭受的侮辱。既然生活上自己愛怎樣就怎樣，那麼經濟上也應該由自己負責。多計代根據這個理由，就把伸子夫婦趕出動坂的家。從此以後，伸子就一直過着現在這種生活。

“要是去商量的話，說不定也會拿出來，可是我不願意那樣做。”

“這個，自然羅。”

素子肯定了伸子的意見，可是也不追問伸子打算怎樣辦。對於去俄國一事，伸子的確從來沒有好好想過。所以当素子一下說出去俄國的話，伸子的頭腦還轉不過來，在她的腦子里，隱隱約約有這樣一個想法，就是如果要到國外去，就到法國去看看。可是鑒於她們幾年來的共同生活，素子把赴俄一事只當作她個人的計劃講給伸子聽，這就使得伸子從別的角度上發生了複雜的情緒。

“去的話，要幾年呢？”

“這個……”素子躊躇了一會兒，“總得要兩年吧。少了不是沒有用嗎？”她一面這樣說，一面眼睛里露出憂郁的神氣，臉上泛出薄薄一層紅暈。伸子諒解到她的心情。意思就是說，這回她可是一個人也決心要去的了。如果素子一個人真的出國成功，這就意味着在生活方式上將起一個根本的變化，和伸子的同居生活就告結束了。這一點素子自然也明白的。伸子的心情，這時格外地複雜起來。自從她們同居以後，盤據在伸子心里的對這個生活方式的種種懷疑，是不是讓素子都看在心里，因而才借赴俄留學的方式，主動地使生活起個一百八十度的變化呢？伸子想到這裡，就格外難以表達自己要怎樣辦。說了出來，素子說

不定会想：伸子怎么办，这个问题应该由伸子自己来解决，素子是不能替她解决的。

“总之，你只管准备行装，不要管我。”伸子老老实实地说了，稍稍有点兒黯然。“因为我还筹不出款子来……”

“那么，这份译稿交出以后，我就到京都走一趟再来吧。”素子仿佛立即就要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样子，“一切还得走着瞧哩。”

不过，这确实是突如其来的生活上的大转变。……那天晚上，伸子倚靠着廊檐下的柱子，手里拿着画了金鱼的团扇赶着蚊子，心里还在惶惑不宁。在素子的个性中，有一种和伸子完全两样的行动性。每当她们共同生活的紧急关头，这个行动性就起了发条的作用，成为推进生活的动力。她们两人的所以能合在一起生活，说来也完全是受了素子的这种行动性的刺激。往常琐屑屑的素子，这次在赴苏一事上，就显出她那出人意表的果断。

“你真是个很有魄力的人！”伸子对坐在她旁边拂着白团扇的素子说。

“怎见得？”

“可不是吗……你懂得彻底变换生活的舞台哩。”

在这种时候，伸子觉得自己反而总是被动的。她又很想问素子，她的决心出国，是否纯然为了要求深造？素子单身去外国求学，这事在伸子看来，终究不会成为事实。自己一个人留在日本，生活上究竟将发生怎样的变化，也无法想像。伸子似乎又像冷静又像心绪非常不宁地瞧着夏夜院子里的杂草，屋子里的辉煌的电灯光透过窗格照到屋外，草地上显得灰扑扑的，很不自然。

十九

东京的夏天，到了七月二十日前后就要特别热起来。那年的夏天，又是近几年来最热的一个，各种报纸争相刊载着避暑的照片。

自从说起要去俄国以后，素子在盛夏中精力饱满地去办，事情进展得很快，两三天以后就可以动身去京都了。

“好了，好了，明天再去日本桥走一趟，事情就全办妥了！”

素子因为白天洗头髮，等着干太闷热，就在夜里洗好，把隔夜洗的头髮披散在肩上——津津有味地吸着烟卷儿。她的脸孔，由于平常不打阳伞，被晒得黑黑的，浴后的鼻尖晶晶发光。

第二天清早，伸子和往常一样，在素子起床后才起身。她叠好蚊帐，卷起铺盖^①以后，穿过起居室想走进浴室去。

“阿申。”坐在饭桌前面的素子，奇怪地放低了声音叫了一声。看到她准备去梳头，素子更屏息地拿手中的报纸招呼她说：“你快来看！”

“什么事儿？”

素子一面梳着头，一面躬着身子攤开当天早晨的报纸给伸子看。伸子看到报，变了脸色，蹲了下来。

“果然弄出这样的事来了！”素子喃喃地自语着。伸子不吱声，嘴唇刷白，瞅着报上登载出来的作家相川良之介^②的大幅照

① 日本房子里所张的蚊帐，总是临睡前悬挂，第二天早晨收藏起来。被褥铺盖在临睡前铺好，起身后卷起。

② 影射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1892—1927)。

相。瘦瘦的臉，別致的頭髮復在寬闊的額上，一股精灵古怪的神氣躍然紙面。这个艺术性被誉为当代最高的作者，报上登載着他昨夜在自己家里服毒自杀了。

伸子肩上披散着头髮，忙忙把整个消息飞看了一遍。她看見了死者生前知友之一的久留雅夫^① 会見記者团的照片，讀了当作遺書發表的“致某老友書”那封長信。她看了好一会儿，为的是要找尋充分的理由，来鎮靜自己所受到的冲击。可是报上所登載的全部消息，不用說久留雅夫的談話，就連“致某老友書”，和伸子所受到的冲击的分量也不相配。

伸子俯倒了她那含悲忍泪的头，默默地梳着自己的頭髮。她真不知道用什么話来表达自巳的感情。要是能用“这真意想不到，”或“我不信会出这样的事情，”来表达自巳的感情，那么伸子所受到的冲击也就不怎样厉害了。最近，凡是对于相川良之介的艺术有理解的人，几乎全都感觉到这个作家的精神和肉体的危机，深深地开始透露在他的作品之中。在他鋒芒畢露的文章里，他已經达到理性的最高峰，他的为人也面临严重的歧路。兩者使得这个作家在他的作品和風格上蕩漾着一种說不出的陰森鬼气。有些人認为这才是这位作家放出来的純艺术家的燦爛光輝，而大家都張大眼睛，加以贊嘆。他向着他的局限一步步走着，終于山穷水尽，走上絕路了。活不下去的，既不是听到他的死信，照例悲伤惊愕，向記者發表談話的他的老朋友某甲或某乙，也不是对着报纸吞声飲泣的伸子，却是受到人人称贊、拥有广大追隨者和模仿者的这位作家本人。

伸子的苦痛，就像是被一把又大又鈍的切桑叶的刀子剝在

^① 影射日本小說家久米正雄(1891—1952)。

身上那樣。

“……难受得很！”說着伸子伸長了白嫩的脖子，仰起头來。

“要不得，阿申！放冷靜些吧。”

“我知道……可是，心里难受得很！”

“……………”

“真可憐。”伸子从心底說出這句話，眼里含着一泡泪水。

“致某老友書”写得非常朴素，沒有半点做作。在这篇文章里，一点也沒有这个作者平常爱用的繞弯子說話、故作聰明、使伸子失去亲切感的老調。关于他自杀的最初的动机只是这样写着：“我感到的只是茫然的不安，似乎是对未来的一种茫然的不安。”伸子又反复地讀着那封信里以下的一些片断：“这两年来，我总是不断地想着死。”“为了不声不响地死去，我准备了好几个月，最后终于有了把握。”“我冷靜地把这事准备完畢，現在只是在和死神相周旋。”“昨天晚上我和一个娼妓討論到她的‘工資’（1）問題，感到‘偷生苟活’的我們人类的悲哀。”“对于我这样一个人來說，大自然比平常格外美丽。我比誰都欣賞它、愛它、理解它。这就是我在痛苦中唯一的滿足了。”关于自杀的准备，他說：“我冷靜地把这事准备完畢，”这是多么意想不到的天真！过去無数自杀的青年，在他們的遺書中，不也写着他們那种冷靜的心理状态嗎？向来以理智的技巧和措辞的新奇見称的这位作者，不怕陈腔濫調，誠心誠意地在他最后的文章中这样写着，相川良之介的心已經返真归朴了。他又說：“我比誰都欣賞它、愛它、理解它。这就是我在痛苦中唯一的滿足了。”用这样差不多誰都明白的流暢詞句，写出他最后的思想。在伸子心目中，这篇“致某老友書”就像桃核或柿核里面的雪白胚芽。在作品中所表現出来的相川良之介或作家相川良之介的趣味，不能說是低級

的，可是总觉得有几分人为的做作。只有等到最后外壳破了，才露出白白嫩嫩的兩片純朴的人类本性的胚芽。

“阿申，咱們吃飯吧。”素子拉着伸子的冷冰冰的手，仿佛是給她打气那样地厉声說，“成什么体統呢——你那样惊惶失措……”

要是說單純的惊惶失措，那么六七年前当伸子听到武島裕吉在輕井澤的別墅里和情妇悬梁自尽的消息的时候，才真的是惊惶失措。她惊惶得一再嘆息。出殯那天，她去灵前致祭，甚至掉了眼泪，引起了庄严肅穆的死者家族的注意。連她自己都感觉到难为情。可是这次对相川良之介的死，就不是單純的惊惶失措，而是一种更复杂的心情，仿佛在自己心里来了一个亟待解答的强烈的冲击。伸子連嘴唇都似乎麻痺了的原因，就在这里。

吃完那頓食而不知其味的早飯，素子又看着报說道：“檜崎氏夫妇想必也吃了一大惊吧。”伸子就是在檜崎佐保子家里偶然認識素子的。这位女作家，从“女学者”时代起就开始写作，她的丈夫專門研究英国文学，她自己也偏向于那一方面。当文壇上出現無产階級文学时，她还写了一篇取材于謠曲^①“邯鄲”的小說。本来交游不广的伸子，却常常到佐保子家去。

記不清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有一次在佐保子家里談起日本的現代作家，她極口推崇說：“只有相川良之介是不折不扣的作家。他的东西，地地道道是創作，不是人云亦云。前些日子他到我們这里来，曾說：‘作品的能否被当作古典作品傳世，全在作品

① 又称“謠”，是日本古典舞“能乐”的歌詞，可以單獨歌唱。現在流行的曲子約有二百三十多支，作者是夷世弥、世河弥、金春禪竹等人。文体优美，內容大都取材于古典文艺作品以及口傳傳說。

本身的風格。’我很同意他那句話。”然后笑了笑，打趣伸子說：

“如果要想作品成为古典，伸子小姐的作品也的确具备着正确的風格哩。”

伸子感到这真是相川良之介說的話。她笑笑，答道：“真的么？”但馬上她又疑心他是不是真正抱着那种見解。在伸子來說，她無論如何也不能相信單單憑風格就可以使作品成为古典。不过相川良之介这个人，連他自己所享有的文学上的盛名也不惜挖苦取笑，他愛說辛辣透頂的諷刺和反話，听到这些話的人，往往拿来当作文学上的至理名言也是有的。这不仅仅他的周圍形成了这样一个習慣，相川本人也几乎陷入一种勉强可以称作“孤独的理智的焦躁”之中。

他書房里好像每天都有成群的各式各样的訪問者跑了来。有时相川取出他所搜藏的春宮給客人看。后来相川在一篇文章里說，客人至至誠誠地仿佛鑒賞曠古的名画那般，一声不响地細細看着，因此容易招待得很。伸子当时讀了那篇文章，不禁有些难以为情。伸子对于相川的作品和为人，尽管觉得有許多可取之处，但是老觉得有一种說不出的可怕的东西；等她讀到这里，那个隱藏着的原因，似乎也就可以不言而喻了。当伸子讀到这篇短文时，还記起另一个时候看到文壇社交圈內的某位年輕女性所写的东西里，也曾隱約提到相川良之介的書齋里有那种圖画。

相川良之介的作品的技巧上的洗煉、文体的机智和富于警句，这些就使得他所写的小說的主題，几乎接触到全人类的心灵。尽管这样，伸子总担心着它那种优点是做作出来的。

伸子的記憶中又出現了一幕近在眼前的情景。那是夏末秋初的某个夜晚的事情，地点是檜崎佐保子家的樓上。檜崎家和

相川家相距不远，古色古香的寬大壁龕里悬挂着大雅堂^①的画，摆着一个中国瓷壺。电灯底下放着一張長大的紫檀桌子，檜崎夫妇謠曲的老师坐在上首，右边坐着佐保子的丈夫，左边坐着伸子和佐保子，相川良之介就坐在謠曲老师的对面。檜崎夫妇的謠曲已經学了好些年了，佐保子連鼓都能打了。那天晚上，佐保子把几个知己朋友邀了来，讓他們听听老师的絕技。伸子也被邀来了。

佐保子夫妇学的那一派，叫做金春流。伸子看了花間金次郎的“道成寺”等类的歌剧以后，也觉得鑽研了动作的本質而又能提煉其精华的古典艺术，的確很有意思。当然，这类古典歌剧，也是佐保子买好戏票請她去看的。伸子的母亲多計代，少女时代就曾学过观世流的謠曲，所以伸子从小就看慣了那种滿紙都是节拍符号的曲譜。伸子又懂得了像多計代那样拉开嗓子放声歌唱，实在是外行人的随意哼哼罢了。佐保子那位中年的謠曲老师，脫下他身上那件夏天穿的外褂，重新坐得端端正正的，从丹田里唱出来一只曲子，歌詞虽短，却精煉非凡，魄力雄渾，予人以極深刻的印象。从这一曲上，可以看到日本封建文化的精煉和分量。

伸子默默地听着檜崎夫妇和謠曲老师以及相川等的談話。他們的会話簡直是高談闊論，伸子觉得自己完全像一只羽毛未丰的笨雛，只能默坐在那里，插不上嘴。过了一会兒，佐保子取出紀念册和砚台。謠曲老师以丰腴的笔姿写下了他的名字。翻过一頁，册子遞到伸子面前来了。伸子显得很窘，因为她从来没有題过紀念册。而且她觉得以她那个年龄和身分，也不配給人家

^① 日本画家池大雅（1723—1776）的堂名，在京都东山双林寺境内。

題紀念冊。她很為難地對身旁的佐保子說：“不用寫了吧——我的字實在寫得不好。”

佐保子說道：“早就知道了，誰都沒有把你當書家看待呀，快快給我寫吧。”

“寫什麼呢？”對於這類東西，伸子簡直不知道寫些什麼才好，“我完全不懂呀。”

佐保子有幾分不耐煩似地把桌上的一冊曲譜取在手里，隨手一翻，指着一句歌詞說道：“那麼，就寫這句吧。”

原來那是這樣的一句詞兒：“野鳴秋蟲聲繚亂。”伸子覺得這歌詞和坐在那里聽曲子的自己的寧靜心境正相反，倒和自恨她自己拙于酬酢的感情相合拍。可是，她終於拿起筆來，在攤開着的紀念冊上，用乏味而拙劣的字体寫下了那句詞兒。墨寫在宣紙上，馬上就干了，她那東倒西歪的筆迹，格外顯得死板板的。伸子覺得混身都淌了汗。

紀念冊傳到了相川的面前來。那天晚上，他穿了一身黑點子的白夏布長衫，外加一件夏天穿的外褂，他以着他天生的殷勤態度取起那個紀念冊，從後面倒翻了幾頁看看，然後另換一頁空白的，端詳了一會兒。這回他稍稍挪動一下身體，從眾目所視的桌子上，取下硯台和紀念冊，放在他左邊的鋪席上，揀一個大家看不到的地方，俯下身子，開始動起筆來。從伸子的坐位上，只看到相川良之介的穿了鬚得畢挺的外褂，弓起的腰背。

主客雙方朝他那里看了片刻，大家的目光自然而然地回到桌上，開始聊起天來。許久許久，相川還沒結束，因為他在認真地畫什麼。本來像紀念冊那類東西，伸子以為不過供一時興到揮毫罷了，看到相川良之介當作一件正經事那樣專心一志地干着，倒有些出乎她意料之外。

相川那晚画成的，就是名重一时的水鬼圖。水鬼画得个兒高高的，瘦瘦的，脚板挺坚实，肩头横着竹枝，左手拎着一條用草繩穿了鰓的魚。下面署名“我鬼”。

相川良之介默默地看着大家傳看那本紀念册，自己燃起一枝烟卷兒吸着。座上的人似乎認為他这个态度很大方，都不褒不貶靜靜地傳閱着。相川良之介那篇冒头就写着“請發 Kappa 的音”的作品^①，是一篇諷刺小說，情节假定發生于水鬼之乡，还描写到警察大叫：“停止講話！”不是情感迸發的諷刺，毋宁是相川式的理性的諷刺。小說的內容，也有伸子理解不了的地方；就說那理解得了的部分，伸子仍然对其中像碎玻璃片那样犀利瑩澈的理性，抱着怀疑的态度。

在佐保子的紀念册子里画水鬼圖，是兩年前夏天的事情。伸子固然也想到那天晚上自己奉命执笔的無可奈何的心情，但一再凝思的，倒是相川良之介那个一本正經地躲藏着画紀念册的样子。不願讓人家看着一笔一笔地画画，这真是突出地表现出了相川的个性。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他是如何地逞强，想使自己所画的东西，件件都是尽善尽美的。伸子还記起，不知在哪篇文章里；他曾說过：“我要向普天下的天才学习。”把紀念册藏在別人看不見的处所，那样認真地画出一幅水鬼来的相川的样子，使人感觉到这人的性情是專心一志的。伸子对这抱有好感。但是，倘使伸子有机会向他表白这个感想，那么，相川良之介的回答，至少又可能是真偽莫辨的反話吧。因为他是个不肯用平常的語言表达思想的人，因此他就势必被他所輕蔑的追隨者包围着。

① 芥川龙之介写过一篇叫做“河童”（水鬼）的諷刺小說，在题目的旁边就标明“請發 Kappa 的音”。

尽管他在小说中许多地方表露了他极端蔑视作偶像和教师的愚蠢也是不中用的。

伸子把那天的晨报拿到自己的书桌上，独自再看。她的眼光落在死者的照片上，想到这个和自己差不多是同时从事文学工作的人，博得了声誉，年纪并不比自己大多少就奄然物化了，又不禁感到浑身像被切桑叶的钝刀剝割着那样的痛苦。相川良之介在自己的生活和作品中用尽机智，惨淡经营，可是在“致某老友书”中，却那样淳朴真诚地流露自己的心情，对于这，伸子忍也忍不住地掉下泪来。相川最后不得不写出像“致某老友书”那样的信，使伸子对于这个作家的一生，既感动而又觉得可怕。相川良之介的每张照片，都显示出他那理性的面目，掠在额上的头髮，敏感的嘴角，全神贯注在一点上的眼睛等等。他那稍稍向上看的瞳神，其中没有半点顽固自满的辛辣气息，而是一种跟温和不同的柔和，是聪明睿智的柔和。他的眼光里找不到丝毫可厭的横蛮之色。看到照片上的这种眼神，伸子一再讀着那連中学生都可能在他們的絕命書中写出的句子：“我比誰都欣賞它、愛它、理解它。這就是我在痛苦中唯一的滿足了。”她被相川良之介典型地表达出来的那种可憐的心情感动得不寒而慄了。掩在她嘴上的手絹，也擋不住她的哭声。

二十

好比听到一陣轟响以后，耳朵里空空洞洞，既听不見自己的声音，也听不見別人的声音。自从在报上讀到相川良之介自杀的消息以后，伸子就陷入这样一种心理状态。从早到晚，連自己

的一举一动都似乎恍恍惚惚，周圍的一切，也都好像在云霧里。同时，她觉察到，关于相川之死，外界也存在着一一种冲击过大而反应迟鈍的現象。

几天来格外悶热，呆在連院子里杂草的蒸騰气味都使人受不了的屋子里，伸子原来的那种被鈍刀剝割一般的心情变成了被細絲綫紧紧地纏着身子一般的痛苦心情，来追溯相川良之介所以弄到山穷水尽的生活过程。七月二十五日那天，各种报纸都以显著的版面登載着相川自杀的消息，可是第二天的报纸，就任何特別消息都沒有登載。只有一个早川閑次郎，写了一篇“关于相川良之介的自杀”，發表了他的感想，其結論是：“他的死沒有社会意义和文学意义。”像“朝日新聞”的文艺欄里，还照常連載着檜崎佐保子的过着別墅生活的人的夏季随笔“时与世”。这就使得伸子莫名其妙了。

相川良之介應該是个拥有广大讀者的作家。即便是那些既讀外国小說，又讀汉詩，可是看不起日本現代小說的人們，也決不以讀相川良之介的短篇为可耻。因此他够得上算是漱石系統的最后一个人。伸子是这样理解的。談到艺术的良心，日本的作家都遜他一筹。这样一个相川良之介，竟不得以自杀結束他的一生，这在所有一向肯定他的人或并非百分之百肯定他的人看来，豈不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嗎？

上个月的“文艺春秋”上，就登載着相川良之介的作品“侏儒的話”。現在再翻開那篇文章重讀一遍，伸子覺得毛骨悚然了。“不仅拿着鋼笔的手开始發抖，他連口水都流出来了。服用了0.8的鎮靜剂以后，也只清醒半小时或一小时。他只是在昏暗中偷生度日而已。就好比拿着鋒刃全消、刀身細長的劍，当作手杖使。”

当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是像在文章里所描述的那样用发抖的手拿着笔，看着自己流着口水的样子来做自我写照，而伸子在版面排成四栏的、别致的“文艺春秋”里读到这段文章的时候，唯独深深感到作者文学生涯上的凄惨境遇，这难道能单单责怪伸子的理解浅薄吗？

在今天这个时候看起来，这正如“致某老友书”中所说的，是作者为了自杀而费去三年的准备行动的一个记录。尽管一面流口水，但是还清醒地一步一步走向死亡，这种人所写的文章，为什么不能使读者感觉到更真诚坦率的恐怖呢？一切都这样不折不扣地描写出来了，然而，相川良之介始终未能摆脱他的文学的姿态。

假如相川良之介对于他自己的将来，坦率地用“只是茫然的不安”来表白他所开始感觉到的某种虚無縹緲的不安的本质，那么这难道不是他开始直觉到他自己的聪明并没有超出才能的界限吗？这样一想，伸子也就明白了一些东西。

但是，她还没有完全明白。她不明白，以他那样聪明博学，为什么还不得不停留在他所开始自觉的那个界限以内？为了不毁灭他在生活和文学上所独创的后无来者的风格，他选择了死，勿宁说是驱使自己去死，是不是他曾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超脱自己呢？这也只是伸子对他的一种猜测，从他的作品里面，找不出直接的证据。

由于这种深入的探索，伸子就联系上了自己的生活。觉得在某种意义上说，自己也有茫然的不安。显然，自己也在追求更美好的人生，追求严肃认真的生活。可是怎样才能实现这种人生呢，伸子就回答不出这个问题了。站在不满现实生活这方面，伸子能加以说明。可是，由于不满现实生活而产生的新的解决

方法，伸子就不懂了。素子已打定主意到俄国去。伸子自己又将怎样呢？留在日本吗？还是跟她一塊兒去呢？連这个都不曉得。金錢的問題犹在其次，首先是決心的問題，自己还没有解决。

伸子不能設想發生在自己生活中的这些問題以及茫然的不安，在別人身上就不發生。這兩三年來，大家一直在說文壇停滯不前。因“秋刀魚之歌”一詩而聞名的那位詩人^①，在報上提出了稿費的問題，說是作家的經濟狀況使文學停滯不前。小坂村夫反對他這種看法，認為造成文壇和文人停滯不前的，不是單純的稿費問題，而是由於文人的生活太平庸安定了，喪失了向人生探險的氣魄，這一點非重新加以考慮不可。小坂的這篇文章還是新近發表的。可是，抱着這種主張的小坂村夫本人，却並不熱心於找機會來對他自己的人生和文學進行探險。對於無產階級的文學理論，他仍然主張歷來所主張的藝術性，而不主張相信孕育文學的人民大眾。相川良之介是一貫主張藝術性而以身殉的，可以說是寧為玉碎吧；小坂却瓦全了。當相川良之介在東京的炎暑中徹夜流着口水，手發着抖，奮起他那瑩徹的腦神經，寫完他最後的幾行的時候，小坂村夫却泛舟在日光或別的什麼清涼的湖上，釣着鱒魚。就在相川良之介出殯的前後的一天，報上刊登了他的隨筆“釣鱒魚”。能在盛夏里釣釣鱒魚，這不就說明生活安定的人的最平庸的享樂嗎？什麼地方可以看到他的人生探險的氣魄呢？伸子把這個人所寫的文章的吹牛，和他的現實生活的懶散，作了一個對比，感到萬分的輕蔑。這種矛盾，並不因相川良之介的自殺而有所改進。文學依然停滯着。這難道能說是和人生的停滯不相干嗎？想到這裡，伸子覺得那突破

① 指佐藤春夫(生于1892年)，日本詩人、小說家。

这种停滞状况、不惜豁出自己的生命来抵抗下去的相川良之介的一线启示，是意义深长的。可惜呀，相川良之介！相川良之介！伸子被万斛愁思和无从排遣的否定的丝线捆绑了起来，流着融和在汗里的眼泪。相川的悲剧，就在连他豁出自己的生命这一点，都被人家当作至高无上的艺术来崇拜。

伸子接到了七月二十七日在谷中殡仪馆举行相川良之介殓仪的通知。礼堂的周围充满着深切的悲哀，向来在别的许多集会上总是聚成一团而不很雅观的文学圈子里的女人们，今天一律都穿着丧服，郑重地排列在那里，跟目前的场合很相称。伸子在走出家门以前，就下定决心不要当场哭泣。灵柩周边，就像纪念死者生前的好整以暇和某种趣味那样，围满着纯白的花朵，点燃着许多蜡烛。身穿日本礼服的“汤岛进香”的作者^①，代表老一辈的作家，朗读了硯友社体裁的祭文。矮个儿的久地浩^②代表全体友好读祭文。他忍不住眼泪直涌，人们勉强只听到他读出“朋友呀！你好好安歇吧！”这两句。就像波澜逐渐散开一样，到处都响起了呜咽声。

“君长逝矣，举目茫茫，吾辈后死者将奈何！”

决心不哭的伸子的嘴唇，抖得厉害。久地浩的哀伤，从他整个矮胖的身体迸发了出来，仿佛对着这位独自死去的老朋友相川良之介，哀诉由他所代表的他们那些同时代的作家的艺术性也寿终正寝了一般。表达着那样真诚的哀伤的久地浩，近几年来，成了通俗小说的作家，还办了一个出版社，正在以实业家的

① 指泉鏡花(1873—1939)，日本小說家，尾崎紅葉門人。“湯島進香”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② 影射日本小說家菊池寛(1889—1948)，他和芥川龍之介、久米正雄等創刊“文艺春秋”。

身分日益發迹。胳膊上纏着黑布的久留雅夫，平常臉色紅潤，今天的臉也顯得很蒼白。他現在也成了一個通俗作家，還有人說他在聚賭抽頭哩——新近文藝界盛行着打麻將。

活在世上的朋友們，各人有各人的營生，不過哀悼相川良之介的心情是一致的。在這個燭影搖曳、白花繞擲的禮堂中，伸子感到一種無聲的輓歌的合唱。不拒絕醉生夢死的人們，都真心誠意地肩昇着這個拒絕毫無目的地活下去而化為異物的朋友作最後一次出門。伸子聯想起格勒科^①所畫的一幅黑、白、金三色繪成的悲哀而優美的“奧爾瓦斯伯爵的落葬”。

就像忍在肚子的眼淚化為汗水，混身滲透以後那樣疲軟乏力，伸子離開了谷中殯儀館，折回到動坂的家里。

“看你的樣子似乎累透了，”從旁看到伸子換上不是她自己的浴衣以後，還是一句話也不說，只管喝清涼東西的樣子，多計代就說了這麼一句，然後又被好奇心鼓動着，怯生生地問道：“……出殯的情形怎樣？”

伸子沒有能夠馬上回答她的問話。她生來不是那種能在這樣的場合若無其事地說長道短的人。等了好久，她才自言自語地說：“相川良之介這個人，確實是一個藝術家……不然的話，哪里會有這樣一番送殯的情景呢：……”

伸子又回想起在輕井澤自殺的武島裕吉出殯那天的光景。祭奠的儀式是在麴町附近的大第宅里舉行的。從張着素幃的二門，一直到靈柩前，又從那里一直到大門口，地上鋪滿了白布，靈柩兩旁，站着戴孝的親屬，兩個幼小的孝子也排在里面。伸子跟

^① 格勒科(1547—1614)是西班牙畫家。“奧爾瓦斯伯爵的落葬”是他的傑作之一。

了前来吊丧的人的肃静的行列走着，似乎脑子里没有作家武岛裕吉的踪影。每当举行婚丧等仪式时，世家大族那套特别惹眼的严肃的形式，往往支配着一切。这一方面是旧式的，同时也是世俗的。在这样一种气氛中，对着摆在灵前的死者武岛裕吉的感伤柔和的相貌而献香的时候，伸子不禁落下眼泪来了。武岛裕吉所以活不下去的那个生活环境的矛盾，就在这些上流人打扮的男女老少的脸上，就在丧服穿得整整齐齐、排在那里的这些人身上。

多计代还情不自禁地说出她所读过的作家的名字，问伸子那些人去送殓没有。

“妈妈，你还是别问吧，完全不是你所想像的那回事，和普通所说的那一套隆重的殓仪啦什么的完全不同。”

“那用不着你说……相川良之介这个人，实在古怪得很……你还记得吧，阿伸，他来我们家那次……”

世上一般的礼节，本来非遵守不可；但每当话不投机，无事可做的时候，相川良之介有个老脾气，就是搓着他的两只手，就像苍蝇搓动着它的两只前脚那样。还是他和久留雅夫在他们的同人杂志上刚发表了作品以后，他曾经来动坂的伸子家中借过书。多计代说的就是那次的的事情。伸子到今天还清清楚楚记得相川良之介把他的两只手搓个不停的样子。

伸子后悔折回动坂家中了，她凄然地沉默了一会儿，开口问道：“我睡一会儿再来，好不好？因为我太疲倦了……”

多计代微微有点吃惊，说：“赶快去睡吧。……可是，光睡一会儿，顶事吗？”

“不碍事，不碍事。”

伸子就在那间屋子里铺了被褥睡下了。阳光透过桐荫，射

在雪白的被單上，被單變成綠顏色。伸子臉上蓋了一把因扇，真的熟睡了片刻。

隔壁屋子里多計代的說話聲音，吵醒了她。

“最好还是少帶点吧，这个那个，什么都帶，就帶不尽了。”

艷子的学校也放暑假了，几天之內，就要到东北的乡下的老家去，正在收拾着行李哩。

伸子睡过午覺以后，精神恢复了，就走进隔壁房間。

“哪天动身呢？”

“四五天里就得动身。”

“今年哪些人去？”

“哪些人……反正我是去定了，再要出痲子可受不了。”

多計代有糖尿病。由于出痲子，曾使糖尿病惡化，受过不少痛苦。从此以后，每年夏天她都不呆在东京。

“爸爸不去嗎？”

“去是要去几天的，不过他忙得脫不了身呀。保是要去的。”

經多計代这么一提，伸子想起回来了这半天，还没有見到保。

“保在家嗎？”

“他嗎，”多計代很得意地說，“这个人总是那样用功……这一向，每天早晨一过六点钟，他就去補習德文啦。”

在高等学校念法文科的保，又开始学起德文来了，这就表示出他已經是高年級的学生了。可是一听到念德文，伸子就联想起越智，并且联想起保平常那个耽于冥想的怪脾气，所以就覺得問題不簡單。难道到現在保还和越智往来嗎？

伸子为了去找保，就到楼上北边的那間小屋子去看看。門框上貼的那張“冥想”的条子，由于天热，邊緣已干裂了起来，

稍稍卷曲了。書桌旁邊的紙門卸掉了，里院的金剛拳樹梢上聳出一個水塔，發动机震响着，正在汲洗澡用的水。保不在屋子里。伸子在沒有人而敞着門的書齋里四下里看了看，看到所有的書架子上，還是那几本教科書，委實納罕。上次和保在這個屋子里談天，已經是好几个月以前的事了。到今天書架上居然看不到一册新書，只有一堆园艺方面的書，還擺在原来的地方。

一个正当求知欲旺盛的青年，其思想竟然局限在几册教科書和园艺書里，这在什么書都要讀的伸子說来，是無論怎样也想不通的。

“保不在屋子里呀，”作为一个回到娘家来玩的大姑娘，伸子帶着几分撒嬌的声調对母亲說，“出去了吧。”

“噢，想起来了。保在倉庫里呢。”

“在倉庫里？”剛說出口，伸子馬上就想到可能是讓他去收拾什么东西了。“一会儿就可以搞完吧。”

“搞完……他在那兒用功哩。”

“在倉庫里用功？”伸子露出了詫异的神色。“为什么要到倉庫里用功呢？”

真怪！这句话伸子沒有說出口，她心里想，倉庫里的什么地方适宜用功呢？

“他說倉庫的地下室好，又凉快，又舒服，并且还清靜——要是清靜，那兒大概是真情靜。”

多計代似乎当做一件滑稽的事情那样笑着說，意思里仿佛很佩服自己的兒子的好学。

推开那嘎嘎作响的裝有滑輪的笨重鉄絲網做的門，伸子走进倉庫去。門口鋪地板的那間屋子，堆滿了旧凳子和屏風櫃等类什物，由于东西兩面的窗子很大，屋子里还爽朗，可是長年不

打扫，滿屋子都是塵土气。西边牆角里，圍着一个欄杆，盖在通向地下室入口处的木板盖子，打开在那里。这兒地上塵土更多，伸子輕輕地走着，走到扶梯口，向里面張望了一下，叫道：

“保在嗎？”

不見回答，于是又重复問了一句：“不在嗎？”

側着耳朵听了一会兒，还是沒有声响，伸子就留神着脚底下，在那較陡的不大容易走的扶梯上跨下兩三級，向里面張望。一半露在地面上的地下室里，有好几根方柱，柱上为了防腐而用洋漆漆得黑黑的。在那几根柱子中間，东面窗下的一角就成了保的用功的地方。高脚架上放着大型的制圖板，前面有一把木头做的大扶手椅。制圖板上胡乱放着几本書和筆記。这个地下室的東西兩面都有窗，一半开在地面上，光綫就从那里透进来。可是由于四壁也用洋漆漆得黑黝黝的，把光綫都吸收了去，只剩下高脚架搭起来的临时書桌那里，透进一点單調而迟鈍的檐隙里的光綫。地下室里的空气，的确是凉冰冰的。可是，为什么呢？伸子站在黑黝黝的柱下，真的自言自語起来了。为什么呢！伸子的确無法理解保的心情——以这样一个地下室里的凉冰冰的幽暗，来换取盛夏时节的自然的美和充沛的陽光。实际上，伸子是勉强抑制着自己的感情，硬裝做不理解的。联想到相川良之介的自杀，“致某老友書”以及剛剛从感人很深的殯葬回家等一連串的事情，伸子過敏地感覺到保的搬进倉庫去用功，不能仅仅当作偶然的事情。她覺得保的爱好倉庫的心情，是个不祥之兆^①。

这样一种說不出的不祥的感覺，連伸子自己都不敢承認它。

① 在本書作者的長篇小說“路标”里，就交代出当伸子在苏联游历的时候，她这位弟弟終於自杀了。

她硬把这种感觉，解释为邪恶的文学趣味。

伸子再一次嘎嘎地打开铁丝网做的门，然后又把它关好，走出了仓库。一到外边，就觉得一阵炎热的暑气扑上身来。地下室里究竟凉快得多了。

“找不到人呀。”伸子跑进餐厅，坐在多计代身旁的窗台上。

“保弟什么时候想出这样一个妙法子来的呢？”

“什么时候，连我也想不起来了。……总之，今年夏天确实太热了，也难怪他。我楼上那间屋子热得觉都睡不着，实在受不了。”

电扇的风从横里吹过来。

“妈妈，你无论怎样把保弟也一道带去吧。”

“唉，我也是这样想，哪里知道，他说德文講習会结束之后，他要跟随东大路先生去野尻湖的夏令营过一阵子。据说他们那里才开始哩。”

多计代曾经从她的叔父的著作中读到过东大路先生的名字，所以她是万分放心的口气说出上面的话来的。和一郎呢，十天前就到湘南^①饭仓姑夫的别墅里去避暑了。他用钢笔画的一幅偷西瓜漫画的明信片，还搁在上了漆的雕饰着柿子的小抽斗上。明信片虽则寥寥数字：“我们在愉快地想尽方法玩着，”但是可以想像出他和小枝等表姐妹兄弟们一大伙年轻人的天真不羁的避暑生活的情景，令人追想他们那种热闹的场面，偷西瓜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插曲。在他们那里，似乎有着地地道道的夏天。

多计代开口问道：“吉见小姐这一向好不好？今天沒有一道

^① 日本人把神奈川县称为湘南。

去送殯嗎？”

“她到京都去了。”

“怎么，”口气里帶着几分挖苦的味道，“去京都做什么？”

伸子坦然回答說：“她的父母在京都。說不定还有些別的事情吧。”

多計代沉默了片刻，从身边的手提包里取出系着小鈴的剪刀，一面修指甲，一面問道：“阿伸，相川文章里所說的那位女子究竟指的是誰？”

报上發表的那篇“致某老友書”中，相川良之介說，为了投入死的深淵，他感到必須找个女人做跳板。本来有个女人打算陪他一道死的，可是又不成了。后来总算不用跳板也可以了。發表相川良之介自杀的消息的那天的报纸上，有一条消息說，接見記者的久留雅夫，死者的知己朋友，曾回答記者們有关这一点的質問，他是这样說的：因为死者在那封遺書里曾說要安慰安慰妻子，猜想起来，那个女人大概就是指死者自己的夫人吧。可是，伸子却不是这样理解。相川的信里，用“縱使死別”這句話做前提，然后說“要安慰安慰妻子”，可見所謂女人，决不是指自己的夫人了。是夫人也罢，不是夫人也罢，伸子認為这种心理不过是記錄下来的全部經過的一部分而已，只当做死者的一时的心情而写的罢了。对于伸子來說，女人的問題犹在其次，倒是遺書中的另外一段話“我的遺產只有六百平方尺的土地、住宅、版权以及二千元存款。我很耽憂因为我的自杀而住宅卖不出去。要是有个別墅，我也不必死在家里了，我是多么羨慕有別墅的資產階級呀。”使伸子感觉到这个丢下妻子，作为一个艺术家而自杀的相川良之介的当丈夫当父亲的那片厚道的存心。

伸子怪她的母亲多計代，为什么把这种微妙的问题，拿来

問像自己这样一个和死者并没有深交——这一点多計代是知道的——的人。

“我怎么能知道呢？”

“你不是文学圈子里的人嗎？”

“我不知道。”伸子不耐煩地紧皺着眉头，搖了搖頭。

“讓相川良之介这样的人看上眼而一道自杀的女人，大概总是个尤物吧。”从这两句話里，看出了媽媽的关心的焦点。“相川的太太想必是个平平凡凡的人吧？”

你那一套又来了！伸子觉得自己心里在叫喊，不由得抬起坐在窗台上的身体，膩煩得發慌。

“何必这样比較。誰知道呢，这种事情！”

多計代那种主观臆測的卑鄙心理——隨便認定人家含含糊糊地說起的女子是尤物，而妻房是个平凡的人——刺伤了伸子的心。上一次多計代不是也曾評論过越智的年輕的妻子嗎。不是跟自己比較了一番嗎。現在又評論起相川夫人来了，还是上次那一套話。和越智那段糾葛，后来落得那样的散場，多計代从那件事情所得到的教訓，难道仅仅是对越智的輕蔑这一点嗎？

“……真的是誰呢……”

多計代坐在板着脸不吱声的伸子的横头，举起她那小圆点子花紋的藏青色高級縐綢單衫的袖子，把剪下的指甲用紙裹成一团，扔到字紙簍里。

“連相川良之介这种人，背地里还和这样的女人勾勾搭搭的……为什么男人家总是这样的呢。”多計代滿腔憤怒地說，“真真可恨透了！誰还相信男人呢，誰知道他們在背地里干些什么呢。……不信你去問問相川夫人看。管保一直到最后她都不知道那个女人是誰。”

多計代仿佛是向繼續堅持沉默的伸子挑戰那般地狠狠地說：“我是決不容許男人胡鬧的！”

聽到這裡，伸子感到就像是戴着戒指的女人的拳頭在擂打自己身上的什麼地方似的。

“正因為日本的女子無論怎樣被蹂躪，也只是吞聲暗泣，男的就格外肆無忌憚了……哪樁事情都叫人灰心。”

聽到多計代的這種論調，伸子越發覺得自從發生了越智那件事情以後，母親的心情到現在又經過了一次轉變。多計代把她在結婚生活中未獲解放的熱情，盡量傾注到脆弱的越智身上。結果就仿佛一個人使足了混身的气力，推動螺旋門，用力過猛了，不僅未能走出大門，反而被迅速轉動的門卷回到老地方來了。多計代沒有閑情逸致來仔細分析自己的微妙的心理狀態，一味強調男性的脆弱面。從而硬說女子比男子高明。

伸子發現了這個新的事實，怕起來了。多計代內心里燃起的那個最後的一片春心，竟白白地燃燒完了，只剩下一堆灰燼。以後永遠也不會復燃了。多計代對於人生的各方面，特別是男女關係方面所抱的偏見，既矛盾又頑固，她生活中的一切自相矛盾，今後將要更加威風凜凜地支配佐佐這個家庭。想到這層，伸子覺得怕起來了。

二十一

原定只去京都兩三天的素子，來了一個電報，說要耽擱五六天才能回東京。九月號的藝術雜誌，忽然決定出相川良之介的特刊，還來向伸子徵求追悼文。報紙上老早就刊登着大幅廣告，預

告“‘改造’八月号相川良之介的遺作‘西方人’”。“改造”社还刊登了关于死者的另外几篇作品如“沙罗花”、“中国游記”等的广告。

如果要伸子写关于相川良之介的感想，那么除了写反对他的感想而外，不会是別的了。那种反对的心情，非常强烈，强烈到足以推翻她向来对相川良之介的好感，强烈到不允許她仅仅怀疑那样一个人。但是伸子又隱隱地觉得自己并不是真正徹底了解相川良之介。还记得在那篇“致某老友書”中，有下面这样一段話：“我故意沒有写出自己的社会条件——那个給我以影响的封建时代的社会条件。我又为什么故意沒有写呢，只是因为我們人类到今天还仍然多少处在封建时代中的緣故。不仅如此，处在社会条件中的我本人，能够清清楚楚認識到这个社会条件嗎？这点也还是疑問。”以上这段話，伸子也仅仅能够从字面上来理解。所謂封建时代，伸子糊里糊塗地只把它当作“古代”来理解。因此，相川那句話的意义，她就沒有懂透，在讀着这样一段并沒有完全理解的文章的时候，伸子所清清楚楚地懂得的一件事，就是关于自己所沒有懂透的东西，就不該写，这是相川良之介的写作态度。依照这个暗示，伸子如果写起关于相川良之介的感想，那就不仅無礼，而且对自己也不忠实了。可是在伸子說来，对于相川良之介的这种聪明——甚至給了她这样一个暗示——就發生了反感。

正当伸子坐在書桌前面沉思的时候，丰媽跑进來說：“客人来了……”

“是誰？”

“一位叫远藤絢子的小姐……据她自己說，以前在老松町的时候常常来拜訪的……”

远藤小姐……伸子想起来了。还是住在老松町的时候，有

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女子，叫做絢子，寄寓在附近一家筑前琵琶^①师的楼上，一面干点针线活，一面说想搞文学。

“她说有要紧事和您商量哩。”

伸子走到门口一看，果然是那个人。虽则两三年不见面，生活的艰辛已使她很憔悴，瘦得连肩骨都露出来了。

“好了，好了。今天我说什么也得告诉你一件事情，”她说话的时候，犬齿特别惹眼，她边说边注视着伸子。

“先请里面坐吧。”

这位来客今天站在门口的样子，以及走进客厅时候的举动，不知怎地使伸子起了一种戒备的心情。伸子把客人领到北面一间小屋子的藤椅子上坐下了。在这样的大热天里，远藤絢子是徒步走到伸子家里来的，口渴得大概很厉害，连汗也顾不得擦了。她接连地喝着冷水，放在她手边的扇子也不扇，刚喝完两杯水，就说：“啊！能见到你，侥幸极了！”

仿佛不远千里而来，终于达到了目的那般，一下子仰倒在椅背上。酷暑天气，她身上还穿着白底子的铭仙绸袍^②，腰里束着印花的友禅晝夜带^③，袍带都不整洁。伸子开口问道：“有什么要紧事情吗？”

“是的，有件重大的事情要讲给你听……”

于是絢子就开始讲述从伸子搬出老松町以后她自己的生活。她常常去久地浩那里，请他改文章，久地浩很器重她。最近

① 筑前是日本地名，今属福岡县。筑前琵琶是最初在筑前地方流行的一种琵琶。

② 日本的一种绸的名称。用铭仙做成的衣服，只穿在秋冬三季。

③ 女子用的一种腰带，面子是黑缎子做的，里子是白的。后来凡是表里用两种不同的材料做成的廉价腰带，都叫做晝夜带。友禅是一种绸子的名称。

的一年中，她又常去相川良之介那里。情形大致就是这样。接着她說：“那个人在家庭里是非常孤独的，我知道得很清楚。”

說完，还瞧了瞧伸子，眼睛里露出一副自有道理的神色。伸子好不尷尬，只默默地不吱声。这样一来，她就問道：“报上登出的那篇‘致某老友書’想必看到了吧？”

“看到了。”

絢子閉緊了她那犬齿特別惹眼的嘴，低下头去。等到她再抬起头来的时候，就說：“信里不是提到一个女人嗎？那个人实际上就是指的我。”

“……………”

絢子看到伸子默默不响，似乎很难相信她的話的样子，怒目向伸子說：“你也不相信我的話。”

“对不起，”伸子說，“不过——我們兩人已經有兩三年沒有見面了。再說，我和相川先生也沒有直接的交往……在我这方面說來，信或是不信，不是都沒有根据嗎？”

“你的話是有道理的。”絢子点动着她那瘦削的、皮膚粗糙的下巴，“佐佐小姐畢竟还是佐佐小姐……很僥幸能看到您！”馬上她又接着說：“不过，这确是事实。”

話仍旧回到原来的題目上來了。伸子非常之窘，同时又感到很厭煩。

“縱使是事实，說給我听了，又有什么用处？”

“很有用处。只要你替我証明我所講的是事实，我就心滿意足了。”

伸子心里暗想，怎么会有这样种种不同的女人，从种种不同的角度，对相川良之介这个人發生兴趣呢。她还联想起多計代所表示的好奇心。照一般情理來講，伸子無論怎样也不能相信

相川良之介能够像絢子自己所說的那樣對她發生興趣。無論從哪一點上說，她也是不能相信的；比方說，相川良之介愛好清潔，而絢子的皮膚上還可以看到汗垢，單單這一點也就夠說明問題了。……

伸子於是認真地說：“絢子小姐，像那樣一個有名而且富有吸引力的人，寫出那種含糊的話來，會引起很大的誤解的。只要看看外國文學史，也就明白了。往往為了情人的事情，議論得很多……說句不知輕重的話，在我們第三者看來，像你這種自以為是信里所指的那個人的女子，除你而外，不知還有多少呢。”

“是的，不知道內幕的人，一定是這樣想的，不過……我的情形完全不一樣。”

“對於外國人極平常的習慣，日本女子也會錯認為是對自己的一種特殊關懷，從而造成悲劇……像相川良之介那種人，儘管他說的是尖酸透頂的話，女的還可能誤會是對自己的求愛哩。”

“是呀，這層我也清楚。可是我的情形就不同。”說到這里，絢子仿佛要用那句話來打伸子的耳光一樣地說，“相川良之介先生吻我了呀。就在他家裡的樓梯口上，當我正在走下他家的樓梯的時候。”

伸子戰慄了，好久說不出話來。她想起了這樣自我寫照的相川良之介：“拿着鋼筆的手發着抖，口水也將要流出來了。”想起了那樣一幅情景：相川夫人匆匆忙忙奔上樓來，伏倒在隔壁屋子的鋪席上，幾乎叫人誤會她死了丈夫那樣地吞聲飲泣着。遠藤絢子正在走下那家的樓梯的時候……

“有了這樣的事實，難道你還要否認那個女人就是我嗎？”

她們那間小屋子窗外的樅樹梢上，單調的蟬聲知了知了地叫个不停，常青樹的籬笆外面那家人家的草叢里，盆口那麼大的

向日葵开着金黄色的花。草木上面的夏天的太阳光就像火一般。伸子对着这种炎炎夏日的风景，心里直哆嗦。她想，万一絢子那番话是事实，那真是太令人伤心了。扶着一根锋刃全消、刀身细长的剑当手杖而苟安度日的相川良之介，可能在追求着恋爱、金钱和名誉的满身臭汗的絢子身上，感到了和自己同样的悲哀。彷徨在人生途上的饿鬼，也许是以他那不健全的神经发现了另一个女的同路人，因而就在这种同病相怜的立场上，不问是鼻尖还是嘴地乱吻一下的吧。这不是幽灵的接吻是什么呢？不是日暮途穷的人的应酬是什么呢？

但是，这和絢子所述说的接吻完全是两回事。本质上不同。这层絢子就不能理解了吧。

伸子痛心地沉默着。死盯着她的絢子，仿佛非叫怀疑自己的伸子屈伏不可，竭力想说明自己是能惹动男子爱怜的女性。

“佐佐小姐，你还不相信我的话。要知道，男子的心理是很微妙的呀。”她边说边露出笑容，仿佛怜悯伸子对于这方面的事一窍不通。“久地浩先生也吻过我。不过，他那个人呀……”她语气里就好像表示出久地浩那人横竖是声名狼藉的了。

絢子所说的无论是事实也罢，不是事实也罢，她那种说话的态度，已经证明她的心理不正常了。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旁人一定有不了解的地方吧。”伸子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平心静气地说，“可能有些事实我也不十分了解。不过，远藤小姐，您爱过相川良之介吗？”

“我爱过他的。只有我才知道他在家庭里是多么孤寂。”

“既然这样，那么我觉得你就没有必要东跑西颠，把这种事情去向不相干的人宣扬。”

这回絢子默不作声了。

“像你这样把这种事情到处宣揚，我覺得很痛心。”

停了一會兒，伸子又說：“还是不說好一些，請你別再談了，至少，我已經不願意聽這些話了。好嗎？”又過了一會兒，她說：“世上的人是很冷酷的，像你這種舉動，最後只落得被人家說是神經病，何苦來呢。”

伸子終於把話說到了頭。絢子一聲不響地听着。然後慢慢地預備起身回去。

“真是這樣，”她使勁點了點頭，“你的話一點都不錯。任憑我怎樣對記者們解釋，他們全都把我當作瘋子哩。”

“跟新聞記者都講了嗎？”

“是呀。”

絢子回答的時候很平靜，彷彿表示為什麼不可以對新聞記者講呢，伸子也未免太沒有見識了。

八月里的某個夜晚，把草木地面的水分全都蒸發了的那個乾燥已極的天氣，忽然變了，雷聲過後，接着就是傾盆大雨。

素子還沒有從京都回來。伸子獨自睡在寢室里那頂龐大的白蚊帳中，只管張着眼睛傾听着潺潺的雨聲。打在茂密的竹葉子上和未加修剪的松枝以及天然的蘆荻叢上的雨聲，嘩啦嘩啦地響成一片，這種響聲，彷彿一直傳到靜靜地睡在那里的伸子的背脊上。閃電穿過雨棚上面的氣窗的玻璃，時時把它那蒼白色的光射在白蚊帳上。電光一閃之後，大地又復漆黑，這時候雨下得似乎格外大了。這樣大的雨量，大概秋天已經開始偷偷地到來了吧。伸子覺得自己彷彿睡在秋風秋雨里，奇妙的是沒有被雨淋濕。沖刷着滿院子夏草的根子的流水，淙淙地在陰溝里響着。

還有一個人，大概也睡在蚊帳中，睜着眼睛，听那半夜里的大

雨。伸子想起那个人的老老实实的偏分着梳的头髮的样子。那人謹慎地打扮着，穿了白孝服。相川良之介死后燒骨成灰，而獲得安葬，是件好事。不然的話，他那位夫人，將不可能独自一人含悲傾听雨声吧。她將不忍想到雨水流在所愛的人的身上吧。

這場大雨是傍晚下起來的。白天的時候還是万里晴空，白楊樹梢上飄着几片白云。伸子把椅子端在可以仰望天空的廊簷下坐着，大島法子隔着一張小桌子坐在她的對面，法子身上穿着大條紋的明石縐紗^①衫子，腰里系着羅帶。她們兩個還是第一次見面。法子那時候在一個招收女學生的大學里讀哲學。鋼琴似乎彈得頂好。

“你說你寄宿在人家家里，連鋼琴都讓你搬了去，那倒不壞呀。……簡直太理想啦。”伸子料想決無那種可能，半开玩笑地問道：“是怎樣的鋼琴呢？貝舒丹因牌子^②的嗎？”

法子泰然地答道：“拿到住的地方去的是架差的……自己家里的倒是貝舒丹因牌子的。”

法子的已故的父亲是大学教授，她們的家境，从鋼琴是貝舒丹因牌這件事上，也就可以看出其大概了。

“……家母也愛彈琴，她雖然彈得不好，可是也還能彈，據說她年輕的時候曾希望進音樂學校哩。”

大島法子明春就要大學畢業了。她這個人給人家這樣一個印象，仿佛是在高級紙上用字体很大的日本字母写的一封信^③。

① 日本明石地方出產的夏季穿的高級衣料，用生絲織成，穿在身上又輕又涼爽。

② 德國卡爾·貝舒丹因(1826—1900)製造的鋼琴，質量較高。

③ 日本人一般写信都是混雜着漢文和日本字母，這裡說“用字体很大的日本字母写的一封信”，是表示容易讀，給人一種舒服的印像。

对于惯用鋼笔写小字的伸子來說，和法子面对面地坐着談話，儼然有一种从容不迫的味道。那种从容不迫，还不是單純的行間疏朗，空白多，而是字体本身所产生的余韵。像这样的年輕朋友，伸子并没有几个。無怪乎法子要把哲学看作是人們的趣味之一了。

慢条斯理地談着的大島法子給人的印象是：比起漱石作品中的女性来，似乎进步了一些。伸子一面这样想，一面又猜測这个人究竟要和自己談些什么呢，也許在回去之前关于那重要的事情終于会一字不提也說不定。

大島法子心不在焉地一再翻来复去地把玩放在桌子上的那柄白团扇。忽然停下手来，側轉着她的头，問道：“佐佐小姐，丰田淳先生的作品你讀过嗎？”

伸子只知道丰田淳是漱石門下的大弟子之一，她不像丰田那样深爱日本的古典艺术，和精于演剧。

“丰田先生的作品，榎崎女士可能讀得很多。……我这个人的趣味不那么广。”

法子微微地一笑，說：“可不是么。”手里依旧把玩着那柄团扇，“他就在我們那个学校里教書。”同时还把那个大学的地点說了出來。

“……您在听他的課么？”

“是的，去年听了他一年的課。”

在法子的点点滴滴的話声中，不，还是在她說話的态度上，伸子隱隱約約地感覺到了某种东西。

“丰田先生的講义內容丰富吧？”

“是的，他的講义的內容是丰富的，……而且給人以好感……”

法子的話，就像一聲聲彈出來的鋼琴的聲音。每一個音有它的不同的音色。伸子于是完全明白過來了。可是法子對於豐田淳的傾倒，究竟發展到怎樣的程度呢。

“我……不知道怎麼辦才好，打算就此不再到學校里去聽課哩……”法子的語調，聽去彷彿是她不僅想離開那個地方，連她自己的感情都想從那兒撤回來一樣。

“我也不了解呀……功課怎麼辦呢？只差一篇畢業論文了嗎？”

“是的，那個問題總好辦……”

夏季里年輕女子的美麗的臉上，隱隱然籠罩了一層愁雲。法子的飽滿的眼臉和下巴一帶的皮膚，就像快要上簇的蠶那樣，白里透亮。法子的無可奈何的心情感染着伸子。伸子于是使勁划着槳，把那只載着她們兩人擱了淺的談話的小船，划向中流。

“真的……論文那類東西總有辦法的……”接着伸子一下子突入問題的中心，“是不是問題已經具體而複雜了？”問完這話，還馬上補了一句，“並不是我想知道這件事，所以……你也用不着把詳細經過告訴我……我這樣不客氣地問你，只是為了你談起來方便。”

“是的，謝謝你。我明白你的好意。”法子把放在膝上的小手絹用兩只手的指頭緊緊絞成一長條。“……事情是具體的……可是最近前途已經絕望了……”

法子含着隱痛，默默地在椅子上扭一扭身子。伸子記起了豐田淳所寫的東西。那種費盡心機而富於含蓄的主觀的表現，和法子的默默寡言的神情，兩者中間有一脈相通的地方。同樣的性情脾氣吸引到一塊兒去了，由此才產生出法子的非同兒戲的問題，並且難住了初次見面的伸子。從法子的無可告訴的隱

痛中，伸子推測到种种实际情况。伸子慨然說：“受牽累的总是女子。”

“你說得多对呀！”法子仿佛在水里窒息已久似地抬起头来噴出这句话，“恋爱簡直就像受罪一样……”

“不过，这种状态非改变不可，”伸子說出了她那坚决的看法，“这种状态决不是正常的状态。决不可能是正常的状态。”

和佃在一塊兒生活的时候，那种掙扎苦痛，使伸子几次三番發出像現在法子所發出的那种嘆息。嘆息尽管嘆息，却并不因此就消灭了嘆息的原因。

“像您那种情况，自然可以用离婚来解决。……可是，如果完全沒有用正常的方法处理的可能性，那么又将怎么办呢？”

“……………”

“假如要使之正常的話，就非把原来的生活徹底摧毁不可，那时候又怎么办呢？”

“不过，你所說的那种情形，不是原来就該清楚的嗎？”

“……如果事实上做不到又怎么办呢？如果男的沒有那种意志又怎么办呢？”

这时候法子的眼臉，像鉛那样沉滯。有一类人，單听他的名聲，往往被部分的人当作教养的保护者那样地尊敬着。可是在这种人的现实生活中，一旦出了这样的事情，其庸俗和卑鄙——托称沒有决断的卑鄙——也就和世上的大多数男人，本質上沒有多大区别了。伸子强烈地厭惡那个連自己都沾染着的教养。外表看来仿佛是最有教养的代表人物，还鬧出这种司空見慣的乱七八糟的男女关系来。而且，如果人家批評了这种乱七八糟的男女关系，本人反而会傲慢地加以嘲笑。一幕幕的男女私情，尽管因教养的不同而复杂化了，因情致纏綿而美化了，可是由于

男的和女的都离不开这个社会，而这个社会的传统文化，却是一貫放縱男的，或仅仅有助于为男性辯护，这样的教养，伸子自然觉得要唾弃了。

正因为没法排解而格外难受的法子，拿起放在她面前的一杯刨冰水一飲而尽。仿佛在考虑怎样談下去；过了一会兒，她突然問道：“难道私生子是罪惡的嗎？”

說完这句话，法子的鉛色的眼臉漸漸泛上一層紅暈。这种变化，証明年輕的法子的混身血液都在倒流了。伸子不忍看法子那个臉色，她觉得要是把法子摟到自己的怀抱里来，还要好过一些。对着凝視着自己的法子，她一字一句郑重其事地說：“一般的習慣，私生子是可憐的。不过，能說它是罪惡的嗎……能說一个女子成为那个孩子的母亲的动机是罪惡的嗎……”伸子并不这样想，“可是，假如有个男的，他使一个理应成为母亲的人和孩子陷于这种境地，那是罪惡。無論生不生孩子，也無論人家怎样批評……是不是呢？”

因为詞不达意，伸子焦躁地眨了眨眼睛：“事情摆得这样明显，然而还只管拖延下去，整个关系就令人莫名其妙了……何况另一方面还早就結了婚呢……”

伸子一面說着，一面对于这件事的底細也越来越清楚了，于是她又說：“从这一点来講，女的同样也应该負責任，因为她不是不知道这种情形呀。……也真怪，照說爰嘛，应该真的是爰，而不是怨恨或糾紛；然而，为什么所有的恋爱不是乱七八糟，就是痛苦呢？真的，爰怎么变成了痛苦的代名詞呢？……”

的确，伸子周圍哪里有令人觉得“原来恋爱是这样美好”的光彩夺目的場面呢？例如佃和她自己那个糾纏不清的生活；母亲和越智那个空虛然而猛烈的糾葛；甚至影响到母女之間的感

情……伸子仿佛要使自己从这种糾紛中摆脱出来似地搖着头。

“拿出勇气来吧。就从这种討厭的、痛苦不堪的事件本身，把握其中最好的部分吧。理直气壯地做母亲，理直气壯地承認你的孩子吧。父亲呢，逃走了。尽管这样，女的仍然爱护那小生命，对吧？愛属于母亲，孩子也属于母亲……孩子是应该有他的前途的呀。”

眼臉又变成鉛色的法子，眼淚簌簌地掉个不停。她把擦眼淚的手絹掩住了嘴，开始嗚嗚咽咽地吞声飲泣了。伸子离开了座位。

过了一会兒，伸子端着新調好的飲料往剛才坐的地方走回去，不知怎的，法子来到隔壁那間屋子的紙隔扇旁边，站在那兒呢。

伸子吃了一惊，問道：“身体觉得不舒服嗎？”

“不是。”

法子神志一半麻木了，手里拿着那塊沾湿了泪水的手絹，仍然站在那里。仿佛独自坐着又坐不住，不知不觉地走到那个地方来的。

“去那边坐吧。站久了，要累的。”

“好的。”

法子斜瞧着鋪席，机械地答应了一声，却并不挪动脚步。伸子正要往前迈一步，法子一下子扑到她怀里，低低地然而絕叫似地說：“不要把他当作坏人看待吧！無論如何請你不要把他当作坏人看待！”

說完这話，她就扭动着比伸子長得高的苗条的上半身，离开伸子的怀抱，哭着伏倒在旁边的一張西式床上了。……

伸子睡在蚊帳里，一面傾听着夏夜滂沱的雨声，一面想起白

天發生的一幕幕的情景。雨点打在屋瓦上，淅淅瀝瀝的，更增孤寂；积水冲刷着院子里那夏天的茂盛的草的根；时而还闪起一片电光。这中間，伸子耳边仿佛还响着法子如訴的哀叫：“請你不要把他当作坏人看待！”不要把他当作坏人看待。……可是，伏在床上的法子，哭得又多么伤心呀，只要看她身上系的那条漂亮的罗帶的起伏波动，也就可以知道了。

伸子心里充滿着說不出的哀憐，以及对人生的不解。瘦瘦的下巴上滿是汗漬和塵垢的憔悴的远藤絢子，目光炯炯地來訴述她那幽灵般的接吻。說什么：“相川良之介先生和我接吻了。”人生的可怕的片断和别扭，也就在这种地方。可是誰都不知道人們相互之間，到底为什么那样的不協調，夾杂着那許多無聊和隱痛。当閃电一下照亮了像蠅蠅籠子那样悬挂在大寢室里的白蚊帳，而迅速熄灭的时候，豪雨之夜的天地間的黑暗，以及奇妙的生活方式的黑暗，就变得格外黑沉沉的，紧裹着伸子的身心。

二十二

素子从京都回来了。

离开东京还不到十天，由于生活环境的悬殊，回到家里的素子，却用一种陌生的眼光把屋子看了一遍。

“……怎么样？相川良之介的殯葬你去了吧？”

“唉，我去了，”伸子仿佛很自然地換了話头問道，“你的事情办得怎样了？順手嗎？”

“……就好比独自一个人摔角来着。”

听她这句话的口气，原来指望的她自己名下那分财产，似乎

并没有弄到手。

“一点希望都没有吗？”

“那倒不见得……我一个人的费用大概总可以设法。”

听她说出“我一个人”这句话，伸子吃了一惊：“你说你一个人……”

难道连伸子的旅费，素子都想由她来负担吗？伸子慌忙说：“这是绝对不可以的。我怎能要你负担旅费呢。这是不好的。再说……”

即使素子钱多得用不完，伸子也不会用她的钱上外国去。

“我早知道你要这样想的。可是，钱嘛，总是身外之物！不是吗？用钱要是能用得恰到好处，不是最好吗……我爸爸挣来的钱，固然并不那么香，可是也不见得就是盗泉之水，用了就沾污了你的手呀。”

“你别多心，我决不是这个意思。”伸子脸上稍稍红了起来，一方面感谢素子的好意，另一方面仍然坚持着自己的意见，低低地说：“幸而那笔钱没筹妥，要是筹妥了，倒使我很窘。我怎么能领那么大的一份情呢……”

嘴里转着那个红烟斗，素子把原来看着院子的眼光移到伸子身上，问道：“……那么阿申究竟作什么打算呢？”定下出国计划以后，素子这还是第一次问她，“难道你不愿意去吗？”

如果回答根本不想去，那也失之片面。要说想去吧，又不符合伸子现在的心境，因为她还没有那么大的决心。

“自然我也想去。不过，我不是专门学俄语的，要是去的话，索性还想去法国看看哩……”

这个答复其实也并没有把伸子的心情完全表达出来。伸子想，这次如果出国的话，自己一定要有明确的动机和明确的心

情。二十岁那年，也曾跟随着父亲去过纽约。对于伸子来说，那次出国，可以说是完全被动的、偶然的。那样偶然的机，伸子总算竭力利用它解决了自己的终生大事。正因为上次的出国得到那样一个教训，所以遇到这次的事情，反而使她格外慎重了。

“你是专门学俄语的，所以出国的理由和目的都很明确。而我呢……你总知道吧？……再说，现在我的心情简直是这样的……”伸子一边说，一边把两手手指按在心口，乱揉一阵给素子看。

“这样就谈不到等待不等待的问题了……”

知道相川良之介死讯的当时，伸子的震惊，怀疑和悲伤的激情，表面上算是平静下来了，但内心里仍然留下深刻的余波。那余波是细细的，然而怎么也不消灭，就像相川良之介在“蜘蛛的丝”那篇小说中所写的一根纤细透明的蜘蛛丝那样，贯穿在伸子的日常生活中，每天在起着作用。那根蜘蛛丝，细得仿佛随时都可能断，但实际上却坚韧得怎样也断不了，它像丝线穿着一颗一颗的玻璃珠子那样，把翻腾在伸子心里的那些杂乱事物贯穿了起来，形成了一整串，连她自己都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结局又将怎样。

这两三个月中间所发生的种种事情，比如越智和母亲那件事，保的生活方式和自己经常对他的关注，看去似乎都没什么了，但一桩桩都没有能获得根本的解决，而消失在伸子所奈何不了的现实的阴影之中。本来这些事情已够伸子琢磨的了，再来个大岛法子的优美的吞声饮泣，和三个囚首垢面的青年的脸。

还记得有一个傍晚在动坂家中的客厅里，无意中发现自己没有力量激发保的意志，因而觉得很痛苦。自从那次以后，伸子就觉得，本来认为是自己所惶惑不解和糊涂了的东西，已经

像一条蜘蛛的絲那样纖細然而強韌地貫穿起来了。这并不是說对于各种事物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恰恰相反，是这样一种心情：就在她的再三再四的惶惑不解中間，正如相川良之介真誠地对这个时代所表示的那样，被一种茫然不安的蜘蛛絲纏繞着，然后慢慢地慢慢地收紧起来。不是由覺悟而涌現了力量，而是真正的不明白！由于这个蜘蛛絲越收越紧，越收越集中，伸子心里隱隱然迸發出一種悲喜交集的預感，从那里似乎將涌現出一種前進的力量的預感。

伸子为了讓素子明了她那复杂的心理，煞費苦心地講給她听：“因此我想使之瓜熟蒂落，你明白嗎？像听音乐那样，想听完一曲，而不讓它中斷。”

“……好吧，那样也好，在我这方面，也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決定的呀……”

素子每天还是为了接洽出国的事情而奔走着，尽可能避免提起伸子这方面的心境，等待着伸子所說的瓜熟蒂落的那种状态早日到来。伸子呢，就像上了窩的母鷄一样，每天守在家里。

就在这样的日子里，一天下午，伸子站在廊簷下，正在瞧金魚缸里青翠的竹影，有个男人在背后跟她打了声招呼，把她吓了一跳：“您好！”

她回过头来向那边冷冷地看了一眼。有个專供少女們閱讀的文艺杂志的記者沼边耕三，前些日子常到这里来征稿。他不从大門进来，老是鑽过石榴树的枝子，一下子来到屋子的廊簷下。从他第一次來訪，就是这样的。

伸子有时候在屋，有时候不在。身穿白西装的沼边耕三，老远地对坐在屋子里而不太欢迎他的伸子就問：“吉見女士今天不在家嗎？”

边說边向屋子里張望。他那問話的口气，使伸子听起来不由得想反过来問他一句：“不在家又怎样？”不管伸子一再拒絕，他总是請求她写点什么东西。那股韌勁，使伸子觉得很不自在，有几分和世俗所說的“男子靠韌”相近了，因而对他發生惡感。

伸子心想，今天这个人換了便服来了。她想赶快从廊簷下跑到屋子里去，这时候那个剛要进院子的身穿白便服的人，大概發覺伸子給他吓着了，連忙說：“哎呀，很对不起，該从大門进来才是。”

伸子定睛一看，才知道自己弄錯了人，对方并不是沼边耕三。只是三十出头的年紀和身材很相像罢了。他那戴着眼鏡的臉，沉靜而稍稍帶点蒼白。伸子对于自己的慌張难以为情了。

“实在对不起……錯認了人了。”然后跑到廊簷下問道，“您貴姓呀？”

“我是随便来拜訪的，用不着通名道姓了吧。”身穿白便服的人，仿佛站在曠野里那样，拔起那長得又高又茂密的夏天的草穗，用指尖繞弄着，說，“我正在讀你所写的小說哩……”

“……………”伸子怀疑地看着那个人。

“偶然路过这兒，看到門牌上的姓名，所以进来了……”

这个白衣人的言語举动，給伸子一个稀罕的印象。作为一个讀了伸子的小說而来訪問的人，这个人可以說是过于老練了。态度既鮮明，又似乎有点兒蛮橫。年齡大还在其次，这个人对伸子表示出他那成熟的世界观。对这个沉靜、老实、但同时閱历似乎很深的人，伸子与其說是心怀警戒，不如說是帶着强烈的好奇心来注視着。

那人站在院子里，向廊簷下的伸子問道：“北条一雄那个人的著作，您讀过沒有？”

“那……不是文学書吧？”伸子記得似乎在哪里看到过那本書的广告。

“不是文学書，”白衣人露出一副类似苦笑的脸，“是經濟和政治方面的。”

“沒有讀过，”伸子照实回答了。

“……从来沒有听說起这样的書嗎？”

在伸子她們的生活圈子里，談論政治和經濟的人一个也沒有。

“不想讀它一本試試嗎？”

“那个……”

連自己的姓名都不肯講的人，靦面就說出这样的话，又使伸子很奇怪。看到伸子臉上这种表情，白衣人又显出一副类似苦笑的脸問道：“您不讀‘馬克思主义’这个杂志嗎？”

“沒有讀过。”

“里面也有文艺理論，还有篠原藏人^①的出色的論文哩。”

“是嗎？”

用篠原藏人这个署名所写的关于文学方面的論文，伸子曾經在杂志上看到过。讀是讀了，可是不懂。接二連三的引文，伸子不大明白究竟什么地方是他自己的話。只觉得尽是引經据典，就更不好理解了。

伸子把她的感想如实地对白衣人講了。

“誠然……会是这样的嗎？……可是能懂的呀，”他着重地又說了一遍，“那样的文章，你不該不懂呀。”終于有些忿忿然地說，“那是你故意不想懂。”

① 影射日本进步評論家藏原惟人(生于1902年)。

“为什么呢？”伸子蹲在廊簷下，臉上显出意外的神情，“您怎么知道我是故意不想懂呢？”

“……………”

“何况我們还是第一次見面……”

“不是，不是，我的話的用意不是这样的。”

伸子一心想知道那个人究竟是誰，所以又喃喃地問道：

“……您是哪一位呢？”

白衣人却一声不响，把草穗一圈圈地在手指上繞弄着，終于像扔烟头那样扔在脚下，說：“……做了一次不速之客，非常抱歉。我很希望哪天您能讀一讀北条一雄的著作。”

說完这几句話，伸子还沒来得及招呼，他掉过身去往石榴树下一鑽；就走到門外去了。伸子只看到他的白便服上束着一条黑腰帶的背影。

二十三

当伸子独自一人在看金魚缸里的竹叶倒影的时候，突然出現在石榴树底下而走上前来的那个人究竟是誰呢？为什么他只提起北条一雄的著作和篠原藏人的論文就走了呢？那个白衣人又为什么能說伸子故意不想懂那些文章呢？

傍晚的时候，素子回到家里，伸子就把不速之客的事情講給她听。

“完全不認識那个人嗎？”

“不認識……”

“像不像住在附近的人呢？”

“也不大像。”

素子的眼光向院子里扫射了一下，好像在注視抽烟噴出来的烟氣随着傍晚的風飄去的方向一般。

“这兒沒有擋头也成問題。”

她这句话，指的是从大門通到二門的那段路，在路和院子中間，沒有設下籬笆。

“近来怎么时常有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光顧呢。”

不仅是今天这个怪客，自从那三个蓬头垢臉的人来了以后，又来过三批跟他們类似的小伙子，他們用鉛筆在揉皺了的紙上光把姓写上，拿給人看。每次总是三四个人一組，而且总是从正門进来。堂而皇之地从正門进来，仿佛表示出他們有那种权利——自封的权利。

白衣人一口气說出来的那句話——“故意不想懂”——伸子听过以后，就像一根小刺一样留在她的心里，不愉快地銳利地刺痛着她的心。在伸子說来，故意不想懂的这样一个态度，必然使人联想到那兒一定有什么非維護不可的特別利益或特权。說了“篠原藏人的关于階級艺术的論文好像全是引文，不好懂，”这句话的伸子，又有什么特殊的企圖呢？故意不想懂的必要，又在哪儿呢？

有一天，許久沒有見面的、以前的老同学、小說家河野梅子來訪，伸子就把这个怪客的事情告訴她。

“那个人說我故意不想懂篠原藏人所写的論文，你說能有这种事情嗎？”

梅子是在鬧市里長大的，身材矮小，眼臉長得很美，富有特征，有着長長的睫毛。她穿着素子的漿得笔挺的大花紋的便服。

“为什么他要那样講呢？”說完她縮了縮細細的脖子，回头看

着素子。素子不吱声。她們的面前，摆着三个空玻璃碟兒，里面盛放梅子送来的冰淇淋，已吃光了。

“河野姐姐，你懂那些东西嗎？”

梅子是个不声不响用功的人，本来她是專門研究英国文学的，可是不知什么时候，她已能讀原文的契訶夫的作品了。在小說方面呢，她师承了須田犹吉——伸子也間接受到这位作家的影响，在女作家中，大家公認她是全少有的作風朴实的作家。

“我平常太不用功了，真說不过去，这方面的东西不大过目。”梅子嘴里露出細小的金牙，微笑着說，还翻了翻她那美丽的眼臉。

伸子不懂得为什么现实主义这样一种文学上的傾向，就像篠原藏人在他的論文里所說的那樣，是有階級的区别的，非分清資產階級现实主义和無產階級现实主义不可。在“安娜·卡列尼娜”里，安娜来到莫斯科，第一次出現在跳舞会里的那个晚上的美丽，她和渥倫斯基爱上以后，在她的丈夫卡列宁的書齋里，向那冷血的丈夫要求解放时的那种热情奔放的激烈情景，历历如在眼前。伸子一心一意希望自己能这样写出沸騰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他們的生活的小說，至于什么是資產階級现实主义，什么是無產階級现实主义，其間的区别在哪里，她就不懂了。

“总之，我只希望能写出真正的好小說，你說呢。贊成这个意見嗎？”伸子說这話的时候，臉上露出强烈的憧憬。“我是想写一种把無產階級的生活和資產階級的生活一古腦兒包括进去的現實的小說。因为社会就是这样进展着的，……所謂现实主义，会不会是指着这方面說的呢？……”

“……………”

梅子稍稍垂下眼睛，認真地傾听着伸子的話，不表示自己的

意見。大家沉默了一會兒，像男人那樣交叉起雙臂的素子，取出她嘴里的烟斗，說：“由于咱們都不懂得什麼叫做階級，所以弄得一切都糊里糊塗了。”

伸子睜大眼睛，看着突然說出這句話來的素子。素子竟然說出這樣的話來。……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你懂得階級嗎？”

“哪里就能全懂呢。不過……略微明了一些罷了。”

“……………”

素子什麼時候懂得了階級這個東西的呢。前次素子回到京都去的時候，還在祇園的阿端家里玩了一個通宵。回東京以後，她仍然關心日常生活中那些雞毛蒜皮的事情，看上去一切還是原來的老樣子。這樣一個素子，居然說出她倆的生活中所從來沒有說到過的階級這個名稱。這就使得伸子很奇怪。生性穩重的梅子，默默地看着素子，她的眼光里也露出驚奇的神色。伸子几乎是靠到素子身上去那樣地問道：“你這是從哪兒學來的？”

素子紅着臉，照例作出從下往上地摸下巴的手勢：“難道家里永遠只許阿申博古通今嗎？”

“不要耍貧嘴了。……真的，你是從哪兒學來的呀。”

“自有秘本哩。”

伸子和梅子不期而然地互相望了一眼。

“秘本在什麼地方呢？”

素子笑迷迷地不回答，直等到伸子眼睛里閃射出迫不及待的焦躁神色，她才用下巴指着屋角里自己那張書桌子說：“在那兒！”

“真的嗎？”

“干麼騙你呢。”

伸子馬上站起身來，走到桌子那里去找。桌子上放着素子所

譯的“俄国作家書簡集”的校樣，旁邊那個紅墨水瓶，連蓋子都忘了蓋上。四面看去，只不見素子所說的秘本。

“什麼都沒有呀……”

“在那本字典下面，書皮子上包着紙的。”

笨重的俄文字典下面，有一本書皮子用牛皮紙包着的方方的厚書。伸子拿起來，讓坐在對面的素子看：“是這本嗎？”

“是了。”

伸子站在那裡，打開那本書看起來。書名是“歷史唯物論”。這個題名，在報章雜誌的廣告欄裡常常見到，而伸子呢，卻不懂它的意思。她一面隨手翻看，一面慢慢騰騰地走向她們坐的地方，把那本書遞給梅子。梅子沉着地挨着次序先看目次，然後一頁一頁地翻了幾頁，默默地把這本用牛皮紙包着的書放在鋪席上。在那本書的目次和文章里，有一種新鮮、銳利而深刻的東西，伸子覺得不同於她素常所讀的書，可是非常完美。於是她又伸手到梅子身邊把書拿了起來：“這本書有趣嗎？”

“有趣。”素子肯定地點了點頭。

“你真壞啊，”伸子真的覺得素子太不應該了，“什麼時候买的呢？”

“買了兩三天了。”

兩三天以前，正是白衣人突然訪問以後的事情。素子再一次作出從下往上地摸下巴的手勢，說：“北條一雄那本書也看到了，似乎還趕不上這本書，所以就買了這本。”

“你真壞。”伸子又說了一遍，“我正呆在屋子裡，胡思亂想着的時候……”

“雖說是像我這樣的人，難道可以真的什麼都不懂就去嗎？就說阿中吧，也不妨買本看看呀，東京堂書店裡堆得滿滿的哩。”

素子这句话引起了梅子的注意，她略微躊躇了一下，問道：“……你到哪兒去呀？”

“啊。”

那一問問得素子有些狠狠，开始觉察到自己的話里露出了破綻，被人捉住了。

“这件事还没有完全决定哩……反正我这一辈子是要搞俄国文学翻譯的，我打算破釜沉舟去苏联一次……”

“噯呀！”梅子頓時眉飞色舞地說，“这多好呀！准定去得啦。”用她那独特的謙虛口气慫恿着，“去成的話，該多美呀，連我都高兴透了。”說到最后兩個字的时候，充分显出了她那东京人的伶牙利齿的語調，她又縮了縮裹在素子那件过于肥大的便服里的脖子，說：“……伸子姐姐也一道去吧？”

“我沒有錢呀。”

素子于是轉弯抹角地說，“并不是單純的錢的問題。依然在靜觀着哩……据說是动机还没有成熟。”

“不过……梅子姐姐总能了解我吧。我是不舍得糊里糊塗地去苏联的。那种地方，不是能三番五次常去的呀。”

提起动机，由于那次隱瞞姓名的白衣人的一席話，伸子似乎从一味沉迷于自己的惶惑不解的那种状态，被推得滾翻出来了。似乎逐渐明白了在惶惑不解的世界以外，还有一个必須理解的世界，而且也只有那个世界才有意义。

那天晚上，梅子就在伸子她們的郊外的寓居住下了。第二天上午，当梅子正要回去的时候，素子像个老于世故的人那样叮囑她說：“出国的事情，现在还完全没有定，請你千万不要宣揚出去。要是先鬧翻了天，結果去不成，那真是个大笑話哩。”

“哦，你放心吧，我不会对任何人講的……”梅子一边走出二

門，一邊揚起她那長長的濃眉，回頭看着伸子說：“可是，真的去成了的話，該多好呀。”

淡灰色的封面上印着“歷史唯物論”幾個紅字的那本定價一元的厚厚的書，也開始出現在伸子身邊了。靠了這本書，社會的因素多少客觀地展示在伸子面前了。長久以來，伸子迷迷糊糊地從文學上感覺到的人類發展，社會進步，原來要以生產條件的發展和變化為前提，這一事實，對於伸子來說，完全是個新的真理。社會是有階級的這句話，一下子和文學搞在一起，似乎想不通；可是像這本書里，從沒有階級的原始社會講起，一直講到人類社會怎樣變化而開始發生階級，這樣從頭分析，伸子也懂了。書中所說的事物發展的矛盾包孕着另一發展的可能；事物總是在運動，沒有靜止的東西；沒有絕對的東西；現實世界不可能有盡善盡美的東西；這些都使伸子發生同感，而且覺得很真實。伸子一向是怎樣地懷疑保三番四次所講的那個“絕對怎樣怎樣”的觀念呀。她經常對那個觀念抱反感，這次有了反對的根據了，而且真正懂得了它的道理。

伸子每天花費很多的时间讀那本書。在千變萬化的複雜的人類社會中，把那僅僅部分接觸到並且窺測過的東西，用矛盾論來加以解釋，從而引導出歷史發展的必然方向的社會科學的方法，簡直是滿足伸子求知欲的一種新的力量。

伸子往往壓制不住自己的感動，向素子說：

“我真的快樂呀；簡直就像撥開了雲霧那樣，就像原來在雲霧里的山河草木，一一地逐漸出現了那樣。不是嗎？”

“……………”

“喂，你不這樣想嗎？”

“煩死啦，人家正在搞这个哩……”素子生气地斥責她，“同样的話昨天不是已經說过了嗎？”

“是嗎……对不起。”說完，伸子又重新讀起那本書來。

“階級这样东西，是个客觀的存在，是和各个人的主觀意識不相干的一个社会现实。”这个理論，促使伸子深思了。“每个人都屬於一定的階級，而階級本身又有其历史的利害关系。这个客觀的事实，尽管个人在生活中一点兒也不自覺，仍然是个無可动搖的现实。”念到这些地方，伸子似乎隱隱約約地明白了：从第三者的地位上所看到的前次来勒索的無政府主义者的青年們和自己中間的立場的分別，是怎么一回事。伸子理解到，自己这个人是屬於中产階級这个不安定的階級的一个女性。虽則有一定的工作，經濟上不依賴誰，階級上仍然是屬於中产階級，小市民階級。这个階級，徬徨动搖于日益壟斷化的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矛盾之間，要末和担負历史發展的新任务的工人階級站到同利害共命运的立場上，要末就停滯不前，和旧統治階級同流合污，讓历史的波濤冲沒，除此以外，沒有第三条路。

“真是这样。尽管动坂买了汽車，仿佛很成功，其实归根到底，仍然可憐得很。要不是輪船公司在戰爭中發了財，建筑家又哪里能設計盖出那样的大廈來呢。……”

在說這話的時候，伸子想起建筑家的父亲曾屢次对女兒說过的話：“东家对于設計內容的發号施令，使人很不痛快。”在父亲的格子紙的設計簿里，除了实际施工的一些住宅或大廈的設計圖而外，另外还有許多設計过程中他所想像出來的繪圖。坐在椅子裏的泰造，一边撫弄着坐在他膝前小板凳上的伸子的手，一边常愛对她說：“發揮你的 imagination^①吧。”他用英語來表

① 意思是“想像”。

达这个概念的时候，似乎比說日本話意义更丰富。每当这种时候，伸子就笑笑說：“爸爸是个空想家！”等到稍稍懂得了一点世事，明白了建筑家的父亲所处的立場，才懂得父亲的爱想像，其中包藏着一个建筑家所决不能实现的憧憬。少女时代的自己，不能体谅到这層，只是不在意地嘻嘻哈哈地笑着，真是既沒有头腦而且又厚臉皮。在这件事情上，伸子对自己深深地感到不滿意。

由于生活不成問題，人家甚至連帶攻击到伸子的作品。过去伸子一直認為尽管不用奔走衣食，人类的品質还是可能提高的。可是，今天伸子發覺这个庸俗的只看到現象的言論，似乎还包含有另外一种意义。所謂另外一种意义，那就是伸子不是生長于工人階級的家庭。她和保都出身于小市民階級，这从保的思想方法上也可以看得出来，而且很可痛心；姐弟兩人尽管思想方法不同，可是他們的生活，如果从階級基础上来加以分析，是完全屬於同一本質的。所以她又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为什么像上次姐弟兩人在爭辯的时候，自己無論怎样都不能駁倒保。

这方面的一个一个的發現，使她明白了自己的無知和不堅強。可是，这种自我暴露，一方面固然感覺到抽筋剝皮似的痛苦，同时却也覺得周身通暢。

那本書談到唯有改变階級立場，才是小市民在历史上的正确的出路，那个立場的改变究竟是怎样开始的呢？

“你明白嗎？”伸子靠到正在校对的素子身边，“現在方始懂得相川良之介的聰明，不过是小市民階級的聰明罢了……可是所謂每个人的階級立場的轉變，就比如你和我吧，究竟是怎样轉變的呢？”

“这大概是你的生性吧，真討厭。”坐在椅子裏的素子，手里还拿着一枝蘸了紅墨水的鋼筆，抬起头來望着站在她身边的伸

子，表示出真正厭煩的神氣。“永遠是這樣，你自己知道不知道呢？……就拿這次來說，首先發現那本書的，是我呀。你只安坐在家里，什么都不管。我因為要辦點兒事情，得在外邊跑跑。你却安安定定地讀那本書，大大地吸收消化了其中的理論而成長起來了。永遠是這樣的。我造成一個機會從旁攪為己有的却是阿申。”素子陰沉地死瞅着伸子。“這大概就是所謂力量的懸殊吧……”簡直是咬牙切齒的諷刺味道。“我可不能老給你利用呀。”

伸子張開嘴想要說點什麼，可是不知道說什麼才好。在素子的陰暗的眼光里，可以看出有一種那樣複雜而且真心排斥伸子的影子。伸子這方面呢，也的確並不是完全安心於她們倆目前那個同居生活。她們倆目前的生活，猶如和佃在一起的生活一樣，總沒個了局。當伸子再也不能和佃生活在一起的時候，素子那樣積極地支持了伸子和佃的離異。而現在呢，正當伸子受到了歷史唯物論的啓發，快要發現人類共同生活的新意義的時候，為什麼素子不能同情她呢？為什麼只把這看作是她們倆中間的私事呢？伸子一面從素子書桌旁邊走開，一面快要流出眼淚來了。

二十四

蘇聯十月革命十周年紀念的慶祝大會，預定從十月初旬起連續舉行一個月。素子的計劃，覺得最好是等待十月節過後，再到那里去。因為她想她完全是以個人的資格到蘇聯去的，也許還是作為一個女的不速之客去的呢，所以還是等到熱鬧過後再去的好。

到了九月里，素子就正式辦理申請出國護照的手續。在申請

出国护照的时候，还得要本人的照片。

“真麻烦呀。自己拍摄的也一样可以用吧。似乎家里有现成的哩。”素子从壁龛旁边的什锦橱的最下层取出一个洋点心匣子，把里面所收藏的不贴硬纸板的相片儿全都倒翻在桌上。伸子坐在廊檐下的椅子上，看着她。

“恰好合式的却没有，这张太小一点，”素子说。

凡是贴在证件上的照片，有一定的大小。伸子呆呆地瞅着素子一张张地翻看着那些自己拍摄的照片，过了一会，她带着吞吞吐吐的声调说：“……重新拍它一张怎样？”

她一面这样说，一面站起身来，走到桌子旁边。“重新拍吧，我替你拍一张，你也替我拍一张吧……”伸子羞答答地浮泛出一片兴奋的笑容。“因为我也想要一张哩……”

素子听到这句话，脸上顿时一红。“什么！阿申！”然后仔细端详着伸子的脸，仿佛要在她脸上找出什么东西来。“真的么？”

伸子点了点头。

“什么道理呢？……动机是什么呢？……”

灰色封面的那本厚书，教给了伸子许多她向来所不懂的东西。读过这本书，才隐隐约约地懂得她自己的各色各样的疑问，是和日本社会的具体环境有关系的。可是，这个懂得，毕竟不过是大体上明白了一个轮廓就是了。比如，关于本身的阶级立场的转变，具体上应该是怎样的，伸子就不清楚了。书上是说得明明白白的，那就是：“小市民和知识分子，只有参加到无产阶级的革命的阵营里去，方才有自己的前途。”

这只要看看苏联的历史事实，也就清清楚楚了。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是这样地改造过来了。可是，自己在日本应该怎样，伸子就摸不清了。是不是每个人都应该是个革命家呢，是不是

除此以外就沒有別的出路呢……伸子怕起来了。想到無政府主義者的大杉榮和伊藤野枝怎样地被宪兵甘粕虐杀那件事，伸子怕起来了。伸子願意活下去。篠原藏人的关于现实主义的階級的区别論，讀了那本書以后，伸子也懂得了一点。她同意要站在無产階級的立場上，用無产階級的感情来观察现实，可是，这和伸子每天的生活和写作發生怎样的关系呢？在伸子看来，所謂無产階級，除了像篠原藏人那样的專門宣傳文艺理論的那些人而外，一般說来，不是工人出身的作家或穷苦的作家，似乎連發言权都沒有。实际上，伸子所写的那类东西，他們簡直就不放在眼里。

伸子觉得，無論人家承認也罷，不承認也罷，作为一个人，一个女子，自己有权对人生發言。自己不想一笔抹煞自己的生活方式。假如是原来就打算借口什么理由而在某个地点停滯不前的話……假如是这样的話，那么又何苦那样忍心地推开那死釘着自己不放的佃的臉，忍心到和佃一刀兩段的程度呢——到現在，自己手掌上还留着佃那个冷汗直流的臉的感觉。

“正由于不願意停滯下来，所以我也想上苏联去看看。我想試着在那兒过活。無論是好是坏，都想亲眼去看看，亲身去嘗試一番。”

一方面被說成是天堂而另一方面却被說成是地獄的苏联，如果自己能亲身到它那现实的日常生活中去观察体验一番，那就可能明了苏联生活的实际情况，并且会逐渐对自己和自己的生活方式了解起来的，这就是伸子的希望。

“我不知怎样說才好……我是想把自己放到磨刀石上去磨一磨，你懂嗎？所以，尽管我不懂俄国話，也不要紧。我是体验生活去的呀……”

“这才是阿申之所以为阿申哩。”素子默默地想了一会兒，
“你說是不是？我和你虽則同样去苏联，目标却不同。”她那慢吞吞的語調，仿佛是特地要把这一点在她們兩人中間弄清楚那样。
“可是，既然决定了，就得赶快准备哩。”

“是呀，連旅費都沒有哩……”伸子一面回答素子所提出来的实际問題，一面“唉！”的一声，長長地嘆了一口氣，把臉頰埋到支在桌子上的手掌里。“真是不容易呀！”

“什么东西不容易呀？……你是指决定去苏联吧？”

“可不是嗎？我們平常总是因循度日，真没办法。……你一个人積極地进行着，如果我仍然想不通的話，那就真不知如何是好哩。”

“……………”

素子的小麦色的棗形臉上，重新泛出一層紅暈，默默地用脉脉含情的眼光看着伸子。她那脉脉含情的眼光，使伸子回想起前次她用来看着伸子的另外一副眼光。她一面說着：“我可不能老給你利用呀，”一面看着自己的眼光。那眼光是陰暗的，是和伸子之間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的。伸子觉得今天这个时候素子眼睛里充滿了明朗，和前次的陰暗中間，有一道不可捉摸的心理的隔閡。伸子一边心里暗笑，一边稍稍帶点兒惡作剧地問道：“你对于这件事情原先認為將會怎样了結呢？你觉得怎样了結最为理想呢？”

素子不声不响地重新点起一支烟吸着。“总之，現在这样还是最自然的結果吧……很理想啦。”

“……………”

伸子又想起太平洋航綫的巨輪离开橫濱碼頭，向海中越开越远的那一幅光景。鑼声响了，吊桥收起来了，在音乐和彩帶的

五色繽紛中，巨輪緩緩地離開碼頭。船身和堤岸之間，出現了一泓最初沒有注意到的飄浮着果皮和草屑的濁水。這一泓濁水每分鐘在擴大它的面積，終於站在堤岸上送別的人群，越離越遠，越遠越小，以至分辨不出誰的臉來，而船上的乘客却覺得自己真的到了寬廣的海洋上。

伸子覺得自己終於離開了歷來的生活的堤岸。堤岸上還可以清楚地看到和實物一般大小的動坂的家裏的生活，朋友們的生活，甚至自己的生活。可是，現在的自己，和那些生活中間，已經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某種幅度的水面。……早在幾年以前，伸子就脫離了動坂的生活了，無論伸子去美國也罷，住在這個郊区也罷，動坂依然過着動坂式的生活。朋友們的生活也是這樣。但是，就在這種生活車輪的轉動的空隙中間，隱隱約約地有一個面孔吸引着伸子的心。那就是鬢邊和鼻子下面長着汗毛的保的胖胖的孩子氣的面孔。從他那張臉上，可以看出他內心裡藏着太多要說而說不出的話，因而愁眉不展地常常擽着鼻子，擺動着他那穿着高等學校學生的磨得發亮的舊制服褲子的粗壯膝蓋，那褲子穿在二十歲的青年身上實在嫌小了。——全家的人都喜歡他，都器重他的努力學習，而其實呢，他卻是個最最孤獨的人。他被同班的同學說成是折衷派，是糊塗蟲。……

伸子把滾圓的手背支撐住面頰，就那樣地沉思着。

“怎麼啦？”

“……”

“又想些什麼呢？”

“……保的事情叫人放心不下。”

“……難道為了保就不去了嗎？”

“去還是要去，”伸子答道，“正因為這樣，才放心不下呢。”

素子仿佛是要給她拿出真憑實據那樣直捷了當地說：“你那位弟弟，并不依靠着你呀。”

“你說得對。他抱定宗旨不依靠誰，他認為依靠別人是錯誤的。我自己知道不能獲得他的信任。所以才放心不下哩。”

保要是知道姐姐決定到外國去，他一定隨聲附和而不表示他心里的意見，相幫着處理一些必要的事情吧。可是，保的內心深處，真的就什麼意見都沒有么？伸子憂郁地支撐着下巴，素子看着她的臉，抽了一會兒烟卷，然后用木已成舟的口氣說：“這麼說來，旅費終於是問題哩。難道想不出什麼妙計來嗎？”

被她那樣一說，伸子的心情從保身上回到實際問題上來了。

去蘇聯的主意拿定以後，伸子當然要考慮到旅費的問題。這次出國，自始至終要亲身体驗，無論成敗利鈍，都不願受到掣肘。所以旅費一層，她就無論如何非自己籌措不可。自己籌旅費也有個門路，比如和報館或雜誌社簽訂合同，作為他們的外國特約記者。可是，作為一個特約記者，伸子能寫出些什麼樣的文章來呢？連語言文字都還沒有弄通，更何況對經濟政治又是一竅不通呢。

“單是火車費的話，每月積下的那筆錢似乎還够用。”她這句話指的是素子歷來所主張的存在銀行里的小額零存整取的款子。

旅費的籌措還沒有眉目，她們兩個就姑且先去申請出國護照。在秋草初衰的院子裡的屋檐下，互相拍了一張不高明的小照，附在申請書里，交了出去。護照的批准，據說總得一個多月。在這期間，旅費也許可能有辦法。

兩個人都去的話，這個郊外的寓居，當然非騰出來不可。書籍行李等存放到什麼地方去呢。素子的東西，就寄放到日本橋她

表弟的店鋪的倉庫里，以及伸子以前租的老松町裁縫鋪的樓上，伸子的東西，寄放到勁坂的家里去。正當她們開始商量到這些事情的時候，有一天，登載伸子的長篇小說的那個雜誌社的社長木下徹，來到伸子她們家里。

矮個兒的木下徹，身上穿了一套灰色的夏季西服，從汽車里出來，頭上也不戴帽子，站在二門口，用南方的口音高聲說：“嗨，你在家哩。湊巧有事到玉川去，所以順便來拜訪。……多清靜的好地方呀。”

他好奇地看了看纖塵不染的盡是女人住的屋子以及荒蕪的庭院。這位木下徹先生，伸子平常只在接洽事情的時候，才到他辦公室——在市中心區的一座大樓里——打過交道，從來沒有在自己寓所里招待過他。

閑扯了一陣以後，木下叉起兩手，墊在腦後，在椅子上伸了一個懶腰，說：“不瞞你說，問題可真多，今天就有件事情使人很為難。”

他這個人，一面經營雜誌社，一面還想競選國會議員，有許多政治活動，都是伸子等所不知道的。

“只怪木下先生心眼太多，所以問題就多了。其實還不是家常便飯。”

“……只是這次的事情關係非輕。”木下稍稍低下他那既溫和卻又頑固的蒼白的方臉，翻起一雙帶幾分憂郁的黑眼睛。

伸子聽了他那番可信可疑的話，忽然想起一件有趣的玩意兒，就重新問道：“木下先生，你那問題真的很重大嗎？”

“……在我，的確是個大問題哩。要是稍許誇張一點說，甚至會影響到我一輩子的運氣。”

“既然是這樣，我給你出個好主意吧。”

伸子站起身来，走到什錦櫥那里，打开最下層的櫥門，把放在照相册上的一本薄薄的册子拿了来。那薄本子的黄封面上，有岡本一平画的彩印漫画。

“这是什么呀？”木下接过来一看，“‘有求必应’……哎呀！想不到你们这里竟然有这种东西。”

“这本书可特别哩，真正灵验得很。我起了一课，真应了我的流年。你不信试试，准教你大吃一惊。”

伸子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把它裁成一寸宽的纸条。占卜的人只要沾些唾液把纸条贴在鼻子上，对着那印满号码的方格子的里封面，嘴里念着：“风·呵罗·呵罗·吩，”把鼻子上的纸片吹落，看它掉在哪个号码上，按号码找去，号码下面就是用漫画画的流年解答。

“哎哟……居然有这样奇妙的占卜。”木下一面这样说，一面动手把纸片贴到自己的鼻子上。“风·呵罗·呵罗·吩，是吗？”

“对的，就是这样念。”

于是翻开纸片落到的八六项下一看，那兒画了一个梳着乌田式髮髻的年轻女子，手里拎起了衣裾，站在急流中间徬徨着。除了像一般籤诗那样地题着“美人驻足于流水之中”几个字而外，还用那位漫画家所拿手的带有几分禅机的语调亲切地解释着说：“目前对于你来说，果断最为紧要，假如再踌躇莫决，事情只会恶化下去。”

“怎么样？灵验吧？和别的占卜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吧？”伸子忍不住想笑地问道。

“哦，简直给它一语道破啦！”

木下的一本正经的回答，倒使伸子吓了一跳。难道说像这种无异于最大公约数式的常识，对于一个占卜的人的心理，竟会

發生什麼真正的作用嗎？伸子顯出一副意外的神情問道：“說中了什麼呢？”

“說中了什麼……這可不大好講，總之靈驗得很。多謝，多謝。收穫很大哩。”

看上去似乎真的收穫很大的樣子。伸子心里想，這個穿灰色西裝的人，說不定由於某個機緣，正需要這樣一個籤文吧。

“這是我的流年……是今年元旦求的，所以挺准。很不錯吧？”

那是四三號籤。題目是：胸前掛着勳章，家中沒有飯糧。下面照題意畫着一幅漫畫。一個留鬍鬚的男子，身穿大禮服，頭戴禮帽，帽子上還插着羽毛，跪在厨房里，手里攪着一個飯鉢，鉢口朝外，里面一粒米都沒有。

“哈！哈！哈！哈！”木下笑得不亦樂乎，“這才妙哩，不是挺好嗎？”

“是呀，我也很中意哩，”伸子自然地興高彩烈起來。“不過，問題就在這上面了。儘管拿着這幅畫讓人家看，對人家說，我是這樣一個運道，請幫幫忙吧，人家不見得就會送我到外國去呀。”

“……你打算上外國去嗎？”

伸子手是一五一十地講給他聽，自己和素子兩人打算到蘇聯去，素子的旅費已經籌妥了，自己的旅費還沒有眉目，空頭的護照申請書却送出去了。

“想個什麼辦法吧。”

“假如在寫小說之外，我還能寫其他各種文章的話，早就去您那里商量了，儘管很勉強，還得拜托您吧。但是別種文章我又不會寫……再說到那里去，連語言都不通哩。……”

無論去什麼地方，除了小說而外，再也不能寫別的東西，這

就教伸子感到自己的謀生能力的低下。何況旅行的几年中間，連小說都不大可能寫，這也是意料中的事。

“這幾個錢，讓你爸爸拿出來，不就得了嗎？”

“要是除了這樣做，沒有別的法子，我寧可不去蘇聯哩。”

雙方的談話中斷了。過了一會兒，木下彷彿想起了他自己的工作那樣，問伸子道：“您前些日子在我們那個雜誌上連載的長篇小說，馬上就要由我們社里出單行本了吧？”

“已經復校過了，大概馬上要出書了。”

又沉默了好一會兒，坐在那里的木下，換架起另一條腿：“那麼，這樣辦吧。現在社里出版的全集，加進一冊你和檜崎佐保子、村田壽子三人的作品吧。”

“當真？”伸子不由得狂喜了，“要是能這樣的話，真的太好了……”

木下那個雜誌社，正在創刊一部大規模的明治以來日本文學全集。那全集網羅了尾崎紅葉以至現代新進作家的作品，內中有一人出一冊的，也有三四個人合出一冊的。出版界那時候正流行一種每冊售價一元的文學叢書，在報紙上登載着巨幅預訂廣告的日本文學全集，實際上給這種版本開了風氣之先。伸子一向認為事不關己，採取了旁觀態度，因為全集里除了樋口一葉外，女作家中根本就沒有第二個人。

“就這樣辦吧！”木下似乎覺得他的提議不僅滿足了伸子經濟上的需要，而且對於出版全集的本身，也是一個好主意，所以就象自己應允自己那樣地說着。“就拿全集來說，有這三個人合出的一冊，也比較妥當。這樣一來，佐佐小姐也合適吧？不是借錢給你，而是付給你版稅了。”

“太好了。”事出意外的伸子，仔仔細細地端詳着木下那個蒼

白的、似圓而又方的臉。“要是借債的話，我可還不出來。”

“確實是這樣。……不過究竟能拿出多少來呢，無論怎樣，書要很久以後才能出版哩……”木下盤算了一會兒。“出版文學叢書，開始時預訂的總比較多，往後就大大減少了。……大體說來，一萬塊錢總拿得出吧。”

“三個人分嗎？”

“不，一個人的。”

“那不就成了嗎。去得成。”

“一萬塊錢是可以保證的。以後，要是寫了稿子，可以寄給我，另外再付稿費……”

由於這樣一個出乎意料之外的辦法，伸子的旅費，似乎有了着落。

正在那個時候，素子從外面回來了。

“哎呀！真是稀客到啦。”

素子剛坐下，伸子就說：“還有更稀罕的事情哩。”她就把日本文學全集將加進一冊，自己的旅費大概可以籌措到的情形，講給素子听了。

“這就好了。作為一個計劃來說，既然是那樣龐大，應有盡有，加進這樣三個人的一冊，也是應該的。”素子微微露出一副挖苦的笑臉，一面把威斯敏斯特牌的烟卷兒遞給木下，一面說：“不過，木下先生，你一個人承允了，靠得住嗎？會不會過後派個手下人來，說什麼‘雖然社長曾親口答應了’呢？”

“還是那樣尖酸。……事情是靠得住的，我保證決不會變卦。”

幾年以前到美國去了的村田壽子，過去和素子交情很深。村田壽子的作品，就由素子選定。伸子自己呢，決定選入最初發

表的短篇和最近就要出單行本的長篇。

“事情具体地決定到这个程度，也就妥了。那么，楢崎女士那里，就讓社里直接跟她談吧。”

木下走后，好一会儿工夫，伸子的視線茫然地落在桌子上的烟灰碟上。

“阿申！振作起来吧。”

“可是，事情太出乎意料之外了……”

“这就是所謂机緣湊巧呀。不挺好么。”

伸子正在为旅費一事惶惶然一筹莫展。最初总以为至多是几个錢的問題，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始終毫無眉目。偶然由于木下个人事情办得不順手，無意之間路过伸子家門口，下車进来訪問。因为細小的机緣一个个地湊上来，旅費問題頓時迎刃而解了。而在伸子这方面呢，却是由于工作关系获得的一笔冠冕堂皇的錢。

不过，假如木下的心境一个不对头，不答理伸子無意中吐露出来的那番話，那么，这笔錢至少不会像現在这样輕而易举地解决吧。伸子想到在她是这样重大的一个問題，却憑一时的心境和机緣湊巧而获得解决，就格外使她不能釋然于怀。

“人家既然亲口应允了，哪里还用这样耽心呢。”素子說。“剛才他不是还精細地盤算过，明明有那些錢可賺，才这样做的么？再去想这种事情，簡直是自卑感在作怪了。誰願意为了一时的高兴或机緣湊巧而拿出一万塊錢来呢？”

素子身上还穿着出門的衣服沒有換，一边在抽着烟卷兒。“阿申，咱們散步去吧！”說完這句話，她站起身来，先走出了二門。

伸子沒有脫下身上的紫棉布圍裙，跟着她走了出去。大門右边有个不大陡的坡子，爬过那坡子，就是郊外住宅区，那兒的

馬路兩旁栽種着櫻花樹。她們兩人向左拐了彎。沿路看到牆上攀着爬山虎的洋房，和圍着漂亮鐵柵欄的大門。走着走着，就走过那條兩邊都是櫻花樹的馬路，樹木全籠罩在午後三點鐘的清徹的秋陽里。路的盡頭就是田壠，在秋天的晴朗的太陽光里，耕田縣亘起伏，還可以看到東一片西一片或近或遠參差錯落的雜樹林。她們兩人揀了一條田野里的草徑，朝着一個小小的雜樹林走去。路旁有一片蘿卜田，地里點綴着一些紅辣椒，空氣里有一股草木成熟的香氣，還蕩漾着被日光蒸發的強烈的糞肥臭氣。伸子走在路上，隨手採着秋天的野草的花。有紅飯花，也有像紫菀花那樣的紫色的野菊。沿路採集的一朵朵的野花，使伸子的心情鎮靜下來。寬廣的地平綫，可供伸子縱目遠眺。伸子的心情，漸漸安定下來，並且開始快樂起來了。快樂變得更明確了。因採花而落在素子後面幾步的伸子，連跑帶跳地追上了素子，告訴她說：“不知怎的，心裡快樂起來了。”

輕輕地這樣說了一句，那愉快的心情就像猛然被召喚來了那樣，一涌而出，伸子腳下的步伐變得快而有力了。她想唱歌了。真的能去蘇聯了！去成了。……這個念頭彷彿瀰漫到遙遠的一片森林的地平綫的彼方，上沖白雲飄飄的霄漢。伸子拉牢了素子的手，接連說了兩聲：“走吧，走吧。”

她們兩人的心情變得越發明朗愉快，她們就越發精神百倍地大踏步在田壠上兜轉着。一根獨木橋架在一條繞着小山腳流下來的溪澗上，她們走过那個橋。又往前走了一會兒，在繁密的灌木蔭里，一家圍着木柵的農舍擋住去路。那就是前次去參觀竹村的玻璃花房的時候所經過的那家養鵝的農戶。

“哎喲！走到這裡來啦！”

伸子神往地站了一會兒。不知怎的，今天沒見到鵝，只有兩

三个男孩子騎在木柵上玩着。孩子們最初只呆呆地注意从灌木叢里一声不响地突然跑了出来的两个女的，等到她們走过木柵后，过一会儿就听到背后乱嚷道：“啊，狐狸精！”

原来，伸子为了怕陽光耀眼，把一块又大又白的手絹，一端盖在头髮上，一只手握着采来的野花，另一只空着的手，拎起了手絹的另一端，遮住落山的太陽而前进着哩。

二十五

伸子本来打算等到护照批准，苏联大使館的簽證領到以后，才讓动坂家里知道她出国的事情。“准这样办吧。不然的話，会鬧得滿城風雨的。”因为这件事情如果讓多計代一知道，一定馬上就会搞得非常熱鬧。

这个計劃，却因下面的一件事打乱了步驟。有一天，素子滿面愁容从外面回到家里，說：“阿申，事情听说有些麻煩哩。”那是因为素子遇着一个在苏联通訊社做記者的朋友，他告訴素子說，她們两个人的赴苏簽證，大使館里恐怕一时不容易簽發。

“……为什么呢？”

“对方也沒有講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也不大明白，似乎是因为怀疑我們兩人的来历。”

“什么？来历？……”

“大概在怀疑我們是別有来历的人。”

伸子露出一副不可能有那种事情的臉色，說：“这不是滑稽嗎？事实不是明摆着嗎？你是翻譯家，我是作家。……兩人都不是昨天才开张呀……”

素子叨弄着她那个透明的紅烟斗，眼睛里帶着深思熟慮的神情沉默了一会兒，稍稍压低了声音說：“含有政治意味哩。咱們固然沒有想到，說不定还需要对咱們取得进一步的了解呢。”素子說出一个外国人的名字，那个人在苏联革命十周年紀念招待日本国宾的时候，当了文化联络員，在人选和联络方面，尽了斡旋的責任。“平常的女子到苏联去，咱們还是第一次，就是有些麻煩也是可想而知的事。”

她的話，伸子越听越气愤，她說：“不过，假如是因为我們不屬于無产派作家而不讓去的話，那簡直是笑話了。难道說只要站的是無产派作家的立場，来历就都清楚嗎？”

“可是，阿申，”素子这一次却和往常完全不一样，沉着地向兴奋的伸子說，“也难怪人家。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国家，对方有理由慎审戒备的。”

給她这样一說，伸子也明白了几分。日本政府从一九一七年出兵西伯利亞，配合着弗蘭格尔和高尔察克的活动，来阻止帝俄变为苏維埃国家。日苏兩国的国交，直到最近——伸子她們从老松町搬到郊区去居住的时候——才恢复。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推想到伸子她們用一般手續所提出的要求發給簽證的那兩張护照，苏联大使館方面对它們不会太积极，可能翻来复去地拿在手里瞧上几眼，就攔下来了。

“最好是能找到那样一个介紹人，不用添枝添叶，把我們的立場，实事求是地說一說，总比沒有介紹好些。”

“是呀，如果一定要介紹人的話，就非找那样的人不可。”

不用說，伸子本人的周圍，是不会有这样具有外交勢力的朋友的，自然而然地要从父亲的朋友中間去物色。不过又覺得素来討厭衙門才当了民間建筑家的佐佐泰造，也不可能在官僚中

間有那样的朋友，在这种时候能帮一帮忙。想来想去，伸子忽然記起了一件事情。

“我說，上次加拉罕^①来的时候，作为日本方面的代表，和他办种种交涉的是藤堂駿平吧？”

“是呀。”

“……那样的話，也許可以想点办法。”

足有十年以前的事了，一位老太太讀了伸子最初發表在杂志上的小說，送給那时候还是个少女的伸子一匹衣料。同是棉織物，那匹料子質地特別好，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上面織着麻叶花紋。伸子十分喜欢那个料子，染成素淨的淡紫顏色，做成褂子穿在身上。后来又染成黑色，直到今天还喜欢穿它。送那匹衣料的人，就是藤堂駿平的母亲。那位老夫人，年紀虽則已經七十岁，可是每天还把讀書作为日課。伸子記得为了答謝那份人情，自己还和多計代爭吵过。依照多計代的意思，既然人家那样好意地送了来，就應該做好了穿在身上，去給老夫人看看多么称身。伸子却不肯那样做。

“媽媽，要是这个衣料是另外一位老太太送的，你难道也会教我穿在身上去給人家看么？要是藤堂駿平不是男爵，你也这样主張么？”伸子說，“这样麻煩的話，我宁可不穿它。”

衣服做成的那年冬天，伸子真的就沒有穿。

伸子还想到，藤堂駿平和佐佐泰造兩人中間，似乎不仅在公事上有来往，还有着私交哩。

“讓我去問一下試試看吧。”

① 加拉罕（生于1889年）是苏联共产党员，外交部代理部長，曾主持日苏漁業交涉。

伸子去到郊外电车站旁边的一家酒店里，给公司里的佐佐打了一个电话。打完电话，她兴冲冲地返回寓所，赶忙来到廊下素子跟前。

“好啦！爸爸答应设法啦……教我就到家里去看他。……”

那时候多计代正在东北乡下避暑，还没有回东京，动坂家中，就只有爸爸一个人，因此，伸子想，这时候拉素子一道去，倒是个好机会。

“一道去，好么？”伸子心里想，这次托爸爸办理护照的事，不仅有自己的，也有素子的一份。如果素子能和自己一道去看爸爸，爸爸心里会更受用些。

“那个……”素子似乎也想到了这一层，觉得同去看看伸子的爸爸也不坏；可是她脸上却露出一副挖苦的苦笑，说，“算了吧，我就别去吧。要是让人家说你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就去，我可受不了。”

她们两人住在老松町的时候，多计代来过一两次，搬家以后，又来过两次。来的时候，不是同着和一郎，就是带着艳子。每次到来，素子总是放下了工作，招待她们。可是多计代却一次也没有特地邀请素子跟伸子一起到动坂去过。

“哪天我去你爸爸公司里看他吧，给我向他问好。”

秋天的黄昏，在涩谷区的闹市中，伸子匆匆地换乘了两次电车之后，爬上一条坡子路，那条路通到有房屋的高阜上。横里还有一条小路，好多年来就有一家制造墨水的工厂，夹在许多房舍中间。这家墨水厂，是日本桥头一家非常有名的书籍文具店所附设的。那正是下工的时候，梳着银杏髻和西洋式束髮的女童工们，成群结队地沿着那条狭窄的坡子路，从伸子对面走过来，平常日子里，每当中午时分，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卖“御田”^①的老

头兒，拉着一車熟食，停放在工厂門口——工厂的門朝着小路敞开着。那时候厂里的女童工們，身穿窄袖藍布褂，肩上还打了襖^①，胸前系着藍圍裙，一个一个地拿着碗碟，拥向卖“御田”的老头兒的攤头。那个攤子正好摆在柯树的大桠枝下。这些少女們并不站在那里馬上就吃，都規規矩矩地把盛着“御田”的碗碟帶进厂房里去。伸子小的时候，老站在摆滿墨水瓶的工厂門口看熱鬧，人家也并不怎样禁止。大概是因为墨水是藍的，才叫厂里的女童工們在肩上打了襖的衣服外面，系着藍圍裙。

对于快要出国的伸子，从小看慣了的这条路上黄昏时候的景色，以及从对面走过去的女童工們的形象；正因为是她多年来所熟悉的生活情景，印象也就来得特別深刻。

这条路通到另一条寬广的大馬路的拐角上，有个警崗和紅色的郵筒，佐佐家的住宅，就在斜对面的巷子里。伸子快要穿过大馬路的时候，还没看見家門，就听到往常听慣了的汽車的喇叭声。听到那个声音，伸子高兴地張望了一下。心里想：来得真巧，爸爸正好回来啦。才想到这里，已走进大門，沿着汽車开过去的那条路走去。

路尽头的二門口，有三四个人在忙乱。老远地看去，倒使伸子吃了一惊。二門口那种乱哄哄的样子，难道是爸爸身体不好才回家的嗎？她加紧几步，走到院子里的拐弯地方，只見一双穿了白分趾袜子的脚，从石台阶上走进門去，淺黄色單褂子的衣襟，閃过她的眼前。坐在那輛車子里回家的，原来是多計代。当下伸子第一个念头就是：幸而是一个人来了。

① 把豆腐、芋头、魚餅、茼蒿、蘿卜等东西煮在一起的杂食。

② 日本人为了讓孩子的衣服多穿几年，往往在衣服的肩上打了襖，等孩子們長大的时候，再把襖拆开。

二門口還攔着車上卸下来的手提包啦，皮箱啦等等什物，爸爸的皮鞋也脫在石階上。江田正在折疊車毯，伸子就問道：“兩人一道回来的嗎？”

“是呀，老爺繞道去上野火車站把太太也接來了。”

多計代衣服都來不及換，坐在餐室里的老位子上，正急着讓人拿來漂着檸檬片的大杯涼水。她似乎是匆匆忙忙回到東京來的，家中可以看得出有一種特別忙亂的氣氛。

“媽媽您回來啦……我在拐角那兒就已經聽到喇叭聲音了。”說完這句話，伸子就在多計代身旁坐了下來。

“難道你不知道我要回來嗎？”

“不知道呀。”

“……明天隅田先生的婚禮，非去不可，所以急急忙忙趕回來的。”多計代把好久不見的伸子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你近來怎樣？”

“……今天是為了点小事情才來的。”

“是嗎……”多計代臉上的表情，顯示出她在猜測伸子趁自己不在家的時候，來求爸爸什麼。“不知道你要什麼，讓我去換了衣服再談吧。”

媽媽剛走，換了便服、束上便服帶子的泰造，咿噠咿噠地走了進來。

“怎麼樣！”泰造把手伸給伸子。“這次可要大干一番啦。”

伸子默默地握住爸爸的手，臉上浮出幾分撒嬌、幾分害臊的笑容。自從在電話里跟父親談了這事，一直到在拐角處聽到喇叭聲，伸子歡天喜地，急急地趕來，心里只想着說：“多理想呀，不是嗎？爸爸。請你幫幫忙，讓我們去成功吧。”她的這種單純的心境，由於多計代不期而然地回到家里而複雜化了。

“現在進行得怎樣了呢？”

“護照已經發下來了。現在只等簽證了……”

“既是這樣的話，趕快明天就去藤堂那里試試看。你也一塊兒去，那樣比較好些。”

這時候，多計代回來了。“你們要上哪里去呀？”一邊坐下，一邊接着說：“爸爸，你別忘了明天還要賀喜去呢。”

“那個是下午五點鐘以後的事情。我們上午就辦好了。……伸子要到俄國去。”

“……俄國？”多計代把俄國兩字的發音拉得老長，然後用一種猜疑的目光回頭看伸子。伸子看到浮在光艷照人的多計代臉上的那副表情，心里十分煩躁，搶着說：“出國的旅費是文明社給的日本文學全集的稿費，這層用不着媽媽操心。今天是為了托爸爸想法弄護照簽證才來的。”

“是嗎……”多計代還是半信半疑地打量着伸子，舉起她那戴着金剛鑽戒指的手，做出一副撫摸鼻梁的樣子。“……那麼，幾時動身呢？”

“簽證一發下就走。”

“吉見小姐當然也一道去吧？”

還沒等伸子開口，泰造就從旁插進來說：“要是不同去的話，伸子就麻煩啦。吉見不是專門搞俄語的么？”

“是呀。她說改天上公司去看爸爸，托我向你問好。……”

多計代默默地想了一會兒說：“阿伸既然能憑自己的力量出國，那就隨便到哪兒去都成，各地去看看，也可以長些見識，這自然是件好事，不過……”語氣一轉，她又用辦事的口吻，問了關於伸子怎樣請求爸爸設法弄到簽證的情形。

“原來是這樣，事情大致都明白了……只是那個簽證，吉見

小姐也得办一份吧？你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

“要不是兩份都签好，就毫無意义了。”

“你居然能負起吉見的責任嗎？將來不怕發生麻煩嗎？”

“什麼麻煩呀？……”

“全東京哪個知道吉見这个人呢。”

要是多計代知道吉見素子本來打算自己給伸子籌好旅費的話，將不知怎樣講哩。伸子忍住一肚子氣，生硬地低聲說：“媽媽所知道的世界，不見得就能代表一切吧。論起財產來，吉見小姐家裏也許還比咱們有錢得多哩，她是自費出國的呀。”

“我指的并不光是錢。”

多計代有個習慣，就是對待自己兒女的朋友，總是抱着警戒和瞧不起的心理。再不然，就由於偶然的機會盲目地相信某個聞名的家長，就像保的朋友東大路的情形那樣。因此，無論是和一郎的朋友或保的朋友，當時的年輕人那種活潑、自由、認真的交往，都發展不到佐佐的家庭里來，而例外地有些繼續來往的青年們，却是对多計代那種態度不起反感的人。對於和一郎和保來說，處在這種環境里是很危險的，多計代却全然不放在心上。但這個人的性格怎樣，姑且不論，他從多計代那里所受到的侮辱，確實够多的了。就因為這一點，伸子往往不得不同情他，甚至自己站在妻子的立場上所受到的苦惱，也為了這個一再拖延，遲遲沒有解決。

“媽媽，真的你什麼時候才把自己的女兒看做是成人呢……不相信女兒的朋友，也就是不相信自己的女兒呀。”

不等到多計代爭辯，泰造就說：“好了好了，多計代。替她高興高興不好嗎。眼看著那樣一個小娃娃的伸子，現在居然獨自能到外國去了。”

多計代給这样一說，弄得有些感伤了，沉默了一会兒，她說：“是呀，我也高兴哩。不过……”

“又是吉見吧，何必这样刻舟求劍呢。难道你願意讓伸子一个人到那样远的地方去嗎？有人陪伴着去，不知道要放心多少倍。”

“……………”

多計代不放心的原因，伸子清楚得很。在多計代的腦子里，总認為这次的旅行，素子也在某些方面利用伸子哩。

把伸子送出二門的多計代，臉上帶着露骨的表情：为伸子着想，如果能弄到簽證，自然再好也沒有，可是，讓吉見素子也享这份福，就不是她的本心了，不过，寬大为怀而已。

第二天，伸子随着父亲到藤堂駿平的第宅去。那所宅子座落在麻布区的天文台的旁边，落掉了叶子的櫻花树的桠枝，露在大門的石垣外面。三个傳达員都是男的，把父女两个領到一間客厅里。那个客厅是时髦的西式客厅，屋子寬广，色調爽朗，可是靠着一面牆修了一个日本式的壁龕，那里挂着日本画的立軸，紫檀木欄板上放着一个香爐。伸子好奇地把这个政治家的客厅看了一遍。

“噢，”身穿和服、趿着拖鞋的藤堂駿平，馬上走出來了。“欢迎欢迎，”对初次見面的伸子点了一点头。在他那張白白淨淨的臉上，配着他那有名的夾鼻眼鏡的黑帶子和楔形鬚鬚，他的举止，也很豁达。

泰造表明了来意，說話的时候 虽則完全用老朋友的口气 可是总觉得有些地方把对方和自己放在一种微妙的差別位置上。

“啊，原来是这样。……这点兒事情，大概还不难办到。好

吧，我来效劳吧。”

藤堂駿平按了一下身边的电铃，给伸子领路的那个少年走了进来。

“叫今井君来一下。”

一个穿了黑西服、看去似乎是秘书之类的男子，走了进来，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看了坐在那里的泰造和伸子一眼，从从容容地走到藤堂駿平的身边。

“这位小姐和她的一个朋友要到苏联去。这件事情要给办一下……”

以下的商量，坐得较远的伸子就听不清楚了。藤堂駿平安坐在扶手椅里，稍稍仰起他那戴着夹鼻眼镜的头。秘书弯着腰站在那里，他一面简单地回答“是”或“这个总可以办到吧，”一面还不时举目向伸子那兒张望。

“那么……”

“……………”

秘书行了一个礼，刚走出去，藤堂駿平就说：“伸子小姐，后天你就可以到大使馆去接洽了，我这里会和对方交代清楚的。”他从膝前的矮几上的烟匣里拿出一枝雪茄烟，剪去烟头，点上火抽着，把身体更深地埋在扶手椅里。

“我很希望日本的妇女能多多向海外或别的地方发展。像三浦环^①那样的人，日本人不知道为什么总对她那样冷淡，有些家伙甚至还诽谤她。您去苏联后，见多识广了，好好写几篇有趣的小说吧。”

^① 三浦环(1884—1946)是声乐家，日本帝国剧场演员，日本最初的歌舞剧演出者，后来赴欧美各国巡回演出“蝴蝶夫人”。

还談到以前會送衣料給伸子的老太太，馬上就要七十七岁大庆了，現在住在別墅里。父女兩個，在藤堂駿平家里坐了四五十分钟，就告辞出来。

汽車在麻布区的馬路上跑了好長一段路的时候，伸子重新向父亲道謝說：“真的多謝多謝，这下可放心了。……不过，怎么那样輕而易举呢？”

“什么事情輕而易举呀？”

“各种事情。……在这些人手里，难道所有的事情都那样輕而易举嗎？……”

“那个嗎，正因为办起事来輕而易举，另一方面就表示他也有了不起的地方。”

“他口口声声小姐長小姐短的……”伸子苦笑了。

可是泰造却意外認真地說：“难道你不是密斯佐佐嗎？”

“倒并不是这个意思……”

伸子心里，觉得小姐这个称呼的涵义，和密斯大有出入。还有，当主人鼓励她写有趣的小說的时候，也窘得她回答不出話来。伸子也知道，比起过去的政治家来，藤堂駿平具有一种截然不同的自由豁达的風度。可是，当主客双方体体面面地坐在那里談話的时候，似乎很接近，然而又很疏远，彼此似乎很了解，然而又完全不了解，这种感觉，是非常奇怪的。

伸子二十岁那年，跟着父亲到紐約去了。她想起动身以前治裝的事情。还是小孩子的时候穿过西裝，以后从来没有再穿过，那时候要到美国去，究竟穿些什么衣裳呢，为了这个问题，多計代特地去找她的同班学友商量，她那位老同学是駐俄大使的夫人，不久以前才从彼得堡回国。那位大使夫人家里，新近又添了一位法国女人生的媳妇。給多計代做顧問的，就是那位新媳

妇。伸子在洋車上坐了一个半鐘头，被領到那家人家。手腕上戴了沉甸甸的金鏈子手鐲的大使夫人，在長椅子上摆滿了华丽的靠墊的客厅里款待了她們。新媳妇把她們領到自己的臥室里，鋪着挑花被罩的雙人床和衣櫃等把屋子塞得滿滿的，就在那里讓伸子試西裝的樣子。一半是法国人一半是日本人的新媳妇，把法国血統引为优越；在这样一位美貌的新媳妇的目不轉睛的注視之下，小心翼翼地脫下衣服，差点兒一絲不挂的伸子，肩头仿佛給火燒燙了那样地痛苦不堪。

伸子头上戴了一頂絲毫不合自己心意的帽子，——帽旁飾着三匹寬条子的緞帶，就像羽毛一样，——到达了維多利亞港。街上来来往往的妇女，沒有一个戴她那种帽子的。她取下帽子，塞在游覽馬車的車箱底下。当她滯留在紐約的期間，她竭力想尽快脫离父母羽翼下的那个环境和社会关系。她和佃的結婚，使她成为另一个世界的人，成为和高貴的人們的环境完全隔絕的人。当她从紐約回国，去拜訪那位一年前給土头土腦的自己設計衣裳的大使夫人的时候，对方托称生病而謝絕接見。这位大使夫人的丈夫，从彼得堡回国，在他接見新聞記者的對話中，預測当时执政的克倫斯基內閣，不会再發生另一次革命。可是，仅仅半年以后，十月革命成功了。那时候伸子覺得，像大使那类見多識广的人，对于这种大事情，实际上竟然一無所知，簡直教人詫异極了。这許多事情，虽則还是伸子張罗着去紐約那年的前一年的事情，却依然历历如在眼前。

这次去苏联呢，想不到又麻煩了藤堂駿平。藤堂駿平希望伸子写有趣的小說，窘得伸子答不出話来，因为她心里想，到苏联以后，自己的生活，將會發生多大的波动和变化，現在一点兒都不知道。

照着藤堂駿平的話，隔了一天，伸子和素子就同到苏联大使館去。一走进大門，全是树木，左手高起来的地方，有一个就像是小公园那样的院子。院子里的長凳上，坐着一个年輕女子，她的一头金絲髮，在秋天上午的太阳光里，看上去几乎成了白色的。她正領着一个趑趑趑趑才学走路的小孩子在玩哩。听到人家說，苏联大使館里密布着警察厅的便衣偵探，守候着出出进进的每个日本人，伸子和素子兩人，提心吊胆地按了按杳無人影的树叢旁边的办公室的电鈴。門朝里边开了，走出一个神采奕奕的年輕職員。問明了来意，又进去一次，然后出来，叫她們兩人去大使館的文化联络协会办公室找巴尔文博士。

兩人繞过树叢，在林蔭深处找到一栋独立的木头盖造的洋房。她們走进門去，一个像女僕模样的日本女子出来接待，把她們两个領到客厅里。壁上貼了帶几分古色古香的素淨花紙的那間大客厅，中央摆着一張大圓桌，上面摆滿苏联出版的各式各样的杂志报章和書籍，几乎成了一个小型展覽会。里面的一間屋子，挂滿了匾額，比客厅还暗，又高又大的巴尔文博士，就从那里走了出来。他弯下了身体，就像和小人国里的人打招呼那样地和伸子她們握了手。他的一双大眼睛，灰里帶黃，一副甜蜜的笑容，直挂到下眼皮的皺紋上，注視着这两个女客。伸子一接触到他这副眼光，心里慌得几乎不知所措。素子基本上用日本話給这位身穿灰色西服、談話中間时而搓着双手的巴尔文博士說明这次出国的計劃。巴尔文博士呢，俄国話里夾着日本話，他用日本話对素子說：“您的俄国話說得很正确。到了苏联以后，發音馬上就好了。”回过头来对伸子說：“您怎么样？懂俄国話嗎？”瞧了一下名片，“佐佐小姐？”

“我不会說俄国話。”

“可是佐佐小姐能講英語，不會不方便吧？”素子趕緊給解釋說。

“方便的，蘇聯近來英語很流行。”

巴爾文博士問起素子的俄國話是在哪里學的，教授是誰。正在那個時候，從遮蔽得看不見的門背後走出一個穿西裝的日本女子，個兒非常矮小，身體瘦得像一只全是骨頭的小鳥。

巴爾文博士給她們介紹說：“這是我的太太。”

“請多多賜教。”

那位博士夫人把兩手齊放在裙前，行了一個極普通的日本禮。她笑嘻嘻地坐到博士身邊。從她的笑臉和行動舉止上，一眼就可以看出她的工作就是每天接待並且觀察各種各樣的人。夫婦兩個人坐在那里的樣子，簡直難于想像。丈夫是個巨人一樣的外國人，灰里帶黃的大眼珠子，像要溶化一般。而那位日本人的太太呢，既瘦又小又輕，就像一只機靈的金雀。由於作為背景的那間客廳，造得又結實又寬敞，夫婦兩下的對比，就格外觸目。

“簽證馬上就要發下來了吧。”巴爾文博士一面說，一面不知為什麼看了坐在他身邊的小個兒的太太一眼。那位夫人呢，還是笑嘻嘻的，點了點頭，可是不朝她的巨大的丈夫看。“我想再過一個星期，總可以簽發了。到那時候請再來吧。”

伸子和素子兩人，走出博士住的那棟茶褐色房子，一句話也不說，慢慢地走到大使館的外面。門外那條馬路上沒有几棵樹，當她們走到一家文具店門前的時候，素子站了下來，從她那直條紋的外褂的袖筒里，掏出一個卷煙匣兒，“阿申，等我一下。非抽枝煙不成了！”她說話時候的神氣，簡直好像一分鐘都等不及了。

“委实气闷死了！这种时候，我真羡慕你有烟可抽。”伸子一面說着，一面四下里察看那条全是店舖的馬路。“不过，走在路上抽烟，总不大像样。……”

快到中午了，电車軌道的对面，下坡的地方，有一家茶店，窗外还搭了一个白地藍条紋的凉棚。

“到那兒去吧，只要有得坐，什么样的地方都成。”

素子一走进那家茶店的白漆大門，就急不及待地擦了一枝火柴，点上一枝烟卷兒。

护照的簽證一發下来，規定大約在一个月里必須动身。伸子她們的出国准备，从买皮箱直到做衣服，一下子变得忙乱起来了。每星期六下午的俄語補習，也在从大使館回來后的第二天告了結束。开始講課前，淺原露子还照常摆好了課本和筆記簿，素子对她說：“淺原小姐，今天終于要結束我們的功課了。簽證大約在一星期內就可以發下来了。”

“真的嗎？”露子說話的時候，仍然是往常那种忠厚的口气，但是一双眼睛却睜得大大的。然后回过头来，对着同坐在一張長椅子上的伸子，不放心地重新問了一遍：“真的嗎？”

“这次看上去不至于再变卦了。”

伸子于是把兩人昨天在巴尔文博士那里怎样發窘的情形，以及那一对世間少有的夫妇的情形都搬了出来。

“是嗎，这番总靠得住了。”露子那个思虑周密的盤問的表情，逐渐松懈了下来，露出一副生来恬淡善良的臉色。“太好了！”她表示出十分羡慕，把自己的肩膀碰了碰伸子的肩膀。

“不过……到底能学到些什么呢，”伸子說，她臉上帶着又高兴又沒把握的神情。“按照現在这点兒水平。”

攤開在那里的白爾律茨編的那冊綠封面的“給外國人學的俄語”，那一頁上的標題是“火車站”，教的是旅客必須叫紅帽子搬行李等簡單的內容。

“但願你們鵬程萬里。”露子側轉著頭，在她那圓潤而年輕的臉上，一會兒工夫，交替著閃過微笑和淚痕。“大概得去兩三年吧？……這兩三年里，我也要好好用功，學出些成績來。”露子那時候已經決定進以前素子讀的那個大學的俄文系了。

“不成問題，像你這樣認真學習，一定會成功的。瓦麗亞也稱贊你學習熱心哩。”

“……………”

露子仿佛專心在想伸子等出國以後自己的生活。隔壁人家用梧桐樹圍起來的籬笆，葉子已經枯黃了，她兀自對着籬笆出神，低低地就像自言自語那樣地說：“不光是俄語哩。”

她那恍恍惚惚的就像從嘴唇里透露出來的說話的神氣，惹動了伸子的心。“除了俄語以外，你還打算搞什麼呢？”

露子仿佛一下子清醒了過來一樣，注視了伸子一會兒。然後，又歪著頭輕輕地親熱地說：“不是有許多東西要學嗎？”可是，露子只說了這麼一句，接著就像是換了另外一種心情的樣子，用鄭重其事的口氣清清楚楚地問素子說：“我能幫點什麼忙呢？請你說吧。只要是我能做的，我都願意盡力幫忙。”

伸子她們馬上就得騰出寓所了，收拾書籍，首先就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這次必須是最可靠的人，才要他幫忙。像上次搬到這裡來的時候，那樣貴重的書籍被偷了去，還受得了嗎。”

上次從老松町搬到這個郊外的寓所的時候，有個曾經來玩過一兩次的學生，幫着搬書來了。那個青年一面整理書籍，一面

翻看着一本莫斯科艺术剧团的非常名贵的照相簿。那本照相簿后来什么地方也找不到了；而那个学生呢，打那以后，再也不到素子这儿来了。

俄語補習结束后，素子留住露子說：“要是不着急，在我們这里吃了晚飯再回去吧。不如趁这个时候把你要用的書慢慢挑揀了出来。像这种时候，越往后，越会乱糟糟的。”

伸子和她們說好，晚飯做好以前回家，就到电车站旁边那家經常去借打電話的酒店去了。她在那里打了一个電話，定購了十只空的啤酒箱。那是为了把書裝在里面，寄存到动坂家中的倉庫里去的。回到寓所一看，俄語方面的字典全都整理好了，摆滿一桌子，素子和露子兩人，正在桌子之間休息哩。看到伸子走了进来，素子看着那堆字典說：“真够噲，阿申。光这些字典就得打一件行李。”

“像达里^①那种字典，到了苏联反而会用不着了吧？”

露子这句话提醒了素子，因而就把許多本百科全書式的大辭典拿开了。

“阿申的書有多少呢？”

“我嗎？”

伸子的書还没有整理好。可是她馬上感到有一类書是少不得的，比如历史年表、日本辭典、簡單的日本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等。不过，“帶什么小說去呢？……”

这次出国，一去就是几年，如果一本小說都不帶，在伸子說来，实在太沒有安慰，太寂寞了。前些日子，当她正在写那个長

^① 烏拉基米尔·伊凡諾維奇·达里(1801—1872)是俄国文学家、語言学家，“大俄罗斯現代語辭典”的著者。

篇小說的時候，她的案頭一直放了一部“暗夜行路”^①。每當做完工作休息的時候，或要寫的東西還沒有明確的時候，伸子就把它翻開，讀上一兩頁，斷斷續續地，隨手翻讀的那些章節，時時在某種意義上成了伸子的伴侶。而伸子也就在這種情況之下寫完了她那部長篇小說。可是，現在要到蘇聯去了，為了今後幾年中間的閱讀，什麼小說非帶去不可呢？使她能夠毫不躊躇地伸手去取的小說，她一下子很難想出來。帶“暗夜行路”去嗎？那個作品的世界，對於伸子目前的生活感情來說，不是走在前面，而是落到背後去了。伸子隱隱約約地覺得生活逼得她透不過氣來，必須衝破它，因而感到一種痛苦。這種境界，在“暗夜行路”中也可以感覺出來。伸子不知道該帶什麼小說出國。由於這件事情，越發使她明白為什麼自己要到外國去的那個心理了。

“那麼，阿申的書，往後再理吧。……淺原小姐，俄文方面的事情，就請你替我們接洽吧。”素子托了蔭子。

“日文方面的事情，可以托河野姐姐……阿申，你說這樣辦成嗎？還有，你那本單行本小說的校對，也非托她不成哩……”

過了兩三天，她們和河野梅子碰了頭。三個人商量的結果，決定一等寓所收拾妥當，素子就先去京都，然後伸子再動身，梅子也在京都會齊。因為京都有幾個三個人共同的朋友，再加上梅子的文學上的指導者須田猶吉，那時候正住在奈良。

“來得正好，還可以順路去奈良一次哩……”梅子的話，是出自本心的。

三個人在京都會齊以後，預備寄宿在某女詩人開的一家朴

① 日本小說家志賀直哉（生於1883年）所著長篇小說。

素的旅館里。

“多理想的旅館呀，就在鴨川的附近……屋子里還可以看到鴨川的風景。”

旅館的事情講好由先到京都的素子去辦妥。伸子托梅子給自己那本小說作最後的校對。

“我水平差，不夠格哩，但一定盡心竭力做去。”梅子熱誠地說，抬了抬她那美麗的眼臉。“書印出來以後，馬上給你寄去。我那幾句俄文，不三不四的，不過通信地址一類的東西，總還可以對付，真是意想不到，今天倒大有用處。”梅子半开玩笑似的，露出她那小小的金牙齒，吐吐舌頭，笑着說。

當搬家的日子決定後，伸子心情沉重地回到勁坂家里。計劃中的日程是：駒澤寓所拾掇好的第一天，把行李運到勁坂去，第二天運到日本橋素子表弟的倉庫里去。伸子猜想多計代一定會以她慣常的說話口氣，尋問那些啤酒木箱中，有幾箱是素子的書。由於這種猜測，所以当伸子向多計代開口的時候，簡直好像要暈過去的那種神色。

“啤酒箱子有幾個？”多計代不知怎的，倒來得干脆。

“總共有十個吧。”

似乎考慮了一下倉庫里的容積，多計代就淡然地答應了下來。“那幾個箱子總放得下吧，拿來吧。什麼時候出亂子，可不保險；要是發生火災，倉庫可能倒塌……不過，到那種時候，只好大家認個晦氣了。”

然後又特地改口問道：“阿申，你究竟哪天到家里來住呢？駒澤那兒的房子，騰了出來，也就算了，再不回家來住，可不成哩。單是接電話就夠噲。電話里人家問起伸子小姐哪天動身，只能回答說不在家，不知道。還有，趁爸爸在家的時候，一張合家歡

的照相总是要拍的吧。……”

自从素子和伸子赴苏的事情傳开以后，友好之間往往利用动坂家里的电话探問消息。像这种外界的空气的波动，也影响到多計代的心情。把出国当作是榮耀的多計代式的見解，使她不再能单独对素子有所歧視。可是，伸子却把日程安排得只在动坂家中逗留極短的时间。

事情接洽好以后，伸子正要回寓所，砂場嘉訓来了。他的身材，將近六尺高，肚子凸出，一个讓白蘭地酒灼成暗褐色的臉，不像是个日本人，倒有些像山姆大叔。

“您好，太太。”

砂場早先在英国呆了將近二十年，最近才回日本，太太是英国人，他自己是个西洋画家。日本式的站立着的敬礼，他还没有習慣，仿佛是对这位夫人特別郑重其事那样，行礼的时候，稍許弯了弯膝盖。

“佐佐先生还没有回府嗎？”

“还没有回来呢。您打电话去公司了沒有？”

“打去了。說是馬上就回来。伸子小姐，久違了。”

砂場嘉訓叉开兩条長腿，捧着肚子，坐在壁爐前面的長椅子上。他向伸子伸出他那巨大的右手。

伸子小的时候，砂場嘉訓从山陰乡下来到东京，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学习日本画的学生。身上穿的是白点子青布的大袖袍子，小倉布的圍裙。他在伸子家里那間客厅的中央，攤开文晁画的那幅立軸，旁边放着宣紙，恭恭敬敬地临摹着。小小的伸子，常常穿过走廊，走到客厅那里去張望，当时那个情景，仿佛有一种使小孩子变得循規蹈矩的气氛。

不久以后，也不知由于怎样的关系，嘉訓上倫敦去了。只懂

得面包和牛奶这两个英国詞兒的嘉訓，遇着語言不通的時候，就施出他的拿手好戲，用圖畫來补救，这样地在倫敦的美術學校畢業了。后来，他寄回国的一幅純粹英國派的妇人肖像，在日本文部省举办的美術展覽会上获得了特选，接着他又成了英國皇家学会的會員。于是，不久以前，他就以第一流西洋画家的身分，离开英國而回到日本来了。他回国以后，經常在故交佐佐家里出出进进。

“太太，您咽喉那部分的曲綫美極了。日本的女子，很少有那样美的咽喉。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王的咽喉也是这样的。我無論如何要給您画个肖像。佐佐先生的肖像也一定要画。因为你們兩個是我的恩人。”

說不定是由于長期站立在画架前面作画的关系吧，砂場嘉訓無論坐在什么地方，总是叉开兩条腿，捧着肚子，屁股往后撅着，一面說話，一面露出醉醺醺的样子，古怪地柔軟地摆动着他的手腕。然后，仿佛大画家那样地眯縫着眼睛，正对着人家看上半分鐘。隱隱約約地留在伸子幼年記憶中的年輕時候的砂場嘉訓，身材原来不大，呆头笨腦的，像个拘謹的小伙子。可是今天以大画家身分回到日本的嘉訓，不知怎么的，給伸子一种奇怪不安的印象。

砂場嘉訓剛从英國回来的时候，佐佐泰造有一次曾經詭异地說：“砂場这人真奇怪，好像連賬都不会算。”

“不会有这种事情吧，”多計代否定了，“那样半工半讀穷苦出身的人，哪里会不懂得算賬呢。”

“他年輕的時候固然苦过来了，不过，日本錢怎样計算，他似乎不大懂哩。”

事情原来是这样，他和泰造同到外边去吃飯，会賬时他总是

七錯八錯，秦造從旁提醒了他，他就推說自己不會算賬，把錢包推給秦造，讓秦造代他付。只要是和砂場一起出去過的人，誰都是這樣說。

學不會計算日本錢的砂場嘉訓，親口答應給秦造夫婦畫的肖像畫，却始終遲遲沒有實現。

“砂場嘉訓嘛，也就是那樣一個人罷了。”說這話的多計代告訴伸子，砂場嘉訓一天到晚嘴里盡講他給那些大名鼎鼎的實業家或富豪——都是佐佐給他介紹的——畫肖像，得的是鉅萬的代價一類的話。“要是指望他給畫肖像，那才是傻子哩。誰知道他葫蘆里賣什麼藥啊。”

砂場嘉訓自從回到日本以後，根本不大接近祖國的所謂畫壇，馬上就和請他畫畫的上流人士相結識。同時，受法國繪畫影響很深的日本西洋畫的年輕一代，對於學院派的嘉訓的回國與否，也似乎根本不放在心裡。砂場本人現在住在澀谷區的一棟設備非常講究的、樓上備有浴室的洋房里。

多計代問起前次見面的時候身體不大好的砂場的太太近來身體怎樣，然後又問道：“府上的喬治小弟弟還在擦房門上的把手嗎？”

“還在擦哩，”砂場嘉訓一面深深地點頭，一面舉起右手在他自己的面前搖了搖，“現在在擦孩子們住的那間屋子的把手哩，哈哈！”

“既幫了媽媽的忙，又學會了一套多好的消遣呀！”

砂場嘉訓不回答多計代這句話，沉默了一會兒，翻起眼睛瞧着伸子，突然問道：“伸子小姐，哪天動身出國呀？”

想不到這次的計劃會讓砂場都知道了，伸子出乎意外，徑直地問道：“您怎樣知道的呢？”

“天天有新聞記者到我家里去，还有各式各样的許多來客，所以就知道了。”

“十一月里動身。”

“今天是哪一天呀？不是十月二十號嗎。那就很快啦。”

多計代把一杯甜酒——這種酒每當砂場嘉訓來訪，總給他拿出來——放在壁爐前面的桌子上，心想在泰造回家以前，讓他一個人獨酌去吧。

“請隨便用吧……失陪了。”

正當伸子也要跟着多計代離開客廳的時候，砂場嘉訓就叫住她說：“伸子小姐，等一等。”他對在那里站下來、回頭看他的伸子招招手，讓她來到自己坐的壁爐前面的地方。“您到外國去很好。……非常好。”砂場一邊擺動着他的頭，一邊切實而認真地低聲說。“到大地方去閱歷閱歷，是很重要的。……這是賀儀。”

不知什麼時候，砂場嘉訓拿出來一百元的鈔票，也沒包上些什麼，就這樣地遞給伸子。

“謝謝您，盛情敬領了……錢可不能要。”

“不是這麼說，伸子小姐，錢這樣的东西，還是需要的。”砂場還是用他那並不是喝醉酒的低低的声音，勸說着縮了手不肯收下的伸子。“這雖則是一點兒小意思，也會有點用處。你收下吧，收下吧。”

給他這樣一說，伸子再也推辭不了，就把那錢收了下來。砂場嘉訓坐在那里，注視着站着的伸子的臉，把声音壓得更低地說：“要想成功，非裝傻不可。最緊要的，是讓人家把你當作一個傻子，比如在金錢上吧，要裝做全不懂得的样子。”

本來注視着砂場那個讓白蘭地酒灼成暗褐色的臉，等候他說出些什麼來的伸子，聽到這兩句話，不由得一陣寒慄，走出了

那間屋子。

要想成功，非裝傻不可。在金錢上要裝做全不懂得的样子。……砂場嘉訓是在什么样的心情之下把他的秘密泄露給伸子的呢？伸子就在这兩句話里，觉察到砂場嘉訓的隱藏着的辛酸和悲劇。除了面包和牛奶，不懂第三句外國話的一个学繪画的日本穷学生，呆在社会發达的程度和經濟情况与日本截然不同的倫敦，直到成为在英国都算得上是第一流的皇家学会会员，中間所經歷的那番艰难，从这种奇怪的人生哲学里，也活生生地表露出来了。人們可以想到，为了在講求排場的英国中上流阶層的繪画爱好者中間，打开一条生存的道路，为了使人賞識自己的才能，砂場嘉訓不仅別出心裁地在西洋画的技巧中灵活运用日本画的笔法，还強調自己是个东洋画家，不熟悉傳統很深的欧洲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而引起英国人对他这个弱点發生兴趣。

在金錢上要裝做全不懂得的样子……从他這句話里，伸子反而看出砂場嘉訓为了金錢，也不知尝到了多少痛苦。每当繪画商人七折八扣付款給他，或去他那里托他画肖像的人暗示要給他很低的报酬的时候，这个日本画家，故意裝做不懂得复杂的英国錢，大概反而因为利用了这一着，来抬高每幅画的报酬的吧。

当她回到郊外的寓所，把砂場嘉訓那番奇妙的臨別贈言講給素子听的时候，心酸得几乎掉下眼泪。“咱們这次到苏联去，决不可以去出風头，你說怎样？想在外国成名，多可怕呀！”伸子說話时候的眼神，仿佛是在維護她們自己的生活，不讓自己墮落似的。“只求尽量多閱历一些，多得些經驗，你說好不好？”

在素子那一方面，同时还抱定宗旨搞通俄語，然后才回国。她这个宗旨，伸子从她的沉默中感觉出来了。

搬东西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日本桥素子的表弟那里，派来四个年轻小伙子。那四个人都是干活的老手，不一会儿，屋子里的东西就搬运一空，比预想的情况简单得多。最后的一辆卡车开出了驹泽寓所的大门，来帮忙的小伙子也乘上这辆卡车走了。连铺盖都卷好了的伸子她们，坐在纸门窗櫺全都打开的空空荡荡的廊檐下，喝着粗茶。丰妈就此直接回到驹泽乡下她的娘家，伸子们今天晚上住到老松町的裁缝铺增田家里去。在素子动身去京都以前的几天里，那兒就是临时住宿的地方。她们细心地关好了这栋空房子的雨櫺和门户，从浴室旁边的小侧门走了出来。丰妈拿了一把挂锁，正要把那侧门锁上，伸子呆呆地看着她的手，深深感到自己真的快要离开日本了。无论是这个寓居的生活也罢，或其他别的地方的生活也罢，没有一处能把伸子留在日本。……可是，就在这个为了离开这种生活而琐琐屑屑地匆忙准备着的时候，过去生活中的难以忘却的倦怠和憎恶，一下子都兜上心来。把它称做往事吧，又不适合，因为还是眼前的事情，不过这个地方的的确确已不再是自己安身之处了；这个今天早晨还是自己的家，而现在就要关锁起来离开它，这个滋味，使伸子感慨无量。

伸子和丰妈锁门的时候，素子到邻居人家去辞行了。两人站在叶子已变成黄色的秋天的白杨树树下，守候着她回来。然后三人各自拿了一个大包裹，走到郊外电车的站台上。丰妈所乘的电车和伸子们去涩谷的方向正相反。丰妈要乘的电车先来了。她把包裹放在空座上，脸朝着路轨那边的伸子们，几次三番隔着玻璃窗站在车子里鞠躬。电车开了，还在鞠躬的丰妈的偏着分开的头髮披拂着，碰在玻璃窗上。

伸子和素子在涩谷区坐上一辆出租汽车。接连几天的忙碌，

身体乏了，伸子的胃痛病有点兒發作了。她把头靠在背垫上，望着車窗外飞驰过去的街景。素子也累透了，同样地把头枕在垫子上，閉着眼睛在吸烟卷兒。

在青山区大馬路上疾馳着的这輛汽車，讓在它前头的電車和一輛載着木板的拉貨馬車擋住了去路，只得無精打采地減低了速度，慢慢地前进。伸子坐的一边，窗外就是人行道。她一眼看到一家挂着藍門簾的鰻魚鋪子，門簾上还有桥本兩字的白色店号。她的头还是枕在老位置上，却死瞅着那个門簾。这家鰻魚鋪，伸子是熟悉的，而且熟得很。当她还是佃的妻子的時候，家里来了客人，倉猝之間必須留飯時，她連圍裙都不脫，从厨房里去到那个鋪子，定下中串的鰻魚^①或大碗盛的鰻魚飯。从胡同里佃的住所走到这兒，要拐一个弯，拐角处是一家鐘表店，情况和从前完全一样。从汽車窗里望出去，鐘表店的玻璃櫥窗出現在眼前。櫥窗里的一架作为裝飾品的青銅台鐘，鐘摆是吊在空中的兩個天使，还在那里舞蕩着哩。从这家鐘表店到佃的住处，抄近路走，只不过六百多步路。鐘表店拐角处馬路的尽头，是一片石匠鋪，再拐一个弯，走进去半条馬路，就是佃的住所了。由于交織着恐怖憎惡的感情而那样鮮明地印在伸子腦里的那月大石匠鋪的豎着許多石柱的石料場以及鋪面旁边的盛雨水防火的大桶，一一从車窗前溜了过去。車子剛开近十字路口，突然加足了速度，繞过前面的障礙，向赤坂見附那个方向开去。

伸子的头，始終枕在老地方沒有动，她看着車窗外昔日的生活环境一幅幅地往后飞掠过去。即使臉色蒼白，下巴很大的佃从桥本鰻魚鋪的橫道里走到大馬路上，突然之間和車窗里的伸

① 日本人把鰻魚切了塊，穿在竹串上烤熟了吃。串兒分大中小三種。

子打了一个照面，枕在車垫上的伸子的头，还是不会动吧。伴随着当时生活的苦痛，鮮明地印在伸子腦里的那一帶街头的風景，已成为失去了生命的历史陈迹，伸子这时候对它已完全無动于衷了。自从和佃离婚以后，到現在已經跨过四个年头了，兩人从来沒有在什么地方遇見過一次。

車子穿过一条条的街道，拐了几个弯，青山一区的街景逐漸离得远远的了。伸子却又想起鱈魚鋪的这一边有一家冰鋪，那家冰鋪的楼上，有一个凸出在外面的青漆陽台。她心里忽然想起一件莫明真相的事情。还是当她和佃的生活一再發生裂痕的时候，她常常逃出佃家。有时候逃到东北乡下祖母那里，有时候逃到住在湘南的表妹冬子家里。有一次逃了出来，回到动坂家中的时候，多計代裝模作样地說：

“佃姑爷这人，尽管你不在他身边，他也不会覺得不自在吧。”

接着就把佃家的女佣阿滿，跟着当时去鎌倉养病的佃，隨身照料的事情講給伸子听。可是那时候伸子的心里，覺得有阿滿跟去照应，还求之不得哩。以后，伸子的决心再度动摇，又暂时和佃同居了。那个时候，阿滿推說身体不好，租了那个有着青漆陽台的冰鋪楼上的屋子，搬到那里住下了。尽管一再劝她留在主人家里調养身体，她还是拒絕了。

兩三天以后的一个下午，伸子去冰鋪楼上看望阿滿。阿滿把被褥鋪在屋子的正中間，睡在那里。那个屋子是阿滿和她的一个朋友合租的，意外地寬大，东西合璧的式样。伸子拉开了房門，站在三尺大小的木屐垫上的时候，阿滿中气充足地問了一声：“誰？”从枕上抬起了头。当她的眼光越过盖在她身上的厚厚的棉被，看出站在門口的人是伸子的时候，“哎呀”一声，就把头倒在枕上了。她那一声惊叫，連伸子都吓得回过头去，誤認為背

后还有什么东西哩。

“可以进来么？”伸子問了一句，因为沒有回答，她就輕輕地走了进去，当她走到床鋪跟前的时候，阿滿却連头都鑽进被窩里去了。伸子还以为大概由于她是佃的妻子，阿滿在她面前有些受拘束。她和阿滿閑扯了一陣，安慰她几句，可是阿滿始終鑽在被窩里不露臉，临了才發現她在被窩里哭着。伸子不明白她的情感为什么要那样激动。当伸子出走的时候，阿滿着实吃了一些苦，不过現在再来安慰她，也已經是馬后炮了。伸子心里猜想着，难道阿滿真是为了那个原因嗎。她不知怎么办才好，把帶來的一包慰問品塞在被褥底下，就回去了。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回到家里，她把看望阿滿以及阿滿的奇怪的兴奋狀況講給佃听的时候，佃照例說了一句“大概是因为生病而兴奋的吧”，也就完了。这些早已是四年前的事情了。被秋陽照射着的那家冰鋪的青漆陽台，仍然在那老地方，鱈魚鋪的胡同里，住着佃和他的新妻以及他們的孩子。而自己呢，正在准备出国。

这时候汽車正駛近江戶川路通向丰川町高阜的一个大坡子。头枕在車垫上，似乎昏昏欲睡的素子，問了一声：“到什么地方了？”抬起上半身，望了一下窗外說：“馬上就要到了。”然后又靠到車垫上。

伸子却因为目的地越近，远行的日子也越接近，心里又漸漸地慌亂不安起来了。她想，和一郎所托的事情，明天去动坂的时候，記住要对多計代講清楚。还是前天去动坂的时候，出来招呼她的和一郎，乘机把她攔在走廊里，領她走进一个人也沒有的客厅，連电灯都不开，站在許多長椅子中間，告訴她，自己决心要和表妹小枝結婚。他估計多計代她們一定会反对。無論別人怎样反对，他决不妥协，这件事情務必請伸子在出国以前預先告

訴多計代。

“你这个决心……不能改变了嗎？”伸子沉默了片刻，緩緩地問了这么一句。因为伸子对于血緣婚姻感到有些不安。

“决不改变，”和一郎隱隱約約地觉得伸子不贊成，他一面狠狠地瞅着姐姐，一面低声而兴奋地重复着說，“只要我活着一天，这个决心再也不会改变了。”

处在伸子的地位，除了原样地轉告多計代而外，沒有别的办法了。要想把問題徹底加以疏通，時間已經来不及了。伸子四五天以后就得离开东京了，大型的手提包里，放着那張从旅行社买来的东京莫斯科之間的车票。接着伸子又想起了保的話。也还是前天的事情，伸子叫了兩輛出租汽車，把塞滿了隨身东西的大大小小的衣箱和裝滿了書籍的行李运到动坂。行李里的一些書，都是文学書，为了說不定临时要用，所以沒有裝进啤酒箱里去。正当伸子把行李放在二門口木板地上的时候，保走了出来。

“噯，巧極了，”伸子还是以她素常那种單純的、却帶几分一相情願的口气說，“这个行李請保弟給我放着吧，里面有几本書，說不定以后要請你寄給我哩。拜托你了。”

不知怎的，那时候保沒有馬上答应。

“怎么样，恳求你了，”伸子又重复說了一句。

这时候，保漠然提了一下捆行李的繩子，仿佛試試有多重那样，弯着腰，臉朝着下面，說：“……总之，我会給你交代得明明白白的，即使我不在，別人也不会弄錯，姐姐，你放心好了。”

伸子想起了他最后那句話。“即使我不在，別人也不会弄錯……”

是的，这种情况是可能發生的，比如說保到什么地方旅行去了，而伸子托他把行李中的哪本書寄給她的信却来了。可是，为

为什么要那样特地叮嘱一番呢？……固然，也可能是由于保平常的拘谨作风吧。

不料这时候车子已经开过了那棵作为标志的柯树。素子慌忙高声提醒司机说：“那兒！那兒！”

为了不讓停車的地点再弄錯，当汽車开始向后倒退的时候，靠在車垫上的伸子，也抬起身来望着。

作者后記

長久以來，作者就希望給“伸子”寫一部續篇。

一九三〇年年底，作者從莫斯科回國，一九三一年年初參加了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當時她想：“伸子”是自己的舊作，應該當作過時的東西，踢在背後，毫不留戀地從此飛速向前躍進。

但是從一九三二年^①起，逮捕和投獄在日本相繼不絕。處在這個時期，作者勢必經常想到作為一個人，作為一個女人，應該有怎樣的人生觀。假如人類生活有一個比現在更合情合理的辦法來安排，有相互理解的智慧，而且能把它表達出來，這種社會就更人道，更幸福。一個人這樣地認識和理想，難道其中包藏着什麼禍心嗎？由於他追求更廣闊更充實的人生，權力就剝奪了他的自由，把他關在牢獄里，使他完全喪失了時間和空間的觀念，用號碼來稱呼他，用法律來制裁他。這種狀況，就是野蠻，是資本主義權力的不合理。一個人的自覺，歷史現實使一個人成為社會主義者的過程，本質上就屬於人類進化的問題。思想檢察官在法院里宣讀的起訴書，其中有這樣一句：“被告由此懷抱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無論是在本質上抑或轉變的過程上，這句話和實際情況完全不同。

^① 1932年4月，日本反動政府大肆逮捕進步文化團體的負責人，作者也在其中。

因此，作者从那个时期起，就开始想写“伸子”的續篇。可是，这个心愿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方才能实现。在“伸子”这部小说以后，主角伸子所遭遇的现实，已经不仅仅是家庭内的纠纷，也不仅仅是以恋爱和结婚为主题的事情。一九二七——二八年以后的日本社会，是对外拚死侵略和对内剥夺人权、人民生活日益下降的时期，这中间所发生的激烈的摩擦、反抗、失败和胜利等等错综复杂的情况，正是伸子亲身所经历的，这些才是“伸子”續篇的主题。不过，这种主题，从它的本质上来看，在当时的社会状态之下，是不可能表现的。

当时作者曾写过“面影”、“广场”以及其他一两篇未完成的小说，都是作者想写“伸子”續篇而作的尝试，是无可奈何的一鳞半爪。

在“两个院子”里，伸子已经二十七岁了。那时正是她开始认识社会真相的黎明期。在客观现实刚好暴露出来的熹微的晨光里，相伴而来的，不知有多少不必要的激烈的感情，不知有多少矛盾，也不知有多少自以为是的改善社会的教条；这些都此起彼伏地向她的生活扑来，从她自己的生活中也涌现出这类东西。

主角伸子在“伸子”这部小说里已经告一段落的岁月，在“两个院子”里又作为新的季节一幅幅地重新展开出来。其中有各式各样的爱和憎，各种各样的混乱、哀愁和怜悯。这些东西都是客观的现实，不管伸子存在与否，各有其必然的原因而发生，而互相纠缠。这些东西作为社会的现实，必然和伸子联系在一起。对于这些不断涌现的现实，伸子开始有着不基于个人利害得失的判断。日本社会通过一切阶层，把沉重苦痛的担子尤其是强加在妇女身上，这一事实，使得生来热爱生活的伸子，在一九二七年那样的空气里，必然要接近社会主义。伸子作为一个人、作为

一个女人，以前自然發生的良心和理性，現在在“兩個院子”里轉化為行動了。她想要採取的行動方式，就是社會主義。可是在“兩個院子”里，伸子還沒有完全實行這種出於個人良心的社會行動。她不知道有組織，也不屬於任何社會主義的團體。

“伸子”時代的伸子，仍然出現在“兩個院子”里。她是在“路標”的猛進時期里，才發現新社會方式和舊社會方式之間的天淵之別。伸子的欲望和感情，也是在這時期才暴露於無情的風暴中了。

作者最初在“伸子”里所敘述的故事，好比一曲用獨弦琴伴奏的獨唱，到了“兩個院子”，才這樣地變成了小小的四重奏，最後在“道標”里，就成為交響曲了。

伸子的這種轉變，對於現代一切有良心的人來說，不正是極其自然嗎？在今天這個社會里，凡是愛好理智的和平的人，願意彼此尊重並且向往著人類的發展的人，誰都不能不自覺地要求本身的幸福——作為人類應有的任務的本身幸福。

作者竭盡全力寫出這一連串的長篇小說，她衷心的愉快和滿懷的信心，就在上面所指出的一點。一個人的良心，怎樣開始從個人環境所養成的羞怯、孤立和自相矛盾中解放出來，而逐漸向現代必然的歷史進程靠近，這就是“兩個院子”這部小說所描述的故事。

宮本百合子

1949年6月